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三〇冊目次

古文雅正十四卷 （清）蔡世遠輯評 清雍正三年念修堂刻本 〇〇一

南宋襍事詩七卷 （清）沈嘉轍等撰 清雍正武林芹香齋刻本 二八九

鍾嶸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三九五

本事詩一卷 （唐）孟棨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四〇六

詩品二十四則一卷 （唐）司空圖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四一二

續詩話一卷 （宋）司馬光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四一八

許彥周詩話一卷 （宋）許顗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四三七

東萊呂紫微詩話一卷 （宋）呂本中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四五六

王公四六話二卷　（宋）王銍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四六六
珊瑚鉤詩話三卷　（宋）張表臣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四八一
葉先生詩話三卷　（宋）葉夢得撰　元陳仁子刻本　四九八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二卷　（宋）朱弁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五二三
庚溪詩話二卷　（宋）陳巖肖撰　明弘治無錫華氏刻百川學海本　五四一

古文雅正十四卷

（清）蔡世遠輯評

清雍正三年念修堂刻本

古文雅正十四卷、（兵部尚書蔡新家藏本）

國朝蔡世遠編。世遠有二希堂集、已著錄。是集選錄自漢至元之文凡二百三十六篇。前有自序曰、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案詩大雅小雅及爾雅、古註疏皆訓爲正。然史記五帝本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司馬相如傳稱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顧野王玉篇亦曰、雅、儀也。嫺、雅也。是自漢以來、雅正已分兩訓、世遠葢用此義也。考總集之傳、惟文選盛行於歷代。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然潘勖九錫之文、阮籍勸進之箋、名教有乖、而簡牘並列。君子恆譏焉、是雅而不正也。至眞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其持論一準於理、而藏弆之家、但充插架。固無人起而攻之、亦無人嗜而習之、豈非正而未雅歟。夫樂本於至和、然五音六律之不具、不能嘔啞吟唱以爲和。禮本於至敬、然九章五采之不備、不能袒裼跪拜以爲敬也。文質相輔、何以異玆。世遠是集、以理爲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爲羽翼、而語傷浮豔者不錄。劉勰所謂扶質立榦、垂條結繁者、殆庶幾焉。數十年傳誦藝林、不虛也。或以姚鉉刪文苑英華爲唐文粹、駢體皆所不收。而此集有李諤論文體書、張說宋公遺愛碑頌諸篇、似乎稍濫。不知散體之變駢體、猶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之是非、不必論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體强半、論者不謂其格卑於古體也。獨於文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矣。兼收儷偶、正世遠深明文章正變之故、又何足爲是集累乎。

蔡聞之先生選評

古文雅正

念修堂藏板

古文雅正序

文辭之興非偶然也發天地之精華而根於性命易之道陰陽詩之道[illegible]之道行春秋之道[illegible]皆性命之文也

周秦以後文士代興顧其流之藝苑載之典籍若是非純駁不能以無辯答人之論古文也其類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論事曰論理究之辭命議論々事莫不貫於理唯貫於理則內有㠯關乎身心意知之微而外有以備乎天下國家之

用故夫性命之文約而達贍而精
輿博而有體要他若假詭幻怪卮
詞蔓衍與夫月露風雲連篇累牘
大雅弗尚也予自通籍後備員秘
省敬誦
聖祖仁皇帝周易折衷性理精義古文淵

鑒諸書闡發微言蒐羅正學丹黃
甲乙炳如日星雖片義单詞悉歸
理要其爲卋道人心計至深遠矣
皇上即位作述相承潛心道奥
綸音疊渙以崇實學敦名教為先務
凡以期海内文學之士不騖聲華

而衷諸性命也漳浦蔡聞之先生
學博而品粹甞講習鼇峰書院慨
肰有志於關閩濂洛之學被
召入京師俾授
皇子經予亦叨廁講席接其言談丰
采益以知先生之爲人暇時出所

選古文若干卷示予〻綜觀其目
上下二千秊中僅収文二百有奇
醇正典則悉合六經之旨而俳詭
幻怪風雲月露之詞無一焉所謂
合辭命議論〻事而一貫於理者
也夫後進之士前事為師而操選

家往〻湯無主見是非純駁鮮所決擇徒取詞句之贍美為學者諷誦之資不幾判文章之學與性命之學爲兩途使習其事者何所取以為束身檢行之歸歟故曰文所以載道也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葢非載道不足㠯為文雖欲行遠烏可得哉先生遭逢

盛時味道含經博綜子史是文之選也其帙簡其義精而崇實學以黜浮華明理義以袪放誕信足㠯贊襄

文治津梁後學豈直供文人學士之佔畢而已哉是為序桐山張廷玉

拜撰

古文雅正序

宋史列傳分儒林道學豈非以文章博雅之士非盡聖人之徒歟雖然游夏之文游夏之學也六經皆載道之書而文章莫大於是矣宋儒道學之傳濂洛而後盛於閩數

百年間遺澤未泯而安溪李文貞公復倡宗風遊文貞之門而盡得其微言奧旨者漳浦蔡聞之先生也自文貞歿後先生講學鰲峰書院毅然以斯道自任

聖天子雅聞先生名特擢顯職隨

命授經

皇子而予亦蒙

恩濫廁

講幄因得與先生討論宋儒之學數秊来殆無虛日而未嘗一語及文

章然先生於師生友朋間慰勞規勸以筆代舌動輒千言洋洋纚纚經緯縱横一合於法是非涵濡於史漢大家者未易有此嘗以此叩先生則云吾未嘗學爲文肰於古人之文亦嘗徧觀而擇其得失矣

因出所選古文雅正示予自漢迄元凡二百餘篇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而支離怪誕世人所驚為神奇者概置弗錄然後知先生之論文即先生之論學也明初趙俶請頒正定十三經屏國策及讖卜諸書不列學宫夫國策雄於文者而與讖卜諸書同屏豈不以捭闔家言吾儒所不道耶當湖陸氏選國策文而摘其繆題曰國策去毒其用意良深矣醫書稱蠻方毒艸殺人而能已怪疾頤制其毒而用之

耶者猶多誤焉國策之於學者非如毒艸之已疾欲不用而不可得也明知其毒而嘗試焉是亦不可已矣乎且即以文論如雅正諸篇之瑰偉純深豈彼詖詞詭論所得而竝觀歟曩侯官林西仲以古文擅名所選析義四集玉礫並收尤酷嗜漆園至稱為千古至人至文異矣吾嘗評閩中先輩文貞之講學私淑蔡虛齋西仲之論文祖述李卓吾請以質之先生以為何如也高安朱軾書

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餘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蒙
恩特名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迨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以及歷代名臣

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于脩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雲車之飾與犬羊之鞹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

雅之所弗尚也措之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為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

其理正也雍正三年乙巳十二月朔日漳浦蔡世遠書

古文雅正目錄

漳浦蔡世遠聞之選評
安溪李清植立侯　參訂
南靖張福昶季長

卷一

求賢詔　漢高帝
賜南粵王佗書　漢文帝
議振貸詔　漢文帝

養老詔　漢文帝
日食求言詔　漢文帝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　漢文帝
文帝紀贊　前漢書
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景帝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武帝紀贊　前漢書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宣帝

項羽贊　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諸侯王表序　前漢書
藝文志序　前漢書
孔子世家贊　史記
管晏列傳　史記
孟子列傳　史記
屈原列傳　史記
登壇對　韓信

卷二

條災異封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過秦論上　賈誼
治安策　賈誼
汲黯列傳　史記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卷三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董仲舒傳贊　前漢書
司馬遷傳贊　前漢書
朱雲論張禹　前漢書
疏廣傳　前漢書
上得失疏　王吉
上哀帝書　鮑宣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傳贊　前漢書
諫京師立共皇廟疏　師丹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　前漢書
儒林列傳序　史記
酷吏列傳序　史記

西域傳贊　前漢書
王莽傳贊　前漢書

卷四

賜馬異敕　漢光武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
與公孫述書　漢光武
報臧宮馬武詔　漢光武
祀明堂詔　漢明帝

手詔東平王國傳　漢明帝
報有司詔　明德馬皇后
重請封諸舅報　明德馬皇后
詔三公　漢章帝
皇后紀序　後漢書
齊王縯傳贊　後漢書
河北說光武帝　鄧禹
貢舉議　韋彪

王命論　班彪
議答北匈奴疏　班彪
諫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疏　東平王蒼
論喪服疏　陳忠
上王暢奏記　張敞
劾中官疏　傅燮
陳便宜策　荀爽
前漢紀論　荀悅

遺黃瓊書　李固
與胡廣趙戒書　李固
諫名外兵　陳琳
孔融傳贊　後漢書
自訟疏　孔僖

卷五

策丞相亮詔　蜀漢後主
隆中對　三國志

說孫權　三國志
與法正論治蜀　諸葛亮
正議　諸葛亮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諫絕孫權　諸葛亮
答李嚴書　諸葛亮
與李豐教　諸葛亮

與羣下教二則　諸葛亮
自表後主　諸葛亮
上諸葛亮文集表　陳壽
代劉弘祭諸葛武侯文　李興
駁諸將田地議　趙雲
諫征孫權　趙雲
管幼安論　傅元
求存問親戚疏　曹植

戒子琰從軍入蜀教　辛憲英
誡子書　王昶
拒曹操議　周瑜
卷六
訓子孫遺令　王祥
王覽傳　晉書
讓開府表　羊祜
謝石謚議　范弘之

歸去來辭　陶潛
前燕慕容恪事　晉書
前秦王猛事　晉書
與彭城王勰書　北魏孝文帝
論文體書　李諤
自贊　劉炫
論孔庭之法　文中子
諫伐高麗遺疏　房元齡

房元齡杜如晦傳贊　新唐書
上十思疏　魏徵
上十漸疏　魏徵
東都拒竇建德議　薛收
論春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馬周

卷七

三陣對　員半千
陳銓選之弊疏　魏元同

姚崇宋璟傳贊　新唐書
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傳贊　新唐書
辭太尉疏　郭子儀
郭子儀傳贊　新唐書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奏百官論事疏　顏真卿
段秀實顏真卿傳贊　新唐書
奉天改元大赦詔　陸贄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第二狀　陸贄
謝密旨狀　陸贄
陸宣公集序　權德輿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卷八

原道　韓愈
師說　韓愈
進學解　韓愈
伯夷頌　韓愈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答崔立之書　韓愈
答李翊書　韓愈

與孟尚書書　韓愈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送鄭尚書序　韓愈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平淮西碑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鱷魚文　韓愈
爲裴相公讓官表　韓愈
論佛骨表　韓愈
請遷元宗廟議　韓愈
韓愈傳贊　新唐書

卷九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唐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送澥序　柳宗元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諫用皇甫鎛程异爲相　裴度
論魏弘簡等疏　裴度
復性書下篇　李翺
祭韓文公文　李翺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答問兵勢　張巡
弔古戰場文　李華
禮樂志論　新唐書
食貨志論　新唐書
藝文志論　新唐書

卷十

平邊策　王朴

一行傳論　五代史
伶官傳論　五代史
馮道傳論　五代史
職方考論　五代史
宋仁宗紀贊　宋史
富弼文彥博傳贊　宋史
諫垣存藁序　韓琦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吉州學記　歐陽脩
胡先生墓表　歐陽脩
徂徠先生墓誌銘　歐陽脩
瀧岡阡表　歐陽脩
袁州學記　李覯

卷十一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宜黃縣學記　曾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書魏鄭公傳　曾鞏
義田記　錢公輔
芝閣記　王安石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周禮義序　王安石

詩義序　王安石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卷十二

上殿劄子　明道程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明道程子
答橫渠論定性書　明道程子

論經筵劄子　伊川程子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程子
擊壤集序　邵子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答程子書　司馬光
論聽政　范祖禹
族譜引　蘇洵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志林（論始皇）　蘇軾
臣事策一　蘇轍
貽蘇軾書　畢仲游
論恢復疏　岳飛
送程復亨序　朱松

卷十三

上寧宗疏　朱子
賀陳丞相書　朱子
與劉共父書　朱子
大學章句序　朱子
中庸章句序　朱子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子
李忠定奏藁後序　朱子

仁說　朱子
讀唐志　朱子
王氏續經說　朱子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子

卷十四

孟子講義序　張栻
道學體統　陳淳
用功節目　陳淳

直前奏劄　眞德秀
大學衍義序　眞德秀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眞德秀
潭州示學者說　眞德秀
洪氏天目山房記　魏了翁
聚散劄子　牟子才
正氣歌序　文天祥
交信錄序　謝枋得

論書之失　吳海
上治道疏　許衡
與竇先生書　許衡
凝道山房記　吳澂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克復堂記　虞集

是編次第以諸史爲經而緯以當時之著述傳贊表論雖後人所作亦各隨本史以附見焉晉以前雖旁搜文選及漢魏閒集而文之不見正史及注者鮮矣唐宋元則採之英華諸選并各家文集居多而作者之前後並依正史班馬互見者首先書詔而其文悉見漢書故不復區分史漢之先後也劉子政本在宣元成時而漢書附楚元王傳後故仍列之前也班叔皮王命論全文雖載前書敘傳而疾囂策融無非乃心光武且議答匈奴事在二十八年故從

後書之次也次明德于章帝前者子不先母且循其年次詔三公在報有司後也三國遵朱子通鑑綱目以正統予蜀故不先魏志也唐書韓列柳裴後今韓旣自爲卷末便列之柳後且從俗稱也張睢陽李遐叔並在韓前今仍忠義文藝之次故後之也編禮樂等志論於後者從卷帙之多寡且如後漢書亦列司馬紹統續志於後也惟宋史程邵朱子旣另編道學傳而老泉入文苑反居東坡潁濱後此又不得不變例者也其詔書散見他傳者悉爲考正其

年次如諸葛丞相等篇竝參考國志以為前後其唐宋文亦依本集次第文有過於冗長而無關體要者間有刪節其校勘一依宋元善本云

古文雅正

漳浦蔡世遠聞之選評
安溪李清植立侯
南靖張福昶季長　參訂

漢高帝

求賢詔 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文字下得好）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吕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吕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

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悳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治國莫如求賢開基尤為首務雄才大略之君開豁闊達如聆其聲後世詔多而意漓矣○漢初文古質中漢以後樸茂

賜南粵王佗書（元年）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叔）爲變故亂法（書竊不有貢錯）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

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言似迂誠然確具王者氣）人之子（古人）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王者之言）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仁人之言帝王之度簡直寬大出以款誠故能使倔强者心服勝武帝數十萬甲兵

漢振貸詔　元年

漢文帝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吕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爲說惻隱一段出來）（音屢機之機近邊欲墮之意）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吕振貸之

養老詔　元年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吕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吕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讀此二詔皆從胞民與物上發出王者之政也漢文質美而學不充又無名臣吕輔之故所就止此然三代吕下少比

日食求言詔　二年

漢文帝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吕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吕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蝕之適見于天（讀與謫通）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吕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吕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吕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吕匡朕之不逮因各敕吕職任務省繇費吕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瞯視不安貌）然念外人

之有非是吕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財與纔同）足餘皆吕給傳置

粹然王者之談西京諸詔此為第一○初即位其時疑故夜拜宋昌為衛將軍今罷之者事已定也自此無所謂南北軍者矣此是漢文大累處○史記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於是下詔云云今詔中只稱晦日食則知望又食者史衍也交食法日食必在朔望無日食之理間有在晦者曆法誤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詔文亦從漢書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十二年　漢文帝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孝悌敦本行也力田敦本業也本行不敦雖足以致譽識者譏其秦越焉本業不敦雖足以致富君子譏其浮薄焉風至戰國澆漓極矣秦并六國戾悍愈甚經漢家培養幾於三代文帝之功也文帝樸厚敦誠詔書近古文侯之命以下無之

○案集中高文景詔書詳於漢書者史記特録日食一詔疏畧之訛有由來矣

文帝紀贊　前漢書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寫出仁厚恭儉如見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元二年　漢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景並稱然景帝事事不如文帝文帝仁厚非所及也獨恭儉不改文帝之舊耳此詔樸簡令人想見西京風俗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漢武帝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加惠若賓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武帝學質俱美初年敦尚儒術好賢若渴讀此詔藹然動人其後好大喜功利臣戰將酷吏俱用而民不堪命矣武帝知舉孝廉之關於治道風俗而不知大用董仲舒君子所為三歎也○高帝制度未遑文景取人惟賢良一科間行耳武帝始舉孝廉置博士設博士弟子五十員六經亦於是時齊出彬彬然盛矣孝廉之科或舉孝或舉廉或並舉孝廉不試以

文博士弟子員則送於太常試而官之順帝時孝廉始有試

武帝紀贊

前漢書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武可紀處甚多所失者獨用酷吏與利臣耳通鑑譏其繁刑重斂篇末純於褒中用貶確論亦至文也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 漢宣帝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宣帝聽察任術不如文帝淳厚然是時良郡守最多獄亦最慎堪稱中興

項羽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太史公列項羽於本紀有不勝憐惜之心亦漢網之寬也斷制極合文氣老潔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的論快論）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法戒昭然以高老閒淡之筆出之又得頌揚本朝之體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領柱宕送）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古節神）少密（韻）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

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閱歷世變垂鑒將來感愴詠歎氣縮神逸孟堅所不能也

諸侯王表序　　前漢書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𨻶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開後衆發句法判）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

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好其調）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勁決悲壯少此）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氣衰）

中多本史記原文遒逸高老不如子長然班氏加以修飾雕

鍊故自縝密典則後幅尤慘淡悽壯封建之應行與否總不下斷制語而鋪陳事變已悉然觀班氏之意猶以封建為應行者後代論者紛紛余為折其中曰諸侯地不過一縣惟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得之矣

藝文志序　前漢書

（從大處起論便有見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輯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斯文廢興犂然指掌簡明有體亦以見向歆父子之有功于經學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尺幅中絕大文章）

自漢高以太牢祀孔子漢之治道隆而經學昌者舉由於此董子對策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董子所以為一代醇儒厥功匪小也太史公亦知尊孔子贊語數行而無限推尊無限神韻他人千百言不盡者只此了之龍門文章冠絕百代即此可見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常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常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知己一）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感千載下使人墮淚）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敘管仲生平經濟極）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要言壯）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

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爲從處乎爲然民乎與叔向對語一篇均爲有心人設 不意彼御之妻獨彼然此所見知甚廣寫出賢者卑牧謙下）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景案）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

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廼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仍冲往跳二事）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太史公在患難中恨無人出力故於管晏傳敘交情氣誼特爲深摯千載下猶令人感泣也然事正詞平不比游俠傳之多所偏激故錄入斯選

孟子列傳　史記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大儒多不偶類然）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迺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三騶者忌衍而外其一騶奭也不得以孟子足其數）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

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迺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

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太史公贊孔子傳孟子立論皆千古巨眼〇此傳凡四段首段言孟子歷聘廼述唐虞三代之悳與從橫攻伐者不類次段言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與怪迂者殊三段引伯夷孔孟三事皆止戈偃武之屬以暗收商君吳起等四段援牛鼎以闢騶衍然忌以琴干衍等以書干其干一也如此之徒豈可勝道然則惟孔孟之道貴矣文之抑揚開闔備盡其致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凡讒人者多用此法）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其事無憑而最中人之忌）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編者自己從事故聲大哭）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悳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極力頌揚）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㠯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廼令張儀詳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
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
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廼悉發國中兵㠯深

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㠯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廼曰㠯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
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
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

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
懷王㠯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㠯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㠯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
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㠯反卒㠯此
見懷王之終不悟也（索論閒議嬌首佈居）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㠯自為
舉賢㠯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㠯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㠯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
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廼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㠯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㠯賦見
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㠯削數十

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當處士橫議功利汲人之時獨生一守正之孟子當策士紛起朝秦暮楚之日獨生一孤忠之屈原豪傑之士固不爲世數所拘也此傳敘事間以議論情詞慨慷聲徹九霄

登壇對

韓信

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觀劉項存亡）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只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登壇隆中二對指事陳畫義理與利害兼盡洵足稱絕千古鄧禹之說光武精悍之色稍遜於是抑亦其次也至公瑾決戰赤壁不過一役之利鈍非能心紆六合目覩四海坐運庋策瞭若觀紋也其不如遠矣雖然用思歸之士以下三秦其形勢猶爲易見故韓王信亦能勸之不獨淮陰也至先主瑣尾流離曾無資身之所而能規取荊益卒如所謀其明智尤加人一等矣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迺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一杼愚意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蹕聲品下）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

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illegible]）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

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

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illegible]）使（[illegible]）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illegible]）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illegible]）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illegible]）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

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閉而亂也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歙歙訿訿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大言流邪不可誅用此）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主說當誅）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

謹重封昧死上（特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周堪與弟子張猛俱進用大見信任恭顯數譖毀焉向懼其傾危迺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向等）

婆心苦口刻酷重疊聲淚俱并○此篇意旨大類元符初范華陽一疏漢元信恭顯而疎堪猛之迹已露宋哲將用熙豐舊臣而疎范呂之迹亦已露故范詞反復直抉所以特此篇用經文字古雅范疏言時事文字明暢其深切刻露則一也後守渠如其言不幸而中豈忠臣之心哉○文字用經解經最典贍雅醇此篇用蟬聯法最有風致○賈長沙兩司馬文皆有段落明白董江都劉子政文段落不甚明然皆渾古之氣○案是時左氏春秋及毛詩皆未列於學官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及子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而治之歆以難向向不能非而猶自持其穀梁義篇中以茅戎為貿戎六鷁為六鶂皆穀梁文也玉篇鶂鷁同水鳥善高飛說文但收鶂字引春秋傳六鶂退飛五歷切焦氏易林則或作鷊或作鶃而藝文類聚引左氏遂亦作鶃也又所引詩多與毛傳不同疑皆韓詩惟朔月辛卯宋本朱傳猶然元板乃誤

爲日案學齋佔畢云注云朔日也而乃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魏了翁正朔考云夫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周人以十一月爲朔月未嘗改爲正月也立說不同要未嘗以月爲日矣後漢書有作朔日者傳寫誤耳

極諫外家封事（王氏專恣上無繼嗣向上書極諫）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迺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

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遂以一本作遂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

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句句中其要害）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如此寫之事而直指之肝膽盡露矣）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illegible]說此更切）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情詞迫切）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君失至此等辭關係處許）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

（告呂幾審六字）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危言激論如睹新莽之禍然讀者但見其懇誠不見其過激也告君而出之過激以之快一時傳後世則得矣於當時未必有濟然忠肝義膽有時忍不住亦初不自覺也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史記無北字今從宋本漢書及文選增入）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漢書文選作召音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漢書作仰）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漢書作始皇下同續作奮）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漢書作天下斬作踐）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作阡陌）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總筆有氣力）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

若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氣勢更復警足）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勢如崩崖縮之勿驚氣如奔濤蓄之復注議論既正出以絕大魄力使讀者酣快異常陸士衡辨亡論酷意摹擬筆力弱不及矣宋潛溪隋室興亡論筆力又不及士衡惟權文公兩漢辨亡論歸罪張禹胡廣出以他體反覆可觀文章固不貴襲也

治安策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兩字評恰當）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
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
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
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清折）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
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
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大張波瀾）陛下居齊
（總點出此諸侯而少其力結穴）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
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
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
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

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
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文氣鋭盛噴湧而出）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
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
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
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清折）然尚有可諉者曰
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
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上說）
（大張波瀾此知緊接極頓挫極流動）
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
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
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
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
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㠯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精絕）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㠯芒刃臣㠯為（又大議論再申）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暢其旨）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描寫又再翻騰）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結穴）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㠯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上既）（接上安字此段嚴警結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

王元王之子孫畢㠯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㠯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㠯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㠯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總点再申）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㠯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㠯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吕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吕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吕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吕被牆古者吕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吕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孽庶賤者）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舟來）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亂至矣是吕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吕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今古同病）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吕簿書不報期會之閒吕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吕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不規長少本傾非高講）而鄉道類（深度者）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情不甚（跌宕）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㠯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㠯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與諭同）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㠯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㠯明有孝也行㠯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㠯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

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㠯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illegible]）之（接秦一筆）所㠯長久者㠯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㠯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又總束一段）誡夫三代之所㠯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㠯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又總結一筆）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收得寬勁）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㠯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㠯禮義治之者積禮義㠯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㠯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㠯德教或敺之㠯法令道之㠯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㠯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

危天下之情與器亡㠯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長○沙○說○息○數○語）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宋○神○傳○於○今○以○道○然○作○何○學○術○治○術○源○須○尚○不○及○江○都○三○策）世此天下所共聞也（刺○本○須○添○及○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㠯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㠯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㠯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㠯黥劓之辠不及大夫㠯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㠯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㠯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㠯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㠯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筆○墨○淋○漓）退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㠯令衆庶見也（再○詠○宕○一○段）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㠯加此也非所㠯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再○況○數○筆）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

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奊胡結反○詬音后○謂無志分）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起也）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廝○切○言○人）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㠯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㠯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何問也）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古戾字盧○結反）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㠯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㠯遇其臣而臣不㠯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

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再○加○渲○染）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謂○比○方）此志也彼且爲我死（○大○林○高○言○之）故吾得與之俱生（○不○擇○地○而○湧○出）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㠯託不御之權可㠯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賈子天下才也首言藩封之過制必至畔亂果有七國之禍主父偃竊其說㠯行於武帝諸侯始安次言治匈奴去侈靡興禮義張四維教太子興教化禮大臣皆本忠誠之心發爲經國遠猷胸有成局一筆寫出雲蟲波湧雄健暢達經濟文章千古無兩

汲黯列傳

史記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漢書作十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迺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漢書作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

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此句上有二句未）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漢書刪）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使聽此言安有虛耗之禍）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迺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

任請徙黯爲右内史爲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後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于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迺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淸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漢書作十歲）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

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三代而下直臣推汲魏汲之學術經濟或不如魏然正性勁氣過之錄此以見直臣之風且知紀傳正體凡紀傳直敘到底者正局也間以議論者變體也伯夷屈原傳是也墓誌表狀亦然韓歐誌表多以議論行文倣屈原等傳也

上尚悳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悳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悳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迺秦之所召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歐召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召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召萬數此仁聖之所召傷也太平之未洽凡召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召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召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召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召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惟陛下除誹謗召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埽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召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漢初蕭何為律令多襲秦法文帝除肉刑寬厚幾於三代矣而峻厲之氣猶存武帝動輒族誅任用武健吏酷虐等於亡秦故父子相殘京師流血孝宣時雖多循吏而趙蓋韓楊之死凜烈可畏則爾時漢法之重可知讀長君此疏仁厚之心惻痛之辭可感木石召此坊民後世猶有貪吏得賂召上下其刑罰者漢世太守便操斷殺之柄無上聞之事後世雖流絞亦上聞經法司議定奏允而後行此則慎刑之過於古人處但要守令得人耳

賢良策一

董　依朱子通鑑綱目刪本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卽亂子也想益子强）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illegible]）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illegible]）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一之主三　文之）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第出王道本須當教）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illegible]）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十文）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

慾苛罰之治故立爲天子十有四年而亡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漢得天下㠯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行王道與教化說得深切著明管敬仲對之無色矣況其他乎董子嘗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惟其有此一副本領故宜其視管子輩若無有也漢世醇儒首推董子諸葛公諸葛公用而董子不盡用諸葛公之才或過於董子至學術之深醇董子優焉賈劉議事非不明快痛切然本領皆不及董匡衡名爲儒而所言者多經書之緒餘儒者之皮貌其氣骨又不及賈劉所㠯有匡張孔馬合傳之譏故知氣節不足稱皆於道原上未徹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㠯養其惪刑罰㠯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㠯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㠯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㠯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㠯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語入人骨髓）今陛下幷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高明光大四字乃內聖外王本領）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說）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㠯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程明道尊師儒之學校則于本此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㠯養天下之士數考（論）（重太學又宜重守令教養始）問㠯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

而宜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漢初已有限）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年二律云吏級最當最先厥始立為定法遂不可變矣）

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汲黯對武帝云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非不切中但語過戇直篇中拈正心未加焉一語何等深摯懇告以誠致行內聖外王本領也又云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令列侯郡守歲貢二人是何等規模惜乎不究其用也武帝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雖公孫弘等上疏成之然實發自董子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偏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悳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illegible]節行數語與樂記中[illegible]）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人生而靜一段[illegible]書中[illegible]）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illegible]關）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弊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

夫甞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一語深痛）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夫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貪富調之義也亦無餘蘊以上者說此段獨昌言也）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學術不一則治自亂）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一語定漢家四百年天下之基）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首言法天盡性而即繼之曰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大儒之言原原本本切實可循所謂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也遂因此而極言之中戒薦紳貪利一節全是發人廉恥之心千載下賦吏見之猶知自飭末段推尊孔子以一學術如太陽經天陰霧盡息蓋學術一則治術自一愚以為定漢家四百年天下之基非過溢也

董仲舒傳贊　前漢書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㠯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㠯爲伊呂廼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推許却未嘗不的當）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㠯歆之言爲然（結處不下斷語）

結處不下斷語只㠯援引作斷風格既高神韻亦絕

司馬遷傳贊　前漢書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與撰同）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㠯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㠯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㠯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㠯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㠯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㠯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㠯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

子長作論贊不啻在斷制名以筆墨勝孟堅作史則意在勸懲斷制極不苟論文筆有踈密之分子長較高論見識孟堅更勝此篇末段議子長不能保身孟堅卒亦不免何耶但孟堅之于竇氏第憲出征時請使典文章之事非夙有阿附如谷永杜欽之於王氏也

朱雲論張禹

前漢書（安時故環）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宋今）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下衣而下猶有餘快）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張禹附會經義使成帝不疑王氏與李勣阿附高宗立武后皆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雲之請尚方豈為過激特其突出奇峯事太爽快履尾批鱗凜凜乎帝猶旌其直以此知成帝之昏猶未甚也然亦賴有辛慶忌之救慶忌誠丈夫哉朱子作綱目書曰左將軍辛慶忌卒以褒之慶忌之救朱雲大類張

福救陽城同出武臣偉哉

疏廣傳

前漢書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説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覌與示丙）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頗有贅[illegible]）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

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係下子弟往往如此）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二疏所以教太子者未知果能迪以仁孝誠敬之本用賢納諫之要使即聖賢之言切己而無驗之乎抑徒是章句之末耶然其知止足之分加人一等歸家不買田宅又可爲俗下薦紳仕宦而歸便止求田問舍全無潔己型家之念者下一針砭

上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㠯正身也所使所㠯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㠯寧此其本也春秋所㠯大一統者六合同凮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㠯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㠯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㠯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㠯百里不同凮千里不同俗户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㠯不若成康壽何㠯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吉正直有學術知本務此疏董賈而後不多見也使其得用過主章遠甚矣惜宣帝㠯其言迂闊不甚寵異吉遂謝病歸宣帝之治未純者㠯此

上哀帝書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苦口）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忠心追切道透）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

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遒古利手）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此之謂盡言俱從肺腑出）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大聲疾呼）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

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㠯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㠯安身邪誠迫大義官㠯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不勝惓

惓盡死節而已

疏上帝㠯宣名儒優容之後宣又上書極言帝用其言又㠯宣爲司隸目擊時艱嘔心而出雖無痛哭流涕字面然情迫詞切比賈長沙尤甚矣文帝時天下昇平長沙爲防微遠禍之計哀帝有亡亂之兆不得不如此七亡七死等語過于激烈非對君之體然在樂受盡言者得之猶琅玕也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傳贊　　前漢書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㠯儒相其後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㠯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㠯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非不醇然儒也體察不深操持不決遂依阿㠯至於此被孟堅數語請盡嗚呼學儒者可不深自警懼乎明季多尊漢儒而薄宋儒不知漢儒重在講解宋儒重在操履則程朱之

澤數弘也匡張孔馬雖不得與董劉比然其派別大都如此戴聖馬融猶被指謫況其他乎

諫京師立共皇廟疏　依通鑑本

師丹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立廟京師尚不可況嚴萬主議乃公然使肅宗奉興獻主于太廟乎總之古人尚朴重名分抑私情故傳太后雖以祖母之勢抑哀帝然所稱者不過曰帝太太后耳光武用張純朱浮議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舂陵欽堂胡氏是之余謂光武中興與他帝不同尊四親為帝無所不可光武不行非薄也古人尚朴也然欲躋四親於太廟置武宣等不祀於義不可故另立廟宜也至宋濮議當主溫公而絀歐陽明大禮議當主楊氏父子而絀張桂此定論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　前漢書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迺效於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不難受爵位多陷于匡張孔馬之譏者可不謂大哀乎。未仕而遭亂世則不宜出孔子所謂無道則隱是也既仕而受恩深重則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法在過激以取名壞事固非忠誠謀國之心若觀望游移以居位天下未有失名節之人而能為國家者也李東陽不同劉謝以去雖有保全善類之解說君子羞之況其他乎

儒林列傳序　史記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子路死衛時孔子尚存孟堅所謂多假也）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

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㠯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㠯禁心可㠯解頤）㠯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㠯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㠯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蓺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天然中自有宕逸之筆）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

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㠯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㠯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讀此頗知周漢閒學術興廢之迹序次頓挫風神雋絕逸氣遄飛

酷吏列傳序

史記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一語道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太史公所傳酷吏武帝時最多序却說秦時用酷者而以漢興接之寓意深矣

西域傳贊

前漢書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極寫武帝豪華之槩）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結得妙）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

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

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高華典貴）

贊西域耳而武帝侈心遠畧如繪高文雅調函蓋包孕勸戒畧然蔚宗畢竟多斧鑿痕不能學步也

王莽傳贊

前漢書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只此）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顚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一語極有神）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丘壟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子長項羽贊孟堅王莽贊皆千古絕調子長以疎宕高簡勝孟堅以縝密蒼鬱勝亦其筆性然也項羽舉事無成猶或惜

之其坑秦卒弑義帝酷虐甚矣若王莽之可憎惡又數倍于項羽孟堅作贊極加修飾之功

賜馮異敕　建武二年　漢光武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帝王之言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此以異代鄧禹也禹已入長安復不能制赤眉故以異代之異至禹復邀與同戰又敗禹歸異能自破赤眉始以盆子降異不伐不殺又有戰功識中興賢將也中興戰功昆陽之捷帝有神授王郎之破耿弇父子有力馬弇最英武又有平劉永張步之功鄧禹首賛大計有關中之功冦恂有餽運之功吳漢來歙岑彭等有平隴蜀之功然余所最喜者馬伏波也伏波英爽有學問恨光武不使之治國耳如平交趾即能安定區處耕種使數世猶守馬將軍故事此其治行當過冦恂矣伏波其人豪哉

賜竇融璽書（建武五年融遣使奉書獻馬帝喜答賜璽書）

漢光武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

當與文帝與南粵王藁書參看文帝仁厚渾璞不露光武實厚累露英敏之氣其足以服遠則一也文帝文章無修飾此篇却極作意其爲帝王之言則一也○曹子建高光論謂光武優於高祖此確論也高祖誅戮任術光武實厚長者即廢郭后一節雖爲盛德之累然比於高后之禍懸殊矣石勒乃尊高而菲光特以其能駕馭群雄耳

與公孫述書（六年）

漢光武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心怒詞嚴筆挾風霜○述及覆兵敗窮促時光武猶屢降手書不忍破滅帝誠仁人哉○書辭有言簡而意切者如宋太祖時伐北漢劉鈞復書曰河東土地狹小本不足以當中國但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憐之故終鈞之世不加兵今讀此數語誠可哀憐不然太祖何不以卧榻之側對乎

報藏宮馬武詔　二十七年　漢光武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存仁心識大體愛養黎元不事窮黷所以馴致建武永平之盛也此詔視輪臺之悔其曲突徙薪者歟自後有鶩遠邀功者馴至安帝之初國虛耗而民死亡雖以和熹太后節約為心猶不能弭羌禍愈烈追思此詔宛如逆睹晉宋南渡後並有不共之仇不得忘秣厲之心然亦須內養既充相時而動餘凡好事邊功者未有不敗悔者也南朝元嘉之業衰由于王元謨等北伐致六州蕭條宋賈似道及二趙則又不量力而挑兵以速其亡兵可易言哉

祀明堂詔　永平二年　漢明帝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班時令勅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壁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數語尤典重詳肅）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上說為君難此說為）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此篇不可少）

詞既典重心復抑畏明帝治化之盛優於文帝但文帝仁厚恭儉性質非明帝所及東京節義全是光武明章三帝所培養而成然明帝功尤多如尊師傅興學校至使匈奴亦遣子入學則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手詔東平王國傅 十一年

漢明帝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吕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東平王按腹肥大其言與腰腹稱也）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細玩此篇欲歌欲泣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爲善最樂傳家之寶

報有司詔（建初元年欲封諸舅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不封外戚故有司上請后報云）

明德馬皇后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吕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吕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吕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吕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語語出肺腸千百載而下試爲切己雖誦數遍而不能去其奢淫之心者鮮矣

重請封諸舅報（帝重請曰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不加恩於舅乎后報云）

明德馬皇后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富貴家讀此當切牢記此與韓魏公所謂酒）且人所以（闡本歎轉也）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

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絕調）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心平國家所謂公爾忘私者也）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文有款情則佳情款則其詞兼勝令人再三反覆千百讀而不厭也讀至末幅與敬姜論勞逸篇吾冀汝朝夕修我一段使我長言詠歌嗟歎猶不足矣○東京賢后推馬鄧然鄧后臨朝內則災荒外有羌禍亦緣后賢故足以彌之然專政之心不可掩也豈明德之比哉○漢唐宋后之最賢者漢則明德馬皇后唐則文德長孫皇后宋則宣仁高太后

詔三公 元和二年

漢章帝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㠯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㠯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盛世氣象）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㠯苛爲察㠯刻爲明㠯輕爲德㠯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光武明章之世最多循吏章帝尤爲長者故詔書敦厚如此。浸淫及于桓靈權歸宦寺昇朝非徒根本壞也賄賂請託公行守令俱以貪虐爲事故民不聊生黃巾等賊相繼而起西漢成哀之世朝政壞而吏治未盡蠹故人心思漢光武一舉而中興東漢桓靈之世朝綱亡而吏治不堪言故終至于不可救吏治之切于國計民生也如此。章帝最惠民之政人賜胎穀三斛則不受澤之家鮮矣兩漢賦薄而賞賜多祿俸厚何也無養兵故也

皇后紀序

後漢書

夏殷吕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吕備内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吕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吕（之攸也）（李善文選注哀當為衷字）能述宣陰化修成内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于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吕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吕上二十吕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吕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吕下漸用色授恩隆（[illegible]縈而讀）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

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吕久其政抑明賢吕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于雲臺之上家嬰縲紲于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霧[illegible]切）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跡吕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吕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

屬列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呂雉西京外戚云爾。

漢之大害外戚與宦官耳外戚之橫則由母后專政始也西漢說誤東漢再誤蔚宗原本言之繁瞎中有勁健氣有擊擊筆尚足追踪漢魏非五代人所能學步也。

齊王縯傳贊　　後漢書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救岑彭呂顯義若此足呂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呂蜂蠆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呂伯升之英武豁達而舉事不成天也伯升頗類孫伯符兄不成而弟繼之但仲謀不能及光武帝耳又頗類項梁但梁烏能及伯升羽之卒無成又不必論也贊語道出伯升心事極爲惋惜無限低徊。

河北說光武帝　鄧禹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㠯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驅除此輩最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illegible]雄）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㠯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此篇當與韓信初對高祖孔明初對先主同看皆首定大計者禹有大臣之度不比耿弇吳漢等徒為戰將最後與膠東固始三人獨參朝議隱然柱石老臣

貢舉議（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下朝臣議彪因上言）　韋彪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㠯簡賢為務賢㠯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㠯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㠯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㠯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名言至論）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㠯直道而行者在其所㠯磨之故也士宜㠯才行為先不可純㠯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探本之論○漢舉孝廉㠯守相主之魏立九品中正㠯本郡薦紳有才望者主之所舉㠯行亦自有見然其究也上品無寒門純重閥閱勢使然也六朝皆循行此法故門第最重至隋始行進士科開科舉試文之局不關行誼唐初立法猶有十科後只用進士明經二科㠯進士為重如每歲合一百人大約明經八十人進士二十人也五代及宋俱依此然唐無彌封又無禁挾書至宋太宗用彌封再傳又用謄錄防閑愈

密矣明太祖始定三年一試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痛切語足出好風調）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設篇詳明而宏京末有亦大章到時會適遭也）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

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衆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棨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然後）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此等出若近時調亦西京所本有）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篇中段落敘來極有法度可法）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健爽）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蒼鬱古茂不及西京其排偶處開六朝法派其轉折疏暢處開八家之風然辭嚴義正氣格高舉不可攀躋余嘗謂西京過秦論東京王命論二論不可不熟讀賈以雄偉勝班以健爽勝皆千古絕調讀之能令人神酣氣爽

議荅北匈奴疏

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郤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幷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崇重得體。）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襃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故于寬大持論中寓。）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針砭能令汗浹。）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裁荅得體。中其忌諱。亦以漢威素著故也。范文正與元昊書。高自位置。詳諭懇懇。反遭其侮耳。無他。漢強而宋弱也。

諫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疏

東平王蒼

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起自彊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

漢賢王推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河間有功經學。可以配享文廟。東平好善。始終一德。今讀此疏。言簡意長。仁孝之用心。藹如可誦。

論喪服疏

（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云）

陳忠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于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一春秋敘出夫賣紀倫）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此數語欲歌欲泣）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

得其所（疏入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等議遂著于今）

三代㠯下有志行三年喪者晉武帝北魏孝文帝宋孝宗耳至情大禮何意漠然者之多也陳忠此疏運㠯經術本㠯至情文亦入西京之室

上王暢奏記

張敞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惟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温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㠯聞遠㠯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㠯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㠯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暢深疾贓吏責令自首有隱伏者使吏發屋伐樹敞故諫之詞旨温厚尚德緩刑可㠯迎導善氣永爲酷吏之砭

劾中官疏　傅燮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穎川戰無不尅黄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自古功臣多以掣肘閹寺敗且功卿庶朝政日壞）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姦人在側何益于事）故閹竪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

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共長虚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漢末如張綱傳燮皆至性男子也綱有埋輪之舉又能撫張嬰燮有中官之劾又能死節讀斯篇忠義之氣將呂悃誠唐裴中立軍中一疏謂朝中姦黨盡去則逆賊不討自平情事如一

陳便宜策

荀爽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

勿嫌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

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

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㠯爲歲尊卑奢儉所㠯爲禮故㠯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四事皆人倫之本禮制之要秦漢㠯來失之大者拘儒曲生

吠瘢文義庸才俗吏督急簿書失得之數莫得而本夢夢千載正坐此耳漢世重經術故政教雖失于上而風俗猶茂于下若關西楊氏父子荀氏八龍兄弟其尤賢者也○東京奏疏文多簡重整肅頗少疏宕然滋浮言固緣此時風氣或者㠯爲被范蔚宗删節固然至三國㠯後專修飾雅鍊畧帶神韻惟諸葛公出師表忠愛從肺腑流出竟爲至文曹子建高才出萃文筆拔絕沿至六朝遂成排偶矣唐初陳伯玉雖有興文之功然未見其崖異張燕公亦脫排偶能加㠯典重耳柳冕李翰筆頗疎快而氣力尚薄獨孤及梁肅等自㠯爲作手終有愧于古也如敘人文集必摘其某篇佳者而列之序中各下評語此最是中唐習氣韓柳興始大復古韓公神矣亦緣學識邁絕一代也惟李習之近似皇甫湜李漢孫樵但㠯刻琢字句爲事本領亦薄劉復愚則又專主于拔脫譎怪別一種也

前漢紀論

荀悅

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暗語）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規之並有怨心（識時通務之言）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

悅深探本之論三代以下第一經濟也朱子深以爲然其後周隋之間稍見施行至唐租庸調而法始備

遺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憂俗濟時情發乎中）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商量出處處饒有情悃文之曲折清挺猶有西京風氣○微辟之風至漢末極盛是時士尚風節敦行誼至用世濟民之學未敢概許也李固存亡關于社稷誠不愧斯言哉○漢末重節義如三李杜皆不得免時事可知矣獨黃瓊稍重厚雖直言無隱保全善類然獲保其身以太尉終如陳蕃所薦五處士皆不至又翩然遠矣○三李杜謂李固杜喬李雲杜眾李膺杜密也五處士謂徐穉袁閎姜肱韋著李曇也

與胡廣趙戒書　李固

固受國厚恩是㠯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㠯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權文公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東漢之亡亡于胡廣者㠯此然禹罪尤浮于廣也廣等與孔光同醜耳

諫召外兵（何進規誅宦官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引兵入京㠯脅太后琳諫云）　陳琳

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㠯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㠯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㠯柄功必不成秪為亂階

數語道破琳誠先見哉

孔融傳贊

後漢書

昔諫大夫陳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盈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流霜續植）而已。豈其負圓（卽刓字）委屈。可以每（每貪也）其生哉。懍懍焉（歎詞）。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余初讀子瞻贊北海文。推尊特甚。以爲出自子瞻之創論。此海千載下第一知己也。及讀後漢書。乃知蔚宗已先言之。

結處出以沉痛。末數語風調更佳。似雪鶴靈翺天空。

自訟疏

孔僖

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敎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古人質直。不事忌諱。左氏不諱魯。司馬氏不諱漢。班氏父子。猶漢臣也。作漢書亦不諱。後世非異代不可爲史矣。此疏痛快直捷。且爲不能光揚前烈。徒好掩諱者發矇。

筞丞相亮詔

蜀漢後主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緒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雎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

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高自位置氣象萬千）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它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聲罪致討詞嚴義正當時魏吳非無檄文佳篇然不可傳者

國僭詞適也然則世之以身許國爲筆爲文者亦有幸不幸焉是以君子愼所擇

隆中對

三國志

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

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孔明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人莫

窺其抱負一日謂三人曰卿三人可至刺史郡守也或問其所至孔明笑而不言嗚呼規模宏遠矣隆中之對年纔二十六歲天下大勢了了如是厥後先主不能盡用其言以失荊州絕孫權故也孔明之不成天也忠武侯與范文正公皆年少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者然一則讀書略觀大意不求甚解一則衣不解帶者五年夜或昏怠以水沃面讀書人當參觀之自然有得孔明讀書雖略觀其大意然其言曰夫學須才也靜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是何等體

會但不爲口耳記誦之學耳粗浮人安得藉口

說孫權

三國志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

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雄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獘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令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時操兵情孔明陳其三則公瑾籌其四患然孔明實備於公瑾何者超遂於時未即有異志操豈遽以此爲返顧之憂哉孔明系馬無草兵多疾兩事則不習水戰四字足以該之矣孔明

策操之衆爲疲衆荊之民爲貳卒以疲衆馭貳卒而試之素所不習之水戰故曰破操必也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然以視孔明其智略大小何如哉

與法正論治蜀　諸葛亮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子產孔明皆千古大人物其忠誠奉國綜核名實亦略相類所處之地不同耳子產局于小國無可措手處孔明當僭魏之時義聲昭著千載下更令人崇仰此篇要當與子產與子太叔論政參看

正議（時魏臣華歆王朗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使舉國稱藩亮不報作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旨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逼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稱其字斥其名遙指其慕令讀者起舞）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者哉

義炳日星辭嚴斧鉞却以羽扇風流出之諸葛君果名士也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從肺腑流出每讀此無不墮淚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忠義奮發）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須看其引君于道用人當可處置件件周詳故曰謹慎也殷深源輩無論矣張魏公當日忠肝義膽非不炳烈曾有此處置得宜否○安溪先生嘗云觀南方已定甲兵已足數語未免涉于翫愒故有街亭之挫即舜當日亦自覺己德無歎敬有有苗之逆先生此言非敢輕議聖賢蓋書曰滿招損謙受

益孔子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言原徹上徹下也近代有評論有苗一節云當耕歷山時但知己之有罪故雖頑嚚亦可格當征有苗時但知有苗之可伐故不免有逆命之事此言看得極細嗚呼聖賢且然下一等者惕厲戒懼之功烏可一刻忽乎○案蜀志公本傳及向朗傳營中之事下並無事無大小句陳承祚自據當時所上之集文選正同今集有此似是後人增加本傳損益文選從董允傳作規益若無興德之言句公傳亦無文選參用董傳今仍之

後出師表　諸葛亮

（開合操縱跌）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六未解全為此句闡發）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見今當北伐不可失）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

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
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
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
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
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
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
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
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
（千古恨事讀之墮盡英雄之淚）
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
（鞠躬六字盡大事置身家於命之度外正得）
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此意）
所能逆覩也

前表氣較雄有吞曹魏之心後表曉諭多端只是以死濟之
公于是時亦知費手做但不得不如此做耳程子云出師表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讀其書堪與天日並垂也○管葛並稱
兩人之才亦不相下其治國也或以爲管涉功利葛庶幾禮
樂此中亦若有辨但所處之地各不同管當日不敢伐周天
子而君之廼于大義想出伯諸侯已無別法卒爲所欲爲葛
伏義執言只一條鞭論事勢管順手而葛費手論情形管周
折而葛直捷

諫絕孫權

（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為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議云）

諸葛亮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畢已睨敘）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確守隆中時東和吳會之言先主惟不能忍此故為陸遜折辱耳

答李嚴書

（李平初名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之）

諸葛亮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黙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志豈審頃奐志郭最）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語本血誠兼可愧厲僚屬諸葛公短札千載下猶令人心動況身受者乎

與李豐教

諸葛亮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諸葛公語語刺人心骨宜乎既沒之後李嚴傷痛不已也讀至策後人不能故也一句有心人猶為流涕

與羣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從事大雅）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文由中自有雅調）

讀此知剛愎自用者非徒德否亦係才短司馬公諸賢苦口于介甫而不能用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自表後主

諸葛亮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以諸葛公之才至其自許也但曰謹慎其遺表自明也但以廉耳以此知心粗氣浮人做不得些少事業而利心未斷之人終爲小人之歸耳公當國既久耑制在外恐不免爲庸主所疑且讒間易生故公言及之使對昭烈必不發此言也

案本傳成都有桑起無前一段集今有之

上諸葛亮文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此段說治蜀）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數語寫出孔明心事）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句偉語而古勁）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此段寓褒于貶）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

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此段申言治蜀以引喻詠歎出之）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再以皐周比公）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艶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推尊之至此段將敘入校亮文集）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轉筆極健）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

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余雅愛慕公凡公之文以及序論公之文皆愛玩不置況此篇極力表揚頓挫曲折尤為千古至文○案陳承祚之於諸葛公反覆嗟歎崇闡不遺餘力矣乃晉書傳中或以謂公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至唐裴晉公孫可之猶

沿此論不知敵國史臣體自應爾至并為推原出師未捷之故此何異浣花叟之淚滿襟玉溪生之恨有餘耶惟呂東萊廟記謂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不免蚍蜉之撼耳

代劉弘祭諸葛武侯文

李興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前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竝徽（儀頌推尊郭萊溫美）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咏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暢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時去諸葛公未久便爾推尊明德遠矣

駁諸將田地議

趙雲

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

子龍身經百戰未嘗敗衄讀此篇知其忠以奉上廉以潔己純臣也

諫征孫權

趙雲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開口中肯）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如睹連營折辱之事）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此與孔明同一高見蜀漢總坐此害事耳先主既沒之後悔之晚矣

管幼安論

傅元

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弟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幼安事業不概見獨以潛德高千古此論揚闡其意理備于本傳矣其為氏姓論非不能他有論著達時之難默足以容唐陸忠宣宋趙忠簡既遭廢斥乃以醫方自娛氏姓不猶愈於醫方乎嗣是晉興雅重閥閱又未必非茲論有以啓之也不曰與人臣言而曰言及人臣以見其未嘗與圭組者言特親知鄰舊言偶及於臣道耳東漢自嚴子陵抗節富春故處士高志敦行者最多如黃叔度徐孺子郭有道管幼安其尤也晉有陶靖節唐士多躁進故著名者少宋則陳希夷徐仲車最佳邵康節名儒又高一格

求存問親戚疏

曹植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

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嘆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此神從劉向）遠慕鹿鳴君臣

（孟堅揚來昌黎宗書學此）

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廻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

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當與贈白馬王詩參看○文極沉鬱頓挫之致子長報任安書柳子厚與許孟容書與此篇皆嘔心至文也子長語多激子厚語多哀子建語多痛獨登此者以其關倫理之大耳

戒子琇從軍入蜀教　辛憲英

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

簡約無多情文備至仁恕二字無一刻而可忘無所往而不利後羊琇竟免于鍾會之難此戒之力哉

誡子書　王昶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文中子對楊素深得此意）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弟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

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反覆周至總不出慎厚二字慎則敬心常存厚則仁心爲質立身處世盡于是矣王氏之世昌也宜哉

拒操議

周瑜

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英雄所見略同）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假仁假義成）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藳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語皆了了雄快之極○公瑾破曹千古稱快陸遜破昭烈呂蒙殺壯繆爲吳謀非不忠然千載後皆不喜于呂陸此公心也正程子所謂惻隱之心也

訓子孫遺令

王祥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元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元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至言而出以）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真摯故足動人）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更要緊）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君本孝子故其言儉質朴厚末段懇切淳誠尤爲修身齊家之要○文字古質非復魏晉以下音響

王覽傳

晉書

覽字元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妻更可敬）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名稍遷（時晉復五等爵）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邱子邑六百户泰始末轉太中大夫祿賜與鄉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上疏乞骸骨詔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後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年七十三諡曰貞有六子

祥固純孝覽亦至友孝友之家和氣所積善氣所迎其後必昌祥覽子孫貴顯數百年而覽尤昌導即覽孫也

讓開府表

羊祜

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古大臣風度十載下可想）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

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推賢讓能語）（出肝膈）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結得堅確不拔）

六朝人物推羊公爲第一觀其虛衷讓位薦賢若渴流風猶堪百世也○薦賢爲事君第一義羅列諸賢正色以陳　本朝魏環極先生薦十賢一疏可以方此

謝石謚議（弘之雅正好學時與禮官議謝石之謚）

范弘之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三層說得正大深切）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飡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倡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又發出正大之論亦有筆力）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石固武臣之常態耳不宜使在高位弘之此論詞嚴義正可立臣極不虞于六朝中得之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懽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二語比喻自己出處）景翳翳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元亮峻節高風獨步千古管幼安一流人物也元亮更有詩文堪令千載下玩味○朱子一生最好讀出師表歸去來辭及杜子美詩晚年尤甚蓋朱子當高孝光寧之時刻刻欲爲國家復仇故喜讀出師表又不見用而懷歸念切故喜讀歸去來辭好讀子美詩亦是忠君愛國之心喜得同調也千古詩人推陶杜第一蓋詩以道性情性情離不得倫常陶杜之高節純忠發之于詩故可傳誦不然格調辭句雖工畢竟是程子所云閑言語耳○案此篇晉書宋書南史微有異同今從文選

前燕慕容恪傳

晉書

慕容恪字元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謙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業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有至性寡母孝聞）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圖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闟之計言終而死

當時之傑推慕容元恭與王景略二人景略之才較爲揮霍然元恭德器似有過之無不及也傳中載罷朝歸第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孝如此則知無根之木不可以繁昌也其勤如此則知世有一仕便廢學者事業所就固可想見景略臨終戒堅以未可圖晉元恭臨終囑暐以用吳王垂皆反其言而敗不旋踵知者明于事理諒哉

前秦王猛傳

晉書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遊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待時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元德之遇孔明也（篇眼目）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刼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

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大類武侯治蜀）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不比文帝之于絳灌）堅大怒黜騰寶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遷尚書令累讓不許轉司徒錄尚書事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破燕之略詳在苻堅本傳）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女妓車馬猛固辭不受時旣留鎭冀州堅遣猛于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關東守宰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敷宣皇威令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

力命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爲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廻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

王叔昧寵政替身亡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廻日月之鑒矜臣後悔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似陳壽上孔明文集表贊語）堅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其見重如此猛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以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此是寫照）（遠識亦有深意焉所言無一不驗）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眼目）

景略之治國養民興化以及削平將略具載在苻堅記此記多叙其與堅之神契隆遇耳作者分明比之于孔明故處處着筆嗚呼君臣相得前有伊管後有葛王令人神往矣此外惟唐文皇之于魏文貞或庶幾焉故能馴致貞觀之治此記成于唐初君臣極力摹寫鋪揚意者其有感而興起乎

與彭城王勰書

北魏孝文帝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勤，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明切中卻有風致）

三代以下，推北魏孝文帝爲令主，不讓漢孝文也。此書見其惇敘九族處。

論文體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緊要）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其弊在此）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

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變化風俗字含義幼）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上下不知敦行尊經徒以清虛綺靡相先此五代所以速亡也漢唐宋明所以能享國長久者以能尊經耳夫立之學官用以取士行之既久猶慮士子撮摘勦襲不知反己于是有謂非兼鄉舉里選不可者況相尚虛無專取浮薄而不速亡者未之有也士恢此論可謂鳴岡之鳳矣

自贊　劉峻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兩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捶楚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邱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詣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盡

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名言）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却不是文人弄筆中多肝膈之要其深恨處露出絶大眼孔絶大志向令我憮然

論孔庭之法

文中子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

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說來皆有至理在聖門當爲入室弟子○中說勝法言遠甚法言只是摹擬于辭句之間中說却是由心得而發之或者

以其擬論語。啓人之議。取唐初名臣爲弟子。啓人之疑。要當五季波靡之餘。忽然要作聖人。讀其書簡質明徹。非精思力行者不足語此也。可謂奮乎百世之下矣。

諫伐高麗遺疏

房玄齡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舊主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時遣張儉造舟艦南）。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邇肅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録此哀鳴。死且不朽。

首段戒以止足。次段動以仁心。已乃熟籌高麗之不必伐。意慮周盡。房之善謀。此可概見矣。柳芳稱房爲賢相。善歸人主。無跡可尋。此其絕筆。故遂傳於世。尤足珍也。方太宗東伐之初。李大亮以遺表諫。此則於其再興師役時也。二表遂爲後世大臣臨終上表之始。

房元齡杜如晦傳贊

新唐書

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元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illegible]）杜之細邪

新唐書傳贊係宋子京所作其餘表志等乃歐陽公所作子京作傳語多造作欲簡鍊而失穩者頗多若其贊語則立意旣正詞亦新鍊足追古作者歐公文以舒暢勝使之作贊未必能過于京也房杜贊最爲得體文亦疑縮矯勁

上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

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此段比匡衡六戒更深切文）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自設是有擊鬪處）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

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貞觀致治幾如三代全是一魏文貞由其學問充非徒膽識過人也讀十思一疏與聖賢格致者克之功何殊其對君正直凝定亦大有浩然之氣在○十思以開其始十漸以勗其終魏元成其賢矣哉

上十漸疏

魏徵

臣觀自古帝王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切中有學問人語）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

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始終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志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於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

終一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反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事惟清靜心無嗜慾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覿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

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爲申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

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兇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疏奏太宗下旨褒嘉列爲屏障又錄付史官令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匹）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舜亦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漸也者幾之已見者也人君有謹幾之學人臣有杜漸之忠惟文貞有此誠直惟太宗有此虛公非徒列爲屏障且錄付史官而又書之貞觀之治太宗之名所以冠絕近古也褒於君臣一德之風矣

東都拒建德議

薛收

世充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皐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賊就縛矣

竇建德既破天下以次平定矣收道衡之子實為河汾高第河汾陳俎豆之事未嘗談軍旅而收值大敵決大計瞭若觀紋是役為有唐混一要著則收此議當與留侯固陵之策同功文若諫阻官渡之師未足云也中說附錄中又載太宗欲興禮樂而覩鄭公等媿無素業已乃歎曰使董薛而在會不至此薛謂收也收資兼文武可謂閎儒天不假年使貞觀文物畫於綿蕞惜哉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馬周

微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性情）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披露）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而其牆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何等委婉）大安乃至尊所居反在城外雖太上皇存心道素志在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者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國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宮三百餘里鑾輿駐蹕假經旬日非可以旦暮至也儻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逮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何等醒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敕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反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嗣守其

政非有大故無或絀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世嗣承守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必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婉切入人）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在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家國蒙其患正（已開後代制表陋習）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也則欒黶之惡已彰也與其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

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自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無藝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何等嚴正）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己以從物特願

聖恩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必自揚清激濁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逾儕輩能有可取止可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宜列預士流超受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何等體統）庭騶子倡人鳴玉曳組與夫朝賀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成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可使在朝班預於仕伍也

不見激昂但見懇款告君之極則也丁南湖謂貞觀將相皆隋室舊臣獨周出處純乎無玷余更喜其奏疏韓魏公所謂主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者也

三陣對（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三陣員對云）

員半千

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畊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之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結得勁）

言簡義正出以老健之筆自是絕調

陳銓選之弊疏

魏元同

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名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冰鏡循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顧略依周漢之規以抹魏晉之失

唐時選法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已注而唱然後類以爲甲裴行儉所定也遂爲永制時又有劉曉者疏言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夫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後世取士弊吏之法縱未得悉復三代之舊若二疏者所當權輿其意而行之者已

姚崇宋璟傳贊

新唐書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歟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從大處起議論）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陷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結語感慨出之亦雋論）

宋廣平剛正爲唐朝第一非徒過姚崇也崇之才惟李文饒可以方之而崇爲較醇亦其遭際勝文饒也贊語能見其大

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昂藏公應制文章開首做法亦[illegible]本司馬相如）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貴乎海隅元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奧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咎由臻斯（推調）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日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寰域（絕大鋪張）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

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塈晝遊則華風可觀家徹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徂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廻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自微子去殷以後王者

襄公伐楚將刊諸侯尚書東漢之雖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許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馬（凡典重之文非關）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名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女信處（以用繼不可）龍章袞衣以我公歸欝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徵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典重瞭敘漢氏）其辭哉雅歌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予贊德之義遐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蕃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降王宰兮蒞圜靈歆北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肅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寧變蓮屋兮次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燎兮風莫颭事有近兮惡無踵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乘兮歲一來舟如鳥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標牛牲兮菌雞卜

神降福兮公壽考

大手筆人方有此大文章唯廣平公足以當之昌黎公未出以前推燕公爲巨手未能去排偶之習然典重矜貴有兩漢之風味而無六朝之綺靡擅名一代不虛也經生家學作古文多虛車寒儉尤當學此一種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月日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来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前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而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恆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謀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

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專謀選衆之舉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固知山藪海納言之無咎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幸甚幸甚、

曲江人物風度翩翩乎唐代也觀其上書規勗姚元之處知其識量絕人矣中所云其間豈不有才所失于無恥奔名者對之悚然又云何遠何近但問於其類求才者讀之爽然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

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忘言亦志之所之也

先生論文五六篇皆傑然自命大約謂文以經世明道爲主盡掃尋章摘句恢誕華藻之陋韓李未出之先箴砭也獨孤及梁肅輩尚未之及焉登此以見唐文之興有由來矣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傳贊

新唐書

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蠹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

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究還用權媚以相屠齊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然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唐至天寶言利之徒進矣至于德宗時稅間架除陌錢抑又甚焉小人不憚覆國亡身進利說以染竄一時愚亦甚矣王荆舒非奉君食位者青苗均輸與此輩同譏故術不可不慎

辭太尉䟽

郭子儀

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盈滿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寖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古今同歎）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眞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壽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即敘懷恩就擒（此與武侯滅魏斬叡十）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命可受相反然同一忠君憂國之心）

汾陽有大功于宗社不必言即如進退惟君緩則置之急則用之毫無芥蔕陶士行李臨淮等對之有愧多矣田承嗣跋扈強藩玩王命如弁髦接其書即拜回紇感誠朝恩服善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此䟽足覘學問深醇忠誠亦流露筆墨間矣

郭子儀傳贊

新唐書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遺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逼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褊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小時初讀通鑑綱目問家大人曰諸葛武侯郭令公程純公朱文公雖不同一格要其立心行事幾於聖否大人低徊久之曰未敢即以爲聖然汝所言亦自有見今二十餘年矣詳觀四公行事果是三代以下所難令公雖學術無徵非天資粹美涵養充到者能之乎宋子京摹寫得出筆亦酷摹班范然所引裴垍侈窮人欲之言下字過當令公不過厚奉養多侍妾耳居將相王侯之位亦非過分者烏得爲侈窮人欲哉

條奏貢舉疏（時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綰奏致有言人才之本延議律之）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風調）。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制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唐人持論已及此者）。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諠騰於當代（快筆）。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者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

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此為要著）。請量加貶黜（二語最要務）。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

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西漢舉孝廉舉秀才皆論實行未嘗試也秀才者即博士弟子員彙送太常太常籍異等秀才上之爲郎故名秀才賢良方正爲特科有試策至東漢順帝時用左雄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章奏亦時使然耳綰此議極善然末代無不試之法試經試策必不可少行業必著所由此爲切要惜乎綰卒而唐竟不行也

奏百官論事疏

顔真卿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奏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以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深痛）得失皆令訪察廻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何不深廻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奬勵之今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倦於聽覽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以防壅閉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元宗動

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元宗驚喜若神以此權寵日甚下情不達漸致潼關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聖躬（深痛）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繇此憂動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數切言）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聞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此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拑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有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公骨鯁敢言如此仗節死義當于平日犯顏敢諫中求之

段秀實顏眞卿傳贊　新唐書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也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義士寧以未見信於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筆雖未化然亦曲暢）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段公不死于郭晞之悍卒而死于朱泚更得所矣顏公不死于祿山之强兵而死于希烈有足悲矣然二公精魄萬古史稱其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凜凜乎猶有生氣哉

奉天改元大赦詔（平朱泚後改元）

陸贄

（推誠改過括盡一篇）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悋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于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暴命峻于誅求疲甿

空于杼軸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萬品失序九廟震驚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賴天地降佑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令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並與洗滌各復爵位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如能效順亦與維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于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此著甚要緊）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遺其偏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一切不問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于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旣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

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録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

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為天下先諸（大赦而無大費故）（補此一條）（更要擴充可）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

（補周匝）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七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公謂感人以言其本已淺況言又不誠乎因再作此詔書深痛明備後李節度來朝言山東將士見詔感泣臣于是知賊不足平也總是推誠改過四字盡之唐朝學術文章以韓公為第一經濟奏議以陸公為第一其忠誠正大姚元之李鄴侯尚不及也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易象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以此知宣公爲深于易者）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槩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太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然猶兢兢畏愼每戒臣下獻規元宗躬定大難開懷納忠侈心一萌邪道並進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肅宗懲致寇之由虛受廣納故得來蘇之望允

塞配天之業勃興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君臣意乖上下情隔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將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寳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邅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

泰否言君臣也損益言君民也上下交則泰損上益下則益羲文周孔之治法也宣公明切指出遂爲百代之藥石蓍龜

○宣公經濟名臣經學最爲精通世有讀史而不窮經者終爲無本之學即徒玩宋儒之書而不湛深經學猶無本也但恐涉下訓詁記誦故必體究宋儒則經學更字字切己耳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聖學根源）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也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中古以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存致雍熙之化獲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悔[illegible]意必無從諫之名且以太宗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止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徇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逆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

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必臆度而

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待之以禮煦之以和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以能攺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德光而義孚矣臣所以屢屢塵瀆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撥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故每中夜自思竊歎而深惜也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宗社無疆之休也

用賢聽言治國之要而其本在於誠信大學所謂誠正爲修齊治平之本也宣公學有原本言曲而中以視韓公子說難

其揣摩物情則均而彼則一派私利之心此則一片公誠千載猶將見之

謝密旨狀因論所宣事狀

陸贄

顧少連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
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
者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
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位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
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陛
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夫
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臣猶知慚況公卿大臣之間

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
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
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
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若上為之下亦為之
固其理也又可禁乎朝廷取之于方鎮（深為之極）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
之于縣縣取之于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于疲人之肝腦筋髓
耳自大盜猾夏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

織餓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
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而又交通私賄
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也亦冀陛下詳察其
理審發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
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
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可為涉于交際者之鑒）
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
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釁臣竊料郡

府之不願行賄于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于郡府也但以行
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耳假如四方俱賂
於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
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賄于朝廷朝廷俱辭而不
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
何嫌阻之有乎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
私求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洎大憝殲
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業

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因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焉禮記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始於朝廷行于郡國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覬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于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君臣之間固不可語及于私賄矣況躬行乎

周官弊吏以廉爲首故大學戒務財孟子懲懷利賄賂行而國不可爲矣余觀春秋時晉主夏盟靈成景厲之世雖用人行政有失猶不失爲盟主至昭公頃定時賄賂公行如魯昭以受賂不得入十八國會召陵以求賄不果伐楚晉伯微而春秋亦自是爲戰國矣嗚呼獄訟以貨賄爲重輕舉措以貨賄爲用舍莊生所謂哀莫大于心死者宣公此疏尤爲深痛

陸宣公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過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語極憤激出以大雅之筆）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于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偘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萬數爲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

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譏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

（忠州以下敍罪特不測何也）

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親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敘弔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

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于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

陸贄黨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搉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獷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

數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于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葢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鄒軻亦歷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

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權文公在當時以文章著名然尚未脫排偶氣爲宰相雖無甚建明然亦與庸碌者迥別此篇序宣公議論兼敘事可歌可誦吾喜宣公之爲人故讀權公此篇更低徊不忍釋也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斷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

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諮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折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眡小男子狀下官子壻於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婦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

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絶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誡之徒同李杜析守然後三事有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此一段議論更激昂）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瞶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肆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辨其所以然

此論堪爲朱雲李固吐氣亦使世上有一種假儒者無骨氣人見之羞死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稍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接）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筆誕無特異）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

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看他敘論多少變化似長沙請侯王反數段易繁公總不令人見其有襞迹）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

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朱子韓文考異無此句注云臣不下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

（所以爲臣一語）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凡爲文必開以引證數處方有富贍之致）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自此以後如大海）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既闢一齊收拾其氣盛其言醇內聖外王之學一氣貫注寫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文氣洶湧層疊縱類治安策末篇末一段酣濃之自見）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前半結束至理至文）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插此句更有大力矯）亦庶乎其可也

其文詞則如賈長沙治安策而更出之以變化其論學術治術則如董江都賢良策而更寫之以明暢三代以下能有幾篇文字○宋儒議其引大學章只說到誠意不說及致知爲沒頭學問已有代辨之者矣謂釋氏以明心見性爲宗旨對

病下段所引只宜截從誠意以下也今讀上下文信然未可輕議○公自言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熟讀此篇自見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吕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跌宕）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歸宿）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吕爲聖（醒豁）愚人之所吕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交斜）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切中）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

子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師者）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㠯貽之

師道立則善人多漢世經學詳明者㠯師弟子相承故也宋代理學昌明者㠯師弟子相信故也唐時知道者獨有一韓子而當時又少肯師者即如張文昌李習之皇甫持正韓子得意弟子也然諸人集中亦鮮推尊爲師者況其他乎㠯此知唐時氣習最重故韓子痛切言之唐學不及漢宋者亦㠯此也㠯原明希哲審相予又與程子年爵不甚相下一見即肯㠯師禮事之原明眞器即此一端非復尋常而程子道學得大明於時未必不由此云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一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㠯繼晷恆兀兀㠯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苦心窮經嚴解超摩挽能）姒渾渾無涯（歎語斷定）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

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㠯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㠯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

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數語雖是謙恭謹密公自知不足處）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㠯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廼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㠯杙爲楹而訾醫師㠯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此篇辭涉憤激宋儒爲己之學定不如此然公自叙其讀書衛道之苦心不可沒也且如尋墜緒之茫茫數語誰人能有此志向春秋謹嚴數語誰人能有此識解勿論七發七哀等不足比倫即賓戲解嘲等篇亦相懸絕也惟送窮文全係玩世憤俗之作可不錄耳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廼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廼獨㠯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廼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㠯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㠯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廼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激昂峻拔讀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㠯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遠後死下罷師）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㠯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㠯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㠯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㠯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㠯此訽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罵得獨快）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故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精悍卓辟警觸天下）守一城捍天下㠯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㠯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㠯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㠯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㠯相語城陷賊㠯

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㠯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㠯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㠯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㠯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㠯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

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氣薄雲霄。光爭日月。李漢叙公文所謂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者是也。巡遠在地下。應撫髀起舞。讀者亦撫髀起舞○按唐書許遠傳。即採公此論。南霽雲雷萬春並附列傳。巡傳言巡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萬春傳云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後皆死巡難。並詳傳中。唯四人逸其姓名。又巡傳霽雲亦不肯降。廼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又萬春傳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爲巡偏將。立城上與語。六矢著面不動。巡任之與霽雲鈞。前輩呂篇中但及霽雲而不及萬春。遂疑前之雷萬春爲南霽雲之誤。愚謂不載首尾者即雷傳不詳所來也。老人略說。既第舉霽雲小時粗問。更不細及萬春。則昌黎亦竟付之闕如。或略或詳。於文義初無礙也○愚既爲此論。恐猶是師心臆說。後閱黃太冲有答張爾公書。言茅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荊川遵巖。至其批評謬處。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呂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呂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是前人已糾其謬。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丈夫二字通篇骨子）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望之寫求仰是真誑欺為飾仕以致覺得知許賢之以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此等皆丈夫所以從）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泛濫頓挫）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

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抑薦之乎吾君（激節磊落）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此一段自謂大夫牧出）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剋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呂東萊笑當時父兄無見識以子弟得一第便為成材者今俗下秀才類然至有小試前茅便詡詡有矜氣者斗筲器量亦不宜尔此文可振士子則古稱先之志卻不能志於道德獨不思以好古自豪乃局於科舉耶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惪之歸也（頓挫）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公自說出立言本領）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公自說出為文秘旨）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迺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惟深于文者自領之）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雖幾于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公生平刻苦肆力本期至于古之立言者因而有見於道遂居然以傳道自命然自敘其躬行實踐之功少有見焉至自道為文工夫本領親切有味如此余嘗謂自秦漢以來惟公集文章之大成此篇自寫得力處尤不可不熟玩也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廼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道破）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韓公本領略見于此）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緊駁）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要說出傳道意）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讀此段想見韓公胸羅萬古汲汲然有衛道苦心來）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與大學序中一段類此而言較精切耳）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推尊孟氏實）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爲己闢佛傳道作樣子）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

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熱腸婆心鬱勃聲至）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絶大眼孔。絶大抱負。語皆驚心動魄。出之。原道。佛骨表。孟尚書書。張中丞傳後序。此四篇尤爲韓集絶頂文字。亦千古之至文也。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昌黎公極作意文字）（字字縱鍊參錯萃韻西漢）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蚑蚍蟻蟲之聚感凶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古勁）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

讀原道等篇知公非徒文士也讀上憲宗論淮西事宜篇知公非徒道學也文士而不知道一書簏子耳語道學而不知經濟一書癡耳世人見迂腐一種讀幾行性理全無器識以凡為道學者類然不知實道學人必有實經濟烏得分判哉公此篇古勁雄健字經追琢而出效西漢而無其迹進策亦足覘經濟

送孟東野序

韓愈

（起句定局）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㠯鳥鳴春㠯雷鳴夏㠯蟲鳴秋㠯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㠯鳴夔弗能㠯文辭鳴又自假於韶㠯鳴夏之時五子㠯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縱括一筆）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不敢㠯聖人同于他賢獨尊一筆）曰天將㠯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㠯其荒唐之（考異　辭鳴下或有於楚一字　方云莊子蒙人梁地且辭楚聘）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㠯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㠯道鳴者（未嘗仕楚）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㠯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六朝許多詞人只被公數語斷盡）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㠯浮其節數㠯急其辭淫㠯哀其志弛㠯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㠯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㠯其（襯贊東野晴收全篇下語亦斟酌）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

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㠯喜其在下也奚㠯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㠯解之

世之汩沒於時文久矣不但無志于道即肆力于古求可傳者亦少焉故登此文㠯鼓之至其文之變化離奇獨出格調尤令人有舞蹈之樂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老筆）愿之言曰（開局）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摹寫刻畫）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老筆）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窟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不下斷制只述其言獨闢一格又無溢美之嫌公之為文變

化分寸無所不有也○前段可作郭令公像贊中段可作陶靖節像贊末段可作諸追逐勢利全無廉恥者像贊○案西平之子李愬之兄亦名愿唐書愿傳愿少謙謹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至節度鳳翔自是邇聲色而政衰矣史言其以荒侈敗結納權近與篇中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又案南宋慶元中建安刊五百家註本此序後附載唐人高從一跋以証其非西平子蓋以兩人同時其姓名適同恐後人不及致辨耳公又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序作於貞

元十七年西平子方官璟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又正擁節旄更非弃官高蹈者可知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其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説。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公因文見道者讀此數句知公胸中非無所得者）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説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湖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説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此篇小原道也公凡送浮屠詩若文必先斥其非而示以正道此公之冗岸不苟處○公于談道之文確有所見與文士大別然于窮理修身謹確細密處未能如程朱之親切說出也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起筆頗似平淮西碑）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老氣）（結二句）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更有力更關係）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使于四方聖人重之文亦簡古蒼老令我玩誦不置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㠯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叙事極古樸詳明）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廼敢改服㠯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廼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㠯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㠯待將吏撞搪呼號㠯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㠯兒子至紛不可治廼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廼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㠯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雨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頌兼極鄭重勸勉之意畢具）長慶三年四月㠯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㠯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悳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㠯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稱其廉㠯勵之）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㠯美朝政㠯慰公南行之思韻必㠯來字者所㠯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昌黎公送行序多用議論㠯疎宕勝此獨叙事古奧洋溢錯綜妙在極雕琢極自然明代王李之學左史徒㠯險澀耳又但見作意而無自然合度之妙胸中典古字亦少似妝點輯綴而非內流者公所㠯絕後也俗子讀韓文但能喜誦其疎宕者此等不究心故全不知古文藩籬而入此篇極有法度易學○首叙其權之大足㠯有爲次叙關係之重勉㠯處置

之宜在言外末規其廉視其成政而來筆極雅○鄭尚書名權干王守澄呂得廣州本無可稱者公只叙關係之重末略帶勉勵一筆公爲文慎許可如此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

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哀極生疑）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

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愈轉愈痛）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

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酸心不忍終讀）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引咎）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酸痛慘摯入于五內徹于九霄

平淮西碑　韓愈

（起手頗似張說作宋廣平碑緣係頌聖故特加莊重）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楊惠琳）又明年平蜀（劉闢）又明年平江東（李錡）又明年平澤潞（盧從史）遂定易定（張茂昭）致魏博貝衛（田弘正）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吳少陽）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李希烈　陳仙奇　吳少誠　吳少陽）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養成蓄銳皆）事大官（此二言）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顔（李）汝爲陳許帥惟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烏）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韓）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李）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李）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李）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裴）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梁）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憫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李祐）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合戰（入賞峻厚特）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表顔功）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

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馬）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李師道）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武元衡）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

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illegible]）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

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illegible]）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illegible]）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唐初雖稱燕許大手筆不過閒麗排偶耳視公作猶吹吷也

皇甫持正作公墓誌稱公文云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讀此文益見段文昌改作之文唐文粹載之比此正嬰孩耳以其鋪排而無作手也起筆從尚書周官脫來案唐書藩鎮傳全載此文克肖作克尚無明年平夏句延慶作鄜延寧慶淅西下多徐泗二字四軍作五軍大吏作天吏郊廟祠祀其無用樂節去祠其二字合戰去合字道封作進封下臣愈去臣字乃相作及相釋其作釋于今盱作今眠偕來作來偕至率走率職作走職疑是脫誤未必省文乃爾和附作利亦誤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敘辭書法）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子厚末年心事景況數語道盡）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資。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名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

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此一段恨不使太史公讀此公其）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豈嘗見傷于虎乎不然何驚痛至此）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要相知又要有氣力有　再轉）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氣力又要相知）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又轉）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

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又一轉）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

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安溪先生云。子厚不過因一時依附之失。末路悔過遷善。又有政事可稱。居一官則盡一官之職。此乃君子人也。豈徒文章與文公鼎峙哉。余友陳少林亦云。公此篇不爲隱護。而子厚心迹自見。末段激昂旋折。盡情極致。子厚可以瞑目矣。○中叙朋友一節。尤能使澆薄僥負一種人。縮首流汗。其有關于世道人心者甚大。故發斯遴。○公生平最篤于朋友者。故

人存役多為薦拔經紀故末叙裴盧二君特為稱賛不自貴重顧籍藉字句絶從安溪先生讀顧藉猶言顧惜耳韓子又有上鄭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此最為確証

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放縱亡步）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帝王步亦常用長句然不能）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如此古健）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偪健）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

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再總一筆更有力）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公至末年道氣益壯屬文益雄擅讀此可見公守潮州潮人思仰之甚故凡山水皆以公姓爲號此以見振古人物小用之則小效誠心實政自足感人山水易名流風百世偉哉

爲裴相公讓官表

韓愈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懼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造及少關

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高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旣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鬪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

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鱉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文至東漢漸趨簡鍊渾灝之氣不如西京至三國則又加選言之功以韻調勝六朝因而爲四六綺靡之文唐初未離此習韓柳始一振之此篇雖以排偶行文然鎔經鑄史兼三國六朝之勝而渾灝流轉直追西京者也歐蘇王曾謝表俱效此體綺靡之風衰矣

論佛骨表

韓愈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經頓一筆）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又頓一筆）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總束一筆）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

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奉詔以臨之）志（筆亦曲暢）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收[illegible]一筆）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痛切言之）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痛快）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

懇悃之至（[illegible]）

無原道一篇不見韓公學問無佛骨一表不見韓公氣節或謂公生平耐不得困苦貶竄似非樂天知命者余謂公見義必為全無戀位素餐之態公初年在京師未免有汲汲求進之心然一為御史絕不顧惜則以諫宮市貶陽山矣既貶之後量移散秩如作送窮文進學解等篇大有牢騷不平之意然及其從平淮西作侍郎優游養望便可作相而公則以諫佛骨貶潮州矣潮州上表有窮處畢屈之意然及其再登朝則又身使盧龍而折庭湊更無推托畏懦之狀公之氣節屢挫不折如此所以為有唐蓋代人物而配享孔廟不替也不

然張禹孔光獨無文學哉

請遷元宗廟議

韓愈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悳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悳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悳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元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悳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廟祧之禮鄭王異義自晉武遵行外祖之說六朝因之非周之舊矣此文所議最與經合惟祖景而不祖獻禘亦爲合食之祭未爲盡協耳文之醇懿簡潔誠所謂六經之學絕而復新者○案李漢爲昌黎門人之最親厚者集序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獨不載此議後人始收之外集何也

韓愈傳贊　新唐書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贊語頗似李漢序公文）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横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此下議論求皇甫氏李氏識見所及）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文氣勁健無比）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舊唐書贊韓公殊失推崇與輕儇文士初無大異此始極力尊崇山斗之名萬世不易文亦低徊往復鍊氣凝神出之韓公文千載獨步作其贊者幾經說研稱量敢輕下筆耶皇甫持正作韓公墓誌雖推尊其人然贊其文獨至李漢序公文雖提出道字作主然亦是贊其文能合于道耳韓公本因文見道者故二子所稱揚不過如此亦二子之本領則然也此篇造句琢語規步二子而見識議論抑又過之能道出韓公衛道深心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大手段）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晞更可救非汾陽不能生）（此子）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

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此是貴有）人求諭諶諶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作用人亦理體處然）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

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與來）告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不屑者敝不得一件事）

段公忠義明決敘得懍懍有生氣文筆酷似子長歐蘇亦未易得此古峭也先敘十七人而後見晞事似太爽快近危道公蓋知晞可與言者又不如此而先見晞恐不足以弭之然公是時義激于中生死總不計及不然笏擊逆泚豈自分不死耶

唐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撰）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

（文辭整齊詞旨亦正似曾子固文而意味更古）

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剌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作春秋陸氏蓋知此意以求其道法之原非若他家莫得而本者也此文醇深峻整雖西京藝文志殆不是過文通字元冲本名淳避憲宗諱賜今名所著春秋三種兼採啖趙時益以己見啖趙之專家久不孫行其所存者恃此而已解春秋者三傳之外有唐三傳啖助趙匡陸淳三家是也始能繹經而不專信傳最得春秋體要宋程伊川胡康侯劉原父最善余尤喜原父之說宋末家氏鉉翁亦明快宜爲文信國所心賞之人

送澥序

柳宗元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遺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周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顓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塗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纂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惟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柳州一序之俯過不但文章政事殊絕駸駸乎有道德之氣矣此序意理韻調俱勝可歌可泣也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

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閙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閙豈可使呶呶

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

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

特工為文章耳

即子焉知道

（此段論爲文之法最備見古人以文學）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名世貴多少苦心）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有化）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讀經書子集全爲作文起見何嘗反己體察求言詩書志一）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爲論及韓歎而抑子不與焉亦謂其不足論也然苦心學文）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自不可沒）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

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此篇當與昌黎答李翊書參看見古人以文章名家皆由苦心力索之功我輩才不逮古人而用物取精不能及其一二齪然欲以文章自命不亦深可提撕顧其自言曰文以明道又曰羽翼乎道則全未全未觀其自言讀書苦心不過以爲作文之資何嘗有探討服行之功朱子嘗曰聖學失傳天下之士徒以文章爲事業余更曰天下之士徒以文章爲道術也蓋漢唐五代之際人不知道傑者猶復不免程朱以後而道始明知讀其書者便知其體段但不能加克己力行之功究竟與道無與耳然則程朱之功誠不在禹下深有望于立志者

諫用皇甫鎛程异爲相（二人以言財賦幸倖得宰相度上書極言不可）

裴度

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况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挹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四語刺骨）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

晉公爲數朝元老以身繫天下安危如郭令公者三十年韓魏公論唐室名臣最宗仰之余初意其恢擴弘遠人也讀其奏疏激切乃爾直欲聲淚俱下

論魏弘簡等疏（元微之翻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度上表論之）

裴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暂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以立大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臣昆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顚覆今屬凶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聰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

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自古奸臣總不知此）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請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辠爲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凶邪有曈日月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微之與樂天齊名初年直節文章焜耀一代嘐嘐之志甚是不屑末路困于外郡法曹思得高官彼非貪榮者但欲見經濟以展抱負耳不知作相僅三月經濟未見而失身宦官難免正人之議矣即微晉公參劾亦難自解免世之抱負不凡者尚其立定脚根哉余讀元相傳最爲惋惜屢取與蔡中郎同論以見吾黨出處不可一毫自苟也

復性書下篇

李翱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于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讀之）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喚人起警）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切擊復性爲法甚）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

人耶

韓李並稱韓之外知道者推李氏此篇懇切而出以蕭疎大堪警世韓上宰相書時年二十八李作復性書年二十九讀此二書似韓銳於功名李志於道德要亦隨事而見之文耳然習之稟性較寧澹

祭韓文公文

李翱

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華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余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

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

韓公于翱籍輩每當之爲弟子二子祭文及詩則以友待之古人所謂師友之間者原有此種要其推崇服敬之心已極

其至非習之亦不能為此文也○程子辟橫渠為表叔非受業者朱子待蔡西山為老友西山則事之為嚴師呂原明與程子年位相埒首以師禮事之觀宋儒淵源亦足見韓李之心各有未虚處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尚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詢求過闕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起手[illegible]）臣辱斯舉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倖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謹昧死以對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illegible]）臣所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春秋闕

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遠刀鋸之殘親骨鯁（想其落筆時心鼻）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俱隨手足俱戰）揔天下之大政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臣謹案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威柄凌夷藩臣跋扈首亂者以安君爲名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案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搆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揚眉抗首言之）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

矣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令或不然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加以國權兵柄專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謹按春秋齊

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著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令又分外官中官之貟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臣聞古也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勳封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謹對

制策漢推董江都唐推劉蕡宋推文信國茲篇忠忱憤氣噴薄而出又兼鮑司隸言王氏一疏胡澹菴言王倫一疏而有之魄力洵堪萬古因原策太長節之以便誦讀要其精處已盡于此

答問兵勢

張巡

今與賊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睢陽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問其故。公對云云。然所云兵識將意。將識士情。雖三代仁義節制之師不出是道。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頓宕）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四六中筆深婉）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雙舉六朝所無）嗚呼噫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夫婦不說情愛上說何等斟酌）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艸木凄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好結）

若徒以鍾字鍊聲見長六朝以來儘可充棟說得大有關係驚心動魄使秦皇漢武見之民命其有瘳乎○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此文可作注腳悲痛之聲徹於萬古

新唐書

禮樂志論（大見識大議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

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

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

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

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隋手）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收束筆力完成）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原本洞徹叙次明整學識筆力兩擅其勝余家居十年嘗私纂爲通行之禮行之一族與同志共勉之後見高安朱可亭先生儀禮節畧一書廣大精詳歎爲化民成俗之助殊自愧淺陋不敢以示人夫禮者先王所以防未萌之欲故橫渠張子必以禮教人名爲有志于學而不能由禮是猶學農而不執耒耜也簡易可行情理允協是所望于復古者

食貨志論

新唐書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

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illegible]筆所）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至穢極古極）

租庸調府兵之法北魏宇文周時頗已施行特至唐初而制度方備耳余嘗謂商鞅之罷井田楊炎之定兩稅二變而不可復固變法者之過亦世變使然也酌行限田之制量減養兵之費勤邺時閒簡任賢司牧以滋之亦庶乎其可矣

藝文志論

新唐書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謬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

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

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

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作藝文志論非論學術也故以含蓄委折之筆出之然上下數千百年原委明而尊尚亦正

平邊策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幷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逆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幷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平邊必先）反唐晉之失而已（治國）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材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使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此策從于晉數吳困焚得來）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

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五代惟世宗為第一賢君使假之年削平諸國必矣削平諸國之後其規模豈隋文等比哉王朴此篇天下大勢了了亦與淮陰漢中之言孔明隆中之對相似上半說治國規模尤為深知治體者王景略一流也

一行傳論　　五代史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此筆是善學史記處立堅少此）（風來）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

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得大史公之神髓可以闡幽可以勵俗先君子極喜誦此篇讀之猶感愴有餘思也

伶官傳論　五代史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還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

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點出主意）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再總發議論筆力雄厚以書論醒快）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人真氣動數筆）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言有盡而意無窮）

唐莊宗自平梁以前英雄倜儻所向無前一小太宗也後來

狼狽乃如是逸豫之中人也殆哉世有半生勤勞得第居官後因利心勝逸心萌不旋踵而凌替者多矣況子孫以逸豫承之有不速壞乎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正堪痛心刻骨子長論贊文多短簡或論其一二軼事或感慨數語孟堅則是非不苟直下斷制語矣自是以後慕倣二家確守繩墨惟歐公論贊忠君愛國之心形于筆墨欲使人主有所規戒後世有所勸懲其文之短長不拘因此可覘其品識

馮道傳論

五代史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

（歐公之文雖極激烈感慨處然多出以委蛇之）

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取一絕無恥者與極節烈者同論不加點竄自然成文此等最有關于風教○馮道先事燕猶爲君臣之分未定也後歸唐相明宗明宗爲五季賢主道之進規猶有大臣風度使其遂死豈不爲五季名臣哉在郭崇韜安重誨之上矣老而不死遂無恥至此

職方考論　五代史

鳴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

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極繁碎敘得極簡明故曰馬班以後諸史不但學識無歐公比即文筆亦當推第一孟堅諸侯王表序多襲子長原文此則效其體製而變化出之

仁宗紀贊

宋史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玩讀此令可消人怨戾之氣）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漢文帝宋仁宗三代以下所首推者論贊亦酷放孟堅漢文贊

富弼文彥博傳贊

宋史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爵於承平之秋至和之末其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謝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宋初三朝宰相朱子推李文靖爲第一然二呂二王文正皆賢相也仁宗朝政府名賢推韓范富歐陽然范歐僅爲參政未作平章推四賢相其韓富杜文乎杜文人物稍不及韓范富歐然賢相則一一論贊嚴重得體末一段說得賢人關係國運大隱處于總述以後也

諫垣存藁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賓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模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居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呂書第一則）茲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樞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

哀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予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思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闡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欵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泰亭西齋序

昔王文正公曾最喜公疏曰他如希文亦未免近名今讀公自序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范希文所同特范公氣稍勝耳韓公不責直躬名而又曰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憤激者當知所取裁腐儒者亦無所藉口矣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九正自滴出本補）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前半設局造句猶是文人手筆末段直達胸臆非文正公不足以當之。或問史臣呂本中及朱文公皆以文正公爲宋朝人物第一何也曰魏公大矣而本領微不及温公誠矣而規局微不及堯舜君民之念無日不存于中心事如白日青天公誠絕倫超羣也

吉州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是時韓范富皆在兩府范公陳十事）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正在此時）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巖巖翼翼壯偉閎燿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所言凡歷宋元甚詳明）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然知深切唐自昌黎以外罕見也）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之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此歐公用筆淡宕處然于長昌黎）聽鄉樂之歌飲獻酧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末不命爲[illegible]以說予昨酒也　孟堅筆亦密然較古）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歐曾學記雖于道之大原未能洞徹學者下手工夫未能親切指示然從經史中幾經研究議論正大文筆茂美卓然儒

者之文

胡先生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皐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泰予所謂宋初三先生者也）、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惟著令故經義治事之教不缺也）、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名

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修述、

銘表推歐公檀長、諸大臣銘表、如王文正公、范文正公等篇、以太長故不入選、蘇子美梅聖俞等篇、文情絕佳、又無甚關係、此篇贊胡公處只跌宕數處、而胡公身分已見、篇中如使誠明者達、誠明矣、豈猶有未達者、使生于張程理學大明之後、必不肯如此下語、

徂徠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

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鑒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惟字）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道當之而無悅非歐公不能發得出）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

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哀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石守道正孔子之所謂狂也信道篤而議論發皇下之可以

成就人材上之可以裨補朝廷亦其停蓄不深涵養未至故動多齟齬仁宗爲有宋極盛之世猶多謗焰嗚呼難哉歐公極力推尊文筆健暢讀之能令頑廉懦立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皆范文正公所奬借成就者嘗延與其子純仁同學而守道乃明復之門人也程子又安定之門人也余嘗謂宋學將興之際有范文正公以爲宗主及諸儒輩出之時有呂正獻公爲之薦揚蒞周程張邵正獻公皆嘗薦之于朝者也學術之興人才之茂必由于爲大臣者有知人之特識有好善之盛心其關係也如此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居也清）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情非歐公未忘只字）（天然一筆寫透感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

（慨無限深情）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良讀備矣）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略露出自己身分）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

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議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

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此句）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illegible]）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十有五日男修表

忠孝之文起人歌泣余每讀出師表及瀧岡阡表未嘗不涕泗滂下也

袁州學記

李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音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illegible]）爲乃營治之東（見古）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

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於衆曰惟（不許敍作文出股褒）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illegible]）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夫秉筆以徵列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歐曾王學記敘三代之學甚詳此獨點明一筆從忠孝大節發明朱子謂其從大處起議論者也而詞旨嚴練鋒鍔迫人有振衣千仞之概比歐曾王應突過之○案撢玉篇他甘他紺二切周禮有撢人掌誦王志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

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狗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于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一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子固文本經術古茂處亦有西京風味茅鹿門謂其序諸書不徒詳其緣起往往有一段大議論此序其一也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領起直諫意總下數君筆特勁健）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曾王往往用）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又句法）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又說直諫）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

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人上書語（又申說直諫）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上說指斥大臣此）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又說諫諍君德業斥姦臣）（美但又）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頌揚君父可謂兩得之文筆宕逸妙絕）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

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嘗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公已銘公（一筆總收）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

韓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肇也

通篇贊乃祖直節兼說出所以不得大用之故有起有收中分數段篇法井然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程朱以前少此議論）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

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發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融括透切）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

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

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用淺筆）唯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

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此言州縣學記更說得詳明親切有學識有筆力此種文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堪與原道並傳○曾文多本經術議

論亦平實故朱子喜讀之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懼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

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君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

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于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魯公歷事四朝丹心浩氣九死不移予固直以堂正之旗陣發之震耀聳動故曰至文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說此一句提挈先定）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寔在經濟）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任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

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石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者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

仕家於衛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絕大經濟得大手筆敘之更可法可傳是時救荒美政推趙公之在越州富公之在青州有心斯民者所宜核考而健記之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

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思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

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纍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直義備法）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槀者非歟曰焚槀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直寫到底可以醒世）何則以焚其稿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槀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槀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或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遺辟而言詭辭而出（不忠則害成此惡要緊）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蓋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以直諫爲揚己之短而不知納諫正所以成己之聖故舜至聖也而益戒以無怠無荒禹戒以慢遊傲虐況其他乎太宗之所以致治全在賞諫臣而虛心納諫南豐此論原析盡透比范貫之奏議序更曲暢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文正公仁孝之心從本原發出直貫至千百年故義田歷久規模不廢若稍有近名徇外之心則不久而爭且廢矣敘論明暢可化鄙薄為寬敦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于是神奇之産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于行先王之治哉（大胸襟大筆力）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哉（無限微嘆寓情）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嘆也

不明說獻瑞之無稽而語意自見偏說到移風易俗介甫熱腸見矣介甫自謂行先王之道乃至知人不明聚斂太急釀成宋室之禍然此論却是筆亦勁峭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敎不忘其學之所自還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上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于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敎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縣于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産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

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于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前半論學處與予固宜黃一樣介甫特欲爲簡括之筆耳曾王之文始用長句不古不時自是創體然王雖長句猶有峭勁氣曾則以平遠勝也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起得妙）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敘語該括筆力緊峻）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

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廸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

筆力嶄然却極委婉

詩義序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總大題目兼係應制之作却以簡峭之筆出之又極得體存之以藥浮冗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謂歐公尹洙王質）有危其辭（[illegible]）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叙西夏事）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指公所上十事）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閡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于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敝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奔。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范公亦立法度以變易天下者。觀其所上十事。條目不少于介甫新法也。故荊公契合獨深。贊頌倍至。然范公所立法皆為天下人心風俗起見。養才黜奸。心事如白日青天。荊公所立法多為謀利富國起見。褊迫而用小人附己者。此其所以大不同也。祭文特雅峭。摹寫范公曲盡。余愛范公。故樂誦荊公此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餘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

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介甫初賴歐公游揚聲譽遂得顯名及其柄政日懼公沮新法毀之上前曰此人在一國則壞一國在一郡則壞一郡蓋忌其復用沮法也及歐公歿良心復萌祭文特佳故錄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鄭戩）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

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勇功名之士（此筆）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雄氣健筆不讓韓公倚真須）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所謂大丈夫也。介甫剛褊私妄。於廣居正位大道之云。曷嘗有當哉。然粗論其氣槩。則於此三句似亦可無愧。如此文位置旣高。筆力超絶。余謂讀介甫之文者。但取其高志毅力以潛心遜志體道而致中。何不可之有。

上殿劄子　明道程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以道事君不負所學）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數語括盡[illegible]主本）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領）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此等文字是大人格君第一要著坐而言即可起而行論王霸劄子所以大其規模此所以培其根本也○三代以下最可惜機會是宋神宗時以神宗有致治之銳心諸臣如程張司馬等皆非三代以下人物乃爲介甫所誤諸賢廢棄惜哉吾得之胡敬齋云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明道程子

臣伏謂治天下（一篇大綱）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先生教人最詳）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切要非徒經濟詳明也文亦直追西漢）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

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月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有條理有次第）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罷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辯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周禮）（行才德類）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廕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育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董江都賢良三策重教化一學術可謂美矣程子此篇規模廣大法度詳明下語切至尤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胡敬齋謂此篇規模比朱子貢舉私議更廣大可行諒哉北宋文質厚南宋文軟暢此篇氣味不惟直通西京且追周官之遺經術學術之關于文章也大哉先博訪名儒萃於京師講明教授然後擇其賢者以主太學及藩府列郡之學人就郡學中擇其賢者以主列縣之學而升之州郡之京師試而官

之條理井然

答橫渠論定性書

明道程子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于左右（二語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非程子見道之深不能發此）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又指）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出不能定之由）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

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累指點出下手工夫筆力亦健遒）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張子苦心力索之功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明道示以定性之學包內外兼體用此歷聖傳心之要也篇中却未說出工夫工夫何在曰戒懼愼獨以致中和而已吾性定而天地萬物位育矣自私用智鑿性之病根在此正與中和反看七情中獨指出怒一端言之蓋以怒最易壞性也朱子解云忘怒則公觀理則順又程子平日嘗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當與參看

論經筵劄子

伊川程子

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臣欲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朴質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於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

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

秦漢以下諸儒告君文字有能說得如此平實該贍純粹無駁者否伊訓說命差堪比擬伊川先生上仁宗書時年方十八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民為念志則大矣然下手工夫尚未着實至代太中上英宗皇帝書分為立志用賢責任深切懇到與經筵等疏字字可見之施行誠內聖外王本領學以年進又貴深造不已信哉案先生集中有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又進劄子三道此括三道之意為一篇乃辨言本也貼黃云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可謂深切箸明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程子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主腦）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從源頭說起）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要緊）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指出）事則曰（顏子實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

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說究好學）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于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

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末段指出俗學之弊特深言之讀者亦應猛省）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篇中論顏子所好之學大約謂先明之心知所養而力行以求至於誠耳非禮勿視聽言動其切實用功處也得一善拳拳服膺其好之篤據也不遷怒貳過其好之篤而有效驗處也學以至聖人之道及信道篤是一篇眼目俗學只為不求學聖人信道不篤故末一段慨歎言之張子云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道者乎同一無限低徊是時伊川年十八遊太學胡安定試此題先生見地如此故曰二程年十四五學聖人不虛也案安定得此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

擊壤集自序

邵子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惟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戚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

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蹈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探月窟躡天根）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生死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雪月風花未品題）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illegible]）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美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

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咏性情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朱子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着實邵子忽

自於擊壤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較之橫渠心統性情尤密又云不易之論此等語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云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理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以道觀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却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撿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其情狀變態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是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律人則是以身觀物者也又或問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

進資治通鑑表（初進通志八卷英宗悦之命公續其書十五年而成上之）

司馬光

先奉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爲忠君起見與文士不同）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其大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遺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病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何等精神）徧閱舊史旁採小説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録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惓惓之心總歸忠愛）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自叙編校苦心要歸總欲神宗留意監古讀至末段忠君愛

國之心情見乎詞與著書立說誇耀後世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其文氣懇切古茂直逼兩京宋人少有也溫公作通鑑其功不在左氏下朱子因之為綱目其功不在春秋下千百世治亂興衰得失具見於此切已讀之所以長益經濟啓發忠義者不少名為讀書人而二書有不及見者可不謂大哀乎

答程子書

司馬光

承問及張子厚謚僉告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稱非禮也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

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古節逸韻淡以新發）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簡而茂樸而有華東京以後無此風標溫公奏疏史論甚多忠蹇明暢有關治要獨選此最古淡一篇此等文筆在宋朝推為絕調且足見程張司馬邵呂文富諸君子之相聚不偶然也嗚呼令人神往矣

論聽政（宣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上疏）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周公歿成王追念其勳勞賜魯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歿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于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以私恩動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亟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又以公論變之）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焦勞刻苦以

念生民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祐陛下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又以元祐之政）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乃以仁宗之政鎮之）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奸邪以清朝廷內裁（又為結怨小人伏案）抑僥倖以肅宮禁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當時已有其機故不得不逆言之）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

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又以哲宗與之同改以此說見端）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歿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國體後來小人傾毀司馬公又借公）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論以伸司馬且以見宣仁行事皆出至公）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

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又直指出小人心事）下人心乎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不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此等既上悞先帝今（激切出之）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躬親藥膳衣不解帶變故以來哀慕毀瘠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又回護數語）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當宣仁時元豐大臣洶洶乘機播弄范忠宣呂微仲已有調停之議宣仁崩諸君子知必不免宣仁臨終時數言亦知必不免也范公此疏正直委婉欲以先入之言早杜其萌篇中所言如親見後來紹述之禍而語語對針宜乎子瞻見此疏即自毀其稿列名以進也○古今第一可恨事莫如元祐之變為紹述指君子為小人空國投竄亦已極矣甚至有欲追

處宣仁毀司馬公之棺者事雖不果足見鄙夫之心無所不至不覩後來之禍不知此疏之佳處然公之心豈意其至此哉自古忠言讜論銷患于未形裨益人家國者莫可名言也

族譜引　蘇洵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轉折咏嘆入人心脾）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

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明允文章多雜以縱橫刑名之習五經等論尤駁而未純獨此篇放公穀體至性流露文筆委折可歌可誦即不必觀其譜讀其引孝悌之心有不油然而生乎○安溪先生嘗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此語最要切正易傳所謂體仁足以長人程子所謂滿腔惻隱者也余嘗書此語于祠堂以勉族人讀眉山斯引更爲欣動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稾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何等曲摺何等筆力）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陡起議論）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素定於畎畒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書縮敘作使公舍年文武再備敵筆）豈口傳耳受書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權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

樂忠信孝弟盖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先[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斷處）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結却用副調斷）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怨者也

余生平最喜諸葛公范文正公稱公之文亦酣玩不置陳壽上諸葛公文集表數百讀不厭蘇長公序范文正公亦數百讀不厭固以其文之佳亦以其人故也長公文以雄偉閎暢勝此篇更出以簡勁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者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無中生有剖）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是確論以此知長公讀書具大隻眼而筆足達之）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健筆妙論）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語若過褒然一語有一語照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虛特勁）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以此為歐陽序可知不愧然非長公不能道得出來為）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說經雅與典傳符合）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

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六長公氣節文章照耀千古謂之知道則未也觀其推崇歐陽子不喜程正叔本領具見然讀此篇非具千古隻眼者不能是何等識力筆力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知道辨來歷處）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韓公得此語真歟賢千秋下）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頌有見多處法之奇）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上用大氣力此卻淡寫）道則易使也（數筆）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上半總論韓文公後半方是潮州廟碑精力全注在上半後半只淡淡寫來耳韓文公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三大人物其碑記序文得蘇文忠公以崇論閎議精思浩氣鑄之天人物得此大手筆快哉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世之好訟者亦然）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夷狄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兵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用斡旋數筆文氣亦變）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

來聞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

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寔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吏見楊切）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苦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

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窮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

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又以譬喻出之見切至）（筆姿宕逸）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觀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

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

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聖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弔古戰場文讀之令人心酸此篇讀之令人神悚此種文直是關係數千百世國運數十百萬生靈者至文也諸葛公

六出祁山宋高宗尚主和議又嘗別論篇中故有得已不得已之分神宗以用兵故前後喪師至六十萬聞報傍徨數悼悔艾無及以隕其身此疏痛切言之其驗若券

志林論始皇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于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陡起議論）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治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棄灰刑其

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似韓非韓似承非承信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寫來盡成化境）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屈折頓宕如環無端）訴知訴之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因始皇而忽及漢宣漢武所以勗人謹微勉人存厚者實爲良鑑文亦雄偉宕逸自行自止承接之迹都化此等文惟韓集原道等篇有之柳歐曾王未數數也

臣事策一

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

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李林甫元載蔡京秦檜畫贊）擇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諸葛武侯王景畧畫贊）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

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使臨事懼無王必泰則子孟危矣執人君之權莫大于明）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避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怪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

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歟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一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論既切中筆復閎暢蘇氏之長技也然權臣重臣二者最難辨唯在人君之明哲信任耳嘗試約而論之漢之有申屠嘉霍光諸葛亮此重臣也若周亞夫蕭望之王嘉楊震李固杜喬則可為重臣而卒以忠死者也房魏之在太宗李德裕之在武宗此重臣也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以重臣而死陸贄以

重臣而貶裴度以重臣而終不得行其志者也宋之王旦李沆韓琦司馬光此重臣也若范仲淹父子趙鼎李綱趙汝愚則以重臣而或疎遠不用且或貶死者也卽以偏安者論之燕之用慕容恪秦之用王猛周之用王朴此重臣也郭崇韜雖非純臣然在莊宗時亦可爲重臣以讒見殺唐禍以速嗚呼可不慎哉

貽蘇軾書

畢仲游

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拯溺也

杜祁公衍有一門人將作外吏素好激論者公戒之曰無益于事徒取禍耳與此同意文忠亮節雄文光遠有耀其亡也李膺嘗悼之曰皇天后土識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文忠足以當之然往往以言語得罪少停蓄泓涵亦其完養有未至處

論恢復疏

岳飛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遠遁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成算在胸。武穆之功非徒破金也如李成楊太諸劇賊皆擁數十萬衆非武穆孰能破滅。武穆折節讀書惟守忠孝

二字行己公正無取禍之道乃為賊檜所殺死時年方三十九痛哉。宋朝有二大可恨事一則變元祐為紹聖諸賢貶斥為黨人是也一則秦檜殺武穆是也使江文通着筆作賦不知更如何恨乎。先儒謂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乃功未成而卒于軍天也武穆累捷恢復方張乃召之回而又殺之人也天乎。胡致堂謂漢武時若用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最得余謂高宗朝若用李忠定為相岳武穆為將何仇之不復哉

送程復亨序

朱松

廣平程某復亨為余外兄從余游於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于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于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貧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則與之靡然故告之

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荊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資之軀豈其浮沈鄉里而名不稱（而益其離節而深于所習哉引）故告之六曰無志四方之志（諸其以一段作結更古雅）夫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于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

送行之序別有良規另一格調贈人以言此本之老子贈孔子及回路二子相請贈與處最是古意後世滿紙虛詞多譽少規失之遠矣

上寧宗疏

朱子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辭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鬬靡以爲工而已也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臣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顧問之勤乎（朱子一生教人大要不出于此）然嘗聞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過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

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其俯仰顧盼之閒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

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忠款美）之美無路自通（謦欬于萬古）每抱遺經竊徒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要緊在未志久在不息）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强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

朱子生長高宗時歷孝宗光宗而寧宗至是朱子已老矣自言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以是而告君嗚呼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幸生朱子之後得讀遺書不以是自奮者自賊之尤者也

賀陳丞相書

朱子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益篤天下之望公益深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援汲引以求其助（鉅大淵深見大經濟）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朱子生平所歷官無愧於此）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願明公留意天下幸甚

陳丞相名俊卿朱子知交好友也作相月餘朱子所以勗之者如此古人朋友之義如此大儒作相規模如此

與劉共父書

朱子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挐之惑則其察之得

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君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當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

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此知人之法）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名翺）之言曰有人告曰其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趨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薦賢爲事君第一義宣尼所以心折于鮑叔子皮而遺恨于臧孫也三代而下推狄梁公王子明呂正獻好善薦賢不遺

餘力蓋秉彝之好與忠愛之忱合併而出也朱子與共父此書可謂詳達而曲盡矣即好善一節亦可以驗君子小人今有人於衆座中稱某人如何行誼如何才略其諄問其姓氏里居者必君子人也其漠然若無關者必庸碌人也其初不深知直從而毀之或素不相識徑從而疑者必為小人無疑矣辨之於其辭色形神故也昔有一人居官頗清慎而終身不薦一賢或問其故對曰與我生者則以不深知而不敢薦與我熟者則以未滿意而不敢薦時存此念而已此種人豈徒寡識游移哉緣好善之心不篤謀國之念不深私己之心勝故也朱子此書可謂明透案共父名珙乾道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與陳俊卿同舉朱子待次會丁內艱未就職

大學章句序

朱子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從原頭發論）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illegible]）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illegible]）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此一段括盡千數百年學術紛）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

（紛語語總重）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一片嗚咽之）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作者至此聲淚俱下讀者至此亦聲淚俱下）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

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上下數千百年治術學術擇焉精語焉詳句句從心得上體勘流露而出曾王學記未免外鑠也叙孟子沒後一段鬱爲熱血發爲婆心每讀至此未嘗不聲入九霄思通八表

中庸章句序

朱子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身體而心驗之故能以此明道以此解經）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

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

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石子重）之所輯錄（有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明道之書此篇最為明盡取虞廷之授受證以孔門之繼言下及學統之絕續有志之士心繹而身體之源頭既徹入手有階俗學雜學邪念妄念一齊剗盡矣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子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

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數語後括者）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以分）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朱子作綱目功不在春秋下此篇亦集中第一篇古文字。綱目一書。閲之能令人經濟詳明。志氣雄擅。忠義激發。而且條理井然。便於記覽。吾友海澄周禾仲嘗謂名爲秀才而不能讀五經小學綱目近思録。如面牆一世。惜哉。案朱子綱目之作。其發凡起例。皆與執友南軒諸公參定。序中所謂與同志別爲義例者此也。綱下分注。則屬門人天台趙師淵訥齋編纂非盡朱子手筆也。至義例精微處。訥齋有不得預者矣。

李忠定公奏藁後序

朱子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安常治而或至於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沒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閒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惟忠定足以當之）出負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諭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强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

間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卹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叩反覆以終其身其言明白正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雕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廹之憂用於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

（許公浩氣發爲至文）

三代而下才最大者諸葛君李忠定也宋朝人物當推吾閩最盛而忠定者數百年罕見朱子作序激昂感慨運以大力是文集中第一健舉文字朱子好讀南豐文此篇多長句醇暢似南豐而氣魄過之若合韓蘇爲一手

仁說

朱子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再來數語更加透露精采）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乎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之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

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朱子此篇最爲傳道微言合孔門及程張諸儒之說而透徹親切以示人余主鼇峰書院時鄭魚門年丈以書來謂近日士子廉隅不飭利欲紛心必先啓發其羞惡之心余復書謂啓人羞惡之心誠爲切中要必大發其惻隱之心惻隱者仁

也四端萬善皆原於此惻隱之心一擎則己私自消親親仁民愛物一以貫之羞惡辭讓是非相因而有是亦切體朱子之言而竊有得者也

讀唐志

朱子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一筆開通篇許多議論）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

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

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于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千餘年一大儒竟被末）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

（予論文非詩器大夫之體也）

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迄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昌黎公應）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諂諛

（附旨否）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李漢皇甫湜之文宗旨不出乎此）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

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為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

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秦漢唐宋之文不觀此論不能具隻眼朱子作綱目書揚雄為莽大夫此篇并其文而亦加貶焉訂韓文考異一字不肯放過蓋愛玩之深也此篇一筆不肯假借蓋見其文而知其心由自世以等百世莫之能違也欲立言君子尚其以體道躬行為重哉

王氏續經說

朱子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二語抉盡學問須要）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

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一語斷制）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据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

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擬儕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于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人子欲顯揚其親而過于標榜者當鑒此）是乃福郊福峙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

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文中子之學。勝于荀揚韓子。朱子嘉其懇惻而有條理。懇惻者仁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條理者知也。明于理而達于事也。非從明德新民原本上體究者。未能有此體用。雖與聖賢大仁大知有別。然亦賢矣。朱子惜其學可竟至于聖人。而不免爲好高自大之心所限。又以其氣象言語。近于聖人。恐後世依做而慕效之者多。故詳論之。其曰用心爲已外矣。學者尤當深警。〇三代而下。儼然自以爲聖人者。隋文中子。宋陸子靜。明王伯安也。三人皆絕世聰明。不朽人豪。然子靜與朱子同時。惜乎不知歸依。以析衷於徽。至伯安事功。亦無可議。而學術已差。文中則直以孔子自任。他聖人猶在所不屑。然不免有高大徇外之心。夫聖賢心細如髮。觀朱子一生行事著作。是何等精細。〇是時言道學者。有不談孔孟而好言文中子。言經濟者。不談伊周。而好言王景略。粗氣乘之也。朱子此論。直抉本原。有功後學不淺。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子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臆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蓋以是而傳之（如是方爲至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麋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改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

右臂也。傷哉。我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計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冀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朱子第一知交推敬夫與伯恭二人。餘如江西陸氏子壽子靜子美兄弟及同甫陳氏往復辯論雖多知契不及此兩人也。兩人之中敬夫爲最。朱子敬畏亦似過于伯恭。讀此篇想見聖賢至友道誼知交。千載下猶爲傷心灑涕。

孟子講義序

張栻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茫渺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讀要此段先熟味）壤（然）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不舍最）多（緊要）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

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界洞開納闢呈之文亦條脈）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俗者所以陷溺人心貽害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學術治術本是一貫說得愈細微愈廣大義利關頭深切著明尤發先儒所未發也

道學體統

陳淳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二句關鍵）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此數條某本朱子答問標格物條而）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體會出之）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涖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途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內聖外王學本一貫）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

背之則凶蓋皎然易知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了然洞然一以貫之朱子門人推勉齋北溪爲最勉齋朱子所傳以卒業然北溪下語親切有勝於勉齋處余嘗謂朱子之後議論文字最醇切者北溪西山魯齋三先生也品亦最優嘗舉以質安溪先生先生亦以爲然此與下篇俱嚴陵講義也共四首登其二先生吾漳人余家居時嘗與都人士會講泮宮每舉以相勗先生雖渺流風猶昨安得吾鄉人有志之士服膺先生敘言率由先生之道庶闕學之復興乎

用功節目

陳淳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一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息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一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也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人亦唯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此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知行並進可破陸王之妄）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下手工）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顚冥之患由（大段到此精微洞達心得者知之）

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讀至此須着憤立矣）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日進日日有惟新之益能升堂入室惟吾

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立志居敬致知力行爲學之要程朱言之甚詳此篇合作一塊醇明切至後段指點人立志處頑石亦須點頭又併說出虛心更爲叮嚀周至余初得此篇時若獲重寶後主鼇峯書院粘于壁間與同人共礪如先生提命在前惟恐失墜也

直前奏劄

真德秀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此段千古第一透切）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致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

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絕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猶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事機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疏爭之以爲此非

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為僞黨者韓侂胄之役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弘聖度以來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端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災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采擇愚臣之言

此全從窮理閱歷又身受其傷故能曲盡切中如此中引司馬公所駁六事尤為千古炯鑒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翶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翶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

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議切的確書之非內聖外王素備）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

（者不能道此）

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適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大學衍義一書引經摘史加以剖晰論斷心法治法徹頭畢具誠內聖外王之學合古來著書者而集其大成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習復而身體之余嘗謂有宋道學五子而外斷推西山為第一體用兼優才德俱茂恨不究其用耳著作亦第一有功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為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三句扼要）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

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袪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雖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警心動魄言之宜讀者必痛心刺骨也）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迂闊己之良貴弃置如弁髦而軒冕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

志於道者其將何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授之一言寔（聖學本源融會貫徹而出以沉痛之筆）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不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予朱子又丁（人示人下手處讀之深然）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趍而匪寔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于南邦之士者哉

歐曾王學記雖佳那及此篇從聖賢體要學者身心指出的切示人讀此有不猛然刻勵者乎余嘗奉安溪先生命輯五子名篇周子太極圖說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論張子西銘朱子仁說是也採先儒講解及議論附注其間竊謂南軒孟子講義序北溪用工節目篇及西山南雄州四先生祠堂

記此三篇最為精切可以附之而無疑也太極西銘已與通書正蒙為科場取士之用人所珍誦故不入選

潭州示學者說

眞德秀

予旣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徹一日之穀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願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古今同病有志者幸免此）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資軒裳斯足矣組實其心弗顧也爽虞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卑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未學如天球之音廣眾之

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德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餘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骸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要心熟讀一齊）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

（流毒）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汻皇然如渴之欲飲
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李以為然則
願以告夫同志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
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璨請揭
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忠孝仁義所以學為人不然人也而禽獸矣借三子之言以
發明之境地特新其苦口婆心以招天下有志之士如聆其
懇款之聲

洪氏天目山房記　魏了翁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
下寶福僧寺寺觀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閣後
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
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
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
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
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

（二語斷盡）
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爾且古之
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
禮壞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
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外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明善知性）
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
（乃格物之要）
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
為命元虛以為天道也冥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甚
則以容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

譎詐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詭有一事而數說（詩書皆）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鄙衆卒（古乃格物之功）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積貫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鄉鄙禘祫大事也或以郊郎爲二或以禘祫爲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歷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於秦缺望於漢而盡廢於典午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同聞於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

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衆言殽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襄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于是根本不立而異（大呼警醒爲）（切淋漓）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睨益多懼彝倫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墨乎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鶴山與西山當寧理之世爲道學人品之宗實能私淑朱子者丰采言論累著朝端而横遭謗語不究于用然是時正學公論一綫未泯積斥尊崇閒時迭見故雖以理宗之弱而不至于亡至似道擅權日在醉生夢死之中視二公之世反爲治朝宜其亥也讀鶴山此記知其平日讀書窮理之功一腔復古救時之念令我咨歎不置

論人才聚散劄子

牟子才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覽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仲淹訟夷簡）又散于慶曆聖德之一詩（石介詆夏竦）又散於王拱辰打盡之一網（拱辰劾衍舜欽）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複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

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光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李清臣發策詆元祐）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鑱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辨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宗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

置政事局而擊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一皆以邪黨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于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累散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跡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

略已無遺姦憸小人仄目而慮亟引匪類布居臺諫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舉偽六士屏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推移不一僨起相攻撫往興嗟可不先幾而逆致其防歟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獨遣李用德秀了翁史嵩之繇表）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用吳潛鄭清之）未改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溢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屏之家食特負聰介者多鬱

兢謹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夫聚之常覺其難而散之常覺其易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羣凶闚覦努別疊至散之幾也從中倒戈自相觸擊散之幾也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贊聖散之幾也拾納黨人平治舊然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怒忿心散之幾也其造端甚微為禍甚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宋代人才之聚散燎然指掌可覘世變可長學識當理宗之衰宋氏氣息奄奄人才消磨殆盡矣子才以直累忤史嵩之賈似道而不屈發憤上此疏蓋亦忠于謀國者子才李方子之門人也李乃朱門高第

正氣歌序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閒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山以年少對策第狀元策以法天不息為主一氣呵成數千言主司賞之曰古義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以是為得人賀則公之正氣自幼學時已養之矣結句曰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以此知養氣者不可不讀書也特不為章句之儒耳歌中又曰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公豈樂以死節見哉

交信錄序

謝枋得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愈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

仲尼弟子同志雖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衷何從點諸名況同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欺某諸友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古來所以成為不朽人豪者學問與師友之益耳非學問無以成深造之功非師友無以激厲志氣而日進于精微故朋友得列五倫疊山上不負君下不負友寥寥數語丹心炳如

論書之失

吳　海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害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七篇凡六經聖賢之言未嘗多也。商周以下秦漢以來十八代史記紀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畢世不能盡其卷帙無益於心身不資於國家非有補於教化風俗治道徒為多矣。況其偏詖邪曲足以湮正理炫耀反覆足以蠱人心其揣摩計較欺奪足以壞治道使人身心不安順上下不相親福祿不常有皆是書之罪也。然其言或放蕩而無涯或幽昧而難窮或狎志而易入或近利而有功故世鮮有不好之者至其詼諧鄙俚隱謬神怪之淺近可笑誕妄不足信者則俗儒賤工又爭取以為博物洽聞夫楊墨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氏之賊也藝詞葩說文章之賊也竊意上之人（四而吳生數人）有王者作將悉取其書而禁絕之（讀書者治）然後讀者得以專其力於聖賢之言精其志於身心之學玩其意於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而書為有益於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滋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諸儒講論定其品目自經史某書某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禁其他則皆禁之諸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近世諸儒之文悉皆纂輯類為大全其餘一切除去必祕府不當絕其根本然後出令天下非官所定民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刊鬻場屋引用者黜降綍革民間文字不得引無稽之言異書既絕數十年之後童稚生長不涉異聞其心志不惑惟經史聖賢之言入者為主於以養德蘊才廣量成器其效豈小小哉。

先生名海字朝宗元之隱君子也閩人儀封張先生撫閩時嘗梓其文以行世名聞過齋集行修言醇足以傳世斯篇論辟奇創難行而下語皆可據使讀書者睹此而知要內返而切體不為泛覽徇外之學是一關頭

上治道疏

許衡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盡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君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言者矣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於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昔劉安世見司馬

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而止耳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綱紀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汩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

君雖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舉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植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以耳好利之以耳無恥之又耳賢者以公為讎敵

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此段尤警）或知之召之命之汲汲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人身分最得一步進一步非魯齋自道不能出此說切）親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趑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彼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姧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則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姧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

近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明皇洞見其姧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屢變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庶樂業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曷若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立治功可必也

元世祖至元三年召魯齋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魯齋乃上此疏第一條定立國規模當依漢法治之第二條言用人立法之要此第三條也第四條言養農民興教化第五條言定民志皆明暢親切此條尤精故錄之魯齋以程朱之的派

為正心誠意之學世祖稍用其言其效已如此使能如先主之用武侯苻堅之用景畧治功當不止此世有謂道學為不適於用者盍詳觀元初之事元之立國魯齋與耶律楚材最有功魯齋學正而氣剛以阿合馬之權姧而魯齋劾之所由與匡衡孔光等懸絕也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竇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

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

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最宜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矯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況況不足為之慮耶抑冀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奉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饕老麥收各將裹困盈箱積門宜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斲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着

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幾將變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隳葉諫息待罪

士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可勝天下國家之重先生倡絕學於南北未通之日及被遇元世祖為儒宗為名世而屢召屢辭今觀此書中懷悟退乃爾王文忠所謂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鍾鼎山林蓋宥不加不損者在矣案中統書已酉實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衡代

之書疑作於此時

疑道山房記

吳　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為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藥山房為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疑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為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疑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不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

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荅也姑容之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氷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脩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温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

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為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今為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草廬先生雖倡為主靜之譚如篇中尊德性一乎敬數語圓通無礙固非溺於陸學者又著本心樓記及尊德性道問學

齋記以譏切為朱陸之學者並失其師旨似亦未為病朱也觀其贊晦菴先生方之景星慶雲泰山喬嶽所以欽崇之者至矣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貞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

一字強爲稱號而實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荅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太極圖說言簡而該北溪字義雖詳哉言之然體是訓詁言不雅馴先生自云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猶以陳爲未精也足徵其說之精當矣元兩文正時稱南有草廬北有魯齋先生於經學尤邃虞伯生稱其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四經三禮皆有序

錄惜通志堂僅刊易書纂言儀禮逸經傳孝經定本四種也

克復堂記

虞集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乃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途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猶以為此好絕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如深往復）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後生曲學者論也而眾人乃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歆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闡濂洛之微言發克復之妙義所謂痛癢語也泰定初嘗行經筵之制取經史用國語漢文兩進讀邵菴先生時為秘書少監為反復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吾翰林直學士每承顧問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

南宋襍事詩七卷

（清）沈嘉轍等撰

清雍正武林芹香齋刻本

南宋雜事詩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厲鶚、趙信等同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嘉轍字樂城、焯字尺鳬、曾字幼魯、皆錢塘人。芝光字蔚九、昱字功千、信字意林、皆仁和人。七人之中、惟曾以薦舉官至戶部郎中、鶚以康熙庚子舉於鄉、餘皆終於諸生。是書以其鄉爲南宋故都、故捃摭軼聞、每人各爲詩百首、而以所引典故註於每首之下。意主紀事、不在修詞。故警句頗多、而牽綴填砌之處亦復不少。然採據浩博、所引書幾及千種。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說部之菁華、采詞家之腴潤。一代故實、巨細兼該、頗爲有資於考證。蓋不徒以文章論矣。

南宋雜事詩

吾杭自建炎南渡號稱帝都雖偏據規小顧歷七朝百五十餘年間事亦綦賾矣其載在潛說友咸淳志者視他書較詳猶不無舛漏余嘗欲就世傳單本證其瑕釁而補其缺略別成一編名武林備志炳燭之光力未逮也錢唐沈欒城吳尺鳧陳蔚九符幼魯趙功千厲太鴻趙意林相約爲南宋襍事詩大而朝廟宮壺細及閭閻風俗或取諸志乘或取諸稗史或取諸名家詩文集一篇之中或專舉一事或連綴數事網羅散逸鉅細不捐人各成七言絕句百首合七家之作得七百篇焉大抵絢者若霞錦淡者若雲煙領異標新目不暇給而今而後於故都舊事可無舛漏之憾矣乎綜其指歸在補田副使西湖志之未備洵田氏之功臣也嘗攷漢書藝文志襍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而爲言者也張河間亦云小說九百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氏刊之諸家於以見王治之悉貫小道之可觀然則襍事之什豈世之雷同勦說貴耳而賤目者所敢望其厓哉昔劉後村生當南渡時曾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絕句各選百首而江湖派諸人如姜夔趙蕃師秀徐照之流不在此數以今擬古殆將過之無不及也觀茲集者於事不厭其襍於辭則味其醇庶幾不失諸君立言之旨也夫南書房舊史官查慎行序

國史綜其大綱野史補其缺略然傳聞失實不可盡信則一也如勝國愍帝遺録載十七年三月甲辰李自成陷昌平州燬十二陵余核之實止昭定二陵西山口天下大師墳乃蒙古僧朱竹垞日下舊聞辨之極明屈翁山謁陵詩至指師爲建文君夫有明事其近者也猶難信如此況其遠者乎南宋遺事如亦齋桯史放翁老學菴筆記東發日鈔草窗齊東野語之類皆記述詳核近而可據足以取信而行遠茲武林七子抗懷卓犖偉然爲儒林藝苑中人於千百年事協志搜遺因事系詩詩各百首其詞淒楚沈冥不堪卒讀而上繫廟廊下逮里閈言外顯垂法戒不當與桯史筆記諸書永永傳信於後世哉抑遺事之冣鉅者莫如六陵蘭亭後天章寺前舊有冬青穴今寺僧掝其蹟爲寺地酷烈不下於楊髡姚江黄耒史嘗作蘭亭尋冬青記七子以闡微發幽爲已任其東渡錢唐一問之乎九沙萬經拜手序

三十里西湖侈說金牛故事一百年南宋爭傳泥馬新開業是偏安勢同全盛君臣佚宴樓船則錦幕珠簾士女駢闐燈市則遺鈿墮珥凌虛有閣澄碧爲池花繁靜樂之堂樂奏載忻之館泉於何冷峰不能飛儼愚叟之移山類神人之驅石若果舊殊可念頻嘗五嫂之羹奈何本已都忘徒賽二郎之酒雙勝之連環安在漫誇聚景延祥一杯之御醞未乾但見埋冤委骨而已嗟乎西湖實水利之原不專游覽南宋有土崩之漸何事奢華無數離宮過丘墳而指點難忘勝地對緗帙以尋探揭奚斯共與纂修田叔禾別爲輯撰或搜羅之未備或委屑而不収乃有羣賢用加博採參百家之說以廣聰明摘一語之奇而資唫詠筆歌墨舞劇當年鼓吹之歡粉掠綃籠供此日賡酬之料絶句只廿八字合斗奎列宿以羅胷全集共七百章開高孝盤遊之生面稗官野史處處搜餘斷簡殘編時時覓得二三盍各寧嫌坐席之分八九靡遺具識行都之槩紀天寶之遺事彷日下之舊聞爰補志餘曷可少也嗟乎漢朝陵墓晉代衣冠松栢薪摧梧桐葉落以竹枝之逸韻爲黍離之變風極南宋所不堪與西湖兮何涉獨是一泓碧水有情亦老之天四壁青山回首可憐之地誰能遣此尚忍言哉董漈功序

凡例

一此編作者七人詩皆自首其閒採摭故實各不相侔然或諸書紀載錯出亦可取以互證若書名雖别事跡則同者斯無取焉

一此編爲補田副使西湖志志餘而作凡田志所有則避之或同一事而田志所録未詳廣爲蒐羅用資博覽其中或有牴牾隨事考訂非敢翻駮前賢亦述田先生未竟之志也

一杭郡古稱名區前人著述甚多此則以南宋百五十年事跡爲斷其外不復闌入然於南宋有可發明者間亦採取亦有古今地理不同於杭郡維系者雖南

宋以上之書亦備參閱

一南宋事跡綦繁無係行都者槩不入咏故上自宮廟省寺下逮瓦市坊隅人物土風山川園囿以及職貢聘問之紛蕃學校科名之盛美圖史金石之流傳禽魚卉木之浩侈士女伎樂之嬉遊器玩服御之精麗仙梵方技鬼怪夢囈之誕幻嵬瑣甄綜掌録略云備矣若夫晚季蒼涼感均頑艷庶幾乎風人之旨或不廢焉

一田志於西湖古跡名勝所録詩古文辭饒於近代故此編綴述南渡諸賢居多所以從遺文之不終蕪沒爾

一繙閱羣書幾及千種其遺佚不傳散見諸書者不敢濫登其目所以核實也至於家傳碑狀通列從朱竹垞太史日下舊聞之例亦志金石家所弗遺爾

一簿録家先經次史而史類則先正史繼以編年通史襍史此通考例也此編因紀南宋之事故以宋史居首凡係於史家者比類入焉次金次元次通史傳記别是一例地理原附史後并及碑刻皆於杭郡有關係故也經不多載惟南宋人所著或傳刻者閒列一二與制度爲一類雖非通考舊例此所採擇固不專系於經次類書次說部次書目次書畫次物譜次詩話次題跋次詩文集次選録彚及二氏九流襍著並所以志遺聞故與諸簿録登記者不同博識幸無譏

焉

一詩以紀事事即注於下往往合數事以成一詩鱗次分注詳載書名并列總目於首登紀作者姓氏詩僅七百首而隸事幾數千條冀觀者因詩繹注或他日修郡邑志乘者於斯弗棄第辭意未工援據未確索瘢指垢願俟君子

余往來錢唐久心愛湖山之勝每輕輿小舫興至輒游旗亭酒旆禪榻龕燈幾許低佪雖數十年歷歷在懷抱間勝地之引人若是哉今年從吾友尺鳧問交於功千意林兄弟因得讀諸君所倡和南宋襍事詩凡百五十年之事一一釋其顛末遐搜冥索析考而滙編之如散珠在盤貫繫於絲繩之上可舉捐而便覽焉其有功於茲土亦甚鉅矣余足跡半天下每遇邦之士大夫未有弗樂道其風土者欲求其望古遙集如諸君者怯乎微已

清澗白長庚

細數南朝事於今五百年江山猶故舊花月尚新鮮漢上題襟句東吳理釣篇古今紛倡和那得似羣賢

江都程夢星

千古茫茫白駒頃賴有筆墨留餘影歷數興亾何代無行都此地饒風景七朝一百五十年江栁山花絕可憐南内樓臺悲牧馬西陵風雨聽啼鵑其間多少繁華事凄涼指出傷心地宮庭典禮雅堪傳委巷叢譚猶可記臨安舊志有咸淳周老（密）吳生（自牧）亦具陳後來田志多舛濁誰翻舊事作新聞武林才子何奇矯千卷冥搜非草草七人七絕七百章訂繆補亡功不小我來湖上步遲遲春煙秋月憶當時銷沉故國三杯酒零亂南朝一局棋須知妙句傳圖畫不比閑情賦竹枝一編襍事今重譜恍惚盤游見歌舞偏安大事重討論更把零星紀風土如君高唱復微唫世人那識其心苦我是清涼居士孫每聽話舊便聲呑試看七子蒼凉句一句能銷一縷寃

吳興韓雲

昔南宋孝宗朝京尹周淙曾撰乾道臨安志十五卷書已散亡其目僅存於馬氏文獻通考後咸淳間京尹潛說友續撰郡志通一百卷雖後來之紀述周詳然不可謂無所本也余又從通考見有西湖古蹟事實一編乃紹興中錢唐進士傅牧所著其體增廣楊蟠百詠凡一百八十三目今其書久寂無聞古來載籍散亡皆因後人無與流傳遂使遺聞放失閱久而有識者起求其考究已藐不可得嗟乎古人何尤斯今人之不幸乎諸君賦南宋襍事詩前以述古人後以啟來者此吾鄉之文獻也詩云乎哉

胥山柴世堂

錢家宮殿趙家陵轉眼繁華感廢興不有才人追七子誰將詩史續千燈白蘇往蹟隨波逝楊郭遺編踵事增（宋人楊公濟郭功父皆有西湖百詠）懷古摻奇頻歎息幾多名迷屬山僧蒼山碧水思無窮今昔池臺了不同蟋蟀處〻全敗砌狐狸乘月瞯離宮西陵車馬青松下南渡冠裳白墖中手把此編和淚讀斜陽衰草自悲風

石倉吳允嘉

回首西泠七二橋雨花風葉恨蕭蕭前身盡是江湖客重剔殘燈話七朝

歙程鳴

杭地襟江帶海即禹貢揚州之域前此載籍未詳至唐

以来始稱佳麗有宋紹興肇建行都依鳳凰山爲大內而以西湖爲觀遊之地一時制畫規模悉與東京相埒迨世易時移所謂故宮遺址祇荒煙蔓艸動人悲涼而已余曩時亦嘗憑弔託爲詩謌然止言其大槩今讀南宋襍事詩鉅細畢該皆史乘所未備不特其詩華妙絕倫而後之留心往事者亦藉以有考顧余老且病未得與諸君角逐研北爲可恨耳東亭張奕光

乾坤恨幾許那得江花吟恨賦依約湖山翠嫵蚕鳳去西陵鶻儕南渡宮斜夜語歎舊情多未曾譜千年後滄霞怨臉看煞栁枝舞　淒楚重聽霓羽有七子鄞中才侶珊瑚滄海網取盡硯臯黎雲賤啼蘭露水光翻野樹自怕近花光小住（余家湖上近宋聚景園舊有花光亭）披衣起華胥一夢正在烏啼處右調霓裳中序第一紫山徐逢吉

西湖當山水之區南宋尚繁華之習迨迢禹迹比屋蟬連膴膴周原提封鱗次一隅偏據謂萬年長王之郊半壁偷安豈億載不還之土春深樓閣到處雲煙永日郊原繽紛綺組縱金人之辭漢專事嬉遊任玉馬之朝周惟耽歡宴縈臺金屋巀嶭連雲玉樹珠簾斒斕耀日昧新亭之極目睨此湖山忘故國之傷心戀茲花月迺竟處堂以燕因之羅網於鴻煙冷空宮咽蕭蕭之暮雨月淪古樹悶琵琶之涼颸烏乎南渡君臣甘忘社稷中原父老泣望旌旗歎麋鹿之來遊俱爲昨夢仍鳳凰之聳峙知是誰家輦道蒼涼鞠爲茂草歌臺閒寂響答梵鈴古樹婆娑問遺松於何處層崖巋巘尚片石之孤蹲凡彼舊聞俱經紀載疎花病葉雖前事之增悽賸水殘山悵遺編之未備淵雲累妙妥綴碎金劉白詞妍各飛片玉愴離宮之三十六所綜舊紀於百五十年作者七人無嫌盍各詩皆百詠爲補遺亾較記室之名篇彼多挂漏儗津陽之舊注此更淹通同里汪增

宋社既屋南渡事蹟俱湮其襍見於志乘紀載諸書者悉零楟子屑缺而未備予本鄞人僑居是地屢欲蒐討勒成一編而遺文放失秘籍莫窺無已而闕帀借人掌題舌舐迄今數易寒暑尚未卒槀蓋然糠擁絮既苦寒瘠抗塵走俗又嗟鞅掌抉幽隱而窮浩博非獨力有所難兼境有以奪之洵非誣也迺小山藏書充棟負欀而諸君能於琴謌酒坐之餘讀破萬卷復取其有係於南渡以來諸書凡如干種一一取而寓諸篇章攟袒影於既往傳散佚於後來讀之皆山川風土俯仰裵回之感以眡竹枝楊柳困禪世教所云虛車輪轅飾而弗庸者不大有間耶昔杜陵以詩爲史袁宏左思以史爲詩若諸君可謂能兼之者自惟淺陋不獲與擊箕筆硯間而深喜聞見之可資於蒐述也因識數語於簡端玉几山人陳撰

吾鄉田氏父子在明時擅淹貫之目僉事公嘗同五嶽

山人徧游武林諸山撰西湖游覽志及志餘觀者驚其繁衍無敢異議至朱竹垞先生著詩話始有挂一漏十之誚而比來耆舊凋踈承學之士不暇深究亦莫知竹垞先生之說為何如也同學諸君恥之以南宋闕於西湖甚鉅各為詩以續志闕如欽宗祔廟而志云不祀度宗為理宗姪而志云同母弟淵聖梓宮金人未經奉還而志云楊髡發欽陵只錢槃一枝有美堂在吳山而志云在鳳凰山蘇小墓在嘉興而志云在西泠橋富景園在百花池上巷而志云白花蛇散巷潮鳴寺高宗書東坡詩而志云御製三茆觀賜牛鼎本劉宋孝武物而志云漢建元鼎陸放翁過聚景園詩而志云玉津園白塔

有二而志以鎮南塔為白塔裏湖堤本白沙堤而志云白公堤此訂譌之最大者也德壽宮在望僊橋而志失載四地分牓額張功父園在南湖而志失載桂隱百果諸池館名寶奎寺在石甕巷而志失載見滄閣張循王府在清河坊而志失載喬木亭楊和王府在癸辛街而志失載流觴曲水之勝他若睦親坊志失載陳宗之故居九里松志失載俞商卿故居蒲橋志失載楊萬里寓居白龜池志失載朱少章寓居靈芝寺志失載朱文公寓居李博士橋志失載李性傳寓居清湖橋志失載杜仲高寓居水磨頭志失載姜白石寓居長橋志失載鄭起水南半隱七寶山志失載王仲言寓居西馬塍志失

載宋伯仁寓居吳山志失載廉宣仲寓居此補亾之大者也讀之雙眸豁然經行處輒興攷古之思惜竹垞先生已歸道山不及見諸君之作為僉事公一洒前說耳

同里金司農

絕句體有咏史論古事也有竹枝紀風土也有宮詞敘禁掖也是編衆裁萃焉其間警句屬對則有堤上風開及第栁山中春到狀元花別抛柘彈驅鴉地高綴金鈴放鴿天（太鴻）洛花總入南園去越果新從項里來國事已荒藍貌鬼南人惟恃黑灰團（尺鳧）在昔曾聞呼冷盞至今惟見說韓黎（功千）紅頰香孩梳鵲角青鬟嬌女蔟牙魚栁堤紅舫宜魚尸媛殿春燈點蟹胥（意林）巧綴則有醫身醫

國皆司命星陷無如奴僕宮讖語何須憂鼎折元勳一代在春秋（欒城）岳家昔與張家並今日韓家有賜田江上竹光方快飲庭前何惜碎生菱（功千）墻西措大窮寒甚只讀江東陸氏書儒官諱道天飛雹祭酒應為捕酒來（太鴻）縱有迎康天賜兆都緣貴相産重瞳（意林）幽艷則有綠荷障子臨秋水一穗踈花上草蟲（幼魯）趙家小景佳山水畫十春衣雪色綾金錢買得秋多少秋傷玉人雲鬢來（太鴻）樓中妝點嬌兒女荷葉新裁半臂紗手把輕羅還絮語每逢三月病懨懨榅盡深閨兒女淚玉釵何處寄相思（意林）啼痕染就紅心草誰葬金釵葛嶺東（尺鳧）地上天宮春九莫牡丹新插馬頭籃胎僊尚與鳴皋字故遣荒亭塑

鶴樓（功千）悲楚則有淒涼望斷中天路朔雪橫空雁影稀十景亭邊春事散風光老去舊樓臺攢宮已建容車出萬國齊簪白柰花（樂城）誰知天上春生曲流入金源總淚垂還容墨痕蕭寺壁相逢生怕唱杭州（蔚九）明月夜寒蟬怨語琵琶聲咽故宮秋（意林）木波不斷幽人怨梧葉聲中蟋蟀燈（尺鳧）淒涼老抱東都感猶譜金人捧露盤（幼魯）檀板一聲雙淚落無人知是李師師（太鴻）歌斷紅兜楊鐵史柳絲風漾不勝春忍聽笛吹南來怨三十六宮秋草寒（功千）鉅麗則有一尺繡茵塵不動退朝禹步寂無聲瓜果進來消永日宮官小殿講中庸（樂城）潮沙築得平如席五輅新從大禮來（幼魯）內門唱徹連珠諾珂繖搖心促那行（功千）因有宵衣難晝錦白麻紅燭較禱文（太鴻）嚴正則有聞說相公多睡語休將心學誤蒼生（樂城）可知故鬼依新鬼祏室前頭已奉安不討本根江乘壘空教保護劍門山（尺鳧）芙蓉玉貌摘添綫休遣君王怒淨師（太鴻）名孫死節留餘羨難洗當初老鳳姦（蔚九）風趣則有不信香山老尊宿玉顏花貌坐蓮臺從今閣下乘龍貴莫解金刀與別人（尺鳧）一盞鶴飛消渴露軟屏風瓦笑夫人（意林）齒冷虛無新拜號太師竹倚一枝紅郎君可是無金屋畫取湖山近卧牀（太鴻）東風過了花飛盡不及銷魂有彩兒（蔚九）不道東風花有主空教分帖野貓家（功千）雄壯則有笳鼓滿城馳鐵騎伯顏江上[illegible]朝回（樂城）師日[illegible]才任人賦大招（尺鳧）白骨難爲補天石太行久已不能山（蔚九）如畫則有劈開礫石尋微徑窗外江光一抹間（太鴻）築得團蕉香裏住野橋支杖一僧來桃花數萬隨流去恍在武陵源上頭（功千）幾處桑麻村舍外漁姑多住藕花洲（意林）柳絲高颭紅旗小蘭棹平移妓樂來（樂城）昔唐人有選句圖余特標出與覽者共之趙殿成

南宋襍事詩總目

沈嘉轍欒城卷第一凡一百首
吳焯尺鳧卷第二凡一百首
陳芝光蔚九卷第三凡一百首
符曾幼魯卷第四凡一百首
趙昱功千卷第五凡一百首
厲鶚太鴻卷第六凡一百首
趙信意林卷第七凡一百首

恭引

聖祖仁皇帝御定書目
御選淵鑑古文
御定淵鑑類函
御選四朝詩
御選四朝詞
御定書畫譜
御定廣羣芳譜
御定佩文韻府

南宋襍事詩引用書目

宋史（脫脫等）　宋史新編（柯維騏）
宋史紀事本末（張溥）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
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　中興小歷（熊克）
中興繫年錄（李心傳）　建炎以來朝野襍記（李心傳）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劉時舉）
宋季三朝政要　東都事略（王偁）
宣政襍錄（江萬里）　靖康朝野僉言（汪藻）
靖康傳信錄（李綱）　靖康小雅
孤臣泣血錄（丁特起）　北狩見聞錄（曹勛）
南燼紀聞（周煇）　竊憤錄（辛棄疾）

南渡錄　建炎航海記（李正民）
建炎復辟記　中興聖政
中興遺史　思陵錄（周必大）
弔伐錄　乾淳起居注（周密）
乾淳歲時記（周密）　淳熙玉堂襍記（周必大）
孝宗儉德記　孝宗聖德事蹟（張闡）
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三朝野史
朝野遺紀　鞠堂野史（林希）
松漠紀聞（洪皓）　北轅錄（周煇）
攬轡錄（范成大）　燕翼貽謀錄（王栐）
宋詔令　宋會要（范師道）

玉牒初草（劉克莊）　麟臺故事（程俱）
帝學（范祖禹）　奎章錄
東宮備覽（陳模）　朝野類要（趙升）
宰輔編年錄（徐自明）　李忠定奏議（李綱）
趙忠簡奏議（趙鼎）　張忠獻奏議（張浚）
韓忠武奏議（韓世忠）　胡忠簡奏議（胡銓）
玉山表奏（汪應辰）　張忠定奏議（張燾）
王忠文奏議（王十朋）　周益公奏議（周必大）
萬言書（劉黻）　萬言書（吳伸）
上寧宗皇帝書（華岳）　趙丞相行狀（趙崇憲）
韓蘄王神道碑（趙雄）　張魏公行狀（朱文公）

岳忠武遺事　岳侯傳
李忠勇公神道碑　金佗粹編續編（岳珂）
王佐墓誌（陸游）　王庶家傳
周益公年譜　南宋相眼（吳震）
文丞相傳（龔開）　文信公傳（劉岳申）
陸君實傳（龔開）　登西臺慟哭記（謝翺）
心史（鄭思肖）　宋遺民錄（程敏政）
紹興十八年同秊錄　寶祐四秊登科錄
契丹國志（葉隆禮）　金史（脫脫等）
大金國志（宇文懋昭）　大金集禮
歸潛志（劉祁）　金小史（楊循吉）

金國南遷錄（張師顏）
元史（脫脫等）
庚申帝史外聞見錄（權衡）
何氏備史
續資治通鑑（王宗沐）
通鑑輯略（朱遴）
史緯（陳允錫）
宏簡錄（邵經邦）
稗史（仇遠）
逸民史（陳繼儒）
吳越世家疑辯（馬蓋臣）
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
臣鑒（蔣伊）
兩浙名賢錄（徐象梅）
萬姓統譜（凌迪知）
十國春秋註（吳任臣）
元和郡縣志（李吉甫）
元豐九域志（王存）
輿地紀勝（王象之）
明一統志（李賢等）
寰宇分合志（徐樞）
名勝志（曹學佺）

劉豫事蹟
元祕書志（王士點 商企翁）
大事記（呂祖謙）
通鑑博論（明寧王）
宋元通鑑（薛應旂）
史纂左編（唐順之）
函史（鄧元錫）
宏道錄（邵經邦）
外史
古今彝語（汪應蛟）
錢氏私誌（錢世昭）
列代臣鑒（明宣宗御製）
分省人物考（過庭訓）
諡法通考（王圻）
經世奇謀（俞琳）
武林耆舊傳（吳允嘉）
太平寰宇記（樂史）
輿地廣記（歐陽忞）
方輿勝覽（祝穆）
寰宇通志（陳循等）
地理指掌圖（桂萼）
吳越備史（范坰 林禹）

東京夢華錄（孟元老）
咸淳臨安志（潛說友）
夢粱錄（吳自牧）
都城紀勝（耐得翁）
古杭夢遊錄
南宋行宮考（陳隨應）
禁扁（王士點）
湖山勝槩（周密）
浙江通志（薛應旂）
成化杭州府志（夏時正）
杭州府志（馬如龍）
錢唐鈔志（吳農祥）
仁和縣志（趙世安）
武林梵志（吳之鯨）
靈隱寺舊志（白珩）
靈隱遺事
淨慈寺志（釋大壑）
永興寺志（黃汝亨）
潮賾（朱中有）
見潮論（楊魁）
名山記（都穆）
名園記

艮岳記（張淏）
行都紀事（陳晦）
武林舊事（周密）
古杭襍記（李有）
南宋故都宮殿記
南宋行宮考（徐一夔）
武林市肆記（周密）
武林遺事（吳樂閒）
浙江通志（趙士麟）
萬歷杭州府志（陳善）
錢唐縣志（聶心湯）
錢唐縣志（魏嵲）
西湖志（章之采）
西溪梵隱志（吳本泰）
靈隱寺志（孫治）
雲棲寺志（釋祩宏）
天竺寺志（釋廣賓）
湖壖襍記（陸雲士）
浙江潮候圖說（宣昭）
海塘記（黃光昇）
游名山記（何鏜）
會稽志（施宿）

會稽續志 張淏　新定續志 錢可則
淳熙三山志 梁克家　景定建康志 周應合
入越記 呂祖謙　入蜀記 陸游
續成都記 王剛中　益部談資 何宇度
洪武蘇州府志 盧熊　正德姑蘇志 王鏊
毘陵志 朱昱　榕城三山記
古括遺芳 鄭宣　吳興掌故 徐獻忠
湖州府志 程量　湖錄 鄭元慶
紹興府志（張元忭 孫鑛）　湯陰縣志
全遼志 王祥畢恭等　金山志 楊循吉
武彝山記 劉夔　西湖放生池碑 王蘭

興福禪院碑 周邠　廣壽慧雲寺碑 史浩
金龍山聖蹟碑 陳繼儒　報國禪院碑 錢受益
潮鳴寺碑 孫本　紹興煙霞洞題名 朱希正
熙寧石屋題名 陳襄等　咸淳石屋題名 賈似道等
咸淳龍泓洞題名 賈似道等　三茅觀摩崖牒文
周易經傳集解 林黃中　禮記集說 衛湜
皇祐新樂圖記（阮逸 胡瑗）　韓李論語筆解
二程全書 康紹宗　朱子語錄 黃榦等
家山圖書 朱文公　朱子語類 黎靖德
演繁露 程大昌　月令廣義 馮應京
通雅 方以智　東南防守利便（陳克 吳若）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　補漢兵志 錢文子
寶祐會天歷 荊執禮等　類要 晏殊
通志略 鄭樵　玉海 王應麟
文獻通考 馬端臨　續文獻通考 王圻
黃氏日鈔 黃震　山堂考索 章如愚
六帖補 楊伯嵒　古今事文類聚 祝穆
分門瑣碎錄 溫革　合璧事類 謝維新
天中記 陳耀文　山堂肆考 彭大翼
經濟類編 馮琦　詞林海錯 夏樹芳
彝門廣牘 周履靖　歸田錄 歐陽修
鐵圍山叢談 蔡絛　夢溪筆談 沈括

清夜錄 沈括　續清夜錄 王銍
秀水閒居錄 朱勝非　猗覺寮雜鈔 朱翌
西溪叢語 姚寬　姚氏殘語 姚寬
碧雞漫志 王灼　曲洧舊聞 朱弁
避暑錄話 葉夢得　軒渠錄 呂居仁
可談 朱彧　雞肋編 莊綽
袖中錦 太平老人　容齋隨筆 洪邁
夷堅志 洪邁　夷堅別志 王質
紹陶錄 王質　汝陰餘話
雲麓漫鈔 趙彥衛　識遺 羅璧
林泉野記　二老堂雜志 周必大

同話錄 曾三異
寓簡 沈作喆
經鉏堂襍志 倪思
北窗炙輠 施彥執
揮麈錄 王明清
玉照新志 王明清
東家襍記 孔傳
鶴林玉露 羅大經
春渚紀聞 何薳
腳氣集 車清臣
能改齋漫錄 吳曾
桯史 岳珂
媿郯錄 岳珂
肎綮錄 趙叔向
捫掌錄 元懷
鼠璞 戴埴
深雪偶談 方岳
梁溪漫志 費袞
隨隱漫錄 陳晦
清波襍志 周煇
清波別志 周煇
老學菴筆記 陸游

野客叢書 王楙
賓退錄 趙與時
貴耳錄 張端義
白獺髓 張仲文
昨夢錄 康與之
蘆浦筆記 劉昌詩
游宦紀聞 張世南
坦齋筆衡 邢凱
坦齋通編 邢凱
山家清事 林洪
螢雪叢說 俞成
行營襍錄 趙葵
三柳軒襍識 程棨
閒窗括異志 魯應龍
搜采異聞錄 永亨
異聞總錄
睽車志 郭彖
小學紺珠 王應麟
林下偶談 剡溪吳氏
吹劍錄 俞文豹
清夜錄 俞文豹
話腴 陳郁

養痾漫筆 趙溍
豹隱紀談 周遵道
却埽編 徐度
東齋紀事 許觀
楓窗小牘 袁褧
嬾正子 馬永清
韋居聽輿 陳直
葦航紀談 蔣津
萬柳溪邊舊話 尤玘
船窗夜話 顧文薦
困學紀聞 王應麟
自號錄 徐光溥
南窗紀談
須溪記鈔 劉辰翁
佩韋齋輯聞 俞德鄰
悅生堂隨鈔 賈似道
江行襍錄 廖瑩中
齊東野語 周密
癸辛襍志 周密
浩然齋視聽鈔 周密
志雅堂襍鈔 周密
愛日齋叢鈔

耆舊續聞
續夷堅志 元好問
至正直記 孔行素
解酲語 李材
江湖紀聞 郭霄鳳
東園友聞
遂昌襍錄 鄭元祐
樂郊私語 姚桐壽
草木子 葉子奇
輟耕錄 陶宗儀
山房隨筆 蔣子正
佩楚軒客談 戚輔之
嫏嬛記 伊席夫
研北襍志 陸友仁
湖海新聞
書齋夜話 俞琰
兩鈔摘腴 史浩
雪舟脞語 王仲暉
雪履齋筆記 郭翼
霏雪錄 鎦績
清溪暇筆 姚福
水東日記 葉盛

雙槐歲鈔（黃瑜）
昨非菴日纂（鄭瑄）
聽雨紀談（都穆）
春風堂隨筆（陸深）
丹鉛總錄（楊慎）
藝林伐山（楊慎）
談輅（張鳳翼）
夢占類考（張鳳翼）
瑯琊代醉編（張鼎思）
七修續稾（郎瑛）
林下清錄（沈仕）
學圃藼蘇（陳邏文）
雨航雜錄（馮時可）
戒菴湯筆（李詡）
南歸日記（蕭士瑋）
焦氏說楛（焦周）
玉芝堂談薈（徐應秋）
江湖雜記
洹詞筆記雜鈔（崔銑）
甘露園短書（陳汝錡）
五雜組（謝肇淛）
說纂
瑯琊湯鈔（文林）
餘冬序錄（何孟春）
兩山墨談（陳霆）
玉堂湯筆（陸深）
升菴外集（楊慎）
綠雪亭雜言（敖英）
風月堂雜識
少室山房筆叢（胡應麟）
七修類稾（郎瑛）
文長別記（徐渭）
鞠坡叢語（單字）
穀城山房筆麈（于慎行）
暖姝由筆（徐充）
近峰文略（皇甫庸）
羣談採餘
已瘧編（劉玉）
金罍子（陳絳）
翰墨叢記
宙合編（林兆珂）
見只編（姚士粦）
說略（顧起元）
雲谷臥餘（張習孔）

堯山堂外紀（蔣一葵）
留青日札（田藝衡）
邵陵學山（王完）
寶顏堂筆記（陳繼儒）
辟寒（陳繼儒）
邱氏遺珠
枕中十書（李贄）
篔齋雜著
彙書二編（來集之）
六研齋筆記（李日華）
湧幢小品（朱國正）
揮麈新談（王兆雲）
文園湯語（程希堯）
遵生八牋（高濂）
湘烟錄（凌義渠）
語林（何良俊）
藤陰劄記（孫承澤）
潠書（毛先舒）
香祖筆記（王阮亭）
天祿識餘（高士奇）
筠廊偶筆（宋犖）
近異錄（劉質）
農田餘話（長谷逸正）
雲邁淡墨（木增）
偃曝談餘（陳繼儒）
太平清話（陳繼儒）
萬歷野獲編（沈德符）
宋稗類鈔（潘永因）
正藏書（李贄）
樵書（來集之）
槎菴小乘（來斯行）
紫桃軒雜綴（李日華）
珍珠船（陳繼儒）
韻石齋筆談（姜紹書）
楮記室（潘塤）
小窗自記（吳從先）
墨憨齋笑纂
警心錄
通考纂略（柴紹炳）
改蟲齋雜疏（高層雲）
居易錄（王阮亭）
日知錄（顧炎武）
古今女史（趙世杰）
崇文總目（歐陽修等）

中興館閣錄 陳騤等
宋史藝文志 脫脫等
讀書後志 晁公武
書錄解題 陳振孫
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等
西亭萬卷樓書目 朱氏
菉竹堂書目 葉盛
世學樓書目 鈕氏
澹生堂書目 祁承㸁
讀書敏求記 錢曾
曝書亭書目 朱彝尊

中興館閣續錄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
讀書續志 趙希弁
遂初堂書目 尤袤
內閣書目 林大山等
國史經籍志 焦竑
天一閣書目 范欽
古林書目 曹溶
傳是樓書目 徐乾學
道古樓書目 馬思贊

書史 米芾
翰墨志 宋高宗
向氏圖畫記
續書譜 姜夔
雲煙過眼錄 周密
畫鑒 湯垕
書法通釋 張紳
續圖繪寶鑑 韓昂
鐵網珊瑚 朱存理
珊瑚網 汪砢玉
正蹟實錄 張丑

金壺記 釋適之
淳熙奇字訓釋
畫繼 鄧椿
書苑菁華 陳思
學古編 吾邱衍
書史會要 陶宗儀
圖繪寶鑑 夏文彥
墨池編 朱長文
鐵網珊瑚 都穆
清河書畫舫 張丑
王氏畫苑 王弇州

王氏書苑 王弇州
淡圃畫品 王世懋
畫法年紀 郭璘
文湖州竹派 釋蓮儒
續畫史會要 金賁
書系 唐大章
格古要論 曹昭
續書畫題跋記 曹溶
江邨銷夏錄 高士奇
石鼓文辨 程大昌
紹興古器評 張掄

古今法書苑 王弇州
嚴氏書畫記 文嘉
鬱岡齋筆塵 王宇泰
妮古錄 陳繼儒
東圖元覽 詹景鳳
書畫眼 董其昌
書畫題跋記 郁逢慶
書畫彙考 卞永譽
金石錄 趙明誠
石刻鋪敘 曾惇
寶刻叢編 陳思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薛尚功
蘭亭考 桑世昌
蘭亭續考 俞松
名蹟錄 朱珪
天下金石志 于奕正
金石林時地考 趙均
碑錄
泉志 洪遵
天下名酒記 張能臣
梅譜 范成大
硯箋 高似孫

蘭亭博論 桑世昌
蘭亭記
元牘記 盛時泰
法帖補系 曹士冕
石蹟記
筍譜 贊寧
錢譜 董逌
弧矢譜
菊譜 范成大
蟹略 高似孫

菌譜（陳仁玉）
雲林石譜（杜綰）
北苑茶錄（熊克）
酒小史（宋伯仁）
天彭牡丹譜（陸游）
打馬圖（李清照）
名馬記（李翰）
山家清供（林洪）
全芳備祖（陳景沂）
墨史（陸友）
女紅餘志（女士龍輔）
蟹譜（傅肱）
花史（王路）
海棠譜（陳思）
蘜譜（沈競）
帶格（陳晦）
蟋蟀經（賈似道）
糖霜譜（王頤）
洞天清錄（趙希鵠）
寶貨辨疑
蜀錦譜（費著）
農桑輯要

硯譜
名劍記（李承勛）
蠶經（黃省曾）
天下鹽法志
苕溪漁隱叢話（胡仔）
竹坡詩話（周紫芝）
韻語陽秋（葛立方）
雲莊四六餘話（楊囦道）
詩話雋永（翰正巳）
樂府指迷（張炎）
詞旨（陸輔之）
香乘（周嘉胄）
羣芳譜（王象晉）
裝潢志（周嘉胄）
玉林詩話（黃昇）
四六談麈（謝伋）
二老堂詩話（周必大）
庚溪詩話（西郊野叟）
後村詩話（劉克莊）
南溪詩話
詩人玉屑（魏慶之）
詩詞餘話（俞焯）

蓉塘詩話（姜南）
存齋詩話（瞿宗吉）
少室山房詩藪（胡應麟）
解頤詩話（自笑道人）
存餘堂詩話（朱承爵）
詞筌（賀裳）
益公題跋
鶴山題跋
晦菴題跋
迎鑾七賦（曹勛）
西湖賦（白珽）
歸田詩話（瞿宗吉）
懷麓堂詩話（李東陽）
夢蕉詩話（游潛）
雪濤詩評（江盈科）
詞苑叢談（徐釚）
容齋題跋
後村題跋
放翁題跋
帝都賦（葛澧）
胥濤賦（羅公升）
長慶集（白居易）

和靖集（林逋）
東坡全集（蘇軾）
東坡外集
東坡詩註（王十朋）
西湖百咏（楊蟠）
闕博士集（闕注）
梁溪集（李綱）
石林建康集（葉夢得）
師川集（徐俯）
武穆集（岳飛）
林泉結契（王質）
清獻公集（趙抃）
東坡續集
東坡詩註（施宿）
東坡詩註（趙夔）
青山集（郭祥正）
竹友集（謝邁）
中正德文集（趙鼎）
浮溪集（汪藻）
松隱集（曹勛）
盧溪集（王庭珪）
鴻慶集（孫覿）

蠹齋鉛刀編 周孚
北山小集 程俱
默堂集 陳淵
韋齋集 朱松
玉瀾堂集 朱槔
知稼翁集 黃公度
香溪集 范浚
省齋稾 周必大
石湖集 范成大
渭南集 陸游
朝天集 楊萬里

龜溪集 沈與求
歸愚集 葛立方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栟櫚集 鄧肅
橫浦集 張九成
雪溪集 王銍
平園集 周必大
梁溪集 尤袤
劍南集 陸游
誠齋集 楊萬里
朝天續集 楊萬里

于湖居士集 張孝祥
野處類稾 洪邁
梅溪集 王十朋
艾軒集 林光朝
雙溪集 王炎
龍川集 陳亮
雪窗小集 張良臣
水心集 葉適
龍洲集 劉過
雪坡小稾 羅與之
洺水集 程珌

盤洲集 洪适
南軒集 張栻
朱文公大全集
浪語集 薛季宣
江湖長翁集 陳造
勉齋集 黃榦
攻媿集 樓鑰
疎寮集 高似孫
方壺存稾 汪莘
玉楮集 岳珂
翠微南征集 華岳

臞翁集 敖陶孫
清苑齋集 趙師秀
北窗稾 余觀復
白石道人詩 姜夔
無懷小集 葛天民
靖逸小集 葉紹翁
吾竹小稾 毛珝
清獻集 杜範
徐清正集 徐鹿卿
石屏續集 戴復古
秋崖小稾 方岳

梅屋唫 鄒登龍
方泉集 周文璞
鞠磵集 高翥
鷗渚微唫 趙崇鉘
秋江煙草 張弋
鶴山集 魏了翁
雲臥稾 吳汝弌
庸齋小集 沈說
石屏集 戴復古
雪蓬稾 姚鏞
清雋集 鄭震

端平集 周弼
梅屋詩稾 許棐
芸隱倦游稾 施樞
馬塍稾 宋伯仁
蒙泉詩稾 李濤
學詩初稾 王同祖
東齋小集 陳鑒之
適安藏拙稾 武衍
雪林刪餘 張至龍
皇華曲 鄧林
竹莊小稾 胡仲參

芸居乙稾 陳起
芸隱橫舟稾 施樞
後村集 劉克莊
雪巖唫卷 施樞
靜佳龍尋稾 朱繼芳
學唫 朱南杰
漁溪乙稾 俞桂
斗野稾 張蘊
抱拙小稾 趙希楷
橘譚詩稾 何應龍
西麓小稾 陳允平

雪磯叢稾 樂雷發　竹所唫稾 徐集孫
雅林小稾 王琮　勿軒集 熊鉌
在軒集 黃公紹　須溪集 劉辰翁
看雲小集 黃文雷　癖齋小集 杜旃
招山小集 劉儗倫　華谷集 嚴粲
檜庭唫稾 葛起耕　小山集 劉翰
露香拾稾 黃大受　竹溪十一稾 林希逸
山存存稾 陳必復　端隱吟稾 林尚仁
心游摘稾 劉翼　順適堂吟稾 葉茵
孝詩 林同　梅花衲 李龏
翦綃集 李龏　退安遺稾 吳淵

瓜廬詩 薛師石　潛齋集 何夢桂
佩韋齋集 俞德鄰　文山全集 文天祥
指南錄 文天祥　疊山集 謝枋得
霽山集 林景熙　白石樵唱 林景熙
韶卿集 方鳳　晞髮集 謝翺
水雲集 汪元量　湖山類稾 汪元量
咸淳集 鄭思肖　道州苔衣集 柴望
滄洲集 羅公升　海陵集 周麟之
白玉蟾集 葛長庚　海瓊集 葛長庚
北磵集 居簡　採芝集 斯植
雲泉詩集 永頤　亞愚江湖紀行集句 紹嵩

柳塘集 道璨　骳稾 利登
易安居士集 李清照　寧宗恭聖楊后宮詞
斷腸集 朱淑正　吾汶稾 王炎午
秋澗集 王惲　桐江集 方回
剡源集 戴表元　剡源文鈔 馬思贊選
興觀集 仇遠　山村遺稾 仇遠
湛囦集 白珽　仁山集 金履祥
吳文正公全集 吳澄　勿軒集 陳孚
困學齋集 鮮于樞　養蒙集 張伯淳
松雪齋集 趙孟頫　清容集 袁桷
松鄉集 任士林　道園學古錄 虞集

道園遺稾 虞集　翰林珠玉 虞集
柳待制集 柳貫　淵穎集 吳萊
鹿皮子集 陳樵　金臺集 葛邏祿迺賢
傅與礪集 傅若金　禮部集 吳師道
翠寒集 宋无　啽囈集 宋无
南湖集 貢性之　蛻菴集 張翥
僑吳集 鄭元祐　竹齋集 王冕
秋聲集 黃鎮成　子素集 潘純
余忠宣集 余闕　玉笥集 張憲
鐵崖集 楊廉夫　江月松風集 錢惟善
梧溪集 王逢　玉山璞稾 顧瑛

鄭氏聯璧集
天籟集 白樸
鼓枻稾 虞堪
霞外集 馬臻
蒲室集 大訢
犂眉公集 劉基
潛溪集 宋濂
鑾坡集 宋濂
危學士集 危素
王忠文集 王禕
嘉禾百咏 張堯同

缶鳴集 高啓
始豐類稾 徐一夔
春雨集 解縉
自怡集 劉璉
弇州四部稾
節菴集 于謙
徐文長集 徐渭
晚香堂集 陳繼儒
長水集 沈懋孝
南雷文定 黃宗羲

佩玉齋類稾 楊翮
雲林集 倪瓚
句曲外史集 張雨
筠溪牧潛集 圓至
劉誠意集 劉基
覆瓿集 劉基
芝園集 宋濂
翰苑別集 宋濂
清江集 貝瓊
艸閣集 李曅
鳧藻集 高啓
陶學士集 陶安
履道集 周砥
半軒集 王行
甫田集 文徵明
篁墩集 程敏政
水天閣集 陶望齡
快雪堂集 馮開之
大江艸堂集 陳衎
自娛齋集 聞啟祥
梅村集 吳偉業
思古堂集 毛先舒

蕊雲集 毛先舒
帶經堂集 王阮亭
得全詞 趙鼎
順菴樂府 康與之
坦菴長短句 趙師俠
惜香樂府 趙長卿
蘆川詞 張元幹
近體樂府 周必大
逃禪詞 楊无咎
嬾窟詞 侯寘
簫臺公餘詞 姚述堯

歸愚詞 葛立方
和清正詞 方千里
白石詞 姜夔
石屏詞 戴復古
隨如百詠 劉鎮
順受老人詞 吳禮之
竹齋詩餘 黃機
梅溪詞 史達祖
竹山詞 蔣捷
梅屋集 張棐
日湖漁唱 陳允平

曝書亭集 朱彝尊
陳檢討集 陳維崧
清正詞 周邦彥
蓮社詞 張掄
介菴詞 趙彥端
東山樂府 吳潄
于湖詞 張孝祥
海野詞 曾覿
書舟雅詞 程垓
東澤綺語債 張輯
稼軒長短句 辛棄疾
玉照堂詞 張鎡
友古詞 蔡伸
龍洲詞 劉過
空同詞 洪瑹
月溪集 陳以莊
蒲江詞 盧祖臯
竹屋癡語 高觀國
夢牕四稾 吳文英
芸窗詞 張榘
碧山樂府 王沂孫
梅淵詞 張矩

梅川詞 施岳
蘋洲漁笛譜 周密
江村遺稾 姚雲文
山中白雲詞 張炎
漱玉詞 李清照
蛻巖樂府 張翥
格齋四六 王子俊
臞軒四六
宋文鑑 呂祖謙
聖宋文選
五百名家播芳大全 （魏仲賢 葉子寶）
宋藝圃集 李蓘
天地間集 謝翶
月泉唫社 吳渭
谷音 杜本
名賢小集拾遺 陳起
增廣高僧前後集 陳起
瀛奎律髓 方回
宋詩選
宋詩鈔 吳之振
宋十五家詩 陳訏
中州集 元好問
元朝文類 蘇天爵
元音 張中達
雷溪詩選 劉因
乾坤清氣集 偶桓
元詩類選 曾應珪
元詩體要 宋公傳
皇元風雅 孫大雅
西湖竹枝詞 楊廉夫
西湖竹枝續集 徐士俊
湖山詩選 徐懋升
西湖游咏 黃省曾
治世正音 歐陽濬
大明風雅廣選 蕭儼
溯音 方繼學
十二代詩選 曹學佺
皇明文徵 何喬遠
文苑春秋 崔銑
赤城詩選 （謝鳴治 黃世顯）
列朝詩選
明詩綜 朱彝尊
今詩篋衍集 陳維崧

江左十五子詩
詩林韶濩 顧嗣立
名媛璣囊 池上客
樂府雅詞 曾慥
花菴絕妙詞選 黃昇
絕妙好詞 周密
樂府補題
詞海遺珠 勞堪
詞品 楊慎
花艸粹編 陳耀文
草堂詩餘 沈際飛
林下詞選 周銘
詞統 卓珂月
詞綜 朱彝尊
詞律 萬樹
詞譜
指月錄 瞿汝稷
神僊通鑑 劉守亮
五百羅漢名記
西湖淨社錄
勝蓮社約 虞淳熙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正類本草 王繼先
白雲僊人靈艸歌
宣和遺事
汴都平康記 張邦基
藝流供奉志 周密
小字錄 陳思
妝臺記 宇文氏
姬侍類偶 周守忠
陳盼兒傳 李祉
金姬別傳 楊儀
青泥蓮花記 梅鼎祚
荆釵百咏 許浩
雙名志 褚仁穫
堅瓠集 褚仁穫

南宋雜事詩引用書目

南宋襍事詩引用書目補遺

畫禪室隨筆（董其昌）　大滌洞天記（鄧牧）
竹窗隨筆（釋袾宏）　西湖志（夏基）
華陽宮紀事（僧祖秀）　江漢叢談（陳士元）
續松漠紀聞（洪皓）
繪事備考（汪星聚）
陶隱居正誥序（高似孫）
清賞録（包衡）

南宋襍事詩

錢唐沈嘉轍藥城

龍蔥佳氣儷山川南渡開基大寶傳爲肯文章京樣好中興覇得幾遺編（宋會要紹興元年內殿宣示大宋受命中興之寶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鎮國神寶二曰受命寶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十曰定命寶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　方輿勝覽臨安月香水影之清文章京樣好覽雲陣銀山之洶意氣天豪　玉海建炎二秊胡安國上中興策十四篇紹興二秊權邦彥獻中興十議四年汪藻上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冊七年林保獻中興龜鑑八秊李昌言進中興要覽十篇九秊汪伯彥上建炎中興日曆五卷十二年溧州布衣陳靖獻中興論統淳熙十二年上中興禮書先是紹興元年趙子書上言政和宣和因革禮渡江後皆失請事加修纂至是書成賜名中興禮書嘉泰二秊賈士賓等續纂中興禮書八十卷又李綱編建炎中興記二卷張浚進中興備覽四十篇李璧中興戰功錄敍事中興十三處戰陟次銓法熊克撰中興紀事本末又名中興小曆文獻通考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一百卷何異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　案以上諸目俱禮書續禮書備覽戰功錄紀事本末會要百官題名並見於文淵閣書目而文淵閣所藏更有中興御政中興百官年表中興編年備要中興繫年錄中興政要中興大事記內閣書目有孫清臣中興三朝聖訓焦氏經籍志有陳均中興編年舉要菉竹堂書目有中興目錄有中興繫年要錄大抵中興諸書見於諸簿錄者可考也其不錄者皆佚已惟焦氏所載高宗實錄五百卷孝宗實錄五百卷光宗實錄三百卷寧宗實錄三百卷此據宋史藝文志而列之未必存完書也）

炎炎大誥下彤階摩勒青珉兩辟排喜得華恩加上舍明朝宰相送光齋（古文淵鑑宋高宗幸學手詔朕聞周建外史掌五帝三皇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朕惟祖宗開建冊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爲空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　曝書亭集宋高宗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張澂摹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磻老建閣於太學題曰光堯石經之閣元時楊璉真伽造白塔於行宮故址取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已損其什一明書熟吳訥處州宋吳佐先後按浙咸憑後之廊並以殘缺者正未廊壁嵌）

諸經中左易一書六詩十有一禮則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非足本矣秦檜一跋吳訥摧碎其詞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楓窗小牘思陵以萬幾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記列傳刊石頒於太學 王宗沐續資治通鑑紹興十三年作太學以岳飛宅為之在前洋街 宋史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廟像明年二月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學上從之帝遂作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灑宸翰揭之大成殿上二十六年石刻於國子監淳熙四年孝宗幸太學嘉泰三年寧宗幸太學淳祐元年理宗幸太學咸淳三年度宗幸太學 朝野雜記太學養士最盛於崇光間紹興中詔以七百人為額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百七十員每二年科場舉四人而一若即行校藝而升上者則不待選舉而得釋褐焉 癸辛雜識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守執則送燒金碗一隻狀元送銀金魁星杯柈一副漕帥新除各齋有十八界送二百千酒十尊入學規輕者關暇重者前廊關暇又重則遷齋

百寮印信久無存遺得龍章守子孫三百餘年廿五押

誰知制誥代天言

朱子語錄亂後印信散失諸司往往借用舊印有以不便請者又因費重而止只問朱子奏狀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尉印亦可借 是見縣丞借用漕使印諸司舊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 賓齋雜著余家蓄有建炎勅文一番係御史陸銳安撫兩河時所受書以淡墨可二十許筆勢飛動題建炎元年七月十八日御筆識分明正思陵手筆蓋以時兩河尚在版圖也 寶暖文集有題戴水程氏所藏南宋錄用伊川先生子孫誥 癸辛雜識宋十五帝御押國太祖 㐬太祖元押帝太宗 丕太宗元押○真宗 白仁宗 历英宗 ○神宗 帝哲宗 丹徽宗 回欽宗 氐高宗 乕孝宗光宗 可寧宗 丑理宗 ㄖ度宗 霏雪錄書閱宋故事惟押字上親書有押字則不用寶 誠略宋勅俱草書後用一省長官僉押 三朝北盟會編高宗得陷圍書匠鈔通能刊金銀銅圖書取繆篆白字令刊白文為璽由是人皆敬之

雄才始事氣方酣一尺書函懇再三可惜聲聲蘇武令

王今遺恨諭江南

朝野雜記靖康末高宗與李忠定公書請頓首頓首天未悔禍乘輿蒙塵國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逐擊冀遂奉迎而歸方今生民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舊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振天人之溺以副蒼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護遂放楊頓首觀此則高宗屬意於忠定可見矣 詞翰紀興初都下盛傳蘇武令一詞悲韻淒楚云是李綱丞相作 歷代臣鑑王倫使北還繼跪曰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陛下其勿付外

按李綱伯紀撰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蒲室集題高宗書不為高宗為中興之主而不能用李綱宗澤深為可惜然慈仁謹儉可謂守文之主雖遷中興亦有由也

小臣觸諱玉堦東聖主天懷寫至公一點君心千古事

兒孫何地敢忘忠

吹劍錄高宗策士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以己妨人進取 歷代臣鑑韓世忠得疾戒家人曰我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玉海例言）宋時於廟諱如桓諱為正諱旬為韻諱勉魏徵為魏證及□觀作正觀□正作□征唱縣作宗唱丞桓寺作植寺姤卦作遇卦此類甚多 （日知錄）朱子周易本義姤卦下以姤為遘姤作姤為遇避高宗嫌名也 鼠璞本朝避嫌名如勾姓本避高宗諱故改音鉤後或加金於傍或加絲於傍或加草於上或改為句或增為勾龍實同一句也今讀句践作平聲者本此 吏部勾龍如淵永康軍人句姓本古句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為龍因呼為勾龍氏 尹穡組賞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改 又案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而□觀改作正觀轉徵以作魏證不知徵□不同音也又可怪者□宗名桓而朱子於書中有桓獨不諱不知其解或以親盡而祧耶

太清樓本無完字匱紙摹來已再傳不愛女官元祐腳

墨皇新搨紹興年

書史往見蘇耆家蘭亭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 法帖譜系舊見太清樓帖自開禧以後有榷場中來者已磨去完字無右邊轉腳蓋避金亮諱也 清河書畫舫高宗本效黃庭堅書後以偽豫讒能庭堅書者為間遂改從右軍 又法帖譜系南宋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稱紹興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淳熙修內司本淳熙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 淳熙奇字訓釋云撫與摹同 墨皇出米芾寶晉英光集詩

築室南班傍帝畿偲涼家寶已芳菲凄涼望斷中天路

朔雪橫空雁影稀

閱雅錄當考典故祖宗袒免親以上備環衛冠屬籍謂之南班 通志略有本朝仙源積慶圖一卷 宋史不息嗣濮王宗暉曾孫也孝宗嘉其忠諒飲之酒顧太子曰此賢家寶也又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玉牒 朝野雜記故事玉牒以首相領之紹興十六

（年初復玉牒所以秦會之提舉文宗正寺仙源類譜具見數者三祖以下合二萬一千六十有六人靖康以來陷異域者遂爲排連而已又宗室爲狀元者乾道初汝愚中宏辭科者淳熙初彥中童子科者慶元中宗禩三季六月己卯崇禩六能誦六經竟文解云　譚鑰宋理宗寶祐四季登科錄凡五甲共六百一人其中自玉牒者第一甲二人第二甲二人第三甲十八人第四甲五十一人獨未有在第五甲者可見宋室待宗藩之禮　經世奇謀留遇僧者碭山人也金人見之曰余以趙家少帝遇僧稱喜紹興十季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守悊遣赴行在乃詔勅治遇僧服罪後有自北來者以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　朝野襍記建炎五季有自稱徐王棣者聞於朝上遣使逆之既至審驗則富順男子李時也遂坐誅有婦人自稱柔福帝姬者按驗則婦人易氏也杖死上曰吾寧受百欺冀得一正紹興十二季詔皇族有來歸者令州縣驗實以聞）

一朝姦細竟南奔和議終爲保舉恩已見秦家錯摺樣
莫將冠冕付空言

（金國南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患宋君臣復讎患有以止之魯王曰惟還彼臣先歸使其臣願我佯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患烈王曰惟張孝純可患獻王曰此事在我心裏三年矣只有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銷而中常委曲順從而檜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若干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國彼喜諫說說秦必是得志　宋元通鑑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濱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艸與撻懶求和書　又羅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訴自揖爲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老學菴筆記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偏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

簪花書法註劉希金翠輕搖玉腕圍誰說芙蓉江上貌
紅顏一代有危機

（瑯嬛宋宮人有劉金簡翠腕闌畀景陽宮胭脂井物註似今之玉鐲　清河書畫舫劉夫人字希建炎間書手內翰文字及寫宸翰高宗甚眷之　金小史金主亮嘗有圖宋之意曰向者梁說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天下之絕色也今一舉而兩得之所謂因行掉臂也）

集賢臺閣接飛檐九朽還摹上筆尖天慶喜存原粉本
金章曾是弟兄兼

（硯古錄趙伯駒與弟伯驌並以畫名高宗嘗命二人合畫集賢殿稱旨賞與特厚　圖繪寶鑑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謂先以土筆撲取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罷者畢也　清河書畫舫按伯驌乃伯駒之兄高宗時嘗奉詔爲天慶觀樣命吳中依樣造之今京抄觀是也　圖繪寶鑑趙伯駒善畫山水花鳥竹石高宗極愛之仕至浙西兵馬鈐轄趙伯驌善畫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禽點染輕盈頗有生意仕至觀察使）

書法申韓執並存鐃歌鼓吹似前賢太常錦瑟還驚訝
律呂而今不再傳

（研北襍志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又周公謹云姜堯章鐃歌鼓吹曲乃步驟魯飾也　留合編姜夔上書乞正樂卦太常同官校正樂師上錦瑟姜問曰此何樂衆官已有易文之歎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闋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去　罕興掌故姜堯章長於音律嘗著大樂議欲正廟樂慶元三季詔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與議大樂時嫉其能是以不獲盡其所議人大惜之　按姜夔字堯章有白石詞五卷）

野溪亭市列柴門陶戶家家作酒罇縱有龍紋白芨碎
新窯青器已無倫

（太平寰宇記杭州亭市山餘石鄉亭市村多陶戶善作大甕今謂之浙甕　四朝聞見錄南宋時處州章生兄弟皆作窯兄所作者視弟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百圾碎又考古搨遺芳稱兄所作爲哥窯　稗編渡江後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爲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餘如烏泥窯餘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所謂舊越窯不復見矣　五襍組紫窯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傳流至今者惟哥窯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　紫研齋筆記南宋時餘姚有秘色瓷麤樸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窯目之不能別白也）

絲鞵供御喚莊生雪藕抽鍼瑩緝成一尺繡茵塵不動
退朝禹步寂無聲

（老學菴筆記禁中舊有絲鞵局專挑供御絲鞵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珙被賜數百緉皆經奉御者壽皇即位惟臨朝服絲鞵退即以羅鞵易之遂廢此局　夢窗甲稾瑞鶴僊贈絲鞵莊生云藕心抽瑩繭絲引翠纖行處氷花成片金門從回輦兩下兒飛上繡絨塵軟未云待宣供禹步宸遊退朝燕殿　按莊生必當時供奉者）

廂庭雖設莫紛拏和氣常生百姓家爲報臨安破落戶
東宮昨日坐南衙

洺水集城南廂官題名記粤自東幸於今百年錢唐版籍百倍往昔南北二廂設於闤外而五方雜居水陸互市人滋衆而訟滋夥訟於廂廷者率繫縲累日吏屬饜乃得去　兩浙名賢錄趙[illegible]夫知臨安府入對理宗語之曰京師細民當一意撫摩使常在春風和氣中遂於府西建春和樓推廣德意　咸淳臨安志紹興二十三年上謂大臣曰近令臨安府收捕破落戶編置外州治本為民間除害而謂小火下者乃為人訴其恐嚇取錢令有司予細根治務得其實先是行在號破落戶者巧於通衢竊取人物故有是命　續資治通鑑建炎三年升杭州府為臨安府　愧郯錄乾道七年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珂案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

駐蹕錢唐奈數何風光京洛過江多後門艤得龍舟好歌舞銷鎔是此鍋

群談採餘陳留南莫知所出藝祖召之闕問天下始終事對曰汴二杭三閩四廣再問則曰非臣所知也　青泥蓮花記江浙間路岐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諷諭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　七修類藁杭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惟江干人言語躁動為杭人之舊音教諭張傑嘗戲曰高宗南渡止帶一百過來（按百音擺）　近峯聞略今人呼謔之語皆有所本如宋都汴有何家數者其下行貨惡濫故呼何數今越人云數頭者當是南渡之遺也　留青日札劉豫金人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因諭懷留後門之策乃起張浚為閩浙江淮宣撫備退保之地　御選四朝詩高孝璹詩朱簾白舫亂湖光陽岸龍舟艤夕陽今日歡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唐　西湖遊幸記西湖杭人無時而不遊凡婚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無不在焉故杭諺有銷金鍋之號

偏愛黃冠祀紫都為儒為帝總虛無馬遷也強宗元教誰續華陽位業圖

齊東野語女冠吳知古用事內宴演參軍戲坊節請簽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觱栗請至三四登前擊其首曰甚事不被觱栗壞了又俗呼黃冠為觱栗　清河書畫舫宋徽宗為東華帝君高宗為元載孔昇天帝下生　筠溪牧潛集余居臨安有詩大校史記列傳以老子為首心甚怪之莫知其本所出問諸博書者亦莫知也因閱國朝會要見宣和間有旨升老子於列傳首乃悟所見蓋宣和本今不行也

心事誰知默禱閒滿朝敢道相公姦九年伍伯無人識去訪東南何處山

江湖雜記檜既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隸何立勝急至

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昨非菴日纂錢一為阜隸因秦檜酷刑責人嘗至死後雖少悔只以流血為度隸乃汚豬血在杖如是九年忽一日立班中見足離地而起檜呵其為妖隸以前情曰某今日應上昇遂乘雲而去

古牋葉葉染松煙監本猶珍後代傳歐瘦顏肥生態別宮囊須辦買書錢

朝野雜記監本書籍紹興末年所刊也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版頒行從之然所取諸書多殘缺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缺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先是王瞻叔為學官嘗請摹印諸經疏及經典釋文許郡縣以贍學或有儲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許之今士大夫仕於朝者率費紙墨錢千緡而得書於監云　五雜組書所以貴宋版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

中興詞翰坐春風科第繽紛出學宮花月平章二百載詩名終是首文公

癸辛雜志乾淳文淳厚謂之乾淳體端平江萬里自成一家字句徐霖魁南省尚性理時競趨之以釣科第咸淳末諸人傳為變體謂之換字文章內多用莊列語　文獻通考淳熙十四年鄉試得進士王容以下上天資英明大廷策士多自陞黜不盡由有司是舉王容蓋自第三擢為榜首時儒生迭興辭章推正號乾淳體　少室山房詩藪大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以外略有三等尤楊四子元和體也徐趙四靈大中體也劉戴諸人自為晚宋而謝翱七言古時有可採焉

雲漢昭回奎宿明巖菴猶記大蘇名從來國運關文運莫誤文章喫菜羹

庚溪詩話徽宗幸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伏地久之方起上詰之答曰值奎宿奏事上問何神對曰本朝臣蘇軾也上大驚　萬曆杭州府志東坡菴在錢唐縣西六甲東坡為守時止此後人鑿石為室名曰東坡菴　洄詞記事續鈔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靡故國益弱如淮水心之論周平園之湯陳平齋之雜　農田餘話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石湖放翁為不正平聊菴諸子始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　老學菴筆記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春衫新翦瑞香羅。插座頻宣小妓歌。四色饅頭細印酒。花茶坊裏喚斷波（夢粱錄蒸作之行賣四色饅頭薄皮春繭又孝仁坊口水精紅白燒酒曾經宣喚其味不和但大入口便消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illegible]等不本色業藝專為探聽妓家賓客趕趁唱若熟客所在以獻香送歡為由謂之斷波）

南瓦邀棚北瓦過。繡巾小妓舞婆娑。遊人不盡香塵擁。簫鼓鬧場打野呵（市肆記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處做場謂之打野呵 又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邀棚 咸淳臨安志南瓦在清冷橋西有熙春樓北瓦在衆安橋之南亦名下瓦有羊棚樓）

明遠高樓夜半鐘。書聲蚤已聽潛龍。凡塵留得天人像。頳淡春風遍九農（劍源集佑聖觀記觀有明遠樓阜陵嘗讀書其中 朝野雜記佑聖觀淳熙三年建以奉佑聖正武靈應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正武像蓋肖上御容也 庚溪詩話孝宗春賦決土膏月之流潤將勸功於九[illegible]妻其帶露薜緣飄其風空丹綠衆芳絕異一乃矣 風春風字[illegible]次萬之不同 琳琚與貴孝宗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羊丁未生孝宗於秀州小名羊 高宗選養宮中賜名瑗適與崔府君同名）

難將肥瘦定官家。總屬天潢貌似花。從此中興開七葉。狸奴偏是判龍蛇（容齋事類絲與詔令訪求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十人中擇二肥一瘦留肥而遣瘦未出思陵云更子細觀令二子叉手立忽一貓走前肥者足蹴之上曰此貓偶過何遽踢之安能勝重耶遂留瘦而遣肥者瘦者即孝宗也）

誰主西湖造化功。總相宜咏畫圖中。四時分判拈題日。不見蘇公與白公（學吟載有游西湖詩誰主西湖造化功峰分南北境相通四時風物絃歌裏兩岸人家圖畫中堤柳送迎[illegible]湖波棹聲來往自西東風波便作恩波看此樂君王與我同 兆禪詞綺語有大畫西湖圖名曰總相宜作水龍吟詞詠之 方輿勝覽西湖在州西周迴三十里山川秀發四時畫舫遨遊歌鼓之聲不絕好事者嘗命十題有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鐘麴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峰插雲 案此為十景之始可知出於南宋其來已久 道州苕衣集西湖詩山氣又晴晴又雨樓臺依寺寺依山無恭詩一作兩峯出雲孤山梅雪）

堅辟長城恭勇功。中興想望野人同。醫身醫國皆司命。星陷無如奴僕宮（漁隱叢話高宗南渡有稱中興野人題詞吳江橋上有云敵騎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 四朝聞見錄臺臣有論列秦檜王繼先二人者上曰檜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又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也）

栢子池邊弱柳新。珠簾十二列宮嬪。耕夫織婦排香几。不問蒼生問鬼神（楊太后宮詞水影低涵柏子池秋聲輕度萬年枝 玉海紹興中於潛令樓璹書耕織二圖高宗召對宣示後宮 貴耳錄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

梅粉松黃作湯餅。銀鱗青蟹供芳醽。冰天不愛花交菓。玉肺朝朝出御廚（山家清供紫帽山人作梅花湯餅初浸白梅檀香末和麵作餛飩皮每一疊用鐵鑿如梅花樣者鑿取之可想一食不忘西湖 又云大理寺訪陳秋巖詩事留飲二童歌歸去來辭以松黃餅佐酒 又云正粉油餅芝麻松子胡桃蒔蘿六者為末拌和入甑蒸熟切作肺樣後苑名曰御愛玉灌肺以此見九重崇儉不嗜殺之意 蟹略有湖蟹潮蟹 月令廣義引武林遺事云每年五月富春江上鰣魚最盛數人捕之移時自里達於城市 戒菴漫筆杭州俗呼黃芽菜為冬菜謂諸菜多變成異種俗多南渡遺風賣冰者呼大雪以大雪收者佳羅芝麻者呼何何舊姓何者諱此故也）

蹴得金爐動地驚。旋看鐵壒起佳城。九重相與殷勤問。想道卿兒已長成（宋史紀事本末太子屬疾宮人蹴地上金爐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專當[illegible]帝位讓去之 朝野雜記建炎初太子得疾未瘳有金香爐宮人誤觸之仆地有聲太子驚悸時感搐不止上命斬宮人於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 朝野雜記[illegible]善養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動而汪黃使然[illegible]無事故上亦不甚慮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illegible]至罷去然[illegible]一楊遂病薰腐故明受殂後二宮皆絕孕苗劉之變[illegible]處[illegible]特二凶狂妄耳吾宮未離庚申而浚在建業乃建議[illegible]以[illegible]有明受之殤吾鉄墻下父老尚能言此當）

（時保乳嫗皆稱之云　鶴林玉露高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對曰臣子年十四脫然可語聖人之道）

爲國掄才費盡思雖於簡牘亦無遺誰知淪落天街客

三十青錢一首詩

（四朝聞見錄趙忠定公留確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居政地間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此掄才報國之端也　漁隱叢話仇萬頃未達時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

符離一敗盡南奔道士空傳相法明聞說相公多睡語

休將心學誤蒼生

（何氏備史張魏公素輕銳喜功好合虛譽符離軍潰國家數十年所積資械蕩然無餘方其甘寢晏然稱是心學然當彼衆崩解時一人心法詎能以捍否　夷堅志張魏公與夫人日齋道人一員有一客曰夫人當生貴子既見公揖公行數步即呼爲相公　齊東野語張魏公出督陛辭與高宗約曰臣先驅清道約至汴京作上元岳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　史綱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德壽謂孝宗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至符離喪師可謂知臣莫若君矣）

落魄人傳王實之盛朝多見石湖詩醵錢說虎邀獃子

不似狂生勑賜時

（齊東野語王實之莆田人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理宗曰姑置衛王王曰何容保之至上怒曰此狂生也後歸鄉里自稱勑賜狂生　白獺髓石湖范參政初官其同參者聞爲吳郡人即云獃子　又後因醵會日云請獃子　清賞錄范文穆好談虎構一軒曰說虎）

敢與陽烏一體尊河山影出巳黃昏淸泠泉底銀牀上

籀法曾書明眎孫

（螢雪叢說詩僧上秦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龜與鶴龜鶴泥沒徒泥中祝公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衆星朝北闕秦大喜　書史會要秦檜能篆書金陵文廟井闌上刻其所書玉兎泉三字亦有可觀）

湖隄何地葬桃花簡簡芳名未可誇賺煞西泠橋畔客

幾番松下覓香車

（咸淳臨安志蘇小墓在湖上　周紫芝云湖堤步游客言此蘇小墓也詩云野水橫分青草陂誰埋玉樹與瓊枝湖邊山自向人綠門外柳今何處

垂行兩行雲均是夢爲朱藕然未相宜一從蕙死蘭枯後何消桃花好面皮　雙名志蘇小小一名簡簡　案蘇小墓並不在錢唐自武林舊事載在西湖而咸淳臨安志亦載引周紫芝詩爲證然唐人徐凝有詩云嘉興縣東偏寒食落日家家拜掃回惟有縣前蘇小墓無人送與紙錢灰　陸廣微吳地志亦明載在嘉興縣側或謂李賀歌有西陵下風吹雨之句然西陵即西興亦並不在錢唐似不足據後之志墓者當考正之）

對坐金獅映日明彩雲仙隊奏瑤笙黃羅盒賜東宮食

石首魚攢土步羹

（詩林韶濩楊萬里德壽宮慶壽口號雙金獅子四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自王曾有箇家風　二老堂雜志殿上大宴有變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　文獻通考宋女弟子隊曰彩雲仙隊　隨隱漫錄每日賜太子玉食批司膳內人所書也如酒醋白腰子三鮮筍炒[illegible]鵪子烙攢石首魚土步辣羹海鹽蛇鮓煎三色鮓煨湖魚糊酒鱉江蛛青蝦辣羹酒醋蹄酥片生豆腐醋鵪子清汁雜熰胡魚肚兒辣羹之類）

薰風駘蕩水芙蓉聞道氷船江上供瓜果浸來消永日

宮官小殿講中庸

（雞肋編二浙少氷雪紹興壬子車駕在錢唐是冬大寒屢雪氷厚數寸北人遂窖藏之燒地作窖臨安府委諸縣皆藏明年五月天中節天適晴暑供奉行宮有司大獲犒賞其後錢唐無氷可收時韓世忠在鎮江率以舟載至行在晝夜牽挽謂之進氷船　松漠紀聞西瓜本出塞外自洪忠宣奉使歸得其種蒔之禁圃鄉圃　石湖集西瓜園碧蔓凌霜臥軟沙年來處處食西瓜　桐江集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瑤膚　詩林韶濩眞德秀宮夏詩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羃羃布庭除直教底事消長日大學中庸兩卷書）

香雲漫與白雲遊千載錢唐豈得休讖語何須憂鼎折

元勳一代在春秋

（秀水閒居錄趙鼎起於白屋一旦拜相以臨安相府爲不足居別起大堂寄花佳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合於坐上謂之香雲　山堂肆考金剛縣道士自稱白雲片鶴游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爲相有重名號賢相後謫吉陽忽見白雲曰憶昔日之言乎　雞肋編會稽士人有錢唐休矣有名於時趙元鎮相當國人薦之方議除擢會得邊報繳視奏目中適見其姓名趙不悅曰錢唐豈休乎因置不用趙引折彥質爲樞密院中奏牘書名相次人有譜之）

者謂趙鼎折為不祥乃與錢事相類古今以讖語而為禍福者多矣

宋元通鑑辛棄疾帥長沙時士人或訴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棄疾察之信然索所榜春秋卷兩易之啟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勲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　案趙鼎字元鎮撰忠正德文集十卷四字高廟所賜衣帶中語也又得全詞一卷

青絲覆額灑銀豪寶騎裝鞍綮錦發殿隔珠簾宣賜宴
庭開花燭慶同牢

朝野雜記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授官者五人蕭頃彭與張宗禾朱虎臣劉穀朱虎臣能排陣步射又讀書故補承信郎劉穀以小楷字五歲善騎射故補校尉虎臣又賜金帶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命官者七人有呂嗣興者四歲能刪書切韻變四聲書八卦上召見御面吟詩授右從政郎令伴皇孫英國公讀誦乾道八年春也又授王克勤從事郎李如圭林洽何頫華迪功郎何致遠將仕郎郭向直下州舉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六人無補官者惟從仕郎吳鋼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壬子四月也　讀會

吉水李如圭歲中童子科孝宗召見與其父隔珠簾賜宴　宏簡錄

熊克家與儉約除起居郎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王之資遣會兵制獲賜金三涿以歸之人稱其介　江漢叢談茶陵譚瑞寶七歲應神童子科登第謝敬傳入禁中理宗見而異之

柳絲高颭紅旗小蘭棹平移妓樂來十錦亭邊春市散
風光老去舊樓臺

西湖賦湖詠維百先言御園爰有聚景圖經所奉致坤宮之孝養據雲位以生香來四朝之游幸攬衆遠以平吞開有翠芳蘭棹在島接蓬萊於中沚寶慧日於前軒北有大壺紅鶴尚存去環碧兮白隄隔水月兮一堤慶樂有梅園梓林之勝珍禽異獸之繁亭連排為十錦碑蝕苔以千言記南園之絕景扃西湖之洞天此皆始屬於禁籞又不但嘗錫之侯藩　又云相思見誰魚羹之宋嫂猶多乘鶴舞之優人翦羅飣采花之籃範餡為穿柳之鱗飾木兵於小桁串家具於修筠掘彈象琴書擬綵笛羅筱凌波金釵照春　鄭澗小集聚景園口號淺碧池塘連路口處黃鶯楊柳護宮牆舊時歲歲春風裏長見君王出看花竹影參差臨斷岸花陰寂歷浸清流遊人難到闌干角盡日垂楊覆御舟　乾淳歲時記蔣苑使小圃花木匝立標竿射垛秋千梭門　外菴外集陸放翁詩云秋千旗下一春忙畫工作寒食仕女圖秋千架作雨繡旗　浦江詞西湖調寄柳梢青鬥草褰衣濕翠秋千瞥眼飛紅　姚岩樂府西湖六橋調多麗云館娃歸蘇臺遊鹿錦仙去漢苑飛螢　西湖賦白珽作

曾聞總服到臨平龍德宮中祭奠誠二帝魂遊沙漠外

何來朽木與燈檠

宋史紹興十二年已北帝易總服奉迎徽宗皇帝及顯肅皇后鄭氏懿節皇后邢氏梓宮至奉安於龍德別宮　雲谷臥餘金遺志云五國城頭有宋徽宗墓然則和議成而梓宮至臨安蓋以空櫬給宋朝考五國城一名五國城頭在三萬衞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故名距京城三千三百里　宋元通鑑紹興五年上皇卒於金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　朝野雜紀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擊上院為几筵殿選上陵名曰永獻諡曰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金人許以還梓宮併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金人乃以禮葬於鞏縣云　癸辛雜志湯鵬舉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七年而後許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於龍德別宮至是被發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具而已　野獲編欽宗陵槨無尸止有木燈檠一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歸金世宗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乎　譚輅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而靖康帝故未歸也當是時不知謂耶抑不還耶至二十年始遣巫伋迎之而又不願也亦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遂懼而退　考上既北遷錦邢皇后歸途中遂上仙　案田志引癸辛雜識言欽宗梓宮歸臨安者誤矣

回首中原長艸萊金門士雜幾疑猜紛紛小腳船中客
爭買西湖黃胖來

渭南集嵩山景迂鄉時排悶詩莫言無珍麗土雉動金門鄉夫若節土偶見宮禁及貴戚家爭以高價取之為玩衰亂相隔南人不似北人柔無雜辭　夢粱錄小腳船專載賈客小妓女荒鼓板燒香婆嫂白蟻艷迎春黃胖起於湧金門外地有杏花園游人多取其黃土戲捏為人形翫

家鄉風物嗜鳴蛙聖主頻須惠愛加寫到坐魚資雅戲
市門日日送冬瓜

四朝聞見錄杭人嗜田雞如炙即蛙也憲聖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請於高宗中嚴禁止都人習此不能止售者至刳冬瓜以實之真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又黃公度帥閩衙兵庖兵市坐魚二尾庖兵不曉時林執善為州學錄庖人問焉林語以可供田雞二尾庖兵納入公度笑曰誰教汝庖以善對黃公遂館林于賓閣云

中興香繞玉階深瞻笏頻頻用表忱鵷鷺兩行齊拜舞
閤門多是鮑魚音

香乘光宗萬幾之暇留意香品合和奇香號東閣雲頭香其次則中興復古香　老學菴筆記紹興中朝參止磬折遂拜今閤門習儀先以

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賜笏亦不知起於何年也　貴耳錄孝廟時取北人於閤門充贊喝聲雄如鍾有京洛氣象嘉定來多以明台溫越人替皆鮑魚音矣

德壽書名滿市廛一丁猶是賦三千不須更問燈籠錦
翼翼宮旗插糞船

齊東野語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役者不知體凡門關輒書德壽宮汪應辰出劄極言之上不懌會德壽宮市燈籠錦不得太上曰比已得之汪應辰家物也　宋稗類鈔南渡後浙中賦稅全是橫斂丁錢有至三千五百者人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辛幼安云曾見糞船亦插德壽宮旗字

蘋蘩亦可助調羹老嫗驕兒御賜名獨坐綸扉兩朝宰
閨中不許號先生

黄氏日鈔賈似道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并頌其母蓋賈之母朝命封兩國賜號賢壽　桯菴小乘賈似道母胡氏贈秦齊兩國賢壽仪叔莊穆夫人諡曰柔正又秦檜妻王氏自號沖正先生見陸務觀于佐幕志　朝野遺記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　兩浙名賢錄秦檜妻王氏陳乞書所得恩數未領者自稱沖正先生王佐爲秘書省校書郎駁之曰妻婦安得有此稱向者誤恩今得追正

安前幾樹碧桃花曾駐龍旂耀日華兩岸水聲芳艸路
居民猶話宋官家

西湖百詠年來青鳥碧桃花荼室安前即是家王貌星冠隨絳節雙成不及靚無瑕　武林梵志高宗南渡議西溪建方行宮因幸西溪相度形勢遂駐蹕於沈氏有沈諸者進食獻茶帝大悅曰西溪且留下後遂相傳爲駐馬沈　西溪梵隱志西溪有三橋多植柳濃陰夾道東西兩涯民居臨水花木周蔭亦稱花市又安前之名特裴墩臺竈並著其義未詳

滿苑奇花擁至尊宛書宸翰代天恩細看御寶新紅沫
猶有香生粉指痕

太平清話四明樓璹繪耕織圖後以圖流傳人間見逮役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郡高宗其書絶相似又御前應制多女流也甚爲沈如如演史爲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爲陸妙靜妙慧小說爲史惠英隊戲爲李端娘影戲爲王潤卿　霏雪錄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内批又謂之御批皆内夫人代書　西青日札徑山宋時萬壽禪寺大鍾其中一御寶至今如朱砂印痕風雨不剝滅此名紅沫也

香水銀盆看浴時圍紅攪亂小釵枝浮浮花果爭相取
少婦偏尋立棗兒

夢粱錄育子滿月外家以彩畫錢或金銀錢襍果及珠翠顖角兒食物送其家大展洗兒會煎香湯於銀盆内下洗兒果用色綵繞盆謂之圍盆紅攪以金銀釵攪水名曰攪盆釵擲於盆中謂之添盆又盆内有立棗兒少年婦爭取而食之以爲生男之徵

三臘移窠過別房銀盆彩蛋與眠羊賓親來慶洗兒會
只少崑山粥米莊

夢粱錄三朝與兒落臍炙顖七日名一臘十四日名二臘二十一日名三臘女家與親朋俱送膳食又兒落胎髮畢抱兒遍謝諸親及抱入姆嬸房中謂之移窠又育子父母家以銀盆或綵盆盛粟稈一束上簇通草花朵貼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臥鹿以綵畫鴨蛋百二十枚及芽兒繡棚彩衣至壻家　齊東野語楊和王第六女事向子豐一日向妻得男楊以爲已出王厚遺其女且盡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今向氏有崑山粥米莊

束禾何必再三將軌革當年亦渺茫獨坐中書書剩字
果然紅日壓無光

老學菴筆記秦會之專國軌革中又多三人各持禾一束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廢亦無人占得此卦矣　宋稗類鈔乾道中駁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駁爲剝衆畏中司蓋前遂省書曰剝文謝石折秦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死於戌

秘書省坐狀元憨紅履塼巾侈笑談石鼓墨文今在否
裝池碑版付枯蟫

朝野襍記紹興十二年秦申王當國其子熺始冠多士十五年以秦熺提舉秘書省　南宋相眼陸務觀云嘗記先人說紅鞋飾帶始唐莊宗施之優人文昌襍錄滑臺貢昌朝畫像猶黑鞋不知紅鞋起於何時　雲麓漫鈔元祐間有溫公幅巾伊川帽未有巾之名渡江後方著紫衫號爲穿衫盡巾巾之製有圓頂方頂塼頂琴頂秦伯陽以塼頂服去頂内之重紗謂之四邊淨　石鼓文辯鄭樵模寫其字之可識者而隨用其見以爲之辯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紹興辛未有以墨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可讀　甘露園短書秦熺當其父檜執政十九年中無日不煆酒器無日不襍背書畫碑版

空向權門去附名龍圖曾是說端明蘇家骨月皆零落
悔不闇奴序弟兄

咸淳臨安志紹興元年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覿賀檜有曰盡室航海還復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毛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檜以為譏已大怒　快雪堂集跋宋孫尚書覿只讀公聞之毘陵人前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棄婢而生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於家乘　朱子語錄渠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弟兄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復　考香祖筆記坡公往陽羨過村舍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衙門稚子擂擊器童子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即覿也然則遺體之說妄矣　按孫覿字仲益撰鴻慶集四十卷

木陰斜轉月娟娟片紙驚看戴角新判得棄官何處去雲中來往翦頭僊

夷堅志秦檜下岳飛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間行見古木下一物似獸而角周卻步叩物徐行至獄傍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有片紙書發字　樵書大理卿周三畏不肯勘問岳武穆掛冠而去不知所之後於延安鄜州山中有翦頭仙人日飲淨水三甌與人論及宋事咸陽覓死仙輒大哭問其姓曰姓周後忽不知其何從而去空中隊名帖二紙書周三畏拜謝乃知翦頭仙即周也

佃客當時岳五郎盧山淚血灑松篁獄辭一紙書天日

不顧千秊姓氏香

宋稗類鈔岳太尉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學圃萱蘇初岳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飛而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後有自母所來者寄聲曰為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為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來之後宣撫襄陽母死與子雲跣足扶櫬歸葬路人無不淚流既葬廬於墓側　揮麈錄張唐老自九江來聞岳侯父子伏誅唐老云去歲在匡廬正覩岳侯葬母儀衛甚盛一僧為言岳葬地雖佳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　閒話錄岳武穆獄案今在莆陽陳魯公家世本無獄辭但大書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是罪案乃是細書與前筆跡不同不知後來如何粘成卷也　竹莊書畫譜岳鄂王行實詩一片堂中紙千秊身後名

賜來盾樣襲文綈玉軫金徽御墨題不見薦紳稱四絕曾知閣譜重江西

玉海高宗賜洪皓御銘盾樣琴一上曰古人琴製不同朕製盾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　佩楚軒客談端淳薦紳四絕楊嗣翁琴趙文中棊張溫夫書趙子固畫　清容集琴述往秊錢唐楊司農以雅琴名於時有客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夕損益琴理刪潤別為一譜以其所居曰紫霞名焉自渡江來譜之可攷者曰閣譜曰江西譜閣譜由宋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復入祕閣今世所藏金石閣畫之精善咸謂閣本益皆昔時秘閣所庋而琴有閣譜亦有義也方閣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至大晟樂府證定益以閣譜為賢別譜復不得入其學寖絕然則非入閣本者不得待詔曰江西者由劉而加詳焉　按楊纘字繼翁寧宗楊后兄次山之孫也號紫霞翁

綠雲深擁御袍黃一枕琉璃清夢長花竹後來誰弛禁海棠樹樹染天香

松隱集題禁中黃石榴安石榴花比御衣緋紅繁綠不能分上林別有嬌黃色如翦翡冰綃襯玉肌又詠禁中荼蘼詩瑤英素萼有羽帔縹香秀色六銖衣枕間為插琉璃滿清夢今冷入翠微　宋元通鑑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改容謝又紹熙二年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許放入　海棠譜卷錢唐陳思撰開慶元秊自敘以海棠自杜陵絕吟至鄭谷已為舉似本朝列聖品題宸章奎畫炳耀千古則花盛傳於世余因採集諸家為一編曰海棠譜

訓唱詩章洵雅嫻窄衣絲履識龍顏五雲玉座傳香遠射垜前排招箭班

武林舊事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皇太子宰執皆從賜宴上服頭巾窄衣束帶絲履內侍御帶近弓箭者射前人喝看御箭教坊樂作射垜前

排立招箭班皇帝射中太子以下各拜稱賀上賦七言詩宰相以下屬和又招箭班者服紫衣幞頭叉手立於垜前御箭之來能以幞頭取勢轉導入的亦絕技也　松隱集從駕玉津園詩天子行春御六龍五雲回暖逐晴風知鑾寶苑梅花路曆有香傳玉座中　東京夢華錄招箭班外又一人口銜一銀盌兩肩兩手共五隻箭來則能承之射畢駕歸宴觀此南渡制度皆承祖制

千秋聖節拜彤宸詔賜餼牲及下臣慶禮常聞南北使金人擇日作生辰

宋史高宗天申節五月二十一日孝宗會慶節十月二十二日光宗重明節九月四日寧宗瑞慶節十月十九日理宗天基節正月五日度宗乾會節四月九日　玉堂雜紀宰執及親王生日預申學士院撰詔書及賜目一紙祖宗時牲餼外又錫器幣過江後惟餼耳米麵本色羊準價酒則臨安醞造加以黃封　周益公年譜七月甲子中使賜生日生餼米麪羊酒　松漠紀聞金人生日各分占良時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曳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等　老學菴筆記紹熙己酉金邊帥移文覺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臣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

諸生伏闕捲堂歸當路無才愛養違寧遠荒阡寒食候尚餘草木戀春暉

（清夜錄淳祐十二年武學爲同舍宋捻木京尹余大監嚬蕃仍作揭榜揭帛裂衣暴露兩日齋衆同太學伏闕上書不報各捲堂散去司業蔡抗申奏即就出浙江亭呼吏出榜云就照官會　白鴻照甲牌依撤以表賑卹之意　成化杭州府志宋有寧遠行莽太學生死而無歸者在方家峪樓子嶺下國子司業王介撰記）

江上風吹羅剎沙九重遙拜護僳查欑宮已建容車出萬國齊簪白柰花

（列朝詩選錢唐江一名羅剎江　聞見錄顯仁太后龍轜將渡會稽上預恐風濤爲孽於宮中默禱清忠廟及蜀御既戒浪平如席　揮麈錄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朝論欲建山陵曾公卷以謂帝后陵今存伊洛復中原即歸附矣宜以攢宮爲名　堅瓠集寧德皇后從徽宗蒙塵紹興五年訃音來徽州唐輝俠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云十年罹難終弗返乎蒼梧萬國銜冤人盡簪乎白柰）

大理埋魂骨已枯復仇九廟獻軍俘拚香棄雪清風鎮誰寫將軍嘗后圖

（宋元通鑑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等獻於臨安備禮告於太廟藏其骨於大理寺獄庫　癸辛雜志史嵩之開荆湖閫與孟珙合元兵攻蔡州獲亡金守緒殘骸以歸且繪八陵圖以獻　見只篇宋人嘗后圖上有題云棄雪拚香無處著這回風一陣兒是清風鎮的樣子那將軍是敎粘罕的孟珙）

四海歡聲傳墨本恤刑寬政頌皋陶頻年獄吏宣恩處青火析楊享少牢

（山堂肆考紹興二年詔以恤刑手詔刻石頒諸郡縣奉使魏良臣曰北人得上親筆恤刑墨本曰恤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　宋史淳熙元年守臣胡與可奏三院獄空上賜璽書獎諭　古杭雜記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欲傳謂以汚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祭雪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故特用以祭）

今日士師非禾絹申王已見臥書齋滿朝伴拜毋多語還有臺端向閘脚

（困學紀聞誠齋爲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類此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山堂肆考宋秦檜初爲太學生號秦長脚一日睡於窗下有異人來詣檜語其同舍鄭曰他日此人設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　劉時舉續資治通鑑自檜當國士大夫之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　王宗沐續資治通鑑楊愿爲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爲肉簡牌）

鐵豸班心列諫官滿朝人指滿朝歡一遭白簡書名姓又使家人製藥丸

（王宗沐續資治通鑑章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爲滿朝歡　劉時舉續資治通鑑紹熙元年何澹同知貢舉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被旨入院拆卷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爲之惴惴日餌定志丸他可知也）

當時深悔和魚須登列江西詩派圖齋閣焚香滌研外煎茶偏自喚昌奴

（困學紀聞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爲人所傳　詩說雋永徐師川諂中貴鄭公諶詩平生不善對賓客色色人中自有人　漁隱叢話師川因鄭諶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又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推豫章黃山谷爲詩祖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顗王直方僧善權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源流皆出自豫章也　宋史新編徐俯字師川號東湖七歲能詩爲山谷所知以父禧死事受通直郎邦昌僭位遂致仕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堯山堂外紀徐師川是山谷外甥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啟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豪上案此則師川久已無渭陽之情矣且藉閹寺以進身倒行逆施皆晚年之事以邦昌名其婢頗覺可嘉特表出之）

栖雲花月小坡僳元祐儀型屬後賢天寶遙遙千載事又從詩酒薦青蓮

（山堂肆考宋趙逵資州人累遷至中書舍人高宗以其文章似蘇軾人呼爲小東坡有棲雲集行世　歷代臣鑑張浚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　清容集小跋汪龍溪外制艸崇翊詞臣以翁對全語爲高獨龍溪先生痛埽時輩慕復元祐之舊不幸與秦氏子擯斥　劍南集題跋孝宗一日御華文閣問周益公曰今代詩人亦有如唐李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對由是人競呼爲小李白）

虎頭金甲列前窩天眷牛車去不停尋得周家姊妹帖朔風腸斷讀零丁

楓窗小牘靖康已前汴中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金飾便是金人在門也　予伐錄太上皇太上皇后鄭氏至金營諸王嬪御以下累至親王二十八人帝姬一十五人皇太子一人諸王男女一十六人　三朝北盟會編金人遷天眷於通塞州去燕山府一千五百里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　綠窗類編上皇雖在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金人牽驁不通華言　汝翁閒談周侍郎葵姊妹帖方建炎多故羣盜如林士大夫罹禍有甚寇不知存亡者觀周公所書可爲流涕　案東漢戴良有尋父零丁即今尋人帖子也

八罷彈章上玉階盲翁負鼓唱荊釵梅溪[illegible]狀元長命
曾憶無衣臥學齋

王宗沐續資治通鑑侍御史王十朋論史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還罷浩知紹興府　天祿識餘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云友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爲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從臾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荊釵傳奇誣其事以蔑之　升菴外集譜說友宋安撫使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謬爲錢　餘姚詩浩賦荊釵百詠　鞠坡叢話王十朋云術者謂予命犯元辰故仕[illegible][illegible]予笑曰有是哉戲作問答語又王十朋寓居臨安偶值作寒諸生有陳子佐劉士宗各借以衣童生謝偉謝保齊以余因作二詩以贈　案王十朋字龜齡撰梅溪奏議三卷　史[illegible]陳之茂嘗毀浩浩擬之茂進職上曰卿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私害人　按史載史浩寬厚如此荊釵之作果何爲耶

禪牀夜午春生夢書閣燈青月覆香一種痴情何處是
風流都入選優場

古今女史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即俗傳玉簪記是也　警心錄陳淳祖爲賈似道之客守正爲諸客所疾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牀下意欲并中二人也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于齋門誘之淳祖不答姬以大怒賈方知其無他遂勘諸姬得其情由是極敬淳祖後遂有知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

一餅清甌雪點初晚香和月入簾疎空傳舊樣紅綾袋
貢錄先將小鳳除

咸淳臨安志周必大賜筆記次韻詩天香暖焙葉常賦貢茗盧露擬頓殊異璧標鳳秋芯幕冷夜窗秀月漾簾疎詩韓賜香而大禁甚嚴不許焙遊沐依總賜茶三百斤每合一斤即一紅綾袋凡十餘團今乃紙貼袋餅而分之以一餅爲一片殆典吏移易也　北苑茶錄先人作茶錄當貢品極勝之時凡有四千餘色紹興戊寅克攝事北苑閱所貢皆仍舊其先後之序惟躋龍團勝雪於白茶之上及無興國岩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去之也　五雜組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漸以不蒸爲貴矣

丞相生辰駟使聞四方車馬已紛紛諛詩天慶觀中列
不及高家九錫文

續資治通鑑韓侂冑却生日賀儀併發官僚行關報時士大夫或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有獻紅牙果桌並珠搭檔遇生日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焉　談薈韓侂冑生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以寓九錫

呵殿歸來報舉觴迎門三十六鴛鴦南園又有閒風月
番逐笙歌過別房

王宗沐續資治通鑑韓侂冑寵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　丹鉛錄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書極論韓侂冑之惡并詆程松之鬻妾挽館售妖蘇師旦鬻妻書奏侂冑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死於獄近觀歷代名臣奏議可謂詳矣而岳奏不在其中故表出之

夜半中宮調虎符軟纏能敵鐵鞭無九重尚拔追回淚
去國誰憐趙汝愚

四朝聞見錄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開禧間慈明陰贊寧皇誅侂冑出御批授錢象祖象祖授殿巖夏震震選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城而斬韓身裹軟纏用鐵鞭中韓陰乃死地名磨刀坑又寧皇時聞韓出玉津園亟用殿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批泣且對上云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皇拭淚而止　宋史建炎改鑄虎符樞密院主之其制剖竹爲之中分　談纂趙汝愚[illegible][illegible]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瓶盛取之色殷然　宋史本傳史彌遠錢象祖等赴延和殿以疏侂冑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帝初不知也

行間江南孰自謀私財官物已都休出師不草當時詔
伴簡何來雙髑髏

宏簡錄金購得侂冑族人韓元龍使行間於宋遂令渡淮宋督府丘崈奏之宋乃欲與即以詭書韓元龍不知宋使歸罪侂冑以請和　四朝聞見錄開禧兵端既啓國用浸竭侂冑一夕自調家藏先朝錫予金器六千兩上之宋宮以傳諭兵甘滿天下笑韓之輸君　華蓋齋侂冑出師數敗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和然竟不免於誅首　朝野雜記韓侂冑將舉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

院益籍其名使草出師詔也正則喻其意堅辭三四於是用李璧草之　宋元通鑑嘉定元年王柟以韓侂胄首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

袈裟偏袒醉醺醺多少山靈奉事殷不引紅粧看花棒風流傳得起棺文

靈隱志道濟傳者台州李氏子初參瞎堂知非常僧然飲酒食肉有若風狂監寺不能容瞎堂云法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人遂不敢言及遠公既寂出居淨慈在本山有化砌靈隱至錢唐門街道疏　淨慈寺志神運井在香積廚內泉極甘冽晚爲沖照其下縱廣約二丈餘顛深悸混內外引汲不竭嘉定時有六甲神常協僧道濟運木於此故云相傳其脈與江水通又名通江又濟顛常爲鄉師兒作起棺文下火文　古杭雜記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棒鼓否而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棒鼓者謂每舉法事則一僧三四棒鼓輪轉拋弄諸婦女競觀之以爲樂　案濟師見事已詳第四卷中茲不多列

封章誰道左司賢獨秉鈞衡十七秊癡漢滿朝緣底事金人歲歲問胡銓

甘露園短書胡澹菴上高宗封事是范左司璿作范擬上澹菴必其親老禍且不測取以爲已意上之非澹菴筆也今人知有澹菴而不知有范璿范璿之不幸耳　昨非菴日纂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不是癡漢　宋稗類鈔乾道初金使來稱問胡銓今安在張觀公曰秦檜持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個胡邦衡　考談薈宋申王檜以紹興八秊右僕射同平章事再擅政進少保太師以二十五秊卒凡十七秊　案胡銓撰忠簡奏議四卷

得遇天家畢骨董虛將薰漆供郊園金甌已苦多尸氣彝鼎輸他列死軒

三朝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以買賣古器書畫赴行在思陵方搜訪古玩帳末有辨其正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二百千而食客滿門時號爲貧骨董後權知東明縣搜求古器書畫復載以進行在人又號之畢骨董　紫桃軒襍綴古鼎彝皆黃銅今人得之地中者歲久色變自應爾今郊廟所製乃用黝漆薰染作蒼黑此何理耶則棄燒銅器已非宋宋矣　癸辛襍志前集宋尸中向若水墓爲賊所劫其棺上爲一榻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時董正翁得其蘭亭一卷正定武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焮焮透出紙外正翁極珍之然尸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或教以檀香能去尸氣遂作楠香函貯之然付之廣工裝潢頗爲截損所謂命甌八字云　研北襍志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用皆上古壙中之物玉如彼含蜉是也

煙飛小朶斷雲根梅子青青客打門詩酒四時春萬樹紅亭却建別家園

太平清話范石湖小峨嵋寒碧二石也烟江疊嶂太湖石也天柱峯英石也皆歸休時閒玩　語林范至能喜啖梅人嘗致一斛至能食之須臾而盡　酒小史范至能有萬里春酒　四部稿宋范至能有玉霞酒　弘簡錄張說乾道七年除簽書樞密院事朝論不平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詔罷爲奉祠說語人曰范至能亦胡爲見攻指所坐亭曰是封植皆致能所惠　案范至能撰石湖集

錦官先進牡丹衾分賜宮袍出上林象尺薰爐寒夜永文窗深度美人鍼

文獻通考乾道六年戶部言左藏東西庫每歲所賜賜袍親王宰執令以絲裁裂給之請皆照以全匹從之又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賜袍者皆五件次四件次三件次一件　游默玉堂襍記十月朔賜錦襖子學士院以金賜尚書八搭暈錦宰臣使相天下樂　蜀錦譜建炎三年始織造錦綾被待乾道四年即舊廉訪司潔己堂創錦院有上貢錦官誥錦細色錦等其名有八答暈　盤毬　簇四金鵰　水林檎　翠地獅子　天下樂　大窠獅子　大窠馬　雙窠雲雁　宜男百花　瑞草雲鶴　如意牡丹　穿花鳳　正紅雪花毬露　大百花孔雀　六金魚　紫皂段子　聚八僊　天馬　飛魚　正紅大被褥　白大被褥　青大被褥　四色中被　緋大被　正紅雙連椅背　正紅單椅背　緞絲綵高宗渡江後榷場購求爲多錦標如克絲樓閣　克絲龍水　克絲白花攢龍　克絲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簟文　小綱珠　方勝鸞鵲　青綠簟文　紫鸞鵲　百花龍　龜紋　珠縷　紫曲水　紫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一名絳霄　青樓閣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皂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樗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鉤暈　細花盤鵰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遍地襍花　遍地翔鸞　遍地芙蓉　七寶金龍　倒僊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緞耕綠　係厲君太鴻第二卷錦褾裝池一首註也今所謂宋錦者其名色甚詳於南渡行都矣向註偶略因錄於此

裒書曾爲擬汾陽勳業淮西亦可方一字裹巾一把雪慚無秦蜀入封疆

（山堂考索高宗御書郭子儀傳賜韓世忠又書裴度傳賜張浚　三朝北盟會編韓世忠既罷兵柄爲樞密使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　韓蘄王神道碑王在軍中獨馳騎馬使一把雪執信字旗一把雪者其兵之號也[illegible]趙捷[illegible]史之人也　王應家傳公爲兵部侍郎對殿口陳手畫秦蜀形勝利害上大喜之）

翠翹筆底散天葩豔豔芳容暈曉霞樺燭影中二十二杏紅箋上寫春華

（焦氏說楛翠翹洪內翰侍人題畫竹云翠翹戲筆予書婉娟程大昌題詩戲作風枝斜再擋玉堂宿　異聞總錄臨安倡女歲二十二名珏頗慧悟能立成詩詞予於席間與紙筆即賦詞大略美吾兄弟有鄱江英氣鍾三秀之句）

千秋廟貌錦江濆獻助謀猷四木君可惜月湖佳子弟空傳遺墨號昇聞

（續成都記武侯祠壁間嵌一小碑上鐫繪像衣冠甚古雅題云丁黼字文伯石埭人也宋嘉定初進士有詩名以忤史彌遠出帥成都元人入蜀公不屈死之諡恭愍賜廟廷溪有司春秋祀　瀛奎律髓成都大守自國朝以來至今皆畫像云　王宗沐續資治通鑑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遂爲鷹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清河書畫舫史守之越國公浩之孫衛王彌遠之姪仕終朝奉大夫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　甬田集史守之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書碧沚二字賜之　太平清話宋史守之心非叔父彌遠所爲著昇聞錄以寓規諫）

九市官街新築成青裙販婦步盈盈三更歌笑明燈火巡檢傳呼出御營

（渭南集九都城橋梁道路皆包道成力治之費至緡錢百餘萬　續文獻通考宋理宗嘉禧中臣寮言蔬菜魚肉日用所須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錢本乾沒　華谷集詩天上歸來打六更夢回搔首正昏騰玉霜初上三更月綠綠猶明九市燈聲徹銅魚催勤營前影斜金杏在鄉稜帝鄉東望重回首佳氣何時到五陵　學詩初稾天街夜步詩風不停雲月更清千門繡幕笑歌聲御營巡檢無拘束走馬天街夜達明）

賜來金臼耀街衢百藥無如用咒符佛佛不知煩惱界才辭禁籞即鄞都

（船窗夜話孝宗嘗患痢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遣使宣之至語以食湖蟹多故至此醫曰此冷痢也用新采藕節以熱酒調服數服而

愈德壽乃大喜以金杵臼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爲金杵臼嚴防御家　靈隱志天醫波利多乃天醫菩提化身淳熙間居飛來峰　山堂肆考杭州慈悲院有呂公池宋乾道間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輙愈號聖水池　遂昌雜錄馬都錄者[illegible]以道法祭遁度宗賈平章以海味進謝后嘗之泄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因言曰臣上告佛佛纔今他人進飲食不可造次候御旨出賈已知之甫出禁門即下臨安府獄面刺雙旗押付鄞都寨）

歲寒亭外過西邨橫幅窗開坐小軒半樹梅花流水上酒標挑出竹籬門

（遂昌雜錄孤山之陰一亭在高阜上曰歲寒繞亭皆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皆斗栱砌成極爲宏麗蓋盧董兩璫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資建兩閣可謂能事　又寶繪下西爲善住閣其間有山中四時小幀橫幅安樂窩之類其結構皆湖漱可喜稍西陟爲江湖偉觀　武林舊事孤山有西泠橋又名西村　搜采異聞錄都城酒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或掛缾瓢帚稈時人多詠於詩）

才到綸扉捧賜金茅檐曾憶淚雙淋紫衣中貴宣丞相玉海金杵請點心

（夢占類考趙雄微時窶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次日埽除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由此稍活後入相例賜白銀百錠既受而缺一錠將以詰守藏吏夢左藏廟神告曰某年月日已先借用一錠覺而憶正埽除得銀之月日也　吹劍錄孝宗語侍日常朝不必言宰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上曰蘇洵嘗言名呼而進退之非所以禮貌大臣丞相不必辭矣　[illegible]雜鈔趙溫叔丞相阜陵素喜之且聞其善飲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容酒三升一日問曰朕作點心相請命中貴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繼以金杵捧籠炊百枚遂食盡上爲之一笑）

食經珍品過堂厨忘却家鄉椒數株書畫悅生別錄上空存屈角印葫蘆

（貴耳錄天台桐蕈遠致色味必變乃併桐木致之賈相供饌　又賈師憲喜苕溪鰣魚趙與可造大盤養魚千頭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自得數舟上下遞運不絶　始豐稿賈氏族譜天台賈氏在宋爲蔵余少在鄉里所聞而知者惟知漢州之奇有遺惠在鄉里蜀多美椒漢州解官歸攜其種蒔之其味辛烈不減蜀產至今人稱漢州椒云由漢州而下皆仕宋有階至承議郎承節郎者而其別出之族有攤施二鎮秉釣而朝之者甚顯矣云云　清河書畫舫賈似道留心書畫家藏名蹟多至千卷與宣和紹興秘府故物往往乞請得之其名蹟標題見於悅生別錄　又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謂之屈角封乃長字也印大約及二寸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

前無此體當是唐時所作又有悅生葫蘆印悅生賈堂名也　古今法書苑神仙起居法思陵故物標綫上有曲腳封前悅生葫蘆印葢似道柄國時御府珍秘多歸私家

泉布行都已號繁一時交鈔又番番鑄牌尚寫臨安府官券何來天市垣

錢譜高宗建炎通寶　建炎元寶　建炎重寶　紹興元寶　紹興通寶　孝宗隆興通寶　乾道元寶　淳熙元寶　光宗紹熙元寶　寧宗慶元通寶　嘉泰元寶　開禧元寶　開禧通寶　嘉定元寶　理宗大宋通寶　紹定通寶　端平元寶　端平通寶　嘉熙元寶　淳祐元寶　寶祐元寶　開慶元寶　景定元寶　度宗咸淳元寶　少帝德祐元寶　宋史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乙亥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　元史劉宣言交鈔所起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　至正直記宋季銅錢牌長三寸有奇闊二寸大小各不同皆鑄臨安府三字而鑄錢貫文曰壹伯之等之類額有小竅貫以致遠最便於民近有人收為錦匙牌者亦罕得矣　二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遂入殿試御題光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　樸菴小乘臨安天市垣耳宋高宗南遷建都於此

家筵靜看無聲樂別館爭排鎮宅錢練得桃花繡甲隊義兒相送上江船

三朝北盟會編醫官王繼先於宅側別館畜臨安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畜金貼貼父子聚麀令妓女時作歌舞聞淵聖升遐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為戲名為啞樂於湖州舊館別揀大第自都下載見錢二十萬貫前後排垜謂之鎮宅錢　又陰養無賴惡少五百人置桃花甲竹槍牌棒及刀劍等日夕訓練為殿中侍御史杜莘上言令編管福建居住子孫並勒停　中興遺史張俊撫諭楚州王勝為中軍統制或譖勝欲殺俊俊以事責勝送建康軍中自效後俊罷樞密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世忠日宴招醫師王繼先飲酒行世忠出勝拜繼先為父繼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王勝又名王黑龍　林泉野記王進為張俊帳下提轄專背印隨行軍中呼為背印王至是除御前諸軍都統制進不恤士卒惟拏結王繼先及內侍以久權士卒皆不喜之

涑水摩厓孰與詳吳山故牒閟星霜傳來翠墨人休笑多少遺文在汴梁

曝書亭集詒鑿菴觀磨厓隸書家人卦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粱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蹟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字畫非公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正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磨厓所刻家人卦後襍以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於石者此王爽消詩有六宋求字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來也　捫掌錄紹興九年命高宗叙河南地割賣撫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王錫老得一碑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也一笑而散　三茅寧壽觀石刻牒紹興二十年六月勅臨安府三茅堂賜寧壽觀為額牒

聖經賢史帝王資歲歲尋求詔有司言者獻書皆賜祿莫教攔駕進歌詩

山堂肆考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或官有家藏者命抵家就錄有獻者即市之　朝野雜記乾道初有衢州進士毛日新者以上書補文學　宋元通鑑咸淳十年饒州布衣黃聲應進諸史會要約兵鑑刑鑑詔充史館編校文字　南宋相眼駕過德壽宮回有台州進士宗汝天余宋臣繡素在望仙橋攔駕馬投進二黃冊文字為街司所驅駕過時呼不已臨安尹為繳進乃萬世如見集其前太上慶壽歌頌其後乃追思上仙之辭刻板模印有旨令毀板押出界

從來解額出前廊風雨青燈汲古堂聞道方州舉貢士等閒香酒禱皮場

朱子大全文集今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析其半為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註云如解額自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　須溪記汲汲古堂宋公子諸生國學之堂名也堂有井故名德祐鼎遷堂廢學亦燬矣　成化杭州府志宋貢院在錢唐門外王家橋試一郡之士謂之方州貢士　燕翼貽謀錄汴京試禮部者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二子不知何以稱相今行都試士皆禱於皮場廟不知士人之禱起於何時皮場乃皮剝之所也　泰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與貢院為鄰

上人心折龍洲友湖海詩名姓氏芳並枕朱絲絃已斷老娼休唱賀新郎

名蹟錄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蓋析其姓文也　鐵崖集龍洲劉公墓表先生名過字改之廬陵人宋以詩俠名湖海間陳亮陸游辛棄疾世稱人豪皆折氣岸與之交丞相周必大欲客之門下不就公常抗疏光宗請過宮慶與時相陳說恢復方略謂中原可一戰而取　詞苑叢談劉改之淳熙甲午預秋薦赴省試到建昌一夕後有美人執拍來唱一曲侑酒云別酒未斟心已醉忍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然嘆博識斬新聲君抱負却如是酒滿金杯來勸倒劉與之偕至臨安果

擢第道上能若水謂之曰隨車嬢子非人也今夕竝枕吾於門外作法治之君當緊抱之勿令竄逸劉如所戒乃獲一琴耳　龍洲詞賀新郎自跋云去年秋余試牒四明賦贈老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

敝衣蝨垢去邊陲九廟神靈已建基迎得鸞輿快活地龍綃收淚定歌詩

山堂肆考宋道君北狩至五國城衣上見蝨呼為琵琶蟲以其形似琵琶也　宋簡錄洪皓居燕十五年會金大赦得還見秦檜語連日不止因述金人言景靈宮太廟土木以為無意中原檜不懌　三朝北盟會編初皇太后與喬貴妃相叙為姊妹而貴妃先遭遇遂薦太后亦得幸後北狩二人皆從及金人欲還太后也貴妃餞酒送行勸太后曰姊姊此歸見兒即為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妹妹永無歸期當死於此太后慟哭貴妃亦哭又曰姊姊到快活處莫忘了此中不快活太后曰不敢忘今日太后慟不止又春在旁者皆哭太后自清河而下　又車駕如臨平奉迎太后上入幄次見宰臣及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如儀上初覽慈容喜極淚墜龍綃衛軍歡聲動天地太后進宮滿城士庶夾道瞻觀皆以手加額太后入居於慈寧殿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亦有獻賦頌雅歌稱美聖德者令中書舍人程敦厚第其高下敦厚以建昌軍進士黃公湜為第一知台州張昌為第二進士陸淡為第三各特轉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

虹光朗射天垂象鼎峙形成淮作邊送客津亭留不住一心何顏頌三千

劉峙萬言書今年元春雷震大雪白虹貫日錢唐之地實天示象不可不修德以儆之　吳仲萬言書西國之勢未解鼎峙之形已分莫御襄陽為太軒莫任藩籬之大易　竊憤錄上皇在北漠阿計替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之曰此南朝新改年號以淮為界矣　趙丞相行狀公以和議不協罷相出守紹興首塗之日秦檜乞備礼餞於津亭公相揖即登舟檜曰得旨餞送公曰議已不合何留之有即叱舟師離岸而去　桯史四六賀壽皇云心一臣三千頌紀嘉名於盛際我百爾九十益申景命於前規用成語最切洽

湯彈雙韻唱如如簫鼓元宵擁繡裾好坐嘯臺恣雅博莫因家學註蟲魚

癸辛雜志銀花高文虎婢善小唱五百餘曲又善雙韻彈五六十套以元宵時近點燈來因取古人詩句有銀花乘綵榜又銀花無奈冬等句為名時高已近七旬衰偶多年買此以侍湯藥後攜歸越　四朝聞見錄高疎寮居近城因城累石曰嘯臺後高數級登涉於是世之以管弦環珮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畫三三於扁自號三後登城為嘯臺　吹劍錄高內翰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作高宗其子疎寮作盤賂以

材和靖草泥行郭索作杜詩父子皆為博學強記所誤

空題御墨金纓鯨不見軍容黑大蟲一等英雄沙艸外墓門殘碣臥松風

三朝北盟會編李寶興仁府乘氏人也少無賴號為潑李敗金人於渤海廟　鶴林玉露上書忠勇李寶四字於金鎗上賜焉　齊東野語畢再遇慶遠奉騎射上將宣戰馬號黑大蟲獨主翁能御之既死以鐵絙羈之偶聞金鼓聲長嘶躍絙而出遂奔十餘里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焉聳耳汪然出涕長鳴數聲而死　萬曆杭州府志武義大夫畢進子武信軍節度使再遇墓葬在西溪進兗州人建炎間轉江淮積階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屢有戰功擢至武信軍節度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謚忠毅　案杭山輝內有李忠勇公神道碑其墓在焉郡邑諸志皆不載

狀元局內士無雙單騎欣然犯敵幢一自明因辭國去人傳劉洪在清江

文山全集舊例三魁唱名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上馬迎入期集所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帳皁隸等於此聚同年侍宴各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授初階狀元授承事郎簽書某軍節度判官廳事兼循一科故進士榜例前一科狀元名入為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名　又公平生嗜象弈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層金鼎至單騎見敵為四十局勢圖志議其出處始末玉層公所居山名也　宋元通鑑德祐二年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於明因寺伯顏留公不遣回　又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洪東入海道　又公于寶祐四年廷試第一　案明因寺臨平鎮尼剎也　案癸辛雜志狀元局在祥符寺

金隄宵宵海波頹祝拜宮中香未灰茄鼓滿城馳鐵騎伯顏江上看潮回

山郭遺稿題宋宮觀潮圖金隄晚歲事已非錢唐江上開皇畿擊關玉樵照東瀛貪看秋潮忘柔雖中原不復民易主百萬貔貅宿沙渚倚樓望潮潮不來六帝同歸一丘土　輟耕錄元將伯顏遣人入臨安駐兵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竟三日不至　宋元通鑑三月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　雲麓漫鈔杭潮三日不至人謂天佑元興然伯顏英雄豈有不知錢江如山之濤宿兵其地宋之叛將降卒必知其莫自湖趨忠豈不諫止濤之不至事或有之元兵必不駐此傳者又以為奇史臣張之耳

遊北傳聞皆丙子渡江天意屬庚申酒人祗愛梅花好
踏遍孤山不計春

兩鈔摘腴宋少帝丙子三月北遊　視聽抄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甲戌正月十一日登位號天端節丙子三月十七日北遊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即位國號宋丙子渡江國亡凡七百二十年至趙太祖丁亥生庚申即位國號宋亦丙子侍李王後丙子大元渡江國亡　庚申帝史外聞見錄瀛國公初為僧居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嬉遊至寺憐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四月十六夜生一子明宗適自北方來蒙行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因求為子并載其母以歸　甘露園短書順帝即瀛國公稱合尊時所生之子元世祖以庚申立立十五年而取宋順帝即以庚申生先十三年而取元　又初文宗欲立順帝為皇太子順帝乳母言非帝子又言明宗亦自謂非其子遂謫居靜江　迺詞紀事續鈔劉靜修聞元伐宋乃賦渡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萬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減猶夫賦也　案庚申帝史外聞見錄權衡撰敘元順帝三十六季在位事謂之庚申帝者微詞也案通鑑博論寧王奉太祖詔編次直書為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果其然與

南宋襍事詩卷一

嘉善劉子端手錄
武林丁脩舒摹鐫

南宋襍事詩

錢唐吳焯尺鳧

艮嶽曾經號鳳皇東京特地擬餘杭奇亭巧石神霄夢
月上俄聞習海棠

雲麓漫鈔政和五年命內官梁師成纍山於景龍門側象餘杭之鳳皇山遂賜名鳳皇樓神降有艮嶽排空霄之語又名艮嶽今臨安府大內麗正門之正面即鼓山也　艮嶽記介亭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大詩號排衙石案介亭排衙石俱在鳳皇山側宋之都杭有先兆矣　西湖遊覽志徽廟內禪幸淮南渡作小詞名月上海棠末云孟婆且與我做些方便其意指風竟成孟太后讖　華陽宮記事艮嶽有飛來峰

靖康字識啓金繇罩黃羅句上飛誰道漢家兵制闕
陰符叠已著神機

鐵圍山叢談靖康改元中書擬進年號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謂之年曰靖康其文為十二月立康也後一年康王中興　北狩見聞錄道君勸后從北行時太后未知主上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曰康王二字貼將上擲曰今三十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

康果入九宮　補漢兵志宋正少卿錢文子以班史無兵志因而補之蓋有激乎南渡後兵食冗濫而富平符離之役敗師累十萬莫正其罪假此以兵志以寓意焉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南宋內府鈔本兵家之要典也凡十卷未有寫勘點校等名

更鑄新銘帝命宣儒臣皇祐有遺編洛鍾不響土圭冷
太史頻煩測會天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十六年鑄景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為準於是上命秦檜銘之曰德純懿兮舜文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用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　皇祐新樂圖記仁宗皇祐二年阮逸胡瑗等奉詔修凡三卷十一篇　會天曆譜寶祐四年判執禮等算造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凡名凡七改是歲在丙辰元旦立春因定是名學士尤焴被命製序具說頒行

我好來朝即便留行都不改舊杭州歌聲隱隱江湖上
虹氣分明燭斗牛

思陵翰墨高宗生時徽宗夢吳越錢王引上衣云我好來朝便欲留我終須還我山河淳熙十四年宰執奏事延和殿上因論高宗諡法語及此事　案此稱錢王指鏐也舊志謂是武肅皆祖洪邁之說　吳越世家疑辨李璜武肅王鏐江湖之上 [illegible] 有歌聲 [illegible] 湖有虹氣 [illegible]

歲幣年年訶許同。紅蠶南國號靈蟲。巧機花匠休離手。柹蔕原充職貢中。

（[illegible]詩白樂天詩紅袖織綾誇柹蔕柹蔕綾紋也夢粱錄杭產綾曰柹蔕狗腳後人改為柹葉者妄也元豐九域志杭貢綾三十匹[illegible]溪學山有黃省曾蠶經一卷言杭地蠶事最詳）

欲負龍歸計太貪。鷺鷥聲先報下江南。柳林一議驅俘馘。誓不尋盟死不甘。

（北窗炙輠宇文虛中始陷於金後仕為國師遂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后之歸實其力也後欲挾淵聖以歸為人告變論死　迎鑾七賦太尉曹勛墨跡勛自奉還徽宗梓宮及韋太后乃作迎鑾七賦題分為七賓止一篇其裔世居海鹽[illegible]向山卷後歸花山馬氏余得見之　脚氣集金諸大臣會於黑龍江柳林議遣秦檜歸國言彼得志吾事可濟檜至計果得行及殺諸將而南北之勢定金亦德之[illegible]書中必有不輕易相語而檜亦發宇文虛中事以報之此金人自言之見於金國南遷錄）

不裹冠巾女聖人。雕弧那羨十流銀。更饒艷思輕紅句。粉涴香梳十指春。

（四朝聞見錄高宗憲聖吳后侍高宗航海金騎犇至欲挈御舟后發一矢應弦而倒高宗重於視師后奏曰若臣妾輩只五皁鈍須一往矣　孤矢諸有踐蹬弩最為利害張憲中林之伏張浚射狐關之捷皆用此弩制勝此書不著撰人紹興間曾進御者　鶴石齋筆談憲聖能詩題徐熙牡丹云吉祥亭下萬千枝看盡將開欲落時却是雙紅深有意故留春色媵人思題芍藥云穠李夭桃掃地無眼明驚見玉盤盂揚州試識春風面看盡羣花總不如）

日日攻書腕骨靈。清江白鹿拓朱欞。鉤金不獨松門字。先飾涪翁戒石銘。

（書學纂要高宗在內殿作書日有程課　至正直記宋紙有單鈔清江名曰白鹿乃龍虎山寫籙之紙又曰白籙　四朝聞見錄紹興二年六月頒黃庭堅戒石銘於郡縣亦用金書不獨飾吳說九里松字也　咸淳臨安志九里松字門亦曰松門）

亂似羣雅脛似豬。聯綿新體果何如。銀漿蜀紙沙錐利。好趁游絲一筆書。

（書苑菁華吳說傳朋出已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趙與時云唐書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號聯綿書即此體　朝野類要臨安有蜀紙者澤以粉漿使之瑩滑謂之蜀紙　太倉稊米集題吳傳朋游絲書聊將書沙錐勾出蟲網絲）

山岳英靈久不磨。虎兒談律繼梁羅。子瞻風采人門重。豈獨斜川號小坡。

（曲洧舊聞李廌方叔祭坡公文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小字錄蘇子由子遲小名梁适小名羅遠小名虎兒　東坡詩高安付梁羅詩律到阿虎案小官成忠郎祕書省校勘北宋末人　朝野雜記高宗雅敬蘇文忠[illegible]贈[illegible]稱東坡　浮溪集蘇軾孫符改官教郎勅有云賈生明王道漢錄可是語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謨之烈人門並用今古所同其祖風之家譽以符予之器使　文湖州竹派蘇公詩老可能為竹寫正小坡解與竹傳神小坡蘇過也有斜川集）

愛他鈎勒與橫歘。恨不生同黃米時。繡幄裁成翰墨志。一規明月下宮墀。

（筆塵山谷書曰書用鈎勒米家父子得橫歘執　後村題跋光堯善書畫自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　高宗翰墨志一卷今見汪氏書苑者余凡二十六條有自序　養蒙集思陵金書扇詩趙葵塞外鳥絲空得失何須問塞翁鈎書尚留奎璧潤歛歸明月一規中）

錢源雲霅接龍溪。才過橫坑二水齊。白日陰崖叫鵾鴂。野花開遍刺棠梨。

（雲麓漫鈔靈隱寺東西澗二水東龍源橫過寺前即龍溪今泉亭在其上西曰錢源二水合出橫坑橋案龍溪龍源宋時之名今志所無）

絕品銘心未肯降。翰林花日醉春江。清明不見河中景。湖上空聞戲綵艭。

（向氏圖畫記翰林張擇端善畫城郭舟車人物其所作清明上河圖西湖爭標圖二圖紹興中入內府並選入神品）

龍袞遙升啟虎闈。奉常官亦敍先班。宣和雅樂如何補。知在先皇指節間。

（夢粱錄明禋詩龍袞初升殿陛階奉天酌祖藏皇儀虎闈夕啟威來熙從坐紛綸備百祇　雲麓漫鈔紹興十六年禮器局造祭器用博古圖雅樂用大晟府制度大晟樂之景鍾當時用徽宗指三節為三寸蓋崇寧四年所鑄者是也　樂府雅詞首冠調笑絕句云是九重傳出與大晟）

樂之遺音

枉被人稱紫府仙原芝怎不究先天君王雅愛通經士
圖畫龜龍進巨編

四朝聞見錄張孝祥精於翰墨人稱紫府仙惜其與南軒諸人爲友而不能繪伊洛之緒　于湖居士集紹興二十四年芝產太廟前楹張孝祥作原芝文推釋符瑞之說　湖易繹傳集解稿清休甯中著凡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進御降詔褒美案此書精研讀貫第以其曾糾朱子學者非其人而黃勉齋集祭黃中父文有云玩羲經之文象究筆削於獲麟立朝正色雖當世大儒或見擯斥者書之說雖前賢篤論不樂因循然則朱門高弟稱許如至矣徐尚書謂雖經解此書不入或亦以朱子故與

亭深喬木貯張穠直上彤廷認筆蹤不似韓家失機表
勸君餘暇誦車攻

剡源集張忠烈王開國於循而置邸於杭所居之坊曰清河有喬木亭在焉因爲之記　雪履齋筆記張俊有愛姬乃錢唐妓張穠頗涉書史稍皋之從俊發書蜀以家事穠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親書獎諭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又皆出微賤亦奇矣

中興綸李綱紹興五年上書車攻詩以賜輔臣曰當與卿等勉勤以修政事

松花如粟布前除嶺脊猶傳古宅徐一笑湖西梅處士
茂陵書去野亭虛

北窗炙輠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沖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恔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徐精數學世案先生名復賜號沖晦

金鈴獵獵降香回佛跡多憑梵夾開不信香山老尊宿
玉顏花貌坐蓮臺

朝野類要內宮有祈禱賜香於天竺大士　五百羅漢名記宋時記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名號案淨慈寺亦有五百羅漢像曹勛爲記特以名不著於梵夾此名號不知何所本淳熙三山志懷安天中寺有八百羅漢像是又不止五百也　曲洧舊聞蔣頴叔爲郡守日山僧繁書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大悲之事云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幼者多妙善施手眼救父疾與楞嚴經乃大悲觀音等語頗相失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瑟胝羅頌大悲爲征勇丈夫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謂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不知頴叔何意而粉飾之以猛勇丈

夫易爲女子也

赤岸前頭赤羽驅平江供遞五千夫龍茶宣賜無箋表
蚤駕冰鞾過鼎湖

雲麓漫鈔金國每年賀正旦使至平江排辦司供役凡五千三百十四人　武林舊事北使到闕先遣中使至班荊館宣賜龍茶香合　賓耳錄道君北狩凡金人有賜賚必奏一謝表　雲麓漫鈔賀正多值冰雪有司作浮箋前用巨碓搗冰謂之冰鞾以迎北使

雄關入界三千里上國平京六十程累葉統傳分歲月
兩家書存記和盟

大金國志自臨安府餘杭門起至雄州舊界凡一千一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起至金之上京會寧府凡一千七百里通計六千零一十里　剡源集人行者可入宋金安自建炎丁未迄德祐乙亥金自大輔戊戌迄天興甲午採擬編吏各爲南北紀年　三朝北盟會編宋朝散大夫清江徐夢莘商老撰案此書分上下編上自政中靖康下炎興靖康以後採諸家纂紀二百六十餘種三浙爲詳洽總二百五十卷後又有集補五十卷未見

早聞玉璽出塵闡更設淘沙最慘顛不計本根江乘壘
空教保護劍門山

劉豫事跡豫見兵士賣玉盌疑非民間物鞫之果出山陵中金人發掘時得之豫遂置河南淘沙官發掘諸陵括取棺中水銀等物上代陵寢及民間冢墓無有免者案北宋發陵起於金人繼於劉豫惜其時無冬青引後人不復傳述耳考王惲秋澗集載豫祖塋在阜城縣元時尚稱御莊而馬存焉大遺固難問矣　東南防守利便有建康根本論　景定建康志白下本江乘之白石壘　玉牒初草嘉定十年詔臨安府北山劍門嶺毋得伐石以張齊賢論其泄山川之氣故也　案棲霞嶺又名劍門嶺

才罷三盃丞相嗔想夫憐曲有前因從今閣下乘龍婿
莫解金刀與別人

雲麓漫鈔秦相十客郭知運以婿爲客郭臨安人登科以少俊選爲孫婿秦每夕必留之飲郭多飲出秦以偶乃分遣諸婿郭獨失秦意會夜出令門者勿納遂露宿人以門禁遂令秦郭爲姻改秩爲臨安府秦山縣丞也

皇家不繫守宮砂曾剪金枝綴玉葩細馬盤馱成隊去
傷心猶奏後庭花

（蘆浦筆記資政王復守徐州與子倚均死靖康之難和議成上憫其忠令倚諸女入禁中命宮嬪養之凡十餘年一日曝書內庭上見囊封有忠烈二字亟取閱乃王氏女入內事即日召見賜金幣敕命遣嫁　歸潛志宋宗室家姬流落於金吳彥高詞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

天上何曾下玉棺人間偷把淚珠彈可知故鬼依新鬼祏室前頭已奉安

（中興編年紹興三十一年八月淵聖凶問至詔臣民發哀成服廟號欽宗逐稱獻陵明年閏二月祔木主於太廟案咸淳臨安志紹興四年命守臣梁汝嘉建太廟於瑞石山左以奉列主後又設配享功臣位于橫街南西湖志謂太廟獨缺欽宗不祀考欽宗祔廟詳於宋史當下詔議配享功臣時廷臣謂欽宗在位不久無可當配享者故缺焉咸淳志記配享諸臣名於列宗之下因無欽宗因誤讀此志耳高宗不復父兄千古議之乃責其不祀欽宗冒昧一言遂啓後來問譌不可不辨）

漢祖關前兵有壘劉伶臺下酒如池閉關頌酒斯何意知是風流女畫師

（志雅堂雜鈔李伯時盧鴻艸堂圖曾收入高廟劉娘子位者有奉華大小二印又有閉關頌酒之齋一印此劉家事然以婦人用之恐不類也　畫法年紀劉妃工畫人物）

規模不定事逡巡和福寧須怨相秦可恨將軍無死地荒郊一簣賈宜人

（識遺紹興中張燾上言曰一紀之間命相十四執政遽遷無慮二十人宜其和戰紛紛訖無成功故燾直謂規模不定也　知稼翁集所試以和戎國之福發策　南宋相眼話臨安府訪求岳將軍尸其墳在錢唐門外當時私號賈宜人墳）

鄂邸金陀著錄成桃溪雖謬手題名未詳蘄國爭三字猶賴文昌傳一生

（玉楮集岳珂封鄴侯進紹興詩　岳珂著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述家世之事最詳　雲麓漫鈔宜興張渚鎮張氏園臨水號桃溪岳侯曾館其家題名壁上云近中原板蕩金人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能不及長城之壯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大小二百餘戰雖不及遠涉夷荒亦足快國事之萬一今又提一壘孤軍振起宜建康之城一舉而復今且休兵養卒以待如或朝廷見念賜予器甲使之完備頒降功賞使人蒙恩即當深入邊庭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河朔岳飛書岳陷罪其家洗去隱隱猶見案此篇見於粹編者作五岳祠盟記寥寥數語故拈出之　宰輔編年錄岳鄂王獄具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體必須有蘄王爭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案此三字與中興紀事本末同今皆作莫須有恐不若紀事之得其實也　金陀粹編珂自序先王勳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跡之存者文昌韓公傳而上之朝案珂忠武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

圭田新錫奉烝嘗無復東家舊講堂天水兒孫幾輩還風煙隔斷柳林莊

（朝野雜記中興後衍聖公孔介父子至行在上以孔子林廟隔絕特賜衢州田以奉祠事　東家雜記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編首列杏壇圖說　清波別志國家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三十里御莊在焉號柳林莊）

孔門弟子自清羸髹塑俄更舊表儀為有龍眠傳搨本可曾新様畫淳熙

（咸淳臨安志淳熙四年建石經閣逢新兩學議者以廟中諸賢舊像無福厚氣象遂令改塑其舊像還於首善閣李龍眠有孔門弟子畫像刻於石藏石經閣）

嶧雨鳧雲天際昏誰從配食憶魚門七篇幸不亾金鏡敕付東朝細討論

（朝野雜記兗州鄒縣有孟子廟政和中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并從祀公孫丑萬章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高子桃應盆成括季孫子叔渡江後鄒魯隔絕孔廟既立而孟獨無行在諸賢宜留意也　名勝志魚門古鄒城也　東宮備覽靖康時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以中書舍人晁說之乞令皇太子講諸經而屏孟子竊謂孟軻氏發明聖道豈可以為百家而黜之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今請東宮官進講仍舊制用孟子）

伐鼓淵淵揮扇同巧思射覆女郎中後來傳得千文虎字畫分離讔謎工

（賓退錄都下擊鼓射字之伎余用切韻法說以兩詩詩皆七言全用千文齊有予無以應鼓節益奇揮扇之伎扇同是一法　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射覆有女郎中　七修續稿余有敗帙惟序可讀乃勝國謎社之書名曰千文虎）

野雲戲罷擲金錢鬭撲爭傳冷節前閒道十家春繡傑

不扶縧索上秋千

雲麓漫鈔歲將除都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野狐亦呼野雲戲　又關撲食物法有禁今凡元正冬至寒食三節京尹出榜放三日或以數十筋銀或以樂藝女人為一擲其他百物無不然　孝宗儉德記宮中無秋千之戲

父子唐虞有憲章夘山宮闕可相望紛披玉檢勞雙雙
曾悔中書去一綱

灊臺公餘詞薰風解慍手擢乾符躬撰孫謀廟無為天子親傳萬歲卮恩覃湛露和氣歡聲均海宇萬岳三呼父子唐虞千古無　松隱集德壽宮春帖子曉來簾幙捲東風尚有春寒下綺櫳德滿人間和氣浹夘山宮殿瑞雲中　玉牒初艸李安行奏密宗曰陛下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時不及雙隻猶言雙日單日　王蔔集咏史有一綱謠為李忠定作也

鈞容法部幾班頭半是吳歈半楚咻誰解緑腰花十八
但教小令瑩歌喉

朝野類要教坊之名唐時屬太常本朝增東西兩教坊又別有化成殿鈞容班中興後因之紹興末臺臣王十朋上章請罷凡名伶俊伎留充德壽宮其餘多隸臨安府雖有教坊之名多是市井之輩不知音律　碧鷄漫志琵琶六么一名綠腰其曲中有一叠名花十八　又有人過鈞容班教坊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曹元寵小令

飲馬歌殘絡馬銜浮屠軍已越重巖尋宮儻入黃鍾調
蚤向陽山進一帆

松隱集飲馬歌邊頭春未到雪滿交河道暮沙明殘照塞烽雲間小斷濃悲隴月低淚濕征衣悄歲華一自注此腔傳自虜中飲牛馬即橫笛吹不鼓不拍其音凄斷聞兀朮每對陣吹此則鏖戰無還期也　建康集征兀朮詩快飲黃龍餘鏖洛先聲須破鐵浮屠注金將下親兵皆精鍊号鐵浮屠軍　[illegible]宜記又不相入燕聞軍中歌阿剌來曲驚曰此正黃鍾之宮自南人不復興矣　建炎航海記建炎海上之役兀朮由鄞入海望大洋中隱隱一小山問海師何所對曰陽山兀朮嘆曰吾得至此足矣下令返棹其日御舟釋四明指頭山泊於風不敢幾台州所以開中興云

親見宣豪寫洛神殘碑重搨淚宮嬪後來石刻應鋪叙
猶記花門舊日春

書史會要高宗自言學書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六行置之几間日閱數十過自覺於書有所得　玉林詩話高九萬觀思陵墨本詩

淡黃越牋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製詩白髮內人和淚看為曾親見寫詩時　石刻鋪叙[illegible]曾宏父撰叙高宗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南渡後祕閣帖亦加詮訂

毛詩一卷誦交交風過冷冷竹韻敲偶為尋花行別殿
棚簾不捲結蟏蛸

滄洲集大夫人閣帖君王着意在經幃無復瓊林宴賞時從此六宮闘草碧紗窗下讀毛詩　孝宗儉德記上在禁中凡先皇游玩之處多扃鑰不御

清鍾杳杳碧波深塔影扶雲出梵林何取香山舊詩句
一山兩寺湯追尋

詩人玉屑中興後詩如趙天樂令泉夜坐鐘樓晴聽响池水夜觀深　聲集靈隱詩兩峰塔影天非蓋千佛林光地布金　東坡詩集自注在虔州天竺寺見白公親書天竺寺寄韜光詩案此則虔州別有一天竺寺因韜光原住靈隱詩故有天香桂子之句咸淳志歸舊志不收此詩是也

稜層孤塔倒江波六合於今號六和不見一瓶明似雪
龍山依舊莽煙蘿

四朝聞見錄衛涇字清叔自僉媿奉名而不入國門翱翔於江上六合塔又宋蘇濤集李沆有題六合塔詩　雪溪集王銍云余與郭壽翁別於錢塘從江上至龍山白塔寺又江月松風集白塔詩宋宮傳自唐朝寺白塔翟嵩鬼殺殿前案此則白塔唐代物宋時已在禁中其楊璉真伽泉宋陵骨而建鎮南塔俗稱一瓶塔者又一塔也西湖志雖兩載白塔不為疏明又考清江集孫陵行云江頭白塔今不見則鎮南塔自明初劃去之也如此兩塔本來朗然今志多誤

皇壇高敞坐神農指向吳山第一峯藥局有方還證類
不知仙艸閟靈蹤

咸淳臨安志[illegible]濮[illegible]有高宗者攜神像至杭舍於吳山因以為祠都人有疾禱者必應[illegible]以其神為神農[illegible]所攜之所[illegible]為神農[illegible]作嗣[illegible]一軸[illegible]像[illegible]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紹興六年置藥局四所[illegible]和劑局十八年改熟藥所為太平惠民局取大觀刊正局方添補紹興寶慶淳祐諸方暨吳直閣諸局方　證類本艸大觀初唐慎微撰紹興中詔王繼先校定[illegible]以釋音付國子監鏤板　白雲仙

入選草歌凡圖畫草五十四種各附以歌南宋祕府書也

館閣藏書校更繁綜甄簿錄列庭軒崇文舊目依稀見
去盡源流割幾番

朝野雜記中興館閣書目淳熙中修渡江後書籍散佚紹興十三年建祕書閣以秦熺提舉祕書省求書自是數十年所藏充牣乃命館職為書目陳騤領其事綱例皆倣崇文總目凡七十卷宋今中興館閣書錄（[illegible]）續錄迄於咸淳然今所傳非完書也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illegible]）書下[illegible]明通流自鄭樵盡削之今所傳者僅書名耳

手舉應陟典墨兵野人識小太言譚尚書筆札經題後
雪柏霜松照此清

宋[illegible]瑣碎錄孫樵謂史書為墨兵　朝野雜記秦主和議禁私史秦死郡國多毀本嘉泰中言者請仍舊禁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撰起乾道初命給筆札寫進淳熙十年上其書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illegible]）上八卷詔付祕書省案此書今所傳者一百七十五卷從閣本錄出　南軒集李文簡長編如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　水心集長編自春秋後才有此書

文鑑經時未始刊惛惛理學罔斛殫家山尚有圖書在
不比東萊費墨丹

宋文鑑臨安書坊先有聖宋文海孝宗得之命本府校刊孟公請加校正屬之呂伯恭書成賜名皇朝文鑑有近臣密啓云奏議中有詆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更命直院崔大雅增損後有道學之禁以有佐川文遂詆伯恭上不復降出此書當時迄未刊也　家山圖書文公家弟子之文傳於許魯齋其書以易中庸古大學古小學參列成圖綱領條目極為精詳　朱子語類朱子云呂伯恭編次文鑑使其覆精力無所裨益

稽古如何不鑒今輪臺甄別倍森森可知千古公言是
惜爾搜羅系譜心

龔頤正著元祐黨籍譜系一百卷悉取籍中三百九人各為傳佚者四人而已案頤正後又著續稽古錄美侂胄功侂胄死詔臨安府毀其書　梁溪漫志紹興間詔贈卹元祐黨籍諸賢言者謂中多奸邪下詔甄別其人　帶經堂集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後合二本校勘詳定慮中有奸人耳所云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案宋史崇寧元年籍黨人凡一百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者是為第一本

元祐忠良免始雪慶元理學禍重胎寧知御閣移碑去
又見神州置牓來

中興編年慶元偽學之禁凡五十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illegible]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談趙汝讜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illegible]武臣三人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慶元三年知綿州王沇上言請令省部置籍下臨安府吏部郎黃子由言人主不當待天下以黨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末幾王田路去　神仙通鑑林靈素侍游禁中手過一閣下見碑題云元祐姦黨[illegible]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反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因得旨撤碑案此事野史多載考宋史崇寧中籍黨人榜朝堂一刻石端禮門再刻石諸州三刻石文德殿門帝親書宗復自書頒天下並無刻石閣下道家之言恐不足據　[illegible]元中州集

未聳手版進名銜正士僉人一例芟安得長書似方鳳
清風終不涴朝衫

朝野類要初入仕必具鄉貫三代名銜謂之腳色崇觀間當書云不係元祐黨籍紹興間即云不係蔡童朱王等親屬慶元間加不是偽學方與銓除　又上天子書曰萬言書若上公侯則曰長書　方韶卿集方鳳睦州浦江人久於臨安以三策上陳宜中不能用宋亡不仕與謝翱吳思齊為友黃溍作詩序柳貫撰墓銘

易地函頭事總非髑髏夜泣佛燈微死灰又煽咸陽焰
江表難推禍福機

翠微南征錄華岳因韓侂胄函首有詩云反漢須知為晁錯成秦恐不在於斯蓋函首事之非也案岳於開禧元年上皇帝書請誅侂胄及蘇師旦語最伉直及函首後又為此詩全傷國體蓋不肯逐浮議附和者也　吳興掌故云翠微集華岳字仲清著[illegible]也　朝野雜記侂胄既見殺已詔臨安府葬於其家先塋之[illegible]顯親報恩寺後易地議起乃下臨安尹遣本府副將尹明斲棺取首命通謝使許奕往金交納時論復秦檜當國　僑吳集高宗享國江表禍福倚伏有難明者

三班受使拆筠籃欲賦枇杷作美談西域涼瓜似冰雪
不勞遠遞到江南

大金集禮宋使到闕於三品官班內間插高麗夏國於五品官班內間插先引宋使副出笏捧書至丹墀西階立定閤使左下受書奏封全轉

（讀訖引使副至上露階贊揖入闕內宣問宋皇帝躬身受敕旨訖左下至丹墀面北立定禮物右入左出高麗夏國亦如之　歸潛志宋使至金進枇杷子章宗命狀元王澤賦詩澤奏云小臣不識枇杷子王庭筠詩成上嘉之案廷筠詩見中州集而枇杷詩不載　輿地紀勝唐地理志餘杭郡貢枇杷　松漠紀聞北地西瓜圓而色青翠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今禁圃亦有之　北轅錄金接伴使各帶銀牌一面樣如方響上有蕃書急速走遞四字上有御押）

高築猴臺靈隱宮松花蕭雪綠蘿風畫師卻有拏猴手不管霜牙射月中

（梁溪集有靈隱宮詩　後部題云以易元吉以畫猿猴光堯賜以詩案都穆鐵網珊瑚易元吉畫猿猴擇虱圖有東坡題則元吉北宋人或光堯跋其畫不則另有一人又云元吉畫二猴俱有白牙識者云母猴方有白牙）

春水平隄湖上下相攜早試踏青鞭花枝繞路山南北歸去還乘搖碧齋

（遵生八牋杭人二月二日上踏青鞭　梁溪集詩雲深不見孤山寺風急難乘搖碧齋是當時湖船之名）

萬松深處響秋濤路繞宮城氣象豪驀地西風一行雁山雲江月轉蕭騷

（南窗紀談錢唐關注子東松聲詩夢破松聲枕上聞睡魔夜半戰愁魂初疑夜雨連江岸乍覺寒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追隨月色下前村曉行欲向聲來處攜取蒼煙盡日奔　皇元風雅黃子肅錢唐詩舟泊風林　雁留白蘋紅蓼共思君月明江水多於海雨後秋山碧似雲）

除卻梅屏無好梅虞淵薄蝕不須猜洛花總入韓園去越果催從項里來

（北磵集梅屏賦序北山鮑家田尼菴梅屏中京都高宗嘗令待詔院圖進　名園記牡丹渡江先入韓相園　會稽志會稽楊梅佳者出項里錢唐產者遜之入貢）

玉女朝天銀作粧詞臣雪宴捧彤章珠簾十二龍樓捲柳絮吹來泥粉香

（艾軒集有賀雪表又有謝雪賜宴表　書畫題跋記宋寧宗楊皇后題畫冊云風吹酥雨不勝寒信腳千山與萬山人說瓊花二十里更飛柳絮與君看　後書題朱銳冊賜太少保有坤卦小圓印少保即楊次山）

花枝馬上颭雙尖繡鎧非同舞袖纖亦有新詞傳禁苑清華直欲匹香奩

（滄洲集閤子詩應是君王分命代內家仙子亦知兵　韻石齋筆談楊妹子寧宗皇后妹書法類寧宗御府書畫多命題咏其題馬遠松院鳴琴詞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

柴柵孝名何太迂詩編并錄號江湖鶴山跋語題鴻寶鐘鼎能凌薛氏無

（讀書附志江湖集九卷錢唐陳思彙本朝人之詩又刊六十家小集皆南宋人余插架有之　鶴山集書苑菁華序臨安鬻書人陳思集漢魏以來論書者為一編最為該博案此書凡二十卷後題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書籍鋪刊行又刊寶刻叢編二十卷皆金石文跋　鐘鼎彝器款識錢唐薛尚功用敏著凡二十卷皆三代以來款識之文尚功手書世傳石刻僅存其半尚功又有鐘鼎韻七卷）

千秋史法弘綱在十四經文舊目遺兩部聖言齊魯論一編帝學古今師

（宋季三朝政要理宗嘉熙元年詔國子監下臨安府刊朱子通鑑綱目禮記集說大戴禮列於學官故當時有十四經之目　中興館閣書錄韓愈李翱共成論語筆解十卷王存序云此得於錢唐汪充家又通考云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兩篇自張禹刪之斯文遂喪至南宋已難搜求矣　帝學建炎四年禮部尚書謝克家等上言以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所著帝學有益治道可備睿覽案此書凡四卷）

多少官人馬上看涼衫輕拂據雕鞍昨朝曲宴需雲殿親見官家進小冠

（清波別志士大夫於馬上盡披涼衫　錢唐鈔志古宮室考南宋大內有需雲殿　雲麓漫鈔高宗時隆祐太后遺以小冠曰此祖宗燕閒之所服也）

內苑新營定一亭擬將射策卜文星無端竊得機關透造牓天輸墨有靈

（三朝政要嘉熙二年廷對有部潔攜京墨甚佳有中貴欲之部無吝色中貴曰主上御苑中方建一亭名曰定一上曰有士人用此立說取為狀元部得其說揮毫如飛上得此卷欲賞之榜首時已取周坦乃以潔為榜眼　知稼翁集敘榜詩平地雷轟造榜天）

齊郞占籍幾春秋紬史翻經死不休不向殿前喫五盞
儘判廋語羃缸頭

蠹蠹鉛刀編遂人失所詩紬史翻經有成約不應從此厭招邀 武林舊事上御集英殿唱進士名狀元賜酒五盞餘人各賜泡飯 知稼翁集進士入試詩要令廋語題蠹進曰莫把尤文覆醬瓿注臨安人以酤泰罍酒

翻本蘭亭自取嫌寧知博議辨尖纖當時最好棠梨拓
玉枕偏誇字格嚴

後邨題跋蘭亭定武石爲薛氏子竊去今都城鬻者皆薛續本棠梨都穆鐵網珊瑚薛珦作帥刻石易去 蘭亭續考蘭亭本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木刻者佳 至正直記賈秋壑得一賦玦石枕光瑩可愛欲刻蘭亭而患其小有一鑴者以燈影縮其字刻如定武本缺損皆全賈開宴以賞之世號玉枕蘭亭今稱玉版者繆也

茸衫細蹙錦韉稜蕉翠珍珍痛不勝枉自監搜誇玉牒
愁攤小雅映秋燈

宣和遺事二帝后北狩至正定府小番官妻自稱肅王女珍珍已戎服見太后訴舊事 危與學士集宋宗室士瞰嘗錄羣從之言號爲玉牒勝談 靖康小雅一卷紀北狩事此書通考失載

霜草稜稜健鶻舒秋風獵獵海天虛南中那得巢生犬
宮禁空傳味激書

東園友聞北方雕作巢官司必設置守之凡三卵及出必有一狗耳上有羽毛獵時雕上飛狗則陸行所以同名曰鷹背狗 宵檠錄臨安有人好養鷹嘗見其几間有書一帙上題味激二字皆飼鷹之法問所從來則曰先人在北司諸閤往來以從宮中得之

國事已荒藍貌鬼南人惟恃黑灰團蠟丸夜達中書省
只作牽絲撮弄觀

三朝政要丁大全藍色鬼貌既登寵位北兵渡江大全匿報幾誤國事遂竄新州而死 又北兵渡江臨安將謀遷蹕吳潛沮之向士璧曹世雄劉整皆有功似道並欲殺之整懼以城降北遂獻言曰南人所恃惟一黑灰團耳呂文德號黑灰團 杜清獻集奏劄臣參上得呂文德蠟書以捷聞既又有告急之說御筆降出云無甚追急城中有恃而無恐耳 後村集端平之初除拜一新趙南塘起散地掌山制有觀傀儡詩云酒闌有感牽絲

戲也伴兒童看到明

爲有宮闈識小名又聞臺閣系羣英傳來都是臨安本
粉墨閒銷與漫評

姬侍類偶周守忠集女子之名作偶聯韵語嘉定十二年刻於臨安行在諸軍糧料院幹辦鄭域序 自號錄錢塘徐先溥輯宋代名人之號淳祐丁未其友譚文序而刊之 諸軍糧料院在漾沙坑今蛾眉山東之茂山

香奩弟子舊秦風詩法精深碑版工莫效長牋怨夫壻
徒揮老淚倚熏籠

四朝詩集云閨秀韓玉父秦人家於杭學易安教以詩 雲麓漫鈔易安居士有啟內翰綦公崇禮啟清照啟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嘗藥雖存弱弟應門惟有老兵既爾蒼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說惑兹似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僞僥難言優柔莫決呻吟未定強以同歸視聽才分實難共處忍以桑榆之晚節配兹駔儈之下才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彼素抱璧之將往決欲殺之遂肆侵凌日加毆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局地扣天敢效談孃之善訴升堂入室

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難求自陳何害豈期末事適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對同凶醜以陳詞豈惟賈生羞絳灌爲儕何啻老子與韓非同傳但祈脫死莫望償金友凶橫者十旬蓋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豈是人爲抵雀捐金利當安往將頭碎璧失固可知實自繆愚分知獄市此蓋伏遇內翰承旨搢紳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克復本綠陸贄之詞淮蔡底平實以會昌之詔哀憐無告雖未解驂感戴鴻恩如真出己故兹白首得免丹書清照敢不省過知慚捫心識媿責全軀已難逃萬世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譏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高鵬尺鷃本異升沉火鼠冰蠶難同嗜好達人共悟童子皆知願賜品題與加湔洗誓當布衣蔬食溫故知新再見江山依舊一瓶一鉢重歸畎畝更須三沐三熏忝在葭莩敢兹塵瀆案易安再適張汝舟竟至對簿啟在臨安作也時崇禮官翰林學士

舊說南朝三百寺猶餘兩碣未頹孱誰知千古忠姦蹟
却在波崖泐石間

興福禪院碑淳熙七年周邦撰記劉大莊書 廣壽慧雲寺碑史浩撰記樓鑰書此又稱張家寺 熙寧石屋題名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肇章蘇軾同遊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案咸淳臨安志蘇公題名當黨禁時已鑴去今摩崖朗然後人重公之名而補刊也 咸淳石屋題名咸淳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賈似道領客來元嘉史有之廖瑩中黃公紹王庭來游子德生諸孫藻世侍案此後摩崖賈名已漫滅後人惡賈而毀之

黃鶯枝上盡情啼何處西陵路欲迷款款朱輿繞湖去
相君心愛白沙隄（吳越備史西陵即今西興錢王渡江以陵非吉語因易之案此則錢唐稱西陵繆也　咸淳臨安志無白公隄所謂白公築之隄在上湖與下湖相隔處公白著錢唐湖石記可証今人所指之白隄即白詩所云綠楊陰裏白沙隄白公前已有之宋時稱孤山路故成化府志猶無白隄之名　三朝政要賈相出乘朱輪輿自葛嶺至宮城繞隄而行）

嬌女如花掩畫屏牙旗小校閉松廳新書仿出奇奇集
更寫分門蟋蟀經（志雅堂雜鈔賈師憲嘗刊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之法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　世傳新書曹孟德著　蟋蟀經二卷相傳賈秋壑著詞頗雅馴有更籌排遲逐將登場諸語蔵蕭嘗有繪畫本）

鷗彝不逐五湖雲那肯鎔金鑄范君黃土摶成終是偶
沉香爇盡更誰熏（[illegible]）

（三朝政要賈似道既占湖山之勝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　元祕書志延祐七年五月中書省簿籍諸物有賈似道畫像一軸）

研朱滴墨雜文似沁綠塗青銅匭如久已朝堂不設鼓
無勞齋館有辭書（三朝政要景定五年造金銀見錢關子其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黑印宛如一賈字　又賈似道當國置綠櫃招人告訐　清波別志行在登聞鼓院有院無鼓以鼓在汴京遂不復設　三朝政要太學生上書觸累百人令臨安尹逐諸生并削其籍諸生作捷堂文以辭先聖　太學在紀家橋今按察司署）

水西雲北景蒼蒼花塢風晴月有香何似梅花裏湖好
長留孤影照滄浪（洺水集三賢堂記乾道中移三賢於水仙王廟東廡縉紳摘取坡公詩配食水仙王之意使居廡下慢賢滋甚郡守袁韶撥得花塢一所當蘇隄正中建堂奉安又扁二堂曰水西雲北曰月香花影曰晴光雨色　興觀集詩咸平處士誠堪羨死守梅花住裏湖）

爛爛珠光散不收香煙縈郁水空流皇家寶貝誰經識
冊府猶堪按籍求（至正直記宋臨安時有以徑寸珠進御一宦官求賂其人不從宦官取絲絡珠於汲水梵瓶中煮之須臾化為水宦官言此非明珠乃蚌對月孕視久陰液含月華而結成也　寶貨辨疑一卷宋時宰公節者所錄凡物源產地用法皆詳焉）

三千上玉只焚身雲氣終虛屍氣親二十金釵共垂手
九歌聲裏哭孤辰（三朝政要賈似道愛珍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　志雅堂雜鈔盧方喜作秋壑記九歌）

錦剡蒲桃稱異色當時諫史絕奢華後來輿論成謠詠
玉碎琉璃號假花（中興編年淳熙中蜀貢蒲萄錦却之從臺臣諫也　佩韋齋輯聞咸淳末禁都下婦人飾珠翠悉以琉璃代玉民謠曰滿頭多是假無處不琉璃時似道當國假謂賈琉璃謂流離也）

墨花零亂涴殘脂獨爾烏闌寫鈔詞休話平康舊都事

蔡奴留影傳師師（四朝詩集云南宋杭妓能詩者蘇小娟　後村詩話汴妓鄧六即蔡奴也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　致求記李師師小傳一卷臨安刊於榷場中　老學菴筆記京師子賤有題蔡奴傳神語云嘉祐閒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那蔡奴留影正南宋事也盡為點與中人）

燕子帶來雙翦雨梨花老去一絲風啼痕漾就紅心草
誰葬金釵葛嶺東（桐江集木綿怨序云賈似道南竄猶攜所謂王生沈生者自隨二生天下絕色也木綿菴既殂二生再展北後南還善事貴人巧伎藝拙女功頗再嫁為人為妾因寫之樂府以為世戒）

會向歌樓喚酒京不煩束帶款逢迎玉缸若藉藝兒佳
祕色新來雨後晴（雲麓漫鈔浙人呼酒鎗為酒京侯鯖錄有酒經一日安人饋酒致書云或一經或五經他郡人不知其義聞送五經束帶迎於門　又青瓷器李王祕色為最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於前）

自是清才繼玉瀾鸞釵劃損綠琅玕桃墩總有傷心淚
勒斷筋弦不忍彈（斷腸集朱淑真錢唐下里人世居桃村工爲詩嫁爲市井民妻不得志殁宛陵魏仲恭端禮輯其集名曰斷腸錢唐鄭元佑加注分爲十卷刊行有臨安王唐佐傳今失之世所傳一卷田藝蘅序者繆也　四朝詩集云淑真海寧人文公姪女　玉瀾堂集宋朱槔字逢年文公叔父少負才不得志晚年節愈厲而詩益高因夢名堂曰玉瀾尤延之爲序）

我曾把讀梁溪集五世三公喬木材此日君臣咏魚藻
湖園親駕翠龍來（梁溪集宋尤袤延之著凡五十卷　萬柳溪邊舊話尤莊定公築圃臨安之西湖度宗嘗幸其堂御筆題楹聯曰五世三公宰輔家朝累掌絲綸）

宮袍掩映牡丹緋裊裊鞭絲出禁闈寄語香街探花使
今年春榜號龍飛（朝野類要聞喜宴日擇年少二人先到瓊林折花迎狀元吟詩此唐制今人謂第二名爲探花者非也　又每遇主上即位第一次選士謂之龍飛榜）

蕊珠淡墨尋常事尚見同班兩錄留千古香名磨不滅
後來應號小瀛洲（紹興十八年王佐榜同年小錄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登科錄此二錄後有翻刻爲有朱文公及文信國耳文公名在第五甲第九十人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信國第一甲第一名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案後村集有甲申同班小錄序即題名小錄也　水天閣集小瀛洲石額爲商半埜題以其地近依光堂南宋進士題名之處）

十里平湖波浪深大魚成拖小魚針放生不禁魚兒活
贏取豪家幾笏金（金石志有高文虎德生堂碑記案慶元中安撫趙師睪請用天禧故事以西湖爲放生池則通西湖皆爲放生池非今一隅之地也德生堂在石函橋今昭慶之側而淳熙咸淳二志皆在湖心寺指今之放生池殊不知宋時湖心寺即今之湖心亭舊志多訛外余修邑志駁正之　夢梁錄金魚有銀白玳瑁等色錢唐門外多畜養之入城貨賣名魚兒活）

羅屏掩處添三尺蘇幕遮來抵一重若使藏鉤勝隔座

爲因鬪草代分夆（雲麓漫鈔紹興末宮中以小竹編熏籠以衣畫風雲鷺鳥名曰畫綵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席或野次可以障風易其名曰搭思又言出於金中目曰話私言遮蔽可話私事然言爲話南人方言非北語也）

玉龍萬捲發靈虛畫裏濤江壯帝居只道梟車迎伍相
不知水馬弔三閭（七修續藁葉南舜家有宋宮觀濤圖案圖李嵩畫見張憲玉笥集稊米集詩江風獵獵吹紅旗舟人結束諱水嬉又云飯筒角黍纏五綵楚俗至今猶未改日暮空歌誰在斷不見三閭憔悴時案周紫芝此詩言錢唐江中競渡也他志只言在西湖耳紫芝官臨安久其言有據　貴耳生八賤南方競渡使舟輕利謂之飛梟又曰梟車有詩云水馬浮江吊屈魂）

南朝剩有虞公劍能比金源水造刀待與青城聞鼓枻
西風一葉泛離騷（朱存理鐵網珊瑚宋相虞雍公古劍傳於其八世孫堪處倪瓚作古歌　志雅堂雜鈔伯幾家有篦刀乃大金水總管所造上有滲金鶴水造正字直鈔十錠　倪雲林集堪字克用僑居錢唐西壁山有鼓枻稿）

桐華煙細不須多案上牀閒置幾螺怎得清芬如帝子
請將墨史試研摩（墨史澤州胡景純取桐油燒煙製墨名桐華煙　又南朝皆稱墨爲螺又趙令衿宋宗室封安定郡王善製墨子子覺孫伯康皆傳其膠法銘曰超然清芬如在超然令衿自號）

春宴遺風自曲江水晶雲殿百花驄熒煌燈火錢唐夜
十隊酣春賽不降（朝野類要行都西湖寒食前排辦春宴用舟載伶妓此唐曲江之遺自諸王公卿及六曹郎排日宴會並是京尹館伴　天籟集西湖詞十里水晶雲殿　夢梁錄湖船有百花十樣錦等名　霞外集詩店舍喧譁徹夜開熒煌燈火映樓臺歡游未曉不歸去早有元宵氣象來　剡源集咸淳德祐中杭有善歌者十人各以才色聞天下兵後散失）

燈車小隊出通津豔紫文羅半隱身縱使凌波步羅襪

不爭水路處絲塵

清波別志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謂之蓋頭凡貴游出令人持鍍金水罐子前洒方過車名曰水路　此猶汴京之遺風也

井汲甜瓜分外清十街三市幾番更水銀不願天宮賜
只願官除竹木征

夢粱錄六部前有甜瓜井　清波別志臨安人移居以傍井處為佳　中興編年紹興二十六年七月臨安雨水銀　三朝政要紹定五年臨安蠲竹木之征

潮拍樁滑卦畫脊蛟宮荒怪漫然犀鱗蟲水母差堪異
更詫毛羣膃肭臍

吳越世家錢武肅築塘以木立於水際去岸二丈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濟未濟卦由是潮不能攻　鱻溪集錢唐水母詩眼中水怪狀莫名出沒沙觜如浮甖渾沌七竅俱未形塊然背負羣鰕行　清波別志臨安小民往江口見潮退有一異物褐色有毛有牙有脚有鼻有耳骨軟似不任持重三四十斤或名為海狗後有貴人詢其形狀曰此膃肭臍也

五酘封蒸按舊經亭童取汲水清渟河陽風月依然是
況有如花儇酒伶

晏公類要江南五酘酒　稼米集論麴院書酒與麴相須而成在乎擇水之佳者西湖之水清甘如飴其外則用龍山鴻雁池水南外用巡檢司大井水江漲北外用下湖水　夢粱錄臨安府點檢司管城內外諸酒庫每年清明前開煮擇日開沽呈樣各庫預貼告示官私妓女社隊鼓樂謂之迎煮　汴都記酒家望上書河陽風月

湖目全憑水結叢琉璃地上旱蓮紅鴛鴦豈是能言鳥
唼唼經魚粥鼓中

北磵集白蓮花寺在風篁嶺下肇法師誦經於此蓮生陸地鴛鴦亦解誦經　湖目蓮子見皮日休詩

一生難報狀元恩日月精光吐復吞不信漁陽撾鼓急
回頭無路哭修門

文信公傳伯顏駐軍皋亭山公往議和伯顏以危言折之公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　文山全集燕鴻吳詩有云二宋高科罷易事兩

蘇清節乃加紫囊中日日應如此肯逆當年禰正平　自注吳舉李愛梅迪舉送弟壁同薦是年及第　指南錄序皋亭山距修門三十里

寒鴉啼上萬年枝一片荒坪月去遲滾滾蠻潮等閒過
蓬萊江上吊鴟夷

江月松風集故宮詩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牆　滄洲集羅公升之大父從文丞相於閩廣兵敗不食死公升傷大父死節而宋祚已終乃作吊胥濤賦　蓬萊見劉文詩

夢斷羅衾冷似氷嘐嘐紅喙語雕稜木波不斷幽人怨
梧葉聲中蟋蟀燈

乾坤清氣集瀛國公鸚鵡詩毛羽自然可數仙翁不受籠聊得梧桐一葉中含無限秋風　湖山類藁瀛國公為僧號木波法師

設老湖湘更不歸哀江南後淚空揮傷心醜酒城南路
親見鸞皇作隊飛

金臺集水雲北歸後往來匡廬彭蠡間若飄風行雨人以為仙畫其像祀之　宋遺民錄謝翱有續琴操哀江南四章為錢唐汪元量作也　醜

水雲集元召量以琴供奉居燕北行既而以黃冠放還德祐宮人王清惠贈之以詩宮妃屬和以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　王清惠陳正淑黃慧正何鳳儀林靜正葉靜慧孔清正鄭惠正方妙靜翁懿淑章妙懿蔣懿順林順德袁正淑又有童麗正袁正正金德淑總十七人其詩並見集中　余家藏元量水雲集及湖山類藁二本互有不同

千古靈胥氣未銷青霓曳曳下雲翹巫師但擊靈鼉鼓
更有何人賦大招

金龍山聖蹟記謝公緒會稽諸生居錢唐安溪謝太后姪也三宮北行公投安溪死門人葬於鄉之金龍山明太祖呂梁之捷神顯靈遂敕封金龍四大王立廟於黃河之上余修錢唐邑志補入忠節傳

傳道尋春四壁還江清湖淥有無間元和圖牒分明見
何處沉霾界石山

朱存理鐵網珊瑚倪瓚題虞堪八世祖雍公古劍歌序云余訪青城山樵於錢唐之四聖山案此山之名咸淳志不載後來作志者均失之　元和郡國志錢唐載二山一靈隱一界石今界石之名宋志已無今不可考

故事全憑共討論江湖老去鳳皇門華胥醒後黃粱熟
便話南柯也不根

松隱集德壽宮帖子詞曉天中月一痕春陽先到鳳皇門　東京夢華錄幽蘭居士孟元老追叙東京舊事書成於紹興丁卯自爲序淳熙丁未浚儀趙師俠後序　夢粱錄吳自牧自序云昔人臥一炊頃而平生事業揚歷皆遍矧時異事殊城郭苑囿之富風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緬懷往事殆猶夢也因名夢粱錄　養蒙集南柯錄序御洲提點錢唐劉君久居禁近逮事皇元不失故步退食多暇追記舊聞名曰南柯錄蓋紀曩日繁華事也案此編失傳名亦無考

名集猶傳六十人湖雲江月話津津而今花柳新題處
況是欣逢寶歷春

南宋六十家小集錢唐陳思編案集小本朝人之詩集尾書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書籍舖者是也其目曰葦碧軒小集鄱陽洪邁野處類稿二卷臨川危稹巽齋小藁一卷螺川羅與之雪坡小藁二卷滄州高九萬菊磵小集一卷臨江鄒登龍梅屋吟一卷盱江余觀復北窗詩藁一卷開封趙崇鉘鷗渚微吟一卷古徐朱南杰學吟一卷古括王琮雅林小藁一卷芳庭斯植采芝集一卷錢唐陳起芸居乙藁一卷雪川吳仲孚菊潭詩集一卷龍泉沈說庸齋小集一卷唐栖釋永頤雲泉詩集一卷金華王同祖學詩初藁一卷四明陳允平西麓詩藁一卷錢唐何應龍橘潭詩藁一卷祠山毛珝吾竹小藁一卷臨江鄧林皇華曲一卷壽山許棐梅屋詩藁四卷清源胡仲參竹莊小藁一卷三山陳鑒之東齋小集一卷浮玉施樞芸隱橫舟藁一卷又芸隱倦游稿一卷建安徐集孫竹所吟藁一卷盱江吳汝弌雲臥詩藁一卷古汴武衍適安藏拙餘藁二卷四明高似孫疎寮小集一卷建安葉紹翁靖逸小集一卷河陽張弋秋江烟草一卷建人張至龍雪林刪餘一卷金華杜旃癖齋小集一卷廬陵劉僊倫招山小集一卷玉溪嚴粲華谷集一卷盱江黃文雷看雲小集一卷汴人趙希𢡟抱拙小藁一卷丹陽葛起耕檜庭吟藁一卷碧澗利登骳稿一卷廉村薛嵎雲泉詩一卷山陰葛天民無懷小集一卷錢唐余桂漁溪詩藁一卷又漁溪乙藁一卷長沙劉翰小山集一卷大梁張良臣雪窗小集一卷邗州張蘊斗野稿支卷一卷南豐黃大受露香拾藁一卷三山林希逸竹溪十一藁一卷長樂敖陶孫臞翁詩集一卷建安朱繼芳靜佳龍尋藁二卷閩人陳必復山居存藁一卷長樂林尚仁端隱吟藁一卷剡溪姚鏞雪蓬藁一卷福唐劉翼心游摘藁一卷舂陵樂雷發雪磯叢藁一卷苕川宋伯仁雪岩吟草一卷天台戴復古石屏續集四卷笠澤葉茵順適堂吟藁一卷廬陵劉過龍洲小集一卷石塘林同孝詩一卷奇澤李龔梅花衲一卷又剪綃集二卷鄱陽姜夔白石道人詩一卷臨川李濤蒙泉詩一卷汶陽周文璞方泉詩一卷廬陵沙門紹嵩江浙紀行集句七卷宣城吳淵退安遺藁二卷永嘉薛師石瓜廬詩一卷又[illegible]宗之續前賢拾遺五卷又編增廣高僧前後集四卷此編流傳絕少詩昔其目如右石屏集詩聖朝開寶歷又云江山一夜雨花柳九州春

南宋襍事詩卷十

南宋襍事詩

仁和陳芝光蔚九

元朔朝正海國來聽雞探韻曉光催千官鵠立瞻天表
萬歲聲長繞殿雷

夢粱錄元旦禁中景陽鐘罷百官皆冠冕朝服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之貢諸外國正副使隨班入賀上御正衙禁衛人高聲萬呼聲其震名為繞殿雷百僚俱鞠躬聽宣制曰履茲新慶與卿等同　斗野藁除夕詩京國逢除夕柄進騎欲霜春聲生爆竹歲色動椒香戒睡聽雞蚤占詩探韻忙燭花頻送喜兒女笑闐堂

金釘彎橋白玉裝幽奇全勝偉觀堂假山勅賦壼天景
又見香蘭設御牀

癸辛襍識德壽宮有橋乃中秋賞月之所橋用吳璘所進階石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鉸橋下皆千葉白蓮花水南岸宮女奏清樂水北岸教坊樂工吹笛者二百人　方輿勝覽中和堂太上光堯皇帝御書謂駭堂侈特之觀無媿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暢願與衆人共之後改為偉觀堂　海野詞侍宴德壽宮應制賦假山調寄醉蓬萊云向逍遙物外造化工夫做成幽致杳靄壺天映滿空蒼翠蔥秀峯巒攢春花木對玉階金砌方丈瀛洲非煙非霧恍移來地況值良辰宴遊時候日永風和暮春天氣金母龜臺傍碧桃陰裏地久天長父堯子舜繁綺羅佳會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年年同醉　宋史新編理宗在位久董宋臣盧允升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遊宴

翠寒堂上賞春風壯麗由來絕代工小憩肩輿高柳下
酴醾飛雪壽杯中

二老堂襍志淳熙七年三月十八日車駕詣德壽宮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於是乘輿入大內於凌虛閣下三面設酴醾牡丹花皆層級高數尺一面垂簾設樂酒三行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聽步輦以行今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頗敞不加丹艧太上指示曾覿云營造何如覿奏曰宏壯精巧二者兼之今上即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出太上皇帝所賜酒復數行至水堂中路石橋上有輿少憩面對酴醾花架高柳參天酴醾引蔓垂稍而下其長袤丈芬菲照坐馥郁襲人上亦滿引勸酬者三

柳陰橋影步忘歸樓榜雙清碧四圍消得騷人奇絕想
荷花欲翦嫁時衣

庸齋小集西湖獨步詩小立背橋影緩行隨柳陰　方壺存藁秋日飲錢唐門外雙清樓詩西湖日日可尋芳樓上憑闌意未忘所取荷花三萬朵作他貧女嫁衣裳

老木雲煙望裏平小春橋外水風聲猶餘圖畫雙杉古
誰把青龍指下生

蛟峯集鳳山詩衰艸寒烟老木風南朝佳氣落秋空　余忠宣集九里松詩言從天竺寺自度小春橋　傅與礪集有題李遵道畫靈隱道中二杉圖　韓著公集題松雪松圖註云松在白塔詩云趙公拈筆作古松平地躍出三青龍又云前朝美人歸艸處猶有當時數株樹　案小春橋即行春橋

酴醾如雪酒初醒修竹風搖著作庭曾說牙籤紛萬軸
不如丹筆寫盤銘

梅溪集有秘書省道山堂看酴醾詩　又題秘書省後園修竹詩不俗更嫌俗風枝時拂牆青青映藜燭細細襟芸香勁節老方見清陰寒影藏蕭疏似吾輩味向靜中長　藤陰劄記光宗讀朱子編次盤銘丹書語朱子曰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朱子頓首謝

沙河燈火接星關洞裏神龍去不還部伍亭前空綠艸
戴高祠畔賸青山

默堂集初到臨安詩風際笑弦朝病酒雲中樓閣夜焚香十年一夢沙河路獨步春泥覓燕忙　抱拙小藁臨平洞詩洞深如許神龍出真居　默堂集詩部伍亭前歸路鳳皇山下蕭齋我自無聊不住罷如有興重來　睎髮集吳山瀨祠詩吳山坊項戴高祠禁地淒涼水悲怨是北人題記碎過南者首蕭獨無詩

思陵筆裕入鍾王禊得麻牋僅九行試看當年題識在
磁藍籤色逼靈光

續書譜高宗書法出入鍾王更輔以六朝風骨自成一家　松雪齋集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只有一本是晉時麻牋紹興間思陵力購僅得九行一百七十六字至賈似道復得七十四字　裝潢志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貼籤殊臻壯偉亦一奇高宗亦用之

梅竹勻將扇面攤江南情思落齊紈可知帚紙為承箬

儉德猶留後世看（夢粱錄夜市有崔官人將字擲梅竹扇面兒在五間樓前大街坐鋪　玉山璞藁題宋高宗畫恩便面詩當朝山色尚烟嵐近侍承恩寵早叅邊奏不來春殿寂自將情思寫江南　嬾正子紹興三年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淨曇以宸奎閣所藏仁宗御書詣行在所獻凡五十三軸又有團扇三柄皆以青綾紙為承蔕制度極草艸大哉仁宗之盛德也）

和王世澤有文孫猶記當時雲洞園搜輯九經奇字在叓饒六帖與評論（六帖補呂午序云楊伯嵒號泳齋和王曾孫輯六帖補最精核往與予同仕於朝出示此編命為之序泳齋又作九經補韻行於世）

天竺山西巖谷深松蘿交翠自成陰老禪慣與猨公戲攫果時來樹下唫（帝都賦傷西深入巖谷益秀　竹所吟藁下竺看猨詩渴泉飲罷過別枝蹲守山林得便宜伸手攫拏野僧果貴游玩弄如兒嬉）

一山桃李占繁華武庫旗翻寂不譁回首蓬萊雲氣近殿司營是太師家（龍洲集同郭殿帥遊鳳山詩簾纖小雨久於梅喜得新晴六橋五色波光麗鵁鶄十分雲氣近蓬萊旌旗側畔宮墻轉戈戟叢中武庫回走馬看花生怕晚果然桃李一山開　揮麈後錄蔡元長少年鼎貴建第錢塘極為雄麗全占江湖山林之勝今行在殿前司是也　案殿前司在鳳皇山大內側今呼御校場）

纔過燒燈小雨收玉梅飛上玉搔頭涅槃勝會花生日看畫長明寺裏遊（斷腸集元夜詩壓塵小雨潤生寒雲影澄鮮月正圓十里綺羅春富貴千門燈火夜嬋娟香街寶馬嘶金轡輦路輕輿響翠軿高掛危簾凝望處分明星斗下晴天　夢粱錄杭城大街春冬撲賣玉柵小毬燈奇巧玉柵屏風捧燈沙戲走馬燈鬧蛾兒玉梅花金燈數珠糖水魚龍船兒䅐毬香鼓兒等物　又云仲春十五日為花朝節崇新門外長明寺建佛涅槃勝會羅列幡幢種種香花異果供養掛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觀者駢集竟日不絕）

六日七分添線處五更三點賀冬時地瓶移插梅花吐

繡疊簾旌喚舞兒（詩林韶濩周必大云冬至與胡邦衡小語端誠殿下邦衡舉易緯六日七分之說輒用子美五更三點為對　霞外集至節即事詩天街曉色瑞煙濃名紙相傳盡賀冬繡幕家家渾不捲呼盧笑語自從容昨夜梅花已報春地瓶移插更精神酒酣纖手爭來折鬭鬢回頭不避嗔已有紗龍照舞兒[illegible]鼓笛自相隨誰家院落來呼喚門外天明也不知簾旌疊疊繡鮫綃遮莫香風不放消却恐酒闌先睡去預教小玉問明朝　案馬霞外自本云季少承平之樂誠不易遘也）

宋家南渡擬東遷為有遺經大道傳不比五山兼十剎崇儒但賦北山篇（勿軒集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　又南渡初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為言公愀然曰吾以程氏之學不行為懼何言盛耶　梅村集宋元以來湖東西分立五山十剎而靈隱居其最　仁山集北山之高一篇美咸淳天子謂其能鑒理宗師賢而聽何夫子也何即北山先生名基）

章公太學原奇士周子兵樞亦勝流天下何曾有鵬郎人間可惜重魚頭（齊東野語外大父文莊章公少入太學為集正嘗置酒揭牓於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鵬郎者最奇大如爪片切鮐銜大鬻中衆駭愕不知何物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豬胞以白入之再蒸而成毅章名良能寧宗時參政府　二老堂雜志紹興辛巳予為秘書省正字同館王十朋望見周麟之樞密目為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為大金哀謝使金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糟其首歸獻於朝故有此號金人甚貴此魚直與牛同　海陵集子魏燕山會同館有渠大使者先朝內官也入館傳旨賜金瀾酒二壺銀魚牛魚二盤　演繁露牛魚嘴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鱘魚也）

夢兒亭下蘚紋青更著佳名謝屐亭誰賦池塘春艸句只途五字對山屏（靖逸小藁登謝屐亭贈行之詩君家靈運有山癖千年遺躅幾屐從人與我作山賊風流從誰識兩間小醜亦足勸夢兒池塘春艸詩只今傳世詩不朽五字句法誰人追自注云亭在天竺　案西湖志有夢謝亭無謝屐亭）

龍眠古器寫形新骨董流傳入要津六十卷中彝鼎字

不知曾否辱狂秦

（揮麈錄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為一圖舊在畢少董處少董死西歸秦伯陽熺　學古編云博古圖六十卷紹興間本今無矣）

黃羅封麪賜頻叨德大王侯始食牢夢裏紅衣有歌句

普門何必更相遭

（全芳備祖蘇公詩注大內當麥熟時以黃羅帕封賜百官外題曰新麪或云以蜜漬之使今內廷猶仍此制　墨憨齋哄纂翟公巽紹興初為參政自奉過薄謂客曰德大於六子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可以食羊所進皆草具　夷堅別志杭人有中麥毒夢紅衣孃子悲歌有一丸蘆菔火吾宮之句　咸淳臨安志上天竺觀音祈夢極靈兩浙進士類試者恒往焉多以食物著驗）

緝熙小殿研山排御墨流香記損齋天語微聞先八法

正書派別出垂釵

（輟耕錄葉世英造德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先造緝熙殿墨　志雅堂雜鈔高宗御書損齋二大字并損齋記後有左僕射沈該以下職名　法書通釋宋高宗云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篆隸之餘風）

五柳園前柳線低新開門外草痕齊若從新路看花去

一片紅隨碧玉蹄

（都城紀勝新門外五柳御園　咸淳臨安志五柳園在金剛寺北按即今之校兒巷內也又云走馬塘在艮山菜市門外地平坦可馳馬故名舊有花柳號城東新路）

鄂字書成壯氣存臨安何處望中原蘆川亦有英雄語

禾黍西風鼓角喧

（揮麈新譚有請僊者其書一詩云百戰間關鐵馬雄尚餘壯氣凜秋風有時醉倚箕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後大書一鄂字始知為武穆也　蘆川詞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云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鼓角故宮禾黍　案張仲宗以此詞忤秦檜除名）

活水穿田一徑微麥潮化蝶作團飛蟠龍舞鳳盆花樣

多向都城賣却歸

（西楚蔡宋馬塍道上詩閑拖瘦竹筇獨步馬塍東鳥影青山外春愁碧樹中麥潮風化蝶櫻熟雨生蟲莫向溪頭去溪頭多落紅　斷腸集馬塍詩一畦芳草碧芊芊活水穿花暗護田蠶事正忙農事急不知春色為誰妍　夢粱錄錢唐門外東西馬塍諸圃皆植怪松異檜奇花巧果多為龍蟠鳳舞之狀每日市於都城）

石八郎祠社鼓鳴龜兒井畔聽溪聲千林吹落梅花雪

一段清愁畫不成

（咸淳臨安志安樂山在錢唐下有石八郎祠龜兒井在西溪覆以石龜穴其背以汲　雪窗小集過西溪詩最愛晝眉波蕙岬荒冷雲容雁兩回皇梅花到得吹成雪盡是清愁不是香）

侍讀清才進美譽一筒散卓拜中書叢奎自愛屠希手

入貢澄心紙不如

（渭南文集紹興之間有筆工名屠希者嘗從駕四方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晁侍讀以道作詩稱譽之　六研齋筆記謝堃知徽州於理廟有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珪墨羊鬭嶺舊坑硯）

鍛銀枉為問工儔帶格曾傳號笏頭不信還來玉包肚

可能勝得紫雲樓

（淵鄉錄孝宗乾道中有以銀鍛獻於朝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名合工部禁止繳之　帶格凡二十二種其首為笏頭一守執政減之至鍛銀塗銅各有名號　宋稗類抄王荊公受賜玉帶號玉抱肚紹興中王之曾孫璹後進入禁中　格物要論宋依紫雲樓金帶考太宗得巧匠親督視於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以一賜曹彬一以自御餘皆貯庫號鎮庫帶封鑰甚嚴至徽宗以賜童貫諸人欽宗復追還庫惟紹興十三年有客來自海外忽出紫雲樓帶蓋欽宗取追不及者上出四銙示朝臣紫磨地光艷溢目其文作醉拂菻人皆突起長不及寸首目生動其華縟則又六上紋鏤篆之精若入鬼神）

懷蘇何處覓芳叢探擘珠繡户中休向酒邊尋搭子

京塵空度杏花風

（嘉禾百咏註懷蘇亭在禾城東宋時建與蘇小墓相望故名　江行雜錄京都不重生男凡生女則愛護如捧璧珠漸長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固備士大夫採擇　袖中錦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陋者謂之七姑搭子者女傍著子為好字不成女字謂其不成婦女也　存餘堂詩話嘗見宋刻一詩云容憔膚瘦自雖貧老倒京塵更鮮歡遠夢已回窗未曉杏花風度五更寒因讀渭南集乃知其在都下作）

都亭館伴禮殷勤向冷泉亭坐夕曛無奈西湖銷滴水
筆端驕語記煙雲

方輿勝覽都亭驛在候潮門裏國信所北使至闕先遣館伴使賜御筵於班荆館明日始至都亭驛又明日入見見之二日與伴使皆往天竺寺燒香上賜沉香乳糖齋筵酒果次日至冷泉亭呼猿洞而歸　中州集王競奉使江左讀同官謝顯之西湖行記詩雲烟濃淡費臨摹行記看來即畫圖雲夢不妨吞八九筆端滴水了西湖

平章廟記筆穠纖却費青瑉片片劖秋瑩一生珍玩在
右軍小影閉瑤函

志雅堂雜鈔廖羣玉刻王橚所作賈氏家廟記　王忠文公集玉枕蘭亭跋云此本後有右軍小像鈐以秋壑珍玩

白石方泉擅賦才西湖寺古共裴回綺牀熏陸多生額
得見金銅佛墖來

方泉集姜堯章金銅佛墖歌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遠禮金塗墖我疑此墖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捨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於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多在兩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現國王身能鄉虎落狗脚朕何如紅袍玉帶稱功臣天封所開即退聽兩浙不聞鼙鼓聲歸來佛子作尚父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秦外飾師兄哦詩禮墖作佛事同嗟此墖山芋棠何曾熏陸綺牀餓但見相輪銅綠明哦詩禮墖猶未竟濛濛低飛山雨溼

喜生拍板宣孃笛唱賺勾闌盡有名薄媚六么官本外
新添三笑月中行

武林舊事丁未年撥入勾闌弟子嘌唱賺色施二孃時春春時住住徐勝勝朱安安陳伴伴等　又陳宣孃笛陳喜生拍　又官本雜劇段數爭曲六么鞭帽六么王子高六么崔護六么鶯鶯六么女生外向六么請客薄媚錯取薄媚傳神薄媚鄭生遇龍女薄媚柳毅大聖樂霸王中和樂夢巫山彩雲歸風花雪月爨宴瑤池爨夜半樂爨王宗道休妻李勉負心鍾馗爨王魁三鄉題錯喑店休如秀才下酩擂風流藥三笑月中行　案其名甚多聊摘二三於此此即元人院本所自起也

蟹黃水不乏西湖和樂樓前妓喚點借問風流趙夫子
郎官還似酒監無

清波雜志秦州雪醅著名惟舊用州治井蟹黃水貽興問呼匠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　吹劍錄趙巽筆監昇陽宮酒庫北使至問趙夫子今何官館伴問何人曰趙巽筆其皇帝清問下民賦吾州後生以為矜式呼趙夫子館伴曰今為郎官即日除司封郎中　夢粱錄南庫元名昇陽宮煮界庫在社壇南新界庫在清和坊南酒樓扁曰和樂諸庫皆有官名角妓設法賣酒此郡風流才子欲買一笑則徑往庫內點花牌惟意所擇

南人養馬不知名馬券傳來為習兵嘆息銷沉熊虎氣
八哥空策蹇驢行

香溪集南人習水而使舟不熟銜轡雖畜馬無能名其驚者若騾也　金石林時地考杭州有宋劍馬券碑　忘城集陳孚鳳皇山詩故國盡銷熊虎氣荒山空世鳳皇形　勿軒集賈相葛嶺行有云望塵拜者須元老伊尹周公所不如豈知一旦事瓦裂鋃鐺鐵鎖載以驢

莫問仙巢何處亭雲濤尺五鮮人經鳳城歸去鐘聲急
紫水如霞冷翠屏

詞源清談宋理宗書仙巢吹香亭五字有詩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亭為仙巢鍾尚書閑居之地今碑在嶽麓山下濱霞谷　江湖長翁集題甯宗寶尺五雲濤一亭尺五亭云山亭縹緲五雲連雲濤六坐看銀山擁寶雲　韋齋集西湖詩有云喚人歸去城鐘急觸處相親嶺月彎　太平寰宇記錢唐古泉亭有紫水如霞

海門樓櫓散煙塵空憶神州舊日春一自杜鵑啼不歇
高峰叫月有孫臣

治世正音曾瑾讀文丞相傳詩有云樓櫓海門西日暗劍歌江介朔風寒　又曾瑾錢唐懷古詩神州未復英雄老王業偏安歷數遷萬壑鵑啼也潮撼少六宮雲散帥生春　天地間集家鉉翁詩曾向錢唐住聞鵑憶蜀鄉不知今夕夢到蜀到錢唐　咸淳集湖上詩一望湖光鏡面平蕪鴉過畫圖霞輕狂來飛上高峰頂趺坐松柯叫月生

駕頭不出簾垂畫魚鑰初開肅綺寮閒却蘇堤芳艸外
游人題字上芭蕉

（愛日齋叢鈔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裹杌子於馬上高廟時亦然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　研北雜志云故宋宮中用魚鑰降魚取匙降匙取魚古制也　順適堂吟稿宋斷堤詩黍差臺榭無餘地種杏輪蹄了四時　柳塘詩宋正珠簾詩芭蕉葉上題詩字雨後看來半不全餘滓未勝添墨補且擕危酒到花前）

福嚴水曲漾金沙靈苑清鐘容憶家香骨藏埋問逋客詩魂容與伴梅花

（西湖淨社錄劉基福嚴寺碑記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曰義溪乃故宋嘉定中有陳氏名潤者隱於溪上後捨身為浮屠名其廬曰福嚴皇慶二年賜額為福嚴寺　中溪詩話浙紀行集不知何山寺隱云幾回留我宿陰到五更鐘　澥谷為元高朔林和靖詩云團香骨老雲根占斷孤山水月村　元詩體要徐秋雲詩憶別錢唐第幾春孤江春水落如雲小樓吟倚孤山月只有梅花可寄君　漁溪集延祥觀詩御園自有逋梅在約束遊人莫肯開）

難教騎項便為蘿意氣沖霄吐白霓誰道閤中頻賜酒那知膝底著留犁

（癸辛雜識朱子云舉世無忠義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論足慰忠魂於地下矣　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檜像縛于門外亦當鑄施像坐於檜上持刀斫之庶為得也　野客叢書秦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閤奴僕非召不得入會族以衛錫有中庶閤賴密往問名入說語久之召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瓶密自攜出秀亦見駕馭之術　朱子語錄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免得膝褲中帶匕首何孟春曰縛膝下褲腳今日婦女下體之飾宣宗時男子亦或著膝褲耶騎項見漢書）

蟲篆初來出野田樂章親製答奎躔還勞十八章親賜筆意何如玉潤妍

（鶴林野史紹興五年春永興軍田夫段義耕得玉印上於尚書禮部以為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詔與禮部翰林祕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分員二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皆白而地紅也字畫乃蟲篆也　奎章錄光堯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祖宗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自郊社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無愧前聖所謂大哉王言也中興紀事本末高宗以御書郊祀樂章賜秦檜檜請刻石以傳於後上曰世人以十八章學篆書不知聖人精微之趣大臣學此聖遂以賜卿豈足為後耶　書畫眼公錄筆法具源出於玉潤帖）

猶是飛來小朶峰細泉穿石響琤淙上人昔自稱湖隱拂拭殘碑看舊容

（清江集天竺蘭堂記昔僧慧理自西域至杭以其小朶峯為自身飛來者即其地置精舍號院後改院為天竺寺　攻媿集觀冷泉亭放水詩冷泉淺瀨使人愁開板橫波去不休岩側細泉穿亂石始知別是一清流　玄續記石刻有湖隱上人贊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着毛斷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茆宴坐荒山嶺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脫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烏乎此其所以為濟顛者耶）

碑版無如羣玉工後來世綵亦稱雄仙花發萼名書在猶記重翻入禁中

（墨池編宋群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跡最多韓侂胄刊　石蹟記世綵堂帖廖氏世綵堂中刻　金壺記顏書如神劍排鋒仙花發萼　書畫題跋記顏魯公劉中使帖載於宣和譜紹興中重進御）

春艸江南賸一丘空堂餽鬼故園愁十洲春色重門裏

餘得春風舊酒樓

（雙溪集南園詩花鏡湖畔隱輕雷消却冰山不復來墳土未乾為餒鬼園花箋好為語淵　桯史錄淳熙丙申詔待制數文閣張子政充賀金國生辰使至相州閣閣繁盛觀者如堵二樓曰康樂曰月白風清又二樓曰翠樓曰秦樓時方賣酒其上牌書十洲春色酒名也或云韓魏公晝錦堂今為一貴人宅石記猶存好事者叩門打碑不禁也　攬轡錄晝錦堂尚存此人當更修飾之）

假子清華第一班一飛何事不知還名孫死節留餘羨難洗當初老鳳姦

（宋稗四六餘話秦相子熺狀元登第李文肅賀啟曰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皆兒敢起鄰翁之羨秦甚喜之　齊東野語秦檜本王氏子檜素不悅檜畏內妾嘗孕其妻逐之生子為儀游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第一鵰皆佔朝列曹詠嘗勸檜還一飛未果而檜死　余嘉于除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戰城破鉅率兵巷戰復歸署自焚死子浚濬皆死奸臣之後一門死忠孝宗復褒其忠烈子孫無子以其兄子王噉子為後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　詞林海錯宋時數小人謂之小鳳翰林學士謂之大鳳承相謂之老鳳　竹窗雜筆雁宕僧後身為秦檜恩權要造諸惡業）

海門蒼翠聳雙山忽起清風一線間為有潬沙三百里牛車須避迅濤還（見潮論龕赭二山峙為海門故激而為濤今觀其洶湧却去海門之外非二山所為也　湖蹟潮之將來先以清風渺一線於天末旋隱隱而隆隆　浙江潮候圖說浙江之口南為龕山北為赭山謂之海門下有沙潬跨江東西三百餘里若伏檻然　猗覺寮雜鈔浙江風濤汎險人力不捷故近立諸堰以牛車舟而過）

坊間墨本幾差訛更怪麻沙滅裂多自古文風關世運異瀾誰識是同波（聽雨紀談古人書籍皆手錄唐世始刻板至宋亦而益盛麻沙至隨臨安坊間動輒刻板然而滅裂自此始矣　佩玉齋類藁五七言始於漢歷六朝而盛於唐至宋而音調卑矣　同波異瀾用陸機語）

三絃隔應琴書在八卦奇形古研留可與山家作清事何須更覓鬼功毬（書齋夜話張炳炎咸淳辛未及第其父肖說為大理評事嘗與徐南溪論琴謂諸絃隨一弦應皆在十徽獨第三絃在十一徽此中呂之宮也南溪琴錄玉澗其說本朱子　研譜周益公研作八卦形自為銘　家山清事林龍發有秋為和靖之世從孫當理宗時高抗不仕人謂其有祖風　格古要論嘗有象牙圓毬一箇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名鬼功毬云是內院中作者）

雲氣鴻濛樹界籬判教凡輩不容窺誰知天上春生曲流入金源總淚垂（畫繼米友仁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閑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往往可得其筆既貴更自秘重雖親舊亦無緣得之眾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享年八十無疾而逝　王氏畫苑米友仁畫樹作界籬筆　中州集吳彥高米友仁之壻會宇府遇老姬善鼓琵琶自言梨園舊籍因賦春從天上來詞後三山鄭域從張貴謨使金聞歌此詞）

當壚鬼女貌如花細雨輕風漾碧紗聞道雷壇霞復蛇怪陰池誰遣誤金蟇（楮記室宋吳寧撫州人於臨安豐樂樓飲酒肆一賣酒媪故人妾也吳呼問妾引至闇處語曰吾死雖久陰司所錄今賣酒於市今市上十之二三皆鬼也言訖不見　小窗自紀宋時法師路時中咒蛇覆於雷峰塔　文園漫語西湖十景有雷壇夕照　楮記室魏鶴山為參政一日留史教授宿館中夜忽有兩騶秉燭出迎云參政有請史隨入有頃鶴山出不見史令編尋見在池塘中半身浸水問其故則曰了鬚引至一大屋綠衣人揖以小女為妻今夕成禮不知在水中次日令乾塘有一蝦蟇大如斗小者四五而已）

故人相對泣紅妝一曲清歌欲斷腸雖少霓裳陪鳳輦不教下色等廚孃（行營雜錄豐有俊字宅之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汝且退豐與臨安尹有葬明日以白尹且云其僕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官子佐也　又宋楷本武臣常為內夫人妹內官弟婚路理廟見之大加賞異特旨授官至參知政事具啓有令弟從長弃世近寵光月嚴斯沾於甚路舍妹夫人十年陪鳳輦霓裳猶餘於朝霞云云乃武舉狀元溫州人理廟微時識之　江行雜錄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生女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孃等級乎不棄就中廚孃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錢貝若丁巳參閣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首廚孃事首末甚悉漫書以發一笑）

楊柳新塘裊碧絲便娟歌舞泥人時東風過了花飛盡不及銷魂有粉兒（湖海新聞德祐太學作百字令云只箇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東風謂賈似道也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謂賈妾　宋季三朝政要似道盡聲色寵妾葉氏本淑妃宮人也潘氏倪氏妓也　詩詞餘話潘天游名正字可大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楊鎮有十姬皆絕色有名粉兒者尤勝一日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於粉兒口占一詞有不曾正個也消魂之句楊遂以粉兒贈之曰天游今日正個銷魂也後為翰林學士）

玉甌小印宛如初散佚重窺旅館虛一帖硬黃留褳筆人間猶識瘦金書（洞天清錄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甌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法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甌樣御寶　書史會要徽宗行艸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

寒食兒童上塚回集賢堂下獨興哀騃兒不解藏書畫
可見吳興向氏來
（詩話雋永賈秋壑於德祐元年寒食上墳回至集賢堂作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兒孫只解花前醉肯有家能消幾箇悲豈非亡國之讖　按西湖志引此詩不載上墳事且後二句作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亦與此異　癸辛襍識吳興向氏后族也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有名公明者騃而誕長城人劉瑄多能狡獪賈師憲之門言之賈公賈大喜因遣劉誘以利祿遂獻圖書駿皆六朝神品）

明兩為離是普安玉觀音進北朝官蕭森佛火松雲裏
度廟龍姿繪像寒
（聖德事迹孝宗為建國公初育於吳婉儀丁丑制建國公封普安郡王年十六時日者尤若納私謂秘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褚記室宋孝宗擊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使來慶壽以千手千眼玉觀音為壽寓相譏之意上命迎入徑山　蓌珠由筆杭州集慶寺有紙軸度宗小像）

泥金帖子報新名書上綸扉有品評春日桃符非麗句
十年而已候公卿
（說略報新進士謂之泥金帖子始於唐至文宗時革之宋則復用　揮麈錄史洪平齋新第後上史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摘其短大槩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後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

玉樓簾捲見梅魂催賦清詞月一痕照水圖開天水碧
露桃脉脉總無言
（海野詞御宴殿得旨令賦照水梅花調驀山溪云催花小雨輕把香塵洒簾捲水亭風梅影轉夕陽初下靚妝照鏡如鴛鴦試湛清漪浮暗香新翻萬方傳得連城價下樓十二天仗錦衣掛曲罷綠華仙春餘情新詞如畫花隨人聚須信世無雙騰風馭駕鸞輿堪與瑤池亞　江村銷夏錄宋馬和之有照水圖　林下清錄宋顏方叔製諸色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砑花竹鱗羽山林紗如畫）

中興為有求賢詔不取金杼發玉函雪下天門空洒淚
有人側岸看千帆
（新定續志有紹興求賢碑　鹿皮子集樂雷發宋理宗朝特科狀元舂陵人對策有曰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樂著雪磯叢藁　雷溪詩選題宋度宗照明殿古墨詩暮晚扁舟適吳越為君揮淚天門雪　能改齋漫錄任惇夫紹興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留落者久之有投時相啟云籠中剪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俯閱千帆之過）

愛他十里清涼國吳越江分指顧間白骨難為補天石
太行久已不能山
（解頤詩話宋行都西山多寺觀鐘鼓相接故楊廉夫詩云入山十里清涼國三百樓臺海運開　南溪詩話程敬之致古編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此吳儂白瑜院詩也后山在錢唐亦有句云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即用其意　岳忠武遺事元韓中村拜墓詩末云我恐精忠埋不得白日英魂土中泣朽骨斷出荒苔痕獻作君王補天石　枵閑集靖康迎駕詩有云南渡黃河如履地東有太行不能山）

番犬狺狺給賜多金鈴不動臥晴莎心知不愛春林牧
休寫歸牛緩下坡
（南宋相眼德壽宮發下番狗五十隻禁中留其三餘賜內侍　每鳴集題李迪畫犬詩蘀兒偏吠落花下臥晴莎莫出東原獵春來亂兔多　大江艸堂集闕次平風林放牧圖跋樹木離披老牧倚西支策牛傴僂首仰鼻向風　嚴氏書畫記李唐放牧圖　鷹閣畫品李唐三生圖作牛背牧童李子源欠身指之　東圖元覽李唐春牧圖牛欲前行童子力挽之　案以上皆南宋畫院人）

梅花細嚼傷山居佛粥酴醾出定初愛蔔顛師能濟物
碧螺無尾半焦魚
（柳塘集西湖除夕詩又來上湖看新元細嚼梅花嚥冷泉　釋道璨字無文宋南渡饒州詩僧　山家清供一日過靈鷲訪僧蘋洲留午粥甚香詢之乃酴醾花也　又濟顛蔔錄云純甜糯內摶黃金和米鍋中煮白玉　永興寺志錢唐西溪永興寺唐咸通二年悟明開山南宋時濟顛壘石為之又架橋嘗於此處巋然獨存村民食螺已翦尾顛乞放池中遂活至今螺皆無尾　西湖竹枝詞集徐楚詞云西溪叢殿古螺來斤擬滿堂梅花送雲螺腹有顛師功德水至今留得半焦魚）

難尋雲壑巖中跡空見雲龕水面移誰憶東都金世界
空傳祝聖到靈芝

（翰林珠玉有題玉隆宮所藏宋乾道宸翰雲壑二字詩　南湖集西湖詩有云美人具清讌畫舫如雲合縱浮游六橋間水天遙共涵　宣政雜錄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苑賦詩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次年金人入汴六宋兆金世界也　云云隱橫舟葉祝聖所拈香詩冀度來游幾賦詩又因將命到靈芝之時祝了君王壽偷眼湖光立片時）

一泓寒碧雨連山乳竇峰前聽講聞最是觸鐵修苦行
誦經松下鶴初還

（臞翁詩集紹興壬子夏游龍井詩江湖疊兩股一泓乃孫覺我愛秦郎記字壓頭陀碑　鄭氏題壁集宋高宗自題畫翁云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　採芝集上天竺詩老樹煙蘿雨殘燈石塔雲　雪篷稿送沖晦歸天竺詩西湖山下多奇石師去今游乳竇峰遙想石臺登講罷野猿歸洞鶴歸松　暌車志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脩懺置大鐵於像前日夜持誦瞑或遇倦即以指觸鐵而醒之）

逋臣前是老門生游戲清都一笑迎故國三皇廟猶在
靈胥江上涕縱橫

（疊山先生集上丞相留忠齋書友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皇帝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然不敢枉道隨人以負大君子知人之明　又與魏參政書稱前宋逋播臣皇帝游民謝某　趙孝慈詩話文山之死爲兵解脫長沙世猶游清都　癸辛雜識杭州吳山三皇廟理宗時爲宋故都以故太醫院地爲之立三皇廟　須溪集建寧觀記東錢塘如雷如電如霆子胥之所因而奮也方歐時冠冕大者帝號小者王侯丹青金碧麗擬於鈞天帝居內今其故地黯然使人流涕）

玉津鐘廢暗香凝秘省銅缸碧水澄喝道飯僧何所益
香廚翠釜照秋鐙

（翠寒集有玉津園廢羅詩　自娛齋集徐青壁使君置酒邀看南園舊主宋梅按地卿絲鬢籍宋後廢旁也　葵窗雲集宋秘書省有銅缸蓄水生魚　宴蘇幽九里松詩松見八山靈鷲一手栽竟天長就棟梁材能彰鬱怨起春風急似怪遊人喝道來　靈隱寺志秦檜因風僧激怒發心齋僧其大鍋現在雲廚）

曲從自製黧堪師雲影孤飛白石詞羨殺王孫才思敏
蓮塘惟有落花知

（白石詞揚州慢暗香疎影並是自製曲　樂府指迷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　詞旨新王孫韓鑄字亦顏雅有才思學詞於樂笑翁一日與周公謹泛舟西湖酒半公謹舉似亦顏學詞之意公翁拈花云蓮子結成花自落）

鐵絙沉來箭鏃埋巾籠放鳥失安排空饒紅朽豐儲積
澤國圖安只自乖

（褰字分合志元术之陷臨安已隱然如伯顏之皋亭山而不得以不畏者由其懸軍深入視元無分道之兵席捲北歸視元有江中之師使舟與沉於鐵絙而策不虞於擱人則元术爲籠中之鳥矣　自怡集錢唐詩翫鐵不隨錢氏沒黍苗還向宋陵生　清正集宋嘗會計豐儲之積約五百萬石多爲備荒之用而大宗與歲廩給止合用米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五年　李忠定奏議備攻戰之策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也）

宴開澄碧捧瑤尊再拜彤墀笑語溫日暮玉堂深處宿
金蓮燭影獨承恩

（玉堂雜記淳熙丁酉九月丙辰宣召侍讀進少保洛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自應上命作詩紀此會史進古詩三十韻）

臨平山下藕風輕軟軟鴻頭似雪瑩聞道尚方新薦果
安榴猶自號金櫻

（林泉結契鷄頭亦號鴻頭　天中記杭州號石榴爲金櫻避錢武肅諱而起也）

苔繞梅身半吐鬚洗鉛何必較施朱鬢絲禪榻藏春塢
猶有凌霄絡樹無

（竹齋集西湖梅有素梅紅梅墨梅數十首　余芳備祖西湖藏春塢門前有一古松凌霄花絡其上蘇公嘗爲僧清順賦詩今百餘年其花猶茂）

冠上金貂氣象尊瘦髯誰與貌師垣夜光最訝雙眸少
賀啓中間欠片言

（樂郊私語常氏有像一幅瘦惡而鬚帶貂蟬冠上有贊曰公時生甫同德盤盂湯云云後題紹興壬申門下士魯穆拜書檢家藏萍洲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啟乃知是摘啟中數語爲贊耳　愧郯錄餘榴眼有夜光）

朝中和議盡姦回錯說官家也好鬥不使孌髮蒼同歲婦

春愁脉脉為誰來（嵞谿集沈持正名樞紹興中參政和議成語同列云官家好獃上聞之謫筠州攜一縣去數年歸鄉嘗遣子安吉尉沈方壽以詩寄曰昔年單騎赴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今日正宜供役宜歸來渾未識春愁滋人尚有香囊攜道士猶懷炭婦羞鉄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華陽巾子道人如樞院行行近大渠操履甚恭雖隱語

楊妃腳也駭程俱（揮麈餘話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為樞密院計議官美鬚而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鈎鉅王侑公為戲之曰君是唐明皇時四人合而為一何耶向曰願聞之公為曰若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腳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後程致道行其祠部員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又以戲之　夢粱錄樞密院在南倉前大渠口）

節樓兩建靜干戈証果曾經過補陀羨煞明良慶會閣

一門六老共婆娑

（雨航雜錄史衞王浩為相時至補陀見大士云文路公後身他時宰相官家要用兵須力諫浩後兩鎮節鉞遍歷三公壽八十九嘗曰吾口不言兵後必有為宰相者爾遠乃其次子　山堂肆考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史浩宋史浩紹熙乙巳掛冠年登八十文彥博八十二四弟又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為之序）

兩山霜鞠掩荊扉寫馬塍西客到稀好事河陽張彥發

芸居樓畔借書歸（馬塍志嘉熙丁酉五月寓京遭燹僑居兩馬塍有寫兩馬塍詩十韻荒林景數間門通小艇水灣環人行遶路多嫌僻我得安居却稱閒樽酒相忘霜後樹一竿難盡雨中山何年脫下浮名事只與白鷗往還秋江烟艸肯從陳宗之借書詩自從春去後少得出柴扉樹擁鴉巢隱簷空燕迹稀梅花小詩有些少尚署永無衣案上書堆滿多應借得歸　案吳文英有題陳宗之芸居樓詞陳睦親坊開書肆陳道人也）

仁王寺裏談黃梅誰識方泉杖履來更向九溪十（平）八

澗臨流洗足帝青苔（方泉集有歸憩仁王寺詩重到指提未覺遲鉢單初副裓衣時曾房齋院門門閉梅子枇杷樹樹垂蟻蔭經淋求脫化龍纏佛座學經悲

長年無事閑來此坐對空山颯小詩又有句云九溪十八澗洽見帝青苔洗足僧書石臨流客放杯　案仁王寺在吳山南渡時建田志引薩天錫橫山閣詩乃在閩中烏石山之仁王寺誤矣方泉常居行都者此詩確是吳山之仁王寺也西湖北山亦有護國仁王寺）

侍郎三覺困曹騰歇息牌懸客慣憎比較相公三照處

裹頭日日近圓冰（雞肋集趙叔問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常掛歇息牌於門首呼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又云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一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巾必當攬鏡時謂三照相公　按趙范皆高宗紹興間人）

鞠苗瀹盞扶春倦花片浮苔怯曉寒御墨搜奇吟逸蝶

嬌姿偏奈雨中看（花史洪景嚴遵和弟景盧邁登月臺詩云築臺結閣兩三年便覺流涎過麯車戶小難禁竹葉酒睡多須藉鞠苗茶　山家清供憲聖太后喜清儉令後苑進生菜必采牡丹花片和之又以楊花為鞦韆繡褥之屬　海棠譜光宗御製海棠詩東風用意施顏色艷麗偏宜著雨時朝咏暮吟看不足羨他逸蝶宿深枝）

門館遙臨南北峰平章堂印日相從他年十萬軍聲亂

洲上遺亡何處蹤（黃氏日鈔賈似道始生之日錢唐宰鄭應酉以詞賀之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峰之高時游藕堂盡付東西廳之間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峰始俗語耳豈一時阿其所好耶　兩浙名賢錄陳過字子公咸淳初除檢正都司賈似道以平章奉母居湖濱欲以堂印自隨均爭曰堂印無出城之理由是免官　三朝政要賈似道集諸路軍十三萬屯丁家洲我師之敗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印已失奔入揚州）

德壽宮姬取次娛大劉宣過小劉呼夫人要得十（平）餘

輩不數宮中有玉奴（朝野雜記德壽妃嬪劉妃臨安人入宮為紅霞帔後拜貴妃時有小劉氏者入宮轉官春郡夫人進婕妤皆有寵宮中號妃為大劉嬪子婕妤為小劉娘子德壽宮又有信安趙夫人咸寧蘭夫人平樂王夫人咸寧郭夫人新興陳夫人富平孫夫人縉雲蔡夫人南平張夫人齊安張夫人安定李夫人十餘人並無品秩紹興中又有馮美人韓吳二才人皆寵幸吳氏名玉奴中宮近屬也　南宋相眼內東門司淳熙十四年準德壽宮提點傳太上皇帝聖旨才人李氏王氏並特令依便其告命四軸並才人李氏從人紅霞帔宜一十道紫霞帔告物各二十道並降付內

東門司才人李氏王氏告紅絲網鍍金銀鐸鈒紅羅銷金袋衣全齊安郡夫一人順政郡夫人告紫絲網銀鐸鈒錦袋全紅霞帔宣九道李惜奴陳來兒等紫霞帔宣二十道龔合兒戴福福陸小美趙九孃譚孫兒譚小福等聽宣二十道陸閏兒元沖淨等

舊碑遺字得雙行聽説西霞浣古香自奉宸居標襍帖

神光難掩在宮墻

蘭亭考一修城所得本前有辥稷書兩行十八字後高宗取石入德壽宮于仕信跋云此本西霞老道士云長安政和中修故宮掘地得此其精神鋒鋩出正定本上　又蘭亭序高宗所御宸翰題曰襍帖

斸薪醜語竟能堪異日華班抱隱慚鳳閣裁同妃子笑

西風已駕逐臣驂

三朝政要呂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常斸薪城中趙葵於道傍見其遺屩長尺有咫訝之或云安豐斸薪人也遣使訪其家值文德出獵負虎鹿各一而歸循見趙留之帳前在邊立功遂至顯官　黃氏日鈔呂文德起士豪似道始結之為大將官至保傅然文德愚鄙小民不識字每佯痴奸無禮士大夫似道試入相文德寫醜語罵似道不敢怒至郡不肯禮先聖祭先聖每云不曾教我識字　宋史紀事本末賈似道以去要君帝拜留之江萬里曰自古無此君臣禮賈忌之帝嘗問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江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賈益慚怒遂逐萬里

南荒一逐使人愁林氏油杉蚤見收遷客墨痕蕭寺壁

相逢生怕唱杭州

癸辛襍識林會卿侍儒久為賈相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有富民畜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求為棺而價穹不可得因換其木曰收取收取留與賈丞相自用至賈殂於木綿菴鄭守經營竟得此木以斂可謂異矣　正藏書似道貶循州鄭虎臣監押行時侍妾尚數十人鄭悉屏去奪其寶玉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以譏之辱之備至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賈慚不能對

雁足書傳紫塞長只收鄴丞貯歸裝忠宣不愧蘇卿節

未賜洮瓊御筆光

容齋續筆先公自燕歸獲二硯于為銘建安者曰鄴丞所鑄嘻其是耶幾九百年來隨漢渫淬爾筆鋒肆其窮阨偃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與和者曰元魏之東狗脚於鄴吁其亾矣存亦神乎切上林待賜復將歸笈玩而認之哀淚樓嘆　談薈宋孝宗賜周必大洮河綠石硯有御筆洮瓊

二字

鞦韆庭館賞花王三殿清遊樂未央唱得舞楊花曲罷

天香飛滿萬年觴

貴耳録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名舞楊花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玉卮為壽詞有云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占東君誰比花王

玉輅鐫成玉篆牌猫兒捕鼠對朱乘執綏官亦何為者

孤負梯緣向御街

玉海乾道六年復用五輅玉輅有執綏官備顧問有牌篆玉輅二字以玉為之　三朝野史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為執綏官上顧問曰猫兒捕鼠如何答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理宗本命屬鼠一時不覺觸突上亦不之咎　玉堂襍記玉輅執綏官從旁用小梯攀緣而上

聖節趨班禮數殊紫宸殿下效嵩呼南廊細認懸牌字

若個無因入御廚

桯史瑞慶節上壽紫宸殿百官皆賜食余待班南廊老兵持二棨牌書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廚流三千里

吳鹽如雪繞場堆亭户攤錢晝不開昨夜東風驚濤上

石塘堅罅莫崩摧

天下鹽法志浙鹽鬆白宋時濱江設亭户計日課斛支給其法統於轉運使　地理指掌圖宋時沿江置捍江軍東風濤上尤加警備　海塘紀序海塘自錢唐以抵鹽官每為風濤所崩塌故沿江設備守護土者時寄廬焉

場屋諠囂第一流柱間小紙亦堪羞不如買却巾箱本

喙喙爭鳴語蚤休

四朝聞見録慶元二年考官葉翥發策首篇士儒莫知對莫子純以小紙帖所出於柱間士皆感之是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於空虛之説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之語識者固已惡之　鼠璞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酒龍詩虎葛長庚跣足時時自在行太乙宮中因詔館

一朝飛去入蓬瀛（武林山志白玉蟾本姓葛名長庚嘉定末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　海瓊集賀新郎詞昔在神霄府是上皇嬌惜使自翻歌醉舞來此人間不知歲仍是酒龍詩虎）

老卒曾經百戰場韓家弓樣獻高皇為銘克敵成功處

邊鄙人多號鳳凰（揮麈後録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辭以克敵弓銘為題洪㷍然有巡鋪卒曰我本韓世忠部卒目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於韓韓令如其式制度以進賜名克敵　又邊人又謂鳳皇弓　宏簡録和議以藥為右武大夫威州刺史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三百步外號為鳳皇弓　三朝北盟會編金人犯永州都統制李横用克敵弓射卻之）

江湖自古有攸分綿纜牙檣何地乘水勢錢唐居第二

韜光東去望西興（入越記淳熙元年八月步楓江上俗諺云第一揚子江第二錢唐江第三楓江蓋言其水波之惡也　青山集和楊公濟秦皇纜船石詩秦皇兩觀海此石繫樓船錦纜已無跡蒼茫昏暮煙　南歸日記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竟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目中矣　名山記内載袁宏道西湖雜記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刳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　端本詩焦韜光菴詩谷鳥與我言怨殺白太傅借問何以然獨却山僧去世間萬事誰始終寂寞寒江起煙霧　西湖竹枝詞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東江嶺愚漁潑得吳山與湖水江波一處流　毛先舒西湖不通江辯云案舊志云西湖故與江通説如田學使汝成嘗辯之然未能了了按水經註浙江又東逕錢唐縣又東經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靈隱去江已遠然山川之名古今屢變或當時靈隱山直抵江干俱名靈隱然合之史中亦稱晉時浙江亦稱廣陵正若以駱賓王楊巨源之詩為徵靈隱山至絕頂何嘗不可觀日對潮楊詩義亦然又西湖南面稍近江而尚有慈雲萬松二嶺大山隔之他處又不更遠古必無湖通江之理也）

臨安客子動春愁細雨無人深巷幽官吏打門驚午夢

清風終憶十三樓（樵潭詩葉采臨安邸樓詩過了燒燈望燕歸春寒剗地勸芳期杏花深巷無人賣細雨空簾盡日垂　文獻通考店宅務掌管官房廊舍　默堂集昔年曾到十三樓一月西湖十頃秋寒碧軒中最宜暑只緣修竹近清流　一統志大佛寺有相嚴院為樓者十三間）

九經墨義盡敷陳鎖院深沉聽鬼神試帖不因公薦外

邸中先報易官人（宋史凡九經帖書一百二十道對墨義六十條　又命士應舉謂之鎖廳又臺閣近臣得薦所知之負藝者號曰公薦　夷堅志士人赴試臨安邸主人夢報榜人至云此店有易官人及第明日以告長沙郡故多易姓是時獨無春陵義太初應數諸人用易姓應詔者惟已一人私自喜果登科）

酒器新翻日日忙王家孳子習文章水晶宮裏榴皮老

虛說東林送渭陽（齊東野語熺姓秦字駿日治酒器書畫　揮麈餘話秦熺本王㬇孽子嫡母鄭妒嫉既誕逐所生以熺為檜之乞子　宏簡録朱敦儒少工詩及深小府時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文飾太平熺亦好詩除敦儒鴻臚少卿識者謂其避讒遂敗其節不終　萬歷杭州府志李[illegible]還時作監[illegible]熺[illegible]曰[illegible]天子鄉監嘗為宰相教子遂之外要讀漫鈔秦伯陽[illegible]湖州詩書別甘泉豹尾中[illegible]水晶宮文昌地禁林論詩少[illegible]可但[illegible]理便應頭謝與同風飽聞回老榴皮事試問溪頭鶴髮翁說者謂呂仙常到湖之東林訪沈東老留詩既而登東林寺於壁間以榴皮自畫其像太初不知及秦詩出觀者不絶）

遺都莫謾溯繁華叔[illegible]觚稜半土沙節用愛人題石在

城頭夜月照飛鴉（臯藻集序錢唐為郡代[illegible]都盛清美有山川之勝樹之勝魚稻茶[illegible]之饒民習侈巧[illegible]西湖之上故也者尤樂居焉[illegible]觚稜[illegible]節用愛人[illegible]石刻[illegible]大明風雅[illegible]白塔寺物換星移事已遂從來[illegible]城烏夜夜啼）

產閣先期報設辦胎衣裝畫寶瓶埋洗兒錢果多珍巧

聞道中宮已臨蓐（容齋四筆車駕駐錢唐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女則戚里三衙皆有餉獻隨即放若自金宮以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　武林舊事宮中誕育內司奏排辦產閣令太醫宿直供畫產圖方位合用藥材催生物件醞酥沉香酒催生海馬皮製畫胎衣瓶榴香匣銀盆銅剃刀）

六龍巡幸護天神畫到通靈果絕倫鱗甲之而飛動處

不知誰是點睛人（夷堅志西北士大夫多挈家南竄相率建黃籙醮於天慶觀設位次老鄭圓持水龍布於殿柱於堂中陰風振動燈火俱滅坐者毛髮寒慄升舉睛森顧盼含深邃之態不知何人所畫其神如此　宋元通鑑淳熙十四年以久旱禱之於龍祈雨法　案天慶觀在杭之吳山天慶坊）

徒步宮人盡出降滑臺昨夢語猶懽丙丁巳是留龜鑑

頭白金姬夢此邦（靖康朝野僉言靖康二季丁未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后妃以下乘金銅車子詣北營內人宮官多相攜步從　昨夢錄紹興辛巳者元劉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　戒菴漫筆理宗淳祐中中書省奏名臣柴望衢州人撰丙丁龜鑑言丙午丁未自古多變危凡二十有一為十卷　金姬別傳李嘉謨以部發歲運至元都夜對月歌曰萬里倭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聞鄰婦倚樓泣者明日訪其家此婦泣曰吾非昨夜悲歌人乎此亡宋昭儀黃清惠寄汪水雲詩我亦宮人金德淑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落異所彼且為泉下人矣　潛書集杭州詩相逢揶色還青眼說著梅花總白頭）

表章正學有津涯何事禪房葬艷娃至竟遺民瞻太保

龍顏曾寫郭蕭齋（史纂左編宋自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配廟崇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廟號曰理其庶幾乎　七修類稿宋理宗像在集慶寺　南歸日錄集慶觀理宗御像京製寫儼然行樂樣雅絕不類傳粉大家　宋季三朝政要理宗貴妃寵冠號為烏太保　太平清話宋理宗御像郭蕭齋所寫　紫雲集閻妃冢在集慶寺後）

弓手兒童貌不羣狀元甘雨掃妖氛鰲頭果見舒龍爪

觸石終開白白雲（夷堅志汪應辰本玉山縣弓手兒喻子材為尉授諸子學有兵云汪兵子可學喻呼觀之狀貌奇偉出對試之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汪對曰龍爪拏開白白雲　宋史趙鼎為相延汪應辰於館穀之紹興舉進士第一歲旱鼎命禱雨即應人謂相公雨鼎曰不然狀元雨也）

為有奇才待至公炎荒草木蘊隆風早知名以青雲累

羞煞冬青哭野中（宋詩紀事寶祐四年陳顯伯為考官詔云爰柬儒官董司文柄議論端確者必忠於體國智略宏偉者必善於籌邊爾其決擇以底盛觀是年文天祥第一及第　元音徐世隆挽文丞相詩有云乾坤日月君臣在海嶠風霜草木知　承旨趙公行狀公見遇世祖上問留夢炎狀元宰相當似道誤國時曾無一言卿為朕賦詩以刺之詩成上深賞焉　松鄉集贈唐玉潛詩世間冬青高節少山中日錄好詩多）

南宋襍事詩卷三

嘉善劉子鋐手錄
武林芹香齋摹鐫

南宋襍事詩

錢唐符曾幼魯

龍衮宮衣拜玉階乾安樂奏紫雲開潮沙築得平如席
五輅新從大禮來

（武林舊事冬至或元旦有事南郊自泰禋門至麗正門計九里三百二十步皆以潮沙填築其平如席以便五輅往來至期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升自午階天步所臨皆藉以黃羅謂之黃道由中貴一人以金合貯片腦迎前撒之時壇壝內外凡數萬眾肅然無譁天風時送佩環韶濩之音止如九天吹下也 汾陽老人詩云黃道宮羅瑞腦香衮龍升降佩鏘鏘大安輦奏乾安曲萬點明星簇紫皇）

臨池太母照鸞釵欄幕休遮秋水涯小住玉田香世界
芙蓉尤在臥看佳

（四朝聞見錄光宮與慈闈最近一日洪閣郎恭請憲聖臨幸屬芙容臨池秀發慈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獻看尤佳憲聖欣然從之）

玉堂宣勸紫金盃秋色偏將山翠餘著就麟臺傳故事
白團扇又賜親書

（石湖集寓直玉堂拜賜御酒詩歸鴉陸續墮宮槐簾幙參差晚不開小雨遂將秋色至長風時送市聲來近瞻北斗璇璣次猶夢西山翠碧堆慚愧君恩來甲夜殿頭宣勸紫金盃 麟臺故事程俱紹興初為秘書少監時庶事草剏三館舊聞擬為書曰麟臺故事 浮溪集序高宗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詔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程俱）

一帖鵞黃印標奇鼠鬚瘦筆費尋思空餘內府裝褫手
何處梅花問玉池

（輟畊錄蘭亭一百十七刻通理宗內府所藏裝褫作十冊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 又京師有鵞黃裹本印又舊梅花新梅花皆刻名）

太學牢丸細麵溲山廚筍蕨未堪儔諸儒坐飽彭生肉
玉楮篇中著意收

（玉楮集饅頭詩幾年太學飽諸儒餘伎猶傳筍蕨廚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芳馨政可資椒實粗澤何妨比瓠壺老去齒牙辜大嚼流涎聊合慰饞奴 武林舊事蒸作從食有太學饅頭）

翻出游絲別樣多春吞一綫奈愁何正書筆力無人繼
博得思陵歎九歌

（攻媿集錢唐吳傅朋游絲書前無古人 御定書畫譜仲明舉題吳傅朋草書詩云春吞一綫來不斷千鈞筆力歸毫芒 畫禪室隨筆傅朋正書為宋朝第一今觀九歌深得蘭亭洛神遺意思高宗洞精筆法至為閣筆歎賞良不虛也）

液雨深宮落葉零煖盃行處疊寒屏御爐新進嚴州炭
不用桃紋鵓鴿青

（夢粱錄十月中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而蟄 老學菴筆記高宗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用土產不用琴樣胡桃紋鵓鴿青）

多福堦前竹一叢憑將鈔偈問支公清風淇澳無尋處
曲曲斜斜自不同

（指月錄宋杭州多福和尚居多福寺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曲 咸淳臨安志多福院乾道三年建移請今額 六研齋筆記梅花道人一葉竹題云誰云古多福三莖四葉曲涼陰生此地清風滿淇澳）

卷裏光陰客憶家墨梅飄落又天涯旗亭摘句空題遍
新體何人愛杏花

（簡齋集高宗喜陳去非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晚年益工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稱新體 容齋五筆崇寧朝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政和後稍復為之陳去非以墨梅絕句擢眞館閣）

絲桐雜博思陵憐日給黃金未足誇有子絕絃教別藝
幾年幾世遇官家

（四朝聞見錄琴師黃震後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悅其音命待詔御前日給以黃金一兩後黃教子乃以他藝人謂以爾子不足進於琴邪黃喟然嘆曰幾年幾世又遇這一个官家黃死遂絕絃云）

參政門前畫戟枝客來倒屣未為遲爭歌燭影搖紅句
見了何如不見時

（後邨詩話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政雖好士而力不能援引客曰贅而來見者吾皆倒屣未嘗敢失一士外議謂如客某某皆答曰自）

（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清秋風月小褰回内苑無人共把盃聊寫一聯詩折簡
橘香酒熟待君來

（四朝聞見錄孝宗以太母故加眷吳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氣向清聖意怡懌手書御札一聯云稱此一天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命近璫持賜益益入對頓首稱謝上笑曰聊復當折簡耳按此與西湖志所載異）

五字空題處士墓冷香魂斷喚難回當時若守臨安郡
未必清風在鶴梅

（咸淳臨安志紹興有旨從僧廬惟處士林逋墓詔勿遷　葯潭集和靖墓詩從之知魂在梅花下祗有春風喚得醒　老學菴筆記余使自云悟室之孫善讀書鄧千里館之道西湖至和靖祠忽問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但笑而已）

蛾雪蟾氷舞萬妝入街燈火數錢唐三更鼓吹聞清禁
一笑君王樂歲康

（楮香樂府探春令元夕詞去年元夜正錢唐看天街燈火鬧蛾兒轉處熙熙笑語百萬紅妝女　鈞堂雜志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赴集壽皇云聞得外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秀王云連年豐稔民間稍康所以致此）

才見貧兒打夜狐禁園鼓吹又喧呼東華門外龍池上
埋祟年年果有無

（夢粱錄十二月二十四日後街市有貧丐者裝鍾馗小妹等形敲鑼擊鼓沿門乞錢謂之打夜狐　又除夕禁中呈大驅儺儀係皇城司諸班直戴面具著綉畫雜色衣裝手執金槍銀戟畫木刀劍五色龍鳳旗幟以教樂所伶工裝將軍符使判官鍾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竈君土地門神户尉等自禁中動鼓吹驅出東華門外轉龍池灣謂之埋祟而散　又云入登平坊沿内城有内門曰東華次内城南向皆殿司中軍立寨名益以聖寨寨門外左右俱置護龍水池　案登平坊在今清平山巷對可想見宋内城故址也）

院籟宮桃白露零仙娥還像翠亭空傳勅祭文凄絕
縹緲雲中叩玉扃

（七修類稾閻妃像在集慶寺按西湖志但云理宗御容一幅　仇仁近山邨集閻氏園池詩眞妃已返鳳臺仙獨立池亭思悄然海岳不傳青鳥信石房誰伴白雲眠宮桃移種新生實院籟初翻又引鞭嶷碧荒凉絃管靜萍花浮滿釣魚船　隨隱漫錄姚勉進勅祭閻妃文曰五雲縹緲誰叩玉扃上曰朕雖不德未如明皇之成傾也）

茅山淤塞復開挑一閘長河暫閉潮八尺碧波亭下水
清流今得過鹽橋

（咸淳臨安志茅山河縱復淤塞乃在人户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濬而土泥有可堆積　又長河堰下勅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又梅家橋下旦得水深四尺八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

髮白從來能示老烏髭藥贈自何人咲他狀問箕仙語
早向宮中召小陳

（四朝聞見錄光皇春秋已高且又自宮中尹夫人府入侍重華從容啓上以有贈臣烏髭藥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老成於天下何以此爲又今所請仙蓋小陳也出入天府日久遣黃門召其父以入上着白綃衫繫小紅絛見仙入避　從遺名陳黃門設香案金床酒盒楪附生果三釘炷香焚所附狀少頃降於箕書光皇某年月日有所就黃門持以入出則就以酒勞陳且贈以金帛遣出）

碧玉方池墨一泓秋風拉瑟老蛟橫宋臣自有纂卿在
曾識操觚有殺生

（秋澗集宋德壽殿玉方池研詩天澌坤形雲四漠丹書猶認壽宮名紛紛落墨蛟騰雲霧護秋風怒聲神物不知當日恨火烈碧然今對玉堂御眼中多少興亡事白髮孤臣最愴情自注當時同僚王承旨留中齋學士劉東崖侍讀趙方塘皆一時人也　妮古錄宋高宗建炎以已所常用之硯賜綦崇禮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兮中有殺生造次必思兮令世可行）

筵齋新從燕岸開待他北使賀春來傳宣宣到班荆館
風藥花餳賜得回

（武林舊事北使到闕先遣伴使賜御筵於燕岸之班荆館中使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銀合二十兩有風藥花餳）

噴飯何須强效顰別時無復望車塵不知涕淚楊原仲
何似藤州談咲人

（容齋五筆楊原仲善俳動作容效檜嘗因食噴嚏失笑楊於倉卒間亦佯噴飯而笑左右皆哂秦察其奉已愈憙既而一獻之諷御史欒擊而預告）

（原注淚交頤曰太師恩過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望車塵馬足耶　放翁題跋李莊簡公爲擔遠謫藤州談笑而去青鞋布襪即日便行）

三處胥山一處雄廟名永固颯靈風笑他義祖閩中配
何事仙妃亦濫封

（閒窗括異志嘉興有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吳縣亦有胥山其名非一　媿郯錄中都吳山城隍廟額曰永固　十國春秋徐温妻白氏宋理宗追封爲□□仙妃）

端平敗相樂相羊玉帶空傳出尚方日與門生飲酒快
祇知風月在漁莊

（清篤集傳淳祐丁未鄭清之再相鄭寀登門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被執女子俱下獄京尹趙與𥲅縱之鄭罷相乃免　宋史鄭清之傳上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緡十萬緡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閒　又賜玉帶更賜第於西湖之漁莊　又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　癸辛雜識清之薄於爲相政事多委孫一鳳手昏饕貪汙有作詩訕云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何爲不自安）

擔無帑物累歸裝日日還家費較量却與載書惟兩篋
一般徒步出錢唐

（鶴林玉露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　宋史歐陽守道以言罷歸徒步出錢唐唯書兩篋）

約齋桂隱閉閒門接樹裁花法尚存羨殺貴人堂下竹
盡將細麥拌陳根

（游宦紀聞張約齋種花法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　二老堂雜誌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麥拌土實根下雖盛夏亦生）

卿冒風霜意不安盛秋之際馭征難繡韉香餅尋常賜
祇領官家念苦寒

（金佗粹編賜鄂王勅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密奏來　又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詔賜器物宣撫問兼賜御札云戰鞍繡鞍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合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搜閱虛勞歲月遲御前冊進笑支持僅將婦女神僊語
括湊唐人絕句詩

（四朝聞見錄孝宗從容清燕洪公邁侍上語以宮中無事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臣所記憶恐不止此上問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大驚曰若是多耶煩卿爲朕編集洪公歸搜閱凡逾年僅得十之三至於稗官小說神仙鬼怪婦人女子之詩皆括而湊之迨以進御上固知不迨所對數然亦嘉其敏贍亦轉秩賜金帛）

已見鷄竿樹上臺黃旗祇待鶴書開太平萬壽宣恩處
滿道鈴聲報赦來

（武林舊事肆赦曰駕自文德殿詣麗正門御樓教坊作樂宗樂曲念康遂扇開宰臣以下分班立中書令稱有敕立金雞竿一起門上仙鶴童子捧赦書降下閤門提點開拆授宣赦舍人起居舍人一員摘句讀宰臣以下再拜從讀至咸赦除之獄級奏脫枷訖罪囚應聲三呼萬歲而出金雞竿高五丈五尺四面各百戲一人緣索而上謂之搶金雞先到者得利物呼萬歲諸州奏進院各有遞鋪腰鈴黃旗者數人俟宣赦訖即先發太平州萬州壽春府取太平萬壽之語以次俱發鈴聲滿道都人競觀樓下排列次第有宣赦臺　夢粱錄明禮成登門肆赦參鑾御紅幡上書皇帝萬歲）

乞試同文慟未遑九重震怒隸波濤後來奉使中華日
憶否宮門白紵袍

（四朝聞見錄歲當大比有黃姓十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前哀太上覬宣諭孝宗德壽以閒人不管閒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見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勑有司杖黃背黥隸海島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爲相後以使事至闕見於孝宗覆其主傳政遂授以國云）

鷄脯曾供祇候官清詞唱出玉笙寒淒涼老抱東都感
猶譜金人捧露盤

（宋史本傳曾覿字純甫汴人紹興中以寄班祇候與龍大淵同爲建王內知客　老學菴筆記曾純甫問一客蕭鷄已可對何人曰可對鷄脯　覿有海野詞一卷　絕妙詞選純甫東都故老詞多感慨如金人捧露盤憶秦娥等曲淒然有黍離之感　砌下水潺潺玉笙吹暮寒亦純甫詞句）

綠幔緋簾挂竹叉討春遊屐過分茶牡丹水餅丁香角
踏遍湖堤問杏花

夢粱錄閙沽店門首綵畫歡門設紅綠杈子緋綠簾幙貼金紅紗梔子燈廳院廊廡花木森茂　大凡麪食店謂之分茶店更有絲雞麪刷皮麪又六部前有丁香餛飩此味精細又有牡丹餅薄皮春繭生餡饅兒　宋稗類鈔湧金門外有杏花園

醮設天台空奏章乞兒火冷盡荒涼於今樹倒猢猻散
不似平江周一郎

老學菴筆記檜初得疾遣吏李季設醮天台行至天姥嶺下遇一士問曰爲太師乎曰然曰徒勞耳季遂歸　談藪曹泳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方泳盛時鄉里奔走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泳怒帥越時德斯爲里正泳風邑官脅治百端竟不屈會秦相殂乃遣介致書於泳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　武林舊事弄猢猻人平江周一郎　廣溪集雷雨沉湘振滯寃皇恩普出九重天乞兒猶戀權門火應謂死灰能復燃刺申王作

轔轔月馭上青冥流落人間有石經還驗中宮璽文在
始知憲聖擅蘭亭

中興小錄吳后寫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文知爲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時紹興十五年秋七月丙寅　四朝聞見錄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愛得清言畫手工至今繪苑遡餘風綠荷障子臨秋水
一穗疏花上草蟲

朱泉毘陵志於清言毘陵人工畫荷花獨步一郡寧宗朝以荷花障進特旨授承節郎　圖繪寶鑑嘉定間於清言專畫荷花草蟲世號於荷

唱徹杭州更不回玉壺春賞遍樓臺遺民空擲中原淚
猶說河流天水來

宋稗類鈔淳熙中有誰把杭州曲子謳之句　老學菴筆記淳熙中河決入汴謂之天水宋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爲恢復之兆

誰信君王嗜學奇筆痕墨滓遍淋漓才臨五百蘭亭本
更寫香山秋水詞

益公題跋白詩有秋水漸紅稻朝煙烹白鱗蓋於飲食默寓忠愛不忘君之意孝宗每愛書之三十餘年重遇聖明發揮　老學菴筆記高廟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批云可依臨五百本來看西宮篤學如此

十年閒味梅花詠一日春風楊柳愁俱是可人詩賈禍

不如同泛北山舟

後村集劉克莊詠落梅東君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讒者箋其詩以示柄臣由此閒廢十載　集中有贈陳起詩陳侯生長繁華地却以芸香自沐薰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參軍雨簷兀坐忘春去雪案清談至夜分何日我閒君閉肆扁舟同泛北山雲　案春風楊柳陳起事詳見第六卷注中又賣書者別有小陳道人爲賈似道編管

一編小說奉昇平德壽閒消永日清咲喚何人來演史
穆書生與戴書生

武林舊事德壽宮演史有穆書生戴書生

玉花接碎泛春壺閒謝春風夢蕊珠二十五枝香冉冉
綠雲晴雪遍南湖

朝天續集觀張功甫茶蘼詩有香雪南湖今誰有碎接玉花泛春酒　武林舊事約齋北園有蕊珠洞植茶蘼二十五株

產圖吉位用生方宮婢宣來踏逐娘先日申聞學士院
淨除胎髮撰文章

武林舊事宮中有娠令太醫局產科供產圖吉位生方合用藥材催生物件產婆踏逐奶婆乳婦抱洗女人　又申學士院撰述淨胎髮祝壽文

小學源流識者稀桃菜（舊）柳丣辨纖微舍人手指雲萍錄協字偏旁果是非

湘煙錄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云桃菜難悟柳丣本同閱康侯曰荀子禮論篇而不太史公作菜讀爲菑古文篆卯字讀當爲柳　游宦紀聞包遜字敏道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出雲萍錄令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大以何心字學待爲印之少濮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李名肩吾蓋人　案肩吾有詞見絕妙好詞

左右江湖駐蹕初鬱攸飛燼少安居休言兩火兼三火
自是臨安火政疎

楓窗小牘紹興二年五月大火被燬一萬三千餘家說者以爲中興之初改元建炎致此但臨安撲救視汴都爲疎　白獺髓紹興之初御街中烈前賣

（圖子者目為三火下店遂為失火之讖）

昭慶鐘樓竹影斜坡公手蹟舊籠紗誰教粉墨移京口燈暗長廊起暮鴉

（二老堂雜志西湖昭慶寺有鐘在樓上東坡寫竹尚可辨竹下題云夫子方朔游康道嘉甫子曉同遊庚午八月日題予紹興庚辰往觀則已茫昧後移往鎮江府謝后功德院不復可見　靜佳集昭慶寺詩斷尋得勝遊城市幾人能古寺深中磬長廊盡處燈畫龍聽說法觀佛看齋僧別寺經行徧茲游昔未曾）

賢妃久矣返星軿猶有香魂屬望仙露重月斜凝立處玉梅花影澹如煙

（異聞總錄咸淳間游七朝天後於梅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痕斜露重雲鬟墜玉珈望斷行雲凝立久手撚珠淚滴梅花胡明日以帕示人趙米壺驗曰吾亡妻杭人喬氏望仙賢妃姪女也去年喪已殯梅樹下此正其筆蹟也）

花邊無事簇狨鞍乘轎都城許從官最稱踏青流水步

繡裳挂在隔簾看

（雲麓漫鈔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竹屋癡語御街行賦轎云藕絲纖就花紋細稱穩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嫌怕濕文鴛雙履要人送上逢花須住纔過處香風起裙兒挂在簾兒底更不把窗兒閉紅紅白白簇花枝恰稱得尋春芳意歸來時晚紗籠引道扶下人微醉）

芙蓉高閣倚層嵐兵氣休侵酒半酣暗浥龍巾兩行淚幾人回首望江南

（吳淵穎集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千餘丈不散南逼江淒然淚下）

地下鉛筩黯澹秋赤松何處伴同遊他時雖遂圖南去說著蒼生祇益愁

（朝野遺紀岳飛之斃於獄也獄卒隗順負其尸瘞之北山之湄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官曰棺上一鉛筩有大理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為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　七修類藁金陵士人名仙得詩云風露淒淒雨滿天疎窗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只得南華第一篇又云強金壓境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廈已傾支一木當時只恨聊悞蒼生二人乃岳飛）

寶墨叢奎四軸餘史家恩勅等瓊琚內官亦有金絲扇隨駕今朝盡賜書

（乾淳起居注淳熙五年太上賜史少保御書四軸隨駕宮人內官並賜金絲御書扇）

紅粉青衿盡北征昨宵丞相已書名秀才揀去將何用也與宮人合隊行

（水雲集有北師要討繖花銀官府行移逼市民丞相伯顏猶有語學中要揀秀才人　又有三宮今日燕山去春草萋萋上玉階）

惆悵孤山第一春墓田處士有比鄰也知諫草名傳世空把梅花問故人

（深雪偶談秋壑送朝客詩頸聯云梅花見處多留句諫草藏來定得名　宋稗類鈔賈似道別業西冷之外架樓臨之曰第一春梅塢）

冰盤角黍浴蘭時內司爭先雕刻奇亦有彩金紗盝子

一枝通草貌天師

（楊太后宮詞角黍冰盤飣豆裝酒闌昌歜泛瑤觴　夢粱錄浴蘭令節內司意思局以紅紗彩金盝子或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中）

老秦筆意授雕兒遂壞紅羅岳字旗可惜東松菴壁上一行遺墨見淋漓

（宋史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　桯史飛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　秋崖小藁岳飛帥王之討楊么也公過師吾里留題東松菴壁上老墨飛動忠義之氣如所謂同後軍王團練者蓋後來告變之王雕兒也）

野遊時到白雲堂燥性隨圓復就方贏得句傳山鳥起巖花銜落半溪香

（西湖聞見錄恭孝儀王嘗遊天竺有山禽忽驚起銜落半巖花之句嘗自賛其容有進此山樂貌同野史隨圓就方似無唯有云云[illegible]其推戴事也死葬西湖顯明寺　天竺志天竺有白雲堂）

朝朝絃管戲春湖看過春風二月無獨有金橋垂柳色

不曾寫入燕遊圖（西溪梵隱志金四娃橋乘桺獨盛　志雅堂雜鈔理宗有燕遊圖一軸）

曾入摛文備講筵賜氷支酒自季年明朝禁宿供宣訪又費餐錢日乙千（楊太后宮詞有翰林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氷　玉堂雜記隆興初用正宗故賞翰講筵學士院官直宿禁林每夕兩員以備宣引諮訪又翰林支供行家食錢三千又折酒錢三百別賜氷一擔若寓直支餐錢一千限日下支不許次日　南宋宮殿記摛文殿在玉堂之後東西二閣以處詞臣）

和寧門外兩如塵遊騎歸來滿眼春雪色海鮮都上市却隨花果及時新（古杭夢遊錄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皆貨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

玉柵燈懸異巧名佳人游賞遍春城歸來幾日閒拋過又試東風絃管聲（穆米集求孫山寒食詩最為隱者高暇地日以春風是管絃　夢粱錄元宵牛羊司前有內侍蔣苑使家邸設亭宇懸挂玉柵異巧華燈　又公子王孫以紗籠喝道將帶佳人美女遍地游賞）

雪花吹浪過西陵今夜清遊興未曾載月小舟仍似舊有人江上弔詩僧（攻媿集詩僧聞老具擅詩聲夜泛錢唐向鳳城今日清遊更豪逸雪花和月帶潮生自注法具字圓復號興胡詩僧也有月夜游錢唐江詩云小舟為我載月色白浴翠竹光相射后復云白下金陵四百年無此豪逸）

老嬾詩人薦得名寺前覓句寫閒情晚雲涼雨吹應遍合轉橋東玩月行（朱文公大全集同僚小集花天寺坐間雨作已復開霽小步至東橋玩月賦詩二首有僧雲小薄晚涼雨過空山之句　又孝宗時何郎號鈍以詩人薦同王庭珪內召故朱子自註詩云僕不能詩平生僥倖多類此）

已却村酤禁酒牌何須欄稅更安排欲尋栗里高風處祇見春花落御街（西溪梵隱志西溪留下西南二里有宋人禁酒牌即高宗入山村酒肆喜其供奉精潔御書界牌以賜曰不為酒稅處是也後為陶家庵理宗朝有陶處士隱此采竹田桑夫唱婦織有栗里之風皆有敕寂之處也　續文獻通考孝宗淳熙五年知臨安府吳淵言復置西溪鎮引欄稅上曰去城五十里豈可復置欄稅　張鎡禁酒牌詩芳草承行騎春花落御階）

淥洗宮花勑字新攜來猶帶舊家春可憐六尺青綾誥淚溼殘綃換帖人（晞髮集有洗舊誥綾為詩以為綵以組繒易得之作手卷賦小樂章求好事者書其後詩曰吳宮筆路傷行客蘚氷壓雲凝碧色門前新掃淥家鄰借人舖設殘衣帛宮花剪綾連牋露取縐有成一道織紋宛轉勑字新知是初誰六尺誥城霞失彩宮蘚納中與淵閣上次領改顏倖潛緣所遭緩藥六香洗蓋影青綢易得淚承睫歌筑楚歌無故業歌殘求書好事人其代為傳誥綾帖）

車駕蒼黃南渡日可憐應之濟時才請看不識錢唐事猶領東巡二月來（老學菴筆記建炎之季春車駕倉卒南渡有侍臣陳劉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將至吳錢唐為相笑之曰未乃才家不識時務）

萬緡宣賜遭時忌老去逢官畏塗不用再看磨鏡帖蚤將居里釋麟符（玉堂雜記御史王綸草劉婉儀進位賢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始萬緡賜硯尤奇秦亦相不樂而謂同列而去周必大當草其發付制曰步則歌於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　宋稗類鈔潘良貴少有氣節數忤權貴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在官不過八百六十日居不蔽風雨無尺寸之田有磨鏡帖行於世世以為名言自號默成居士）

心經一領意云何百萬僧齋碩豈多頑石更將鑴作佛莫言只解念彌陀（楊湖遊覽志錢唐俞氏子生不茹葷少稍知佛以見道子臻其能後西湖僧陀佛無為子楊次公喜之呼為俞彌陀為白時當誦心經並僧百萬遊西湖多寶山剩作念佛畢時當鐫所為佛其後遂為彌陀之像）

鹵簿圖成出北門
贐儀匄得向南奔
蜀王曾為頭顱計
莫望西州掩淚痕

四朝聞見録吳曦既用路師旦謀舉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巖也常命工圖畫上乘輿鹵簿卷軸甚詳人問曰太尉何用此曦紿之曰把歸去教孩兒看了肯哭滅罪惡出北闕謾焚香拜天於鵠首云只得脫身歸矣其反狀已萌於此矣　宋史程松以書抵曦乞匄贐禮費許稱曦為蜀王曦遣吏以匣封致饋松望見大恐疑其函劍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

烏巾山滿雪中花
佬茗還將鬪玉芽
恰自鼎湖龍去後
錫塘誰訪白枇杷

咸淳臨安志枇杷出於黄山嶺前烏巾山小錫塘塢尤珍白色者上黄次之六閣出佬茗　又淳熙間德壽宮書寄遣人採訪惟烏巾山下汪氏廬前一本實大而味勝歲信貢以餽之　又鼎湖即臨平山下龍花洲也

賜食曾蒙出上方
自緣身領膳曹郎
絕知禁臠人間少
異品空思細頸羊

匊南集中秋書懷詩秋風社散日平西餘胙殘壺手自提賜食敢思烹細項宮庖仍禁臠圖府自注昔為儀曹郎兼領膳部每蒙賜食與王公略等食品中有羊細項甚珍予近以懸殺不食盤

古玉簪圖舊刻成
蘭亭貌出賺書生
攜來竟貨錢唐市
金錯猶題後主名

蘭亭考云圖寫人物一軸唐右丞相閻立本筆狀賺書一段事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呋有失意之態其狀如生　又此畫江南庫所藏皆用古玉軸猶是舊物　又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攜此貨於錢唐郡人吳說得之吳謝紱言本有大牙籤綴之又觀題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賺蘭

報國翻成去國哀
棄官肯許掖垣回
如何鑑水龜堂老
晚為南園戲記來

誠齋集韓侂胄築南園屬誠齋為記許以掖垣曰官可棄記不可得侂胄擅權日盛深憂憤成疾家人不敢進邸報調族子自外至言侂胄用兵萬里痛哭呼紙書曰奸臣專權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別妻子筆落而逝　宋史陸游傳游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閲古泉記見譏清議　又常自稱為龜堂老子

一朝鸞馭報歸期
因識環環偽帝姬
多被番人哭顏子
怪他宮事教尼師

四朝聞見録柔福帝姬徽宗女自金奔歸自言于上上憫之遂以高世榮尚主及韋太后北方歸持上袂泣未已遽曰哥哥被番人哭殺買了顏子柔福死已久上以太母之命寘其姬於理獄具誅之東市柔福自聞太后將還鸞馭即以病告嘗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帝姬故備知時昔帝姬俱上在宮中事偽帝姬引見之日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巷髹器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活　三朝北盟會編韓世清敗劉忠於蘄州得一婦人自稱柔福帝姬小名環環

手裊紅旗蹴白波
翻頭若作等閒過
天街鼓樂迎歸後
爭向尊前唱浪婆

夢粱錄八月潮怒勝於常時十八日帥座出郊教習水軍杭人有無賴之徒以大綵旗小清涼傘紅綠小傘兒各繫綵段于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為羣執旗泅水以迓子胥向有前輩作弄潮詩曰弄罷江湖晚入城紅旗颭颭白旗輕不因會弄翻頭浪爭得天街鼓樂迎　又云車駕幸禁中觀潮殿廷下視江中水面教閲盤帥部伍望闕奏喏聲如雷震其日帥司備牲禮草履沙木板祭於江中士庶多以經文投之

禁殿風傳臚唱聲
宮花紅處認頭名
若教畫竹呈官卷
誰與今年賀滿城

貴耳録淳熙間有老儒徐履殿試用卷子寫竹一枝題曰畫竹一竿送與試官　老學菴筆記陳亞詩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吳山避寇劇披猖
簪珥無遺但淚妝
若少侍晨誰餽贈
廉郎沒興作徐郎

揮麈後錄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山陽避寇南來攜鉅萬至臨安寓居吳山下陳氏舍寇至悉為劫掠不遺一簪宣仲昔與侍晨道士時若愚游至是聞在徽閣姑往訪之設以兩筵令二校防護出關過雲川依向宣卿首泊禮合宣仲張子能之婿外舅戲曰君正是沒興徐德言矣

超然館裏歲華深
盛有文心鄧牧心
但覓賞音償伯顏
一生餘得伯牙琴

武林舊傳云鄧牧字牧心錢唐人隱大滌山人稱為文行先生所居有超然館宴坐累月不出時時作詩文以自娛其著有洞霄圖志遊記詩雜文彙　都穆鐵網珊瑚錢唐鄧牧心先生生於宋世之季有文數十首名曰伯牙琴

荒涼九曲到叢祠忠武空勞有賜碑昨夜魂歸秋水觀不堪重現岳家旗（朝野遺記岳侯卒於大理寺獄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亦號廟尚靈　輟耕錄鄭元祐為岳武穆王修祠墓疏賜墓田於棲霞嶺下建祀祠千秋觀內　雲溪漫墨鼎亭山伯顏取宋屯兵處方伯顏兵至是夕大雷電伯顏望見西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岳家字伯顏懼往為文告祭祭訖風雷乃止　岳侯傳侯中毒而死葬於臨安菜園內）

六更夢醒閱興亡瀛國秋風兩鬢霜因記華山陳處士紙錢無處是錢唐（貴耳錄正宗問陳摶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處數百年前已先知此錢唐之讖　元朝文類封瀛國公制王磐撰有云戈船競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秘關失險云云）

鳳舄霞裳翦霧開一聲清蹕八鑾迴將軍會揖單于去親奉瑤池阿母來（誠齋集題劉仲本出示燕國公迎請太后圖詩中有翠華黃屋從天降一聲清蹕萬人香霧中似是瑤池母鳳舄霞裳翦重霧將軍元是一縫掖忽蒙兩宮換五石長揖單于如小兒奉歸急草如折枝）

紹興元祐事龐麤疎日曆參教玉牒餘不及開元表遺錄太平留得有傳書（困學紀聞紹興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四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十年最為疎略　又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論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見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鏤將書印散中都七寶猶藏詔語無點筆一揮江上事邊風吹起九思圖（遺民史王忠民當高宗渡江劉豫僭立作九思圖及定亂四策遣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於僞境以明大義紹興二年翟宗為其忠節授右散郎詔遣至行在忠民上疏辭以詔賞隨中藏七寶山下火爇不去）

酒樓唱徹隔墻聞千乘花紅一色雲椎髻烏衣小龍女新傳歌譜玉華君（林下詞選紹興間都下酒肆中有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詞以侑云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迴望海光新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正君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

垂老三橋臥旅樓梅花無語替人愁一宵飛去鸚籠在勝雪何緣似玉榴（癸辛雜識別集上方回字萬里號虛谷歙人也寓杭之三橋旅樓有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道金陵賣二婢於其友周姬之家盜開杜陵之門勝雪諸為豪客挾去方歸悵惋作詩有鸚鵡籠開綠索寬一宵飛去為誰歡之句先是方為庶官嘗賦梅花百詠以諛賈相）

龍尾金花識御顏五雲猶帶斵痕斑如何硯亦論遭遇祕閣宸書一字頑（春風堂隨筆宋謝堅知徽州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氣如錦余隨雲所覆處斵之　老學菴筆記祕閣有硯思陵御書一頑字因謂之御封頑硯）

陰陽雙栢翠光濃孤直何心貢九重曲竹只生安隱院管城子合受斜封（太平清話南渡高宗時有司取進陰陽柏一株僅二尺許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咸淳臨安志安隱院在臨平山南地生曲竹林次韓詩直節瘦是此君有耳節卻以曲為名首陽山下知難種只可斜封向管城）

載礫填窪尚典型北山仍與接南屏惠卿毀後潛增築依舊沿隄有九亭（咸淳臨安志蘇公隄郡守呂惠卿奏毀之　又咸淳五年朝廷給錢命守臣潛說友增築載礫運土填窪以通高二尺袤七百五十丈廣皆六十尺沿隄舊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補花木數百本東坡詩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

一簇紅鸞扇影遮景靈歸去擁如霞羣臣醉盡沾春色頭上風吹羅帛花

夢粱錄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會聖節大宴及恭謝回鑾主上不簪花又條遇聖節朝會宴賜羣臣以通草花遇恭謝親享賜羅帛花又詩曰景靈行駕到和寧頭上宮花剩彩雲歸向慈嚴誇盛事擬殊忠力報吾君

南薰廣殿戛風鈴
馬遠曾圖淺色屏
絕笑螺屏塡十事
鹿磯月峽夢難醒

寓意編都事家藏宋馬遠畫南薰殿淺色屏障　癸辛雜識別集王橚為螺鈿屏風圖貴相十事以獻曰度宗即位南郊慶成鄂渚守城月峽斷橋鹿磯奏捷草坪決戰安南獻象建獻嘉禾川獻嘉禾淮擒宇化

隆祐鑾車已上仙
攢宮初建謂當然
誰憐伊洛諸陵寢
有似錢唐向趙田

東齋紀事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於兩浙漕臣曾公袞謂諸帝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葬矣宜以攢宮為名僉以為當　經鉏堂雜志趙子同向伯升錢唐人佳士其先太原人攜家南渡各有中原田契兩籠其初日望恢復為恢復後設業至今七十餘年竟成無用

粉墨應須尚雅馴
畫中艸草寫通神
試看嗜酒梁風子
減筆能將伏院人

圖繪寶鑑梁楷嘉泰年畫院待詔賜金帶不受挂於院內嗜酒自樂號曰梁風子院人見其精妙之筆無不敬伏傳於世者謂之減筆

海道空教寫作圖
不堪南庫盡荒蕪
璽文還驗當時篆
玉紐雙龍記有無

元秘書志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圖列物件有杭州海道圖一軸又收致寶四顆皇帝行寶白玉雙龍紐一顆上帶紅絨絛系欽崇國祀之寶青白玉五螭紐一顆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之寶蒼玉寶螭紐一顆上有舊黃絨小縧系宋皇帝寶象牙素紐一顆上有刻紋璽

白紗巾拭淚痕多
半臂分明念九哥
空寄金鐶人不見
奈他蝴蝶鬭飛何

北狩見聞錄徽廟出御衣三襯一領俗呼背心又索於綫縫中拆後得所帶金耳鐶子一隻上有雙飛小蝴蝶俗名鬭高飛云是今上皇帝在藩邸時製以為的驗及皇太后信令曹勛見上奏之語上皇且泣以第四無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手帕子付臣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

拂石曾經御坐來
易安齋裏賦詩回
春風吹瘦橫斜影
主番先探青蒂梅

四朝聞見錄光堯親祀南郊因過易安齋為賦梅巖孝宗和云秀色環亭擁霽霞□□水艷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蹤和放早花高宗嘗問主僧云此梅喚作甚梅僧對曰青蒂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對曰萬歲藤稱旨賜僧階上嘗拂石而坐至今謂之御坐石

能傳車輅劉宗古
善寫天神胡彥龍
鯨海風波中興業
不圖坐石作遺蹤

畫繼劉宗古宣和間成忠郎亂後歸江左朝廷方尋訪車輅式而宗古進本稱旨除提舉車輅院事　圖繪寶鑑胡彥龍善畫人物天神給事畫院待詔　雲麓漫鈔建炎三年航海至台州祥符寺人於壁間有詩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裏好作君王坐石圖

斷橋月即短橋時
夜夜荷風度柳絲
澹蕩香魂向何處
試聽順受老人詞

花菴中興絕妙詞選吳禮之字子和錢塘人有順受老人詞五卷王生陶氏月夜共沉西湖賦霜天曉角弔之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蕤蕤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沉烟水闊荷香魂何處長橋月斷橋月　按西湖志本癸辛雜識載于陶氏但云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褒之不記全篇且不知作者姓字得此可以補之短橋花菴本作斷橋是斷橋可名短橋也然前此所未聞

龍井松風鶴夢涼
水聲人語近僧廊
風流最是淳熙日
尚有東坡植海棠

靖逸小稾秋日遊龍井詩引道傍鐵更幽欄當倚一僮竹老掀髮裹人語水聲中不雨寒常在無霜葉自紅我來何所事端為聽松風　玉照堂雜志壬午三月巳亥酌龍井入壽聖寺有海棠一株蘇公手植者

摺扇無多一握慳
宮紗新弄玉連環
誰教楊妹親題字
蜂趕梅花落碎斑

耆舊續聞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今於湖集載此詞　春風堂隨筆今世所用摺扇亦名聚頭扇南宋以來詩詞家聚扇者甚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團扇云以摺痕尚存　夢粱錄小市周家摺揲扇鋪

蓴絲春貢點薑芽
筍劇黃鶯餉內家
[illegible]有宮廚生菜美

鏗然寒齒嚼梅花（會稽續志湘湖貢蓴　咸淳臨安志蔬之類有黃鸞鶴頭有蜜維筍　羣芳譜宋憲聖后每治生菜必於梅花下取落花雜之）

冊后儀文詔翰林制詞應賞幾番心官家潤筆須矜貴先賜黃金二百金（武林舊事冊皇后儀先一日宣翰林學士鎖院草冊后制詞賜學士潤筆金二百兩次日宣麻皇后三辭不允太史局擇日行冊立禮）

池上金魚策筴遊落花如泛碧溪流紛然萍艸交迴處解道紅蟲飼此不（鼠璞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園池競建豢養之法出焉有金銀兩種鯽魚金鯽時有之金鬣者難得魚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撈起曬乾復投水復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所食紅蟲而變　又六和塔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

打馬圖成賦更工蕭蕭竹粉一番風長篇紀事尤奇絕題贈行人赴紫濛（打馬圖李易安著并撰賦一篇　太平清話莫廷韓云向曾置李易安墨竹一幅　雲麓漫鈔李易安有才思其詞已盛行於世他文少有見者其上樞密韓公工部尚書胡公詩序云紹興癸丑五月兩公使金通兩宮也易安父祖出韓公門下見此大號令不能忘言作詩各一章以寄區〃意以待採詩者云上韓公云三年夏六月天子視朝久凝旒望南雲垂衣思北狩如聞帝若曰岳牧與群后賢寧無半千運已遇陽九勿勒燕然銘勿種金城柳豈無純孝臣識此霜露悲何必羹捨肉便可車載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塵泥誰當可將命幣厚辭益卑四岳僉曰俞臣下帝所知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為百夫特行足萬人師嘉祐與建中為政有皋夔匈奴畏王商吐蕃尊子儀夷狄已破膽將命公所宜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墀曰臣敢辭難此亦何等時家人安足謀妻子不必辭願奉天地靈願奉宗廟威徑持紫泥詔直入黃龍城北人定稽顙侍子當來迎仁君方恃信狂生休請纓或取犬馬血與結天日盟上胡公云胡公清德人所難謀同德協心志安脫衣已被漢恩暖離歌不道易水寒皇天久陰后土濕雨勢未回風勢急車聲轔轔馬蕭蕭壯士懦夫俱感泣閭閻嫠婦亦何知瀝血投書干記室天生性氣同虎狼不虞預備庸何傷衷甲昔時聞楚幕乘城前日記平涼葵丘踐土非荒城勿輕談士棄儒生露布詞成馬猶倚崤函關出雞未鳴巧匠何曾棄樗櫟芻蕘之言或有益不乞隋珠與和璧只乞鄉關新信息靈光雖在應蕭蕭草中翁仲今何若遺氓豈尚種桑麻殘虜如聞保城郭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時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成雨子孫南渡今幾年飄流遂與流人伍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

紫土（契丹國志紫濛契丹地名晉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於紫濛之野　案方虛谷謂世以濛為契丹館名誤也）

海錯江珍聚玉京百年王氣怒潮平誰憐抗論陳同甫登以三分著史名（劉隱記談嘉熙中吳潛論錢唐建都以陰陽家言海門兩水夾峙兩潮後為潮沙漲塞殆天啟國家以轉移之機也　牧齋初學集陳同甫三國紀年史傳序云其書蓋愾南渡君臣據錢唐一隅之地不能自立乃借三國之事以見志焉此同甫之春秋也）

文獻金源洛水塵建炎留得趙家春一篇帝統遵王命猶有龍南著集人（羅鄂州集有帝統論一篇言光堯內禪事文多不載　餘冬序錄金之高陵楊興宗史不著名元祐之說其當宋渡江而著龍南集以見正統之所在不以身之所生而自限也可謂卓識之士　案後楊廉夫正統辨其說本此）

南宋襍事詩卷四

嘉善鍾子端手錄
武林芹香齋峯輯

南宋襍事詩

仁和趙昱功千

鳳凰蟠空入畫圖天開佳麗定鴻模六飛剗駐稱行在詔進詞臣賦二都

（舊一統志宋行宮考在杭州鳳凰山下即唐以來州治也咸淳臨安志建炎三年高宗駐蹕以杭州為行宮時執政奏屋宇隘陋高宗以百官六軍未得其所不御正寢紹興元年詔守臣徐康國措置止命不得華飾二年南門成名曰行宮之門三年以百官遇雨泥行非便詔梁汝嘉剏廊序於南門之內十八年名南門曰麗正北曰和寧東苑曰東華二十八年始增築禁城以今地考之南自勝果入路北則入城環至德倚天地蹕坊東沿河西至山岡自北至山隨其高下以為宮殿也　玉海建炎中駐蹕臨安紹興八年三月詔復還十五年高宗上二都賦十七年施諤上行都賦又紹興八年將蹕臨安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三年築圜丘景靈宮高禖壇秘書省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萬壽觀十八年築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一年作左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尚書六府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備　老學菴筆記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為行在臨安為行宮今東京祖陵所臨安官司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五丈新通御路寬盛朝故事詣圓壇腰輿三百分前導香裊輕煙護燭寒

（方輿勝覽紹興二十八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適展皇城十三丈以五丈作御路六丈作民居將來從駕親郊由候潮門徑從所展御路直抵郊臺　蒲菴集杭州金剛顯教院記院始於紹興中妙空大師惠齡居杭州之金剛嶺考之圖志嶺小圓壇古有顯教院其墟久矣乾道中請於郡而復立院焉　樣米集郊祀紀事詩內門郊日上親鋪寶玉龍燭出殿餘紅燭兩行分御道輦官三百奉腰輿奉寶玉輦官三百餘人謂之腰輿皆龍燭爇香而前蓋故事也）

金桐葉葉走青驄羣從冠量貂尾籠儀仗依稀如昔日長髯重歎說元豐

（夢粱錄明禋省齋殿儀宰執親王頭冠九量加貂蟬籠巾侍從七量餘官六量或五量惟者秀乘月量對前額上縷金桐葉是也　玉照新志紹興辛酉南郊時排設儀仗以觀龍山茶肆有一長髯偉男子衣青袍於稠人中歎曰吾元豐五年從京師一見此儀不圖再覩今者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

斷鰲息馬費追摹無逸圖消白日過清宴銀鉤鸞絢繚半規小璽粉痕多

（玉海高宗書法斷鰲立極息馬論道龍書蟠繚書彰分布列又嘗書無逸圖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勸　播芳大全文粹王珪御書無逸圖贊紹興改元之明年四月皇帝陛下親灑宸翰書尚書無逸篇為圖以揭於經筵銀鉤鸞結鳳翥鸞翔而清宴之間於以省覽研味猶歎哉盛德事也　汪砢玉珊瑚網宋高宗御府手卷書畫前上白引縫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方印卷盡處下方用紹興二字印墨蹟不用卷上合縫針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璽）

龍興入彀俊英多桂子飄香競揣摩想見重花交葉下水晶影裏記登科

（老學菴筆記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為狀元次舉駐蹕臨安而狀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為王氣所在　又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　趙明誠妻李氏有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汝陰餘話說必先日記云奏事殿中高宗云近有人自東京逃歸聞張九成見為劉豫用事可怪必先奏云張九成在其鄉里臨安府鹽官縣寄居去行闕無百里之遠兩日前方有文字來幸勿以下裁之上云如此則所傳妄矣蓋子韶廷試策論播偽齊人惡誦故傳錄耳是日降旨除秘書郎　咸淳臨安志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徒居鹽官　咸淳志建炎春一士人步城西有虹自地出圓影若水晶其下松樹有芳合幾行之聲行入幾張女子四五綰烏絲了髻玉髮雲霧衣輕綃裕腕綴細襯之錦文重花交葉之下有字數行首曰李易如此十數問之女對曰登科記也）

運際清平慶主臣紅雲繚繞簇花新車聲歷歷還宮候大內遙呼女聖人

（武林舊事駕幸景靈宮大禮後行恭謝禮姜白石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羣臣又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是日皇后車駕先還宮中呼為女聖人）

龍笛仙音奏內庭冷光秋夜徹青冥碧琳堂外松風滿盡許人間繚竹聽

（都城紀勝淳熙間德壽宮龍笛色使臣四十名每中秋或月夜令獨奏龍笛聲聞人間殊清樂也　朝野襍記孝宗淳熙末置□中宮

召鎖丞相俳工拙使准奏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上曰松聲甚清遠勝絲竹　玉海淳熙禁中有偉觀堂碧琳堂

碧蘚封碑廊廡前
雲章揮寫倦勤年
春風便面來諸院
分得忘憂蕙草篇

白石樵唱辟雍詩冠帶百年夢昔遊今重璧辟雍池春飲馬槐市暗藏鴉堂鼓晨昏寂廊碑風雨斜石經雖不火歲歲長苔花此題高宗石經之碑今尚在郡學　南田集思陵書忘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　潛溪集思陵書神女賦忘憂梁都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此乃禪位後所書春秋已高而猶勿倦可謂勤已　玉海高宗論書親札雲章奎畫超絕古今　道園學古錄高宗書蘐草詩便面以賜內庭戚畹之命觀者有以感其婦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為期之意乎

兵略增刪寓意時
中興雄志復誰知
自工賸水殘山後
空賦新秋雨霽詩

長水集寶元康定間西師不解命樞府論次兵略撰武經總要書成四十四卷仁宗為序靖康後宋事日以不競孝宗發憤國難親御戎馬又增修二十六卷製序冠之　珊瑚網世詩馬遠畫多殘山剩水不過南渡偏安風景耳又稱為馬一角　水東日記明長陵愛溫州永嘉郭文通書有言夏珪馬遠者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　貴耳錄壽皇有中興之圖作新秋雨霽詩及春賦後端平間試詞科出春賦為題試者皆不知之五十年間士大夫罔聞之矣

御案香飄古篆青
摺將掌記坐昌庭
黃僉標識橫陳便
一一監司上畫屏

益公題跋淳熙間上勤萬幾臨朝以方寸紙作掌記中摺之置在御手內殿則置香案上三省樞密奏事即視所記一一宣諭已乃收之率以為常　方輿勝覽選德殿孝宗新創作金漆大屏風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為兩行以黃僉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其背為華夷圖　楊后宮詞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水嬉爭破浪花圓
迎弄劉船與董船
何似龍池春色裏
蘭橈排動內湖邊

夢粱錄白花七寶金獅子何船羅船黃船董船劉船俱湖船名　錢唐新志禁中德壽宮皆有大龍池萬歲山擬西湖飛來峰御舟之華春時戲遊非外間可擬多有蘭橈荃橈

硯池風燥縐魚鱗
一冊蘭亭寫入神
曾侍御前三十帖
詳觀點畫自超倫

蘭亭博議高宗吳皇后即慈福太后親翰墨尤愛蘭亭作小楷一本流傳內外陸升之春帖子云內使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深不凍端為寫蘭亭　玉海紹興十三年貴妃吳氏題御書云機政之暇擇鍾王而下三十帖親御豪素並加臨寫龍蟠鳳翥希偉蹟也　古今法書苑高宗翰墨志云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至若褉帖則測之愈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芙容並蒂艷清江
小妹邀憐羨一雙
筆底芳蘭嬌阿母
為裁宮體譜新腔

楊后宮詞小小宮娥近水居雕欄繡額映清渠忽然攜伴凭低檻好似雙蓮出水初　四部藁宋馬遠畫上有寫楊兩府三字并有楊娃印章遠在光寧朝後先待詔寧后楊氏楊娃即后妹也以藝文供奉內庭凡遠畫進御及頒賜貴戚皆命楊妹子書題后兄石位太師稱大兩府書兩府者即石也　四朝聞見錄慈明楊太后越入宮經史能小字書母張夫人以樂部被憲聖幸後以病歸李氏死葬西湖小麥嶺下地名[illegible]憲聖嘗因樂部不協顧左右曰我記得張家今安在左右對已死矣有女頗聰慧召入時年十二既長侍憲聖寧宗皇目后有意憲聖宴寧宗皇賜之曰般對看待它日有福

孤亭荒落點寒梅
曾記先皇翠輦來
花醉澄瀾都莫問
行人猶待杏花開

夢粱錄聚景園孝光寧常幸後漸蕪圯僅有一二亭其一亭無扁僅植紅梅侍從陸游詩曰聖主憂民罷露臺春風別苑晝常開盡除曼衍魚龍戲不禁芻蕘雉兔來水鳥避人橫翠靄宮花經雨委蒼苔殘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清都夢一回又有水際兩頭興柳色絲楊闌處杏花開之句　錢唐志天逸閣竝聚景園亭宇尚有花醉澄瀾諸名則七十二亭即田說尚未能盡也

朝來翠浪映朱門
隨輦詞臣賦御園
日莫三山祠畔過
鳳城殘照近煙昏

稊米集四聖延祥觀御閣侍臣周紫芝從駕幸山亭詩附山結崇祠朱門照湖水湖流入中池秀色歸淨几　桐江集宋以吳山葛山孤山為三山

南遷蕭寺寄流離
知閣荒臺餘斷碑
認取隨龍多漫漶
亂雅清句起悲思

（癸辛雜識南渡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高宗有西北士大夫許占寺院之命趙忠簡居越之能仁寺曾文清居越之禹跡寺其衆　雲棲寺志寺近採湖得斷碑題曰宋隨龍余知閣宗崇刻有石隱隱有詩蓋護蹕南來因家於此後捨宅為寺也余知閣詩幾年魂繞浙城西十里荷花深錦被踏遍西峯三竺路又隨青嶂入雲棲洛邑名園歌舞沉亂雅啼破幾深林何人學得吞聲老千載猶盡有梵音千里雍嶺鑰六飛投簪欲上釣魚磯無端忽被閒雲引迴雜峯前掩竹扉）

望裏樓臺繞翠煙天中帖子禁中傳平分四地來遊幸文杏春桃孰後先

（玉堂雜記必大嘗自德壽宮晚歸望見一樓額䫉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　太上作端午帖子前後樹閣樂大略併記於下宮中分四地隨時遊覽東地分曰香遠梅堂也曰清深竹堂也曰月臺也曰梅坡曰松鞠曰三徑菊芙蓉竹也曰清妍酴醾也曰清新木犀也曰芙蓉閣南地分曰載忻大堂御宴處也曰忻忻古柏太湖石也曰射廳曰臨賦荷花山子也曰燦錦金林檎也曰泛樂池上也曰半丈紅郁李子也曰清曠木犀也曰寫碧養金魚處也西則曰冷泉古梅也曰文杏館曰靜樂牡丹也曰浣溪大樓子海棠也北則曰絳華羅木亭也曰旱船曰俟翠茅亭也曰春桃曰盤松其詳不可得而知也）

有客春為下竺遊枕流亭下送春流桃花數萬隨流去恍在武陵源上頭

（省齋集丁酉十一月二十日同部中諸公遊下竺御園坐枕流亭觀放閘桃花數萬隨流而下斷苵藂芳閣是時海棠滿山郁李滿澗殆不數於人間世明日入都而桃花數枝徐落窗外終日興思則海棠郁李芳開遂賦二絕句云萬點紅隨雲泉翻出疑身在武陵源歸來上界多官府人與殘花兩不言清勝堂前花萬重玉堂署裏雨芳叢應憐萬直清無稆聊侍衰翁宿禁中）

亂後瓊華出詔時淒涼忍讀孟家辭中興策自燕山定半臂輕綃屬趙岐

（古今雜詠宋元太后詔云漢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以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獨在　三朝北盟會編徽宗自燕山密遣曹勛至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即正東京父母　孤臣流血録徽廟北狩有誤前詩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詩第一手黃潛善讀入當思之蓋偏朝揺朝太后趙即康王高宗由是中興）

上壽仙韶第四盤天基令節正清歡良卿拍板堯卿鼓玉軸琵琶又獨彈

南宋雜事詩卷三　五

（武林舊事天基聖節第四盞玉軸琵琶獨彈　正宣官拍王良卿杖鼓朱堯卿）

內院春來樂事寬骰錢一笑博君歡何如供職憂勤甚獨許恩辭焌遞官

（癸辛雜識新集理宗春時內院放市排闌撲之戲皆小璫為之供純鏝骰錢以供一笑　白獺髓禁中有焌遞官總之關內司提轄陳詢玉奏以謝賞供奉舊無此例賞愈加職就許餘謝還施職陳奏謂賞不當還上曰汝見彼憂勤許時陳懇而退）

占踞偃宮二十年門生投拜勢熏天一鞭催走閩南道慚愧東朝王繼先

（白獺髓醫官王繼先顯仁太后御藥寵宮服其藥隨愈憲以為東朝幾二十年克副高宗盡親之孝已而繼先爭恃寵縱朝列游手者稱門生者獲太后上仙竟黜福州卒　武林舊事以太后為東朝稱用漢長樂傳憲帝東朝長樂事　二朝會編德壽宮地屋宇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

八角銀牌禁襟班玉津園吏敢緣奸他時別有權宜事魏紫姚黃說孟關

（癸辛雜識淳熙禁中獲僞號人乃玉津園大工包四揀出教入宮門假印一面於是盡易執號內宮門號八角襟禁衛號銀錠樣殿門號四如意樣　又韻叙高斐穆陵覲姊四郡宗生關孫宮貴全夫人之愛錫慈憲每為求官穆陵命見兄與姊入宮必懸腰牌惟宗子可免一時排宜假名三面闕以進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四方有魏紫姚黃之傳洋洋稱之）

南宋雜事詩卷三　六

天潢麟秀氣如雲南北都傳小使軍更有晚波紅湮句一時流與禁中聞

（鼠璞今稱宗室曰麟趾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　宋史本傳不光宗室有武力嘗與金人戰雄張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　貴耳録趙介菴名彥端宗室之秀有賦西湖詞波裏夕陽紅湮阜陵問誰作左右云彥端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喜甚）

組繡年年進內家紅酥衫涴鬭鮮華波臣物土修纖甸別置輕容貢軟紗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中中宮常服有司進深紅大袖紅羅生色為領紅羅長裙紅霞帔藥玉為墜背子用紅羅衫子用米黃紗褶褲以白衫褶以明黃短衫以粉紅紗為之　施宿會稽志歲貢越綾十疋輕容紗五疋紙千張瓷器五十事）

晴嵐遙疊海門青水色天光赴杳冥渡口新傳置津吏輕裝緩泛許揚舲（默堂集錢唐江詩潮頭驚月衝殘雪水色浮空送悄寒十幅輕蒲連夜發不知身到海門山　南宋文範錢唐之渡自昔為難孫覿誌汪思溫墓云會稽渡錢唐舟人冒利濫載而行中流覆溺覬取錢物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為臨安守曰不繩以法則殺人未艾也乃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之置吏監總渡者給籤登艦其舟人結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自此無一舟之覆蓋錢唐除暴風積水流不甚險惟載人過甚其力不勝則有覆溺之禍當事每以為言申勅守得如汪守者與之講濟人之事乎　案鴻慶集汪諱思溫　咸淳臨安志紹興八年呂頤浩尹臨安始置浙江監渡官以舟大小定數多寡自是少風濤之厄）

堂開有美敞前楹江樹湖雲左右呈一片殘碑荒寺辟苔花畢畫尚分明（成化杭州府志有美堂嘉祐二年梅摯典杭宋仁宗賜詩有地有湖山美之句摯乃築堂名之歐陽修為記蔡襄書　咸淳臨安志有美堂錢氏初建江亭於此當在吳山最高處左江右湖故為登臨之勝前賢題詠如東坡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詩云舟中望見堂上燕集此盛

西湖志舊志云在郡城又可以見古城界於吳山矣淳祐六年府尹趙與𥲅復古刻小碑於山巔太歲殿之側刻仁宗御賜梅公詩也此堂故址孟顯著云　按田志載有美堂在鳳皇山誤矣東坡九日舟中詩田志已載不復錄）

殿前醫老張防禦白髮終身拜影堂還有長生橋沈喜親書恩主奉和王（志雅堂雜鈔醫者張防禦初為謝太后醫官後入楊駙馬家人目為張風子然其人尚義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理宗謝太后神御牌奉之終身　又拾得錢入沈喜居長生橋揚和王府食少設位書恩主供事人問其故云其家再世皆出楊府衣食今雖衰替然不敢忘）

鷄子趨承恩倍加北人倚醉惱官家歸來恰遇遺弓日淚絕魂淒蕭鷓巴（藝流供奉志某待詔沈姑姑上官夫人鼓板潘小奴傀儡盧金線張遇喜蹴毬王升吳金脚吳鷄子等　貴耳集蕭鷓巴嘗侍孝廟擊毬得許其除步帥久不降一日因醉出語云官家會亂說不除步帥想是福州居住德壽問及鷓巴孝廟奏知德壽云北人性直可更取駙後遇德壽登遐日鷓巴號哭欲絕）

憶同優渥賜金蕉清隱閒居感舊僚後夜翠微亭上望月明如水馬蹄遙（金陀粹編上進鄂莊嘗賜先臣金蕉酒器如韓世忠禮　陶安學士集詠史韓世忠詩沙塵淨掃寂無譁第一中興不復誇居士晚稱清隱号賢才勿用用奸邪清隱韓號也　浙江通志韓世忠忤秦檜解兵柄逍遙湖上最愛此山故建翠微亭紹興十一年冬岳飛死十二年十二月世忠建此亭謝兵柄時獨遊焉岳有登池州翠微亭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蓋韓當時憶岳此詩故以名亭而寓懷念之也亭在飛來峯半　成化杭州府志翠微亭紹興十三年韓蘄王建乾道五年安撫周淙重建）

崇化堂新故府遷傷心刺出繡袍鮮岳家昔與張家並今日韓家有賜田（玉海紹興十三年詔改岳飛第為國子太學堂曰崇化在前洋街有齋十二　金陀粹編先臣刺繡為袍有拍手作中興功臣　鶴林玉露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賜之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以賜卿聊旌卿之忠以見朕無忌當時諸將各以姓號如張家軍岳家軍韓家軍朝廷疑忌聞其買田以為喜故特賜之

無端高架太平樓花腿牛兵怨未休不敵韓軍銅面具背嵬一奮決同仇（雞肋編車駕渡江韓劉諸軍在外獨張俊一軍隨行在擇卒之少壯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為誇今既效之不使逃於他軍用為驗也然既苦楚人皆怨之加之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之衆卒謠曰張家寨裏沒來由使他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歸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紹興四年韓世忠自鎮江來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為面具軍中戲曰韓太尉銅臉張太尉鐵臉世謂不畏人者為鐵臉　雲麓漫鈔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時人以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力最精又別有親隨軍謂之背嵬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嘗聞范參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為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出使燕見道中人有負罌者則指云此嵬也故韓岳用以名軍）

湖山歸隱號青松曾與開邊議不同堪笑當時希意旨無端殘照怨西風（咸淳臨安志俞灝字商卿世居杭紹熙四年進士開禧間議開邊政府密引灝言輕脫寡謀之人不可信以兵張巖往轍可鑒歷數卿皆有

聲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作詩適讀書松居士有集　四朝聞見錄李季章壁間梅初韓欲興兵遣舜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鄧友龍還與張異辭附是進政府使北有詩云天連海岱壓中州綫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懶回頭

半篙晴色斷橋邊欲覓詞人認墓田幸藉知音楊薛輩冷花疎寺葬梅川

絕妙好詞施梅川清明湖上游春詞有云傷斷橋煙冷繞紅圍相對半篙晴色　武林舊事施梅川墓施名岳字仲山吳人能詞精於律呂楊守齋為寺後樹梅作亭以葬　浙江通志梅川墓在虎頭巖楊守齋植梅以葬薛梯飈為志李篔房書周艸窗題蓋

畫意吟情春水堤風流端在斷橋西胎仙尚與鳴臯字故遺荒亭塑鶴棲

竹所吾葉重拜和靖先生墓詩秋風爾許悲懷古若為思鞠老泉堪薦山孤艸高風留鶴殘兩脂荒碑依舊梅千樹無俗香似詩　歸田錄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　和靖集有鶴名鳴臯鹿名呦呦作詩以賦之

花開西院賦雙英蕚綠飛瓊竝蔕陳翦賜近臣三百朵可曾分得紹興春

松隱集西院賞牡丹壽聖觀宴又設臣下皆未覩祈以勸酒調浣溪紗春曉於飛綠併明西苑嘉瑞格和鳴花王特詠嬌顏及芳遊蕊鬱黃宜淺淺聯芳鬪秀勸覃盤飛瓊綠不勝情　武林舊事禁中賞牡丹樂部正禁華有百今年不賞花翦落金盤三百朵內殿分賜從臣家　天彭牡丹譜牡丹有名紹興春祥雲子花也色淡佇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

一片湖山遶翠含璁瓏八面坐犀南施將纖巧歲朱郎十樣亭臺照水潭

夢粱錄御翠芳園舊名層山閣內有八面亭堂一片湖山俱在目前又慶樂園舊名南園賜福邸內有十樣亭榭工巧無二

宸宰親題教誡新放生恩徧及游鱗傳聞大節千官萃一棹延緣祝水濱

咸淳臨安志西湖德生堂有理宗皇帝奎畫又有御筆戒烹宰文刻石立堂上　玉海紹興時工部郎中林大鼐以臨安府西湖為放生池從之又淳熙三年詔西湖係放生池不得採捕　夢粱錄四月初八日聖誕皇太后聖節文武官於廣化寺起建祝聖道場出西湖德生堂放生　萬曆杭州府志放生池宋天禧四年守王欽若建慶元四年趙師睪重建德生堂於石函橋之西淳祐八年趙與𥲅更新之　按欽若奏請西湖為放生池蓋指通湖而言故建德生堂在今之昭慶寺外非今所謂放生池一窪之地也　勝遊社約西湖南宋放生池也

一枝笑靨倚西風異品香茸發禁中踏過馬塍紅杏雨鞠花高搭鬭璁瓏

花史臨安有大笑鞠其花白心黃葉如金錢又云即杭杞鞠　群芳譜臨安西馬塍園子每歲至重陽謂之鬭花各出奇異者有八十餘種　佩韋齋集西馬塍邊紅杏雨金沙寺外白楊風　誠齋集經和寧門外賣花市見鞠詩有云拋鞠枝起金沙屑端光千尺照紫碧乃是結成鞠花墻蜜蜂作僧僧作蝶鞠花陣于雙瓏塔坐採翡翠鋪屏風　鞠譜余在臨安西馬塍園子每至重陽鬭花不暇悉求其名余於禁中大園子處得鞠品近六十種與外異者黃鶴翎黃羅繖紅紫如狀元黃鬭金毬銷金鞠火煉金檀香毬萬五九鞠萬鈴鞠壽金孔雀金叢金荔枝鞠銀撚絲試梅妝玉芙蓉一念雪白雪團玉繡毬白羅衣水晶毬月下白玉牡丹玉寶相白西施粉鶴翎玉樓春紫羅袍紫牡丹朝天紫紫骨朵紫絨毬蓋紅墨鞠狀元紅海東紅錦繡毬紫絨金孚大紅袍慶雲紅帶笑鞠合歡鞠樓子紅冬鞠鶴頂紅十樣錦酒金海棠瀟湘金盤金錢豹醉楊妃平分秋色金鞠對芙蓉鴛鴦錦鞍麒麟圓圓鞠五色鞠順聖淺紫

花街貴宅弄春幡小象裝成風景繁一十三層黃罴戲爭入杏花園

夢粱錄立春街市以花裝欄坐乘小春牛等鬧春幡春勝各相獻遺與貴家宅舍示豐稔之兆　武林舊事大禮鑾駕前次象歌頌每隊歌頌唱和軟歌等兩象從教象前導子蠻奴乘之手執絲繮旋繞跪起悉如人意市井因競市撲賣小象以饋四方　露外集錦武林秋社也天生關巧非人事爭能稚子土宜偏劇戲浪兒黃罴十三層　余杭錦秋勞金門有杏花園游人取黃土戲捏為人形

三三五五逐春塲鼓板嗺他亦號荒張五牛新翻謾賺引人聽到尾聲長

都城紀勝街市有樂人三五為隊擎撻春塲看漸賞笑容及添坐紙鑪與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　古杭夢遊錄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意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

寒食家家柳眼明朝陵車馬出山城遙憐茸母煙生處望祭南屏實愴情

夢粱錄清明寒食家家以柳條插門名曰明眼前五日發宮人車馬往紹興攢宮朝陵至日車駕詣赤山諸攢宮　鶴林玉露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望祭永思諸陵祝版詞甚篤祭之禮宜念深惜慕　詞品徽宗在北遇清明日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煙無家對景倍悽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鄉關涕淚漣注茸母艸名

荒郊野祭聚薑擔靚婦遊逢三月三地上天宮春九莫牡丹新插馬頭籃

乾淳歲時記清明前三日家皆插柳大家則加棗餬於柳上上塚者多用棗餬薑豉而野祭尤多婦人淡裝素服提攜遊女分餘遊息　楓窗小牘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　秋崖小藁湖上詩今歲春風特地寒百花無賴已摧殘馬聲曉雨如塵細處處籃盛賣牡丹　夢粱錄春光將莫百花盡開賣花者以馬頭竹籃盛之歌叫于市

都城夜市客爭嬉名榜山三字畫奇聽到桃花三月放駸駸朝馬踏朝曦

都城紀勝夜市除大內前後諸處亦然惟中瓦前最勝　又酒家酒閣名懸挂名樓上則又或名為山　山一山二山三之類牌額寫過山非特有山謂酒力高遠也　又官酒庫有樓曰西樓樓皆設書榜後為好奇者取去　方輿勝覽夜市三更後撤燭樓臺之燈火春風萬井喧闐簫管之笙歌　夢粱錄沙戲兒藏香細扇融和坊賣卦名状元三月放者皆杭城夜市

此日輕儇嗟士風謔談盆盎浴堂中摩睺羅樣黠雛戲燈禁亦自應先蠟紅

癸辛雜識續集浴堂為相學舍纖悉無不知之蜀宜中長成均直舍久把還鄉入試者齋舍入試時六碌碌盆盎中忽見古墨浴齋尚未之見一日見賈忽云碌碌盆盎中齋洗然不知所谷久之入成均浴堂見壁上書此乃悟云　三朝政要賈相熟察人隱衆御史請置士籍覆試之日露索懷挾卒赤榜李紡孫者少時戲雕摩睺羅於股間搜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　朝野雜記擒挾之禁近歲雖行國子監及南省行之兩浙漕司則雖禁燈而已弛挾書之律矣其他郡國秋試達旦乃罷紹興二十九年王瞻叔請試復禁之然習俗已久今秉燭挾書如故

易名盛典感人神一字忠奸大義申父老至今談六檜墓田新土賜麒麟

天祿識餘宋史岳鄂王謚忠武文曰字據當曰不出辭聞者以為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武之號然

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均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勘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然今天下所皆稱武穆以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宜　成化杭州府志宋少保鄂國武穆王孝宗為雪其冤初謚武穆寶慶元年改謚忠武元至正中加謚保義　謚法通考申王秦檜紹興中謚忠獻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　宋元通鑑寶祐二年詔太常議秦檜謚法因論補臣曰謚謬狠可也　蓮墩文集跋楊補之梅圖云本季有示嘉熙庚子胡袁者謂秦檜之奸題其堂曰六檜堂以六檜綴堂也　御侍制集六檜堂王梁記　翰墨叢編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紛塵乙夜之觀白簡指示人之譜　湛淵集詠岳王孫縣尉復棲霞墓因詩岳鄂諸孫復墓田清明寒食起新塋滿傷為我除葛嶺山下如今笑杜鵑高廟神靈應悔此中原父老尚淒然西湖靡靡行人去却望棲霞轉可憐

一聲清蹕訝天臨萬騎雲環相府深廟主蒼黃遷狡窟蟠螭刺目極傷心

播芳大全文粹賀秦丞相府啓元戎萬騎星拱轅門清蹕一聲天臨相府云云　程史望仙橋秦檜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檜薨孫熺不能決去請以其址垣為光祿丞留莊家廟實復居之言者請罷熺還廟于建康遂以寺其居

掩垣清職棄如遺片石休嗟瘞艸時不敵四夫人擘阮錦裀紅縐索新詞

餘冬序錄韓侂胄當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萬里家居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事見楊本傳　四朝聞見錄陸游為韓作南園記又有鄭械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礱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前死　又韓有愛妾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為詞有飛上錦裀紅縐之語

淮南一蹶竟誰憑打諢翻將樊惱增江上竹光方快飲庭前何惜碎生薑

四朝聞見錄韓用兵既敗鬚鬢俱白莫知所為伶優因上賜宴設樊遲樊噲旁一人曰樊惱又揖問樊遲誰與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又揖問樊噲曰爾誰取對曰漢高所命又揖樊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杲敗偵賜宴以為遂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薑滿地盡碎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薑只因移桌　都城紀勝雜劇中末泥為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　南史寧宗開禧用兵淮壕敗歸詠似以怯懦為韓所惡項安世因賂侂胄書曰偶送客至江上飲竹光酒半酣書不成字韓大喜曰項平甫乃爾閒暇遂除湖廣總領

深堂四維木生前慮淺土蘆花死後悲在昔曲闌呼冷盞

至今唯見說韓黎

（四朝聞見錄韓侂冑敗籍其家臥內青紬帳後以羅木自圍其寢防刺也　又韓敗韓功德寺佛像已輿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國夫人冢旁有蘆束淺土半露問之乃韓之尸其首已送之北也　又賣漿者敲其盞以喚人曰冷底喫一盞冷謂韓盞謂斬也　又姑蘇有地名韓墩產韓黎為天下冠中都謂之韓墩稍後因先皇諱改為韓村黎侂冑專國鬻者不敢謂韓郡直曰韓黎獨中都以外人為忤故諱之）

唐突平章是牧童朝耕莫飯唱林風尋詩趙尹偏多事屏上空題杜宇紅

（昨非菴日纂侂冑過南園山莊趙師睪伯行至東郊別墅宛然鄉井見林薄中一牧童歌曰朝出耕田莫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趙呵曰爭曾在此誑散唐突牧童至帥廳屏上有詩云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啼杜宇紅後韓為史謀於玉津園）

媚語相依北斗光園丁亦自頌師王惟憐他日雙扉掩零落寒亭晚節香

（癸辛雜識傅伯壽卜韓侂冑啓有云人無恥矣咸仰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　四朝聞見錄南園乃慈福所賜韓者掌園者其數皆武爵之

近上者聽其滿口皆稱師王師謂太師王謂郡王韓敗後掌園之人閉園三日夜外人絕不與之通　又南園中有亭曰晚節香植菊二百種而取其祖詩句陸游記中不及云）

鐵槍雄盜渡淮南泣別紅妝赴碧潭後夜捷音仍不至相公區處又何堪

（三朝野史李全據淮時史相彌遠在朝堂束手無策訛傳金軍渡江史夜半攝衣起愛寵林夫人隨後見史欲投池中林急扶住泣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即得趙葵捷書　宋史紀事李全能運鐵槍號李鐵槍）

歸路晴煙草色纖公餘息影任休恬斷堤野水梅花宅占取湖園六事兼

（咸淳臨安志賈魏公賜第葛嶺歸葛嶺舊居詩罷宮歸舊宅山水得頻過息影堤邊樹清心湖面波勞無功可紀賴有命相歷見說連朝雨田家正簡禾　萬歷杭州府志賈似道題孤山詩事是樓臺換却春幾回獨立更滄煙斷堤野水梅花宅千古春風一月痕　悅生堂隨鈔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乏蒼古水泉多者無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

題名到處侍兒孫鷗鷺招邀半在門燈色秋山無限好相公風月細評論

（咸淳臨安志大仁寺山頂有石菴一名天然菴洞之石仿佛有東坡題名咸淳三年賈似道游山題名九月二十八日賈似道領客來元嘉史有之廖瑩中黃公紹王庭來游子德生孫萬世侍　又淨德顯慶寺在小麥嶺題咸淳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賈似道因展先墓為泉石一來客來元嘉廖瑩中俞昕黃公紹王庭子德生諸孫萬世僧法照智印祖印又福　又龍井延恩院在風篁嶺題名淨覺庵正放賈似道乙未臘月來謝復享泰侍後三十一年夏閏大丞相魏國公再登探帰少駐湖曲賜第因謁演福來此客廖瑩中陳詩川從子德生侍　又龍泓洞題名咸淳丁卯七月十八日賈似道以歲事禱上竺回憩於此客來元嘉俞昕張濡黃公紹王庭從子德生侍期而不至者廖瑩中　又冷泉亭大傅李申賈魏公舊游題名天台賈似道筮澤陵叡新安汪儀鳳永嘉沈原濟府陽應雷洞之德曹元發黃德方陳淳祖以嘉熙戊戌不日登湖中寺序拜標懸闌上期而不至者鄭沁安劉翁而寅趙希彭曹良朋曲江　又下天竺題名賈似道比以歲事禱靈隱達幸有年飯僧已因過此山六丁聽來元嘉兵後星俞昕廖瑩中張濡黃公紹王庭從馬子德生諸孫萬世侍僧法照德宇時輿妙會俱咸淳三年歲丁卯十月望　西湖長翁集西湖詩游客迷賀當路暮自詩云暇日朝士多在湖上　咸淳臨安志賈魏公卜天竺通元菴詩燈色難禁雨秋聲不離山）

籤飾泥金開劇精墨丸香印散煙輕後先向廖元相匹閱古堂過又悅生

（癸辛雜識賈廖刊九經本最佳裝褫以泥金為籤　居易錄賈似道鑒畫有悅生小印余於士大夫家見之　癸辛雜識載其與門客廖瑩中刊書甚多鄭志其目全唐詩話悅生隨鈔一百卷所援引多奇書九經以撫州單鈔紙油烟墨所造最精　研北雜志韓侂冑閱古堂圖書皆向若水監定　湧幢小品韓魏公閱古堂在定州侂冑建於臨安者仍祖名也）

琢就新詞唱簡儂恩私門吏得從戎黃金特鑄匜盤賞頌禹尚書勸篆工

（詞苑賈循州好集文士於館客時推廖瑩中為最其詩文不傳偶見鈔本簡儂一詞頗為豔詞云恨簡儂無賴眼春心偷鄰若荅花落先印下一雙又春蹤花不知名香縷聞氣似月下凉心吹醉山傾國半醉蘇襟宗惹薰微度綺宿粉棲香俯身嬌語態眠情伴多情懶細閒系問望宋墻高窺韓路隔尋尋覓覓又暮雨凝寒花徑橫煙紅扉映月儂一劍千金堪值卸袜薰籠藏燈衣桁任東風月余斜揉頰玉滑更帳檀郎惡憐深惜儘覷裊周旋傾側軟玉香鈎瀉點默淡微脫多少怕聽曉鐘催覓叙暗擘　志雅堂雜鈔賈似道自江上奏功廖瑩中以從戎功特賜

（黃金百兩廖鑄匜盤以為酒器楊尚書作篆古勒銘有云國有大功一相禹瞬曰余瑩中與隨神旃文昌孫子是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棟）

乞將祕府藏千卷蕙艸芝蘭鸞錦裝五雀有圖崔白寫
尾銜小印悅生堂

（清河書畫舫似道家藏名跡多至千卷其宣和紹興祕府故物往往乞請得之今錄其稍隱僻者有薛濤萱艸詩韓滉芝蘭帖錢鏐真書等帖　齊東野語思陵妙悟八法訪求法書名畫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和其裝褫裁制各有尺度印識如紫百花鸞鵲錦碧鸞綾托褾之類　雲煙過眼錄崔白五雀圖皆賈氏悅生堂物其間一印云賢者而後樂此）

貯舞藏歌樂此生相公惟願頌昇平園泉歷歷都堪記
洞口水香茶更清

（癸辛雜識賈相集芳園南山水樂洞賜園等志之甚悉末有云藏歌貯舞流連光景使園圃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　咸淳臨安志煙霞洞內有水洞深不可測水樂洞魏公嘗調以論茗）

譚玉精詳誰與同古花文篆辨青紅何來婚士無相識
盡去低頭拜玉工

（三朝野史賈相當軸收古銅器法寶用譚玉辨驗　史繩祖似道當國監司郡守貢獻不可勝紀道滑等爭獻寶玩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回首東都老淚垂水晶遺注忍重窺南朝還有傷心處
九廟春風盡一犁

（續資治通鑑高宗南渡有將水晶注碗攜過交易見之注云此哲廟陵寢中物也　又端平初金人失國元許本朝遣使朝陵始三京之師一出元大怒陵廟盡犁為墟矣）

錢唐博士有文孫藏得雙環竹葉痕雖誦遙村燈火句
自來詩律重金昆

（今聚志錢唐闕子東博士家其孫出乃祖所藏水晶條環表裏瑩徹中有二竹葉一片　春渚紀聞鍾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遙出近郊此余友闕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闕氏詩律精深婉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容子賦皆有作者　浮溪集闕注字子東世爲錢唐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教授湖州官至太學博士子東自號香巖居士有闕博士集）

東野清寒自可憐愛花名稱鞠花儔年年風雨重陽日
空酹西郊一掬泉

（萬歷杭州府志沈鞠山失其名字袁州宜春人由進士知錢唐嘗植鞠數百本以自樂晚節益堅適以九月九日歿朱文公挽之以詩愛鞠平生不愛錢此君原是鞠花仙正當地下修文日恰值人間落帽天生與唐詩同一脉死隨陶令葬千年如今忍向西郊哭東野無兒更可憐鞠山名字失傳遂樹無考可據者晦翁一輓詞耳然賢者不與其人俱泯其詞意微矣廉吏云）

斷碑荒樹總飄零南園關情艸色青公子自饒今昔感
夕陽秋水望西泠

（山中白雲詞張叔夏過慶樂園有調寄高陽臺詞云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却又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泠註秋水觀賈相行樂處又自叙云園即韓平原南園僅存古梓百餘株今有碑記在荊棘中故詞句有亦猶今之視昔之感復嘆爲賈相擬之殃盛也）

中外參差滴漏聲院中學士任淒清內門唱徹連珠諾
珂繖搖心促那行

（玉堂雜記禁中四鼓乃在外之二更　與宰詩初禁夜步臨安內門詩靜夜孤燈人未眠等閒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連珠諾碧瓏宮闕鎖柳邊詩皇城夜閤唱連珠諾　鶴山集紫宸殿詩珂繖搖心夢不成忽聽吏早放衙聲吹燈撥火供晨粥趁到皇城恰六更　老學菴筆記官入殿門閤門喚仗之曰那行予去國二十七年復還朝儀式有不同惟此聲尚存那去聲）

張家樂部已凋殘委骨春塵參嶺寒占得青烏多吉兆
百年詩禮盛衣冠

（四朝聞見錄慈明楊太后葬其母於舉宮人冢旁葬處蓋天造地設山自南高峰爲岡阜來夫人塋忽蹦土若龍昂首爲嶺春陽發達夫人墳有物若鍾乳然成蛩洞泉環繞源出自里其家克知詩禮福祿未艾也）

禁籞紅廊奉詔遊九翬四鳳翠光流懸勤慰好謝清寒客
斷雨飄雲帝子愁

（武林舊事南渡公主無及嫁者惟理宗周漢國公主下降楊鎮先一日宣宰執詣後殿西廊看公主房奩有正珠九翬四鳳冠北珠花冠正珠罩）

領四時衣服等物　三朝政要開慶元年四月上試進士賜周震炎等及第進身有差時周漢國公主方選尚丁大全欲用新進士為駙馬命考官寘震炎第一倡太平狀元之說以媚上震炎草茅士年幾三十矣恭謝日公主於屏內窺之不悅事遂寢

焜煌宸翰護松風權奉天章寶閣中敬羨文明稱繼美成編百卷兩朝同

媿郯錄中興而後惟建天章一閣以藏祖宗御書今行宮大內之後萬松嶺有地舊名天章閣日曆載紹興十九年從義郎趙子欽投進太祖御容一軸赴天章閣收奉訖　咸淳臨安志祖宗諸閣在禁中藏祖宗御書圖籍寶瑞置學士直學士等員惟天章閣以奉列聖御容南渡重建不以除官蓋天字非臣下敢稱亦以神御所在不可與他閣例言也　玉海紹興二十四年二月實錄院奉詔編次徽宗御集成上之翰院擬撰閣曰敷文書成凡詩百九十有五宮詞二百賦一序十二記十碑四策題九文七樂章二挽詞二十七雜文十五詩解九論語解一道德經解八南華沖虛經解二十聖濟經十科儀二政事手札千三百五十邊機手札二百四十四通為百卷上御垂拱殿再拜受書親製序冠於篇首權奉安於天章閣又開禧元年實錄院上高宗御集一百卷

殿闢打麥先農務臺設觀耕事灌耡蠶箔傳來今不舉閑他蠶館女尚書

女紅餘志季節為麥戲　宋史禮志紹興二年上謂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稻欲知稼穡之艱難又命臨安府守臣度城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建思文殿觀耕臺神倉及表親耕之田　又紹興十五年太常寺丞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累朝宮蠶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不果行　攷舊制皇后親蠶女尚書著鞠衣佩璽陪乘

餅餌生香餽幾枚水沉黏瓣製徘徊兒家自點梅花粥露溼親封小蕊來

夢粱錄徘徊花貴宮家以花片製作餅兒饋送　誠齋集玫瑰詩別有國香收不得詩人薰入水沉中　傳是樓類書鈔本宋時有梅花粥楊誠齋云蜜點梅花帶露餐及脫蕊收熬粥食之取其助雅致清神思也　山家清供誠齋梅粥詩脫蕊收將熬粥吃落英仍好當香燒

曲頸當胸斜按嬌雲鬟面子數峰描舊京式樣都零亂賸有清歌大海潮

箴衍集孔尚任大海潮小忽雷　兩琵琶歌其一龜鎰[illegible]同身前剪犀鏤牙如縷纖竹上雙鳳蹋盤螭屈尺曲項[illegible]飾雲[illegible]樂壽生三十六峰尤

奇特橫挾不起斜按難滿輪明月遮胸臆大者名為大海潮南宋遺傳今到北　東京夢華錄教坊樂部前列拍板一行次一色畫面琵琶五十面

薄綃舊染露珠香宮樣新翻梅雨涼底事頻誇天水碧曾無北紫鬬遐方

紫桃軒雜綴陝石人積梅雨水以二蠶繭繰絲織紬有自然碧色名曰松陰色享上價此法本宋寧宗宮禁亦有為之者一時號為天水碧天水本趙宋郡望碧者逼也不幾果有航海之應　通雅淳熙中北方染紫極鮮明中國亦效之謂之北紫

東都登頓下江南霜鬢風鬟意不堪文筆誰宗易安李秀齋方與鮑清菴

貴耳錄李易安居士趙明誠妻南渡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詞有於今憔悴風鬟霜鬢之句又清菴鮑氏秀齋方氏淳熙間二婦人文筆可繼易安之後　詩說雋永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四六談麈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深悲婦人四六之工者

愁向天津聽杜鵑宮姬鴉鬢已堆殘忍聽笛吹南來怨三十六宮秋艸寒

志雅堂雜鈔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參政餞之木蘭花慢云歸人猶未老喜依舊著南冠正雲暗清溪雲淡芒碭夢落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鬼門關多少秦煙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從不見吳山回首一歸難[illegible]故國黍離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府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容齋題跋北人張侍御有侍兒意狀可愛乃宣和殿小宮姬也翰林吳激賦詞有仙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在天涯之句　詞品南渡後有題聞笛玉樓春詞於杭京者云玉樓十二春寒惻樓角莫吹寒玉笛天津橋上舊曾聽三十六宮秋艸碧昭華人去無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聲落盡短亭花無數行人歸未得

宣和名豔舊時嬌煙墨青螺著意描淚溼臨安來市上鶯花蕉翠可憐宵

玉照新志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客臨安時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illegible]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曾聞秦妙觀否妾是也雖掩抑困頓而聲音舉止固自若也　畫史會要戚陳顯工仕女泥面每用北螺青或煙墨水淡開靜之青蛾鬢白

波含木葉洞庭秋院體新評御筆収誰畫江南好煙水
園前第一數營丘

妮古錄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艸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乃宋畫院試題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　居易錄畫家有兩李營丘北宋李成人皆知之南宋李永亦稱營丘知之者殊少王穉登云李營丘以山水擅名為宋畫院第一謂永也　寶顏堂筆記武林地有瑞園前者宋畫院故址也

賞識誰云定李唐折蘆蘭葉在豪芒南朝畫記何人續
一一名圖發妙香

畫鑒宋南渡畫院諸人讓於李唐蓋加賞識　夷門廣牘梁楷撇捺折蘆描　珊瑚網馬和之蘭葉描　[illegible]陳德輝續畫記一卷高宗建炎至紹興紀述諸名家一百五十人按是書今不傳　書畫彙考南宋畫院李嵩南宋錦耕圖長夏江邨圖馬和之關睢桃夭葛覃等圖蘇漢臣嬰戲米佛像日月珠幢像羅漢菩薩像[illegible]漁湖石海棠圖水仙詠梅圖楊仕賢山水[illegible]合圖[illegible]照殿紅山茶圖[illegible]圖吳炳春池睡鳥圖鴛鴦瑞蓮圖折枝寶物畫[illegible]松[illegible]石圖孫芝仙女圖劉松年耕織圖馬遠石鼎聯句圖赤壁記曲圖[illegible]邀月圖馬遠醼魏仕女圖祝雞翁圖梁楷孫子牝牡八駿陣圖世室明堂宗廟位次圖夏珪柏人宵征圖秋風紉谷圖溪橋暗雪圖夜歸[illegible]圖陳居中落日照大旗圖王輝款衣圖韓祐竹鷄圖朱[illegible]花待雪圖[illegible]泉圖陳清波三潭印月圖蘇堤春曉圖石屋烟霞圖貝葉注經圖孫覺撲蝶仕女圖香紈仕女圖胡彥龍北方毘沙門天王像諾矩羅尊者像按增天王像天龍神鬼像散花神女像魯宗貴竹枝山鵲圖梨花白燕圖王嵩圖錢選[illegible]魚圖陳可久柳絲魚影圖蘇[illegible]事蹟圖[illegible]友諒春山圖徐道廣華清宮圖李德茂白鷴圖錢師顏繡佛圖史顯祖[illegible]泉圖[illegible]師圖朱光普[illegible]家迎婦圖秋山圖朱紹宗[illegible]蘭亭圖[illegible]圖李[illegible]澗圖閻房石橋圖劉宗古詩女圖范彬[illegible]仲綵球蓮交頸鴛鴦圖　按西湖志餘於書院諸人著錄寥寥予友厲君太鴻輯南宋畫院錄八卷備載題跋蒐羅甚富洵亦掌故之一助也

國香零斷失清芬本穴浮根思不羣最憶酒邊花下客
永緘愁滿賦湘雲

雲溪詩評趙子昂宋宗室入元人題子昂畫蘭云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艸遍天涯蓋譏之也　遺民錄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州人為太學上舍應宏詞科元兵南下扣闕上太后幼主疏辭切直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堂曰本穴世界以本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為人奪去汝猶不知耶　鐵網珊瑚趙子固以端王孫負晉宋間標格愛作蘭蕙酒邊花下率以筆硯自隨　畫史會要子固善水墨白描水仙梅蘭山礬竹石　蘋洲漁笛譜周密題趙子固凌波圖詞調香流落[illegible]江水到今清[illegible]水空天遠應念礬弟梅兄渺渺魚波望極五十絃愁滿湘雲

冷葉疎枝劇可哀空傳奉勅寫邨梅同時困頓南遷客
破費胭脂幾許來

春雨集楊補之先世所居蕭洲有梅臨之以進徽廟戲曰邨梅南渡後紹興中嘗畫作疎枝冷蕊清意逼人自署奉勅村梅而徽廟不及見矣　已集編畫梅有名者如宋時揚補之作梅自負清瘦有持入德壽者內中頗不便於逸興謂曰村梅之因自題曰奉勅村梅云　續書畫題跋記李唐初至杭無所知賴賣畫以自給甚困有中使識之曰待詔作也遂奏聞唐之畫杭人即貴之唐有詩曰雪裏烟邨雨裏灘為之如易作之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蟹臘蛇王藏畫籠花鬚魚鬣戲銅鉦年來不覩承平事
想煞王生與戴生

癸辛雜識杭都戲事王水嬉以髹漆大斛貯水小銅鑼為節凡鰻鱉鰍魚以名呼之浮水面戲畢而謝　于生畫花鳥人物千餘事定名中物如花鬚魚鬣燕翅之類纖細微妙無不中之太廟前有賣蟲蟻者數千種最大者長數尺如殿蟲呼為蛇王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其技存耳紛[illegible]之技有道人負一籠視之皆枯蟹多百餘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蟾或赤黑紺斑如瑇瑁或鏨如萬錦其一上有金絲皆平日目所未覩

花傳佳種玉瓏鬆並蒂鴛鴦亦著紅更有蕭寥江路客
宮梅不與野梅同

盤洲集偶得梅一種疎枝清香附萼之花五出與江梅無異但花色微紅而五出之上復有一重或十葉或九葉他皆並蒂館之賓俗呼為鴛鴦梅　風月堂雜識玉瓏鬆浙中謂之睡梅　圖繪寶鑑丁野堂名未詳住廬山清虛觀善畫梅竹理宗因名見問曰卿所畫者恐非宮梅對曰臣所見者江路野梅耳遂號野堂

風騷散佚罕流傳力購開雕讀御前空費元嘉詩禁密
紛紛箋注闕新編

六研齋三筆思陵極愛蘇文詞少嘗全集刻之禁中　庚溪詩話孝宗愛蘇軾文乾道中梁丞相叔子侍講席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示之　施註蘇詩王註正譌云分類蘇詩註計二十二卷舊刻永嘉王十朋龜齡纂集　洪武蘇州府志顧禧字景蕃吳郡人不求祿仕居光福山絕迹閭閻有司以遺逸薦不起嘗與吳興施元之注蘇子瞻詩行世　吳興掌故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註東坡詩四十二卷與吳郡顧景蕃為之元之子宿排廣為年譜陸放翁序　錢唐志[illegible]宿有註坡詩以海陵顧註為祖而益以他註與戰國策皆欲刻而未成

江南黃葉亂秋空
偶感哀書野寺中
遺藁不勝三致意
無邊風月系文忠

六研齋筆記武林湖鳴寺有宋思陵賜[illegible]製劉漢臣詩野寺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側露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此蘇子瞻詩也起句第二字是水字不知何以改作寺字[illegible]思陵博學詎不如是當由一時於寺中偶御筆書之以賜劉氏寺中欲假以為重乃改寺字勒石以侈宗觀耳　玉海乾道九年[illegible]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內贊不數想高風恨不同時艤卷之數摘以賚詩選德殿書賜蘇嶠　又宋史有詔贈太師　朝野雜記[illegible]嘗曰子瞻以風月為無盡藏也　雅愛蘇文忠居常止稱子瞻或稱東坡　宋史本傳高宗即位贈蘇軾資政殿學士諡文忠

峰攢千疊臥犀泉
山水清居好咏禪
去住老僧休作偈
菜園新詔賜嬋娟

咸淳臨安志臥犀泉鄭清之靈隱天竺詩集序云若夫玉巖青壁犀泉龍泓峰攢千疊松排萬株山之境地擬此則青[illegible]臥犀泉皆在靈隱天竺之間　隨隱漫錄閻妃以特旨奪靈隱寺菜園為功德寺住持沖凝絕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欲住不住被住云云　成化杭州府志臥犀泉在醴泉側

道學誰將倡咸朝
獨聞忠讜冠羣僚
清居賸有風徽在
至竟人呼博士橋

萬曆杭州府志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李舜臣之子宋寧宗嘉定四年舉進士歷轉運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遷對有恐尚道學之語稱旨遷武學博士嘗寓居武志坊巷以修武志故名其橋為博士橋巷曰武志坊

十里山堤散客襟
芹芽菰米趁幽尋
雲飄初汎蓮花院
第一泉香記小林

誠齋集過臨平蓮蕩詩人家星散水中央十里芹菰飲香相得薰風端午後荷花世界柳絲鄉　咸淳臨安志蓮花井在小林蓮花院范令光記臨平山後數十里井鹵惡余客小林訪南敬汲其味略同與范右之蔡及之納涼蓮花院院有三井知僧就勝僧指露井最良余亟取以瀹茗清甘寒冽自是日走僕是奴二甌嘗新不輕費品此泉為小林第一

荊山嶺半白雲開
水面橫斜盡野梅
築得圖蕉香裏住
隔橋支杖一僧來

西溪梵隱志春雪菴在荊山嶺左淳祐中沙門照春號雪山結菴靜攝有樂靜堂植梅花

砌出山城輦道長
翠華頻幸過琳堂
一十（平）八里秦亭路
祇奉宸遊入禹航

西溪梵隱志西溪西下鋪路皆輦道石平如砥　浙江通志歷方井法華秦亭等十有八里為南宋車駕入禹航洞霄宮輦道　又靈隱志有輦路路砌為城者南宋時為翠華臨幸也　徑山集接待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顯仁皇后高宗皇帝皆常遊幸御書龍遊閣扁牓

蒸辟清幽圖史安
香生衣袂滌秋蘭
舊時寫出桃花扇
小種歐虞秀可餐

佩楚軒客談余懋桂字一之雅標度能歐書受知賈似道晚居西湖南山中築蒸辟山房左琴右鶴中設圖史古奇器客至撫摩諦玩清談灑灑每肩輿入城幅巾深衣飄飄然若神仙然　絕妙好詞箋房李彭老商隱有小蒸辟山房詞調寄高陽臺石笥埋雲風篁嘯晚翠微高處幽居細香窩開一點塵無綠深門戶啼鶯外有堆床寶晉圖書儘蕭閒淨几臨窗滴露研朱舊日時曾寫桃花扇弄霏香秀筆春滿西湖松窗依然[illegible]盡永綠玉塵風流在更秋蘭香染衣裙照窗明小字珍瓏東見歐虞

南湖老去管風花
小部新聲別院誇
寒栗香荁有清供
銀絲一鼓勝箏琵

功甫玉照堂詞南湖老矣無襟度但尊前嬉歸醉飲　紫桃軒雜綴張功甫豪侈而有清尚嘗來杭州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為新聲所謂海鹽腔也　誠齋集木犀初發呈張功甫詩[illegible]風露[illegible]寒粟白鈿兒童拾落金　武林舊事約齋桂隱百課自序淳熙丁未秋余舍所居為梵刹爰命桂隱堂館橋池諸名各賦小詩總八十餘首慶元庚申歷十有四年之久匠生於心指隨景變移徙更葺迄無全圖刪易增補得

詩凡數百綱舉而言之東寺為報上嚴先之地西宅為安身攜幼之所南湖則管領風月北園則娛燕賓親亦菴晨居植福以資淨業也約齋晝處以助老學也至於暢懷林泉登賞吟嘯則又有眾妙峯山包羅幽曠介於前六者之間區區安身嘗靜之志造物亦不相負矣或問余曰造物不負子子其惡負造物哉釋名宦之拘因享天然之妙適要當於筋骨未衰時今了三仕中朝顛華蔚孫涉獵總無十二旬如之何則可余應之曰仕雖多不使勝閑日余之願也余之幸也敢不勉旃壬戌仲夏張鎡功父書

東寺廣壽慧雲　大雄尊閣千佛像　静高堂藏室　真如軒種竹　西宅　奎閣安奉四朝被賜宸翰　德勳堂祖廟以高宗御書二字名　儒閒堂前堂用忠詞取名　現樂堂中堂用朱嚴語　安閒堂後堂　賞正亭山水　瀛巒勝處東北小堂前後山水　綺互亭有四可軒　柳堂花院　應鉉齋筑群山翁卧故名　張深淑告詞中名　宴頤軒　尚有軒　亦菴　法寶千塔鐵鑄千佛藏經千卷　如願道場藥師佛壇　傳衣軒寫經寮書華嚴等大乘諸經　約齋　泰定之軒　煙波觀南湖　御風橋十間　瀾春堂牡丹芍藥　杞菊亭　天鏡亭水心　星槎舟名　鷗渚亭　汎月閣　北園　群仙繪幅樓前後十一間下臨丹桂五六十株盡見江湖諸山　桂隱諸處總名今揭樓下　清夏堂　玉照堂梅花四百株　蒼寒堂青松二百株　艷香館雜春花百餘株　碧宇修竹十畝　水北書院對山臨溪　界華精舍夢中得名　撫鶴亭近松林　芳州亭臨池　味空亭臘梅　垂雲石高二丈廣十四尺　攬月橋　飛雪橋在梅林中　芙蓉池紅蓮十畝四面種芙蓉　恣珠洞酴醾二十五株　珍林雜果小園　涉趣門總門入杉逕　安樂泉竹間井　杏花莊村酒店　鶴泉井名　眾妙峯山　詩禪堂　黃寧洞天　昜白軒置香山畫像并文字　文光軒臨池　書葉軒柳二十株　綠書軒木犀臨側　俯巢軒高檜側　無所要軒　長不寐軒　摘星軒　餐霞軒櫻桃三十餘株　讀易軒　詠水軒道德經　凝薰軒　楚佩亭蘭　宜雨亭千葉海棠二十株　大流水　聽鶯亭柳邊竹外　滿霜亭橘五十餘株　千歲菴仁皇飛白字　恬虛菴　凭暉亭　美笑亭　都微別館誦度人經處經乃孝宗御書　水滿　漪嵐洞　施無畏觀音銅像　登雲堂面東　金竹巖　隱書巖石五仙書在巖穴中可望不可取　古雪巖　新岩　疊翠亭在林中容十許人坐　釣磯　菖蒲澗上有小石橋　中池養金魚在山澗中　藏丹谷　珠旒瀑　煎茶磴　右各有詩在集此不係錄　雲濤潑墨張約齋鎡喜延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盃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好又要有正味衆謂鱠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彈離騷始知銀絲琴弦也調和好調弦也有正味今益取淵明琴中有正味之意也　案張功父園在南湖即今城北白洋池也

去國靈芝寓遠垌故人落落似晨星歸來空谷風流甚
賸有青山幾疊青

四朝聞見錄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圖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學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於世　道考纂略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　太平清話朱紫陽向深傳吳道子筆法　朝野雜記紹興己卯高宗命召先生乞祠俟滿日赴行在劉忠肅除御史籍溪胡先生赴秘書正字先生以詩寄之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又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玉印荒江售釣師御名重識涕漣洏舊傳易運東都事
先有爻辭兆德基

樵菴小乘淳熙中明州士人渴曹娥江見漁舟持巨鯉買得作膾腹中得小玉印有二字不能識以五千得之後為德壽宮提舉佩腰間光堯見之曰汝何以得此具以聞上悽然曰此我故物京師玉冊官鐫德基二字建炎避敵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不意復落吾目　坦齋筆衡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口××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殿東壁其略曰始建九基高宗御字德基也曰紹興德壽謂紹興年德壽宮也曰承太乙備壽盡在陽九之數高宗聖壽八十一歲也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徐推求在天數者果不可逃歟

彝鼎雲雷致鑒精相傳薛篆與張評煙江莽蒼言詞婦
劫火消殘百感生

張掄紹興古器評紀紹興內府諸器凡二卷掄字材甫南渡故老好塡詞應制極其華艷每進一詞上即命宮人以絲竹寫之譜同曾覿吳琚輩唯柳梢青西江月壺中天酹江月諸篇上極稱賞賜賚甚渥掄曾見汴都之盛每多感慨惜艸堂花間諸選不多錄也見許後毛晉跋　歷代鐘鼎款識南宋錢唐薛尚功手摹款識之文凡二十卷筆墨最為精妙其詩論有出於博古考古二圖之外者此卷流傳不專一氏近未有刊本明季南州朱謀垔始序而刻之前有張爾綱孟頫楊伯嵒周密柯九思韓王倫徒泰不華王行周伯溫豐坊諸跋字皆題其墨跡也　瑯嬛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父解曰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汝殆得能文詞婦也　漱玉詞附載李易安金石錄後序述購求之始品鑒之精及遭亂後遷徙之難散亡之易比再至臨安大略盡失因存此錄以存其名

爭來南曲索煙花退舍生多近狹斜不道東風花有主
空教分帖野猫家

夢梁錄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惟以雜劇為正色又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稱心梅醜兒錢保奴康三嬢桃師兒沈三姐等及私妓如蘇州錢三姐七姐李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婦朱三姐呂雙雙十般大胡憐憐婺州張七姐蠻王二姐茜羅白二姐大白楊三媽舊司馬二嬢侯補陳三媽錢庁張三嬢半把傘朱七姐轎番王四姐火雞胥大二媽浴堂徐六媽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彭新等後輩雖有

歌唱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　貴耳錄成均舊規引試凡先在二等而今在四等謂之退舍　又學舍燕集點妓各齋集正出帖子用齋印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祗直燕集專有一等野貓兒卜慶等充報　深雪偶談許左之爲飲妓坊欲卿之妓密有所權在矣許賦詞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放盃下酒杯乾便歸去蓋紹興間籍太學休澣日湧遊酒邊作也

一餉湖亭瑤席通春風憶煞舊璁瓏城南路接橋南樹聽玉瓏璁便不同

歲拙藁湖亭席上贈商素詩一曲春風已檀塲淺蛾翠低轉更傳觴令人憶殺香山老舊日瓏璁也姓商　能改齋漫錄有士人不欲書名嘗於錢唐江漲橋爲狹邪之遊作樂府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樹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笑嬌紅軟碧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爲雲爲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復收河南士人臨而不返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報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熏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玉牌狼藉冷香塵小閣空餘佛火新歌斷紅兜楊鐵史

柳絲風漾不勝春

堅瓠集云梁溪楊仲弘載一日游鳳皇山過宋大內獨步微吟至披香閣舊础玉牌一事上有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住和煙搭在玉闌干爲之憮然　瞿佑詩話元毀宋故宮爲佛寺西僧皆戴紅兜帽故楊廉夫宋故宮詩用紅兜兒爲韻

名錄登科決兆先蛛絲紅硯墨花牽天家結網非無效

一榜爭看忠節傳

歸愚集紹興戊午五月余與妹夫章道祖待省試於臨安之資國寺所用硯上結成蛛網衆以爲登科之祥已而果然　筠廊偶筆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一甲第一名文公天祥第二甲第一人謝公枋得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陸公秀夫忠節萃於一榜洵爲千古美談

四水先生事退潛蒼華鬓冷貌清恬繇思自擬蘋洲趣

笛譜兩鄉一再拈

剡源文鈔云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父大受姻婭遷依之居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籞外湖之泉以爲流觴湖水大受捐其地之西偏以居公謹故公謹亦爲杭人　牟巘集有題周草窗畫像云宋運既徂杭有弁陽周草窗志節不屈槩其自贊之辭可槩見焉其像藏長

洲沈氏　絕妙好詞秋崖李萊老寄弁陽翁詞云蒼華鬓冷笑瘦影相看如竹　詞綜周密詞名蘋洲漁笛譜　按鄭元慶湖錄云四水舊者湖城以苕水餘不水前溪水北流水合而入於郡霅溪故名四水舊人詩四水交流雲霅靜是也按然則四水乃湖之地名公謹生於湖中年雖遷杭晚仍歸老弁山又號弁陽老人則四水潛夫之號亦猶是耳　大滌洞天記杭城癸辛街楊府瞰碧園有茂林修竹之趣

小架紅亭碧水環上元明月玉簫閑愁聽稺柳嬌黃後

不忍重過昭慶灣

霏雪錄元師夏謹齋若水居錢唐西湖之昭慶灣第宅百餘間乃故宋謝太后歛涼亭如碧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湖山清觀等皆宏麗特甚又架船亭水中每元夕諸堂皆施五色簾放華燈上下輝映　花艸粹編湖海紀聞迺故太學生詞云稺柳嬌黃全未禁風雨稺柳謂幼君嬌黃謂謝太后

衣冠南渡纂興亡回憶東都舊事荒澒洞忽吹塵世換

玉海王偁上東都事略百三十卷其書擬取五朝史傳及四朝實錄附傳而微以野史附益之　野處類藁上東都事略啟薦劄子王偁之父賞在紹興中爲實錄修撰偁承其緒餘刻意史學斷自太祖至於欽宗上下九朝爲東都事略

濃花淡柳說錢唐

竹山詞乙亥閱夢華錄齊天樂詞云華胥仙夢未了被天公澒洞吹換塵世淡柳湖山濃花巷陌惟說錢唐而已

南宋襍事詩卷五

嘉善劉子瑞手錄
武林芹香齋摹鐫

南宋襍事詩

錢唐厲鶚太鴻

野店新興駐六軍。開基節建兆初聞。試聽一夜臨安雨。便是天邊華蓋雲。

（清波雜志高宗自相州渡河初程宿頓閘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宋室中興其命維新又建炎初符瑞如冰泮復凝紅光如火雲氣華蓋其類不一　揮麈前錄政和二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水表進言本宮舊照正月初四日爲勅業之日修設齋醮乞賞節名開基以永崇奉詔從其請紹興中孟若水又以前績自陳仰惟太上皇帝中興再造復在南都豈偶然哉　揮麈餘話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蔡京得旨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窄聖訓曰亦不覺窄但卑濕耳然自亦有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求安　三朝北盟會編紹興二年還臨安府以奉國寺基）

麗正門開散瑞煙。六更纔罷雁行聯。別拋柘彈驅鴉地。高綴金鈴放鴿天。

（鼠璞行在南內門名麗正北蓋取重離麗正之義　豹隱紀談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梆鼓交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

入所謂六更也　四朝聞見錄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山之中林木蓊如鴉以千萬噪鳴聒天高宗在汴無山未嘗聞此則大駭命內臣張去爲領修內司諸兒張彈射而驅之臨幸未嘗闕未幾復如初　又云東南之俗以養鵓鴿爲樂內侍畜之尤甚或以金鈴於腰風力振鈴如雲間之佩）

景靈恭謝駕初回。帽插宮花繡作堆。除目傳宣休覆奏。昨宵齋殿降恩來。

（隨隱漫錄景靈恭謝駕回宰相以下皆簪花　學詩初集觀景靈宮恭謝詩云不比常朝添覆奏親來除目十餘家自注常朝除目還奏而後出劄惟齋宮免　宋以宋景靈宮在錢唐門內北即今演武場地）

渡江以後說繁華。非復唫梅處士家。堤上風開及第柳。山中春到狀元花。

（藏一話腴葉紹翁春日湖上詩飛鵠鳴鑣鼓吹喧繁華應勝渡江前吟梅處士今還在前任孤山兩許年　雪舟脞語葉湖上春晴詩楊柳也如新及第向人爭舞綠羅衣　咸淳臨安志徐清叟滄浪亭和御製詩衛湅細尋梅從自枝頭看見狀元花）

貌取湖山玉色愉。蕭郎絕筆院中無。調鉛殺粉經營極。勅寫天家瑞應圖。

（清容居士集蕭照江山圖詩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　清河書畫舫蕭照中興瑞應圖前後凡六卷）

進御麋丸鈔手供。首教小米搨雙龍。輕煤第一黃山產。歙卻蒼蒼九里松。

（老學菴筆記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新安戴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於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

柳色青青食已寒。香車菜市客爭看。紅亭醋庫橋東住。心似桃花一樣酸。

（武林舊事清明前三日婦人淚妝素衣提攜兒女若玉津富景御園包家山之桃關東青門之菜市東西馬塍靡不游勝極意盤遊　咸淳臨安志紅亭醋庫在菜市橋東街面西北）

祕省蓬瀛儼帝居。風籤萬軸獻來初。牆西措大窮寒甚。

只讀江東陸氏書。

（中興館閣錄祕書省蓬萊碑起居舍人李燾書　揮麈前錄太上南渡詔求遺書諸宮若凡數人奉罷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目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祕所藏多年見山陰良備矣　夷堅志乾道初內侍陳源居在祕書省東連牆起樓樓下築堂每宴客張樂必於其處有閣士獻書驚之曰宅西正是三館職多窮寒措大深入富貴於不常以佛犬故能害我是後遂不復宴）

東閣芬氳裊繡羅。雲頭香浹本宮和。如何張趙爲官日。皁莢胭脂用不多。

（齊東野語宣和時常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製之所謂東閣雲頭香也　老學菴筆記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皁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尊爲隆祐過江年。黑竹輿中后諭傳。一自苗劉多事後。都人總戴孟家蟬。

（揮麈後錄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爲厭勝之獄詔廢處道宮思陵中興尊爲隆祐太后孟后祖名元易元爲祐字　又云苗劉兵殺內侍

（晉制上為內禪之事太后乘黑竹輿留諭以上仁孝曉夕思念二聖欲復讎雪恥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可讀滿台衣服畫作雙叉蟬目為孟家蟬識者謂蟬有禪意久之竟驗 白石集觀燈口號遊人總戴孟家蟬爭託星毬萬眼圓鬧裏傳呼大官去後車多少盡嬋娟）

簇毬吹笛共流離。中瓦鉤闌又此時。檀板一聲雙淚落。無人知是李師師。

（汴都平康記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李生門第尤峻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綯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白獺髓中瓦前娼戶李博士 案中瓦通後市街）

硬雨分明似李梅。無端太學瓦皆摧。儒官諱道天飛雹。祭酒應為捕酒來。

（新渠錄紹興十七年五月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儒官申朝廷不可言雹稱硬雨 清波雜志紹興間張扶少持改國子祭酒時祭酒虛位亦久前騶接呼赴監供職學前居民驚懼曰官來捕私酒傳以為笑）

錦褾裝池數榷塲。百花樓閣五文章。鴛衾官庫留遺物。

隱約風懷記蜀和。

（輟耕錄宋高宗渡江後榷塲購求為多錦褾如克絲作樓閣百花攢龍五色錦千文之類 又云高蜀和錦被接繡成被頭作二人如雲雁樣與之謂鸞鳳也楊元誠太史言其時聞尊人樞密公於宋官庫親見之）

沈家丞相歌喜樓。滿地香雲五體投。猶勝申王格天閣。十分環侍品茶甌。

（三朝野雜記沈丞相該為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 清波雜志朱伯賢為秦伯和侍郎壽詞咸瞻格天閣見十分環侍尊前嗚瑟案茶甌試論更良夜沉沉細酌）

籠袖嬌饒嬾不勝。琵琶槽面撥輕冰。趙家小景佳山水。畫上春衣雲色綾。

（太平清話錢唐宋行都男女尚嫵媚號籠袖嬌民 畫繼紹興間一時婦人服飾及琵琶槽面所作小景山水實以為佳號趙小景）

傾國名花一首詩。御前草聖墨淋漓。芙蓉玉貌描添綫。休遣君王怒淨師。

（遊名山記皋亭山崇嚴院僧淨師紹興初被召作草書名花傾國兩相歡宋主不悅賜罷 子素集高宗二劉妃圖詩秋風落盡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蒂開留得君王不歸去鳳皇山下起樓臺 繡事備考尚永夫人劉氏畫用奉華堂印 有宮衣疊綫繡次卜圖補袞圖宮繡圖）

小雨春寒白晝長。杏花紅遍錦臙廊。熏爐巧樣姜娘子。細炙龍涎幾品香。

（居易錄南宋姜娘子善鑄銅器 佩楚軒客談浩然齋有古龍涎香自復古齋思東閣璿英勝古清觀清燕閣古以下凡數品）

東朝鑾馭朔方歸。南面方知樂事稀。可惜岳將軍不見。深宮只著道家衣。

（一老堂雜誌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上曰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后姪女韋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令用上語 七修類藁韋太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耶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在宮中道服也）

花市爭先競買栽。朱門尤貴看新梅。錢唐湖上春風蚤。

九月疎花對菊開。

（西湖梅譜錢唐湖上早梅花子書重陽日覩折之有橫枝對菊開之句行都賣花者爭先為奇冥然窖熏蒸令拆強名蚤梅終瑣碎無香）

硯童侍立太師窗。夙構佳文未易降。貢院無煩戴蓋帽。紫綾冊裏士無雙。

（朝野遺紀程敦厚子山為中舍時秦檜薦之一日呼入內閣坐候終日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曰聖人以日星為紀賦末有類貢進士學生秦塤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幾欲誦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回測也及數日差知貢舉乃大悟以此命題乃孫塤果首選 老學菴筆記秦太師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疎櫺謂之太師窗 夢粱錄知貢舉士入宮皆戴蓋帽乘馬鞍橋貢院 三朝北盟會編檜小奴硯童娛兒）

方響敲殘事可驚。玉堂天子出青城。傷心祭了紅鸚鵡。無復重呼萬歲聲。

（外史徽宗是玉堂天子不聽玉皇說法謫降人間 楓窗小牘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應上曰呼萬歲 宣和間有小金牌有白和二字因以索絜置之比上膳常呼鸚鵡人呼下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敢萬歲蓋猶思君也及北遷以此娘引樂者放鵡以舊）

格相呼高宗為罷膳迨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為文祭之云金距綵囊何意朱紫乘軒驂散繡羅闌干不遠長江來自汴水涯然別附曰忠自矢謝歸雲端殺身禁衷每呼羞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寧誹似云胡委羽歸塊鶺鴒尾借鑑有鳥來朝無雉鴝肯為儀歷仍謹紀尚饗

東青門外九宮壇歲歲明禋走從官記取石湖齋宿句窗風隙月不勝寒

（徐一夔宋行宮考九宮貴神壇在東青門外一里　石湖集次韻尹少稷察院九宮壇齋宿詩帷帟黑蕭蕭共一饗吏方綿禮蕆公自將詩壇隙月窗牀近窗風冽尖寒鴉鳴不恐散端為今宵難　方輿勝覽九宮貴神太乙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

談史堪嘲王與之舌端今古盡傳疑一時煙粉偏欣聽鐵騎兒兼銀字兒

（白獺髓行都紹興間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彥樊屠尹昌也彥乃皇城司快行屠乃市肉昌乃傭書有無名人賦詩曰戚彥樊屠尹彥時三人共坐說兵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乃說書史人　都城紀勝說話有四家銀字兒謂煙粉靈怪傳奇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

尚食遙供泛索拼繡紅巾上合衣擎餛飩不熟伶官進棘寺應推丙甲生

（夢粱錄大內進膳有紫衣裹腳幞頭者謂之院子家托一合用黃繡龍合衣籠罩在手擎　條絲羅繡手巾進入若非時取索名曰泛索　霏雪錄宋高宗時饔人論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寺高宗問故優人曰餃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饔人）

蠻王獅子綴來齊九日花餻簇可題御容陳詞天一笑孟嘉陶令一身泥

（武林舊事[illegible]蠻王獅子於上　詞苑叢談康伯可附會秦檜求進為十客中之一[illegible]應制詞重九遇雨奏教坊口占望江南云茱萸胖菊蕊溼滋滋落帽孟嘉尋箬笠休官陶令覓蓑衣兩箇一身泥上大笑）

春來湖上兩高峰滴粉搓酥夢裏逢修態橫生花誥筆此詞應是為張穠

詞綜王仲言云天台左譽與言名之後錢唐幕府樂籍有名姝張穠者名穠色藝妙天下君顧頤之如雅雲滴水滴粉搓酥行後穠委身立勳大將家易姓章疏封入國紹興中寬官行闕訪西湖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中觀一麗人搴簾顧君而頰早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君悵然猶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　清波雜志曾得一謁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矚思私室併修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橫生芳姿和適云云紹興間權外制某人行　三朝北盟會編張俊妾張穠錢塘名娼也知書寫代俊文字封榮國夫人

和議初成遣使車御容收得向龍沙白龜池屋秋風冷手著叢書記禁花

（兩浙名賢錄朱弁字少章婺源人高宗遣使問安兩宮為通問使十二年和議成始得歸獻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所述北方事狀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未幾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　朱弁曲洧舊聞木香紹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得之相贈遺今則盛矣　夢粱錄白龜池在錢塘門裏沿城脚）

清修尼寺靜焚香傳是中宮賜寶坊還有藕花洲畔女翠深不礙宿鴛鴦

（咸淳臨安志清修尼寺在崇新門外右廂寨前紹興間顯肅皇后建仍賜額　又云臨平山下有藕花洲即鼎湖也　夢窗丁稾題藕花洲尼扇詞翠深不礙鴛鴦宿采菱謳冷當時曲）

汝甆古鱓祕深宮修內司窯範更工提舉昨朝新進入青花不與外間同

（格古要論[illegible]汝甆鱓引　輟耕錄南渡邵成章提舉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

閒看鷗飛下小池影妻猗妾況淒其服膺齋裏諸先輩魁輔何由刻上碑

（鶴林玉露太學服膺齋前有小池忽一鷗飛下容與甚久一同舍生詩云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　清波雜志紹興十二年將太學呂誠之義為上庠錄設唱和詩有影妻猗妾之句　林下偶談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既當國齋中為立碑刻其名[illegible]大字）

南遷事事仿東都曾述江西詩派圖凍近纔成山谷褐臨安猶見典型無

（竹坡詩話呂居仁有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　揮麈後錄舊見黃太史所服絕勝時在臨安呼匠染之始就名曰山谷褐）

玉練槌香破鼻聞薔薇露滑大甌分御前湯賜黃封醞不及秦家有表勲

（武林舊事諸色酒名薔薇露御庫玉練槌祠祭　酒小史秦檜表勲）

繫書錢要十分豐一闋書墻惱至公謝石空誇能拆字可憐身在討論中

（容齋隨筆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崇寧來勅立法度例有泛賞建議討論行下吏部追奪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浸議蜂起無名子改故語云清要無因選舉艱平輓書錢須要十分又云不如歸去作箇閑人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大書而貼於墻上邏者以聞朝議罷討論之舉　二老堂雜誌謝石善拆字徽宗特補承信郎後因范覺民作相討論追奪部準尚書第三子謂石我亦能拆字語之則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也聞者大笑　夷堅志謝石紹興八年來臨安）

層閣森沉白日閒敷文幾語豈難刪虎兒學士空供職憶谷揮毫進楚山

（媿郯錄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宸章奎畫著在簡編崇建層閣以嚴寶藏恭以敷文爲名按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閣之所以名如煥章寶謨淳熙十五年詔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還考敷文則隱其義而無其辭及考雲麓漫鈔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誕敷文德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以爲譏諷是時秦檜當國見之無君之心不可不誅焉　畫繼米友仁便殿賜對因上友仁楚山清曉圖友仁宣和中爲大名少尹遷光充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閣學士　案天章敷文諸閣皆在大內）

東西馬海散如雲出格驊騮空一羣欲使廣南高蔚北詔將牽付殿前軍

（名馬記紹興七年五月廣右進出格馬十匹上留其一餘付殿前司曰馬之良者不必西北　夢粱錄吳越王牧馬於錢唐門外東西兩馬塍其馬蕃息號爲馬海　又云殿前司在鳳凰山八蟠嶺有御書閣凝士堂）

侯門歌舞出都城無奈更衣訴此情似向小屏啼絳蠟輸他三傑丞知名

（夷堅志劉祭俠張淵紹興中以高價往都城買美妾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撻嘗延客環侍歌舞中席淵起更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姬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在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姝慘容不語指燭云絳蠟分明會得　齊東野語范石湖云朝士中姝而有三傑謂韓光碧晁伯谷家姬及趙彥博家姬小瓊也　近體樂府贈趙富文家姬小瓊詞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都無訣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

花來瓊野玉光寒學士喙成傲熱官曉剪春冰送緹騎一枝慶忌宅邊看

（陳氏書錄解題瓊野錄一卷學士洪邁園池記邁甥宋曰瓊野者從維揚得瓊花植之而生遂以名圃　留青日札南宋宦者陳源取瓊花孫枝接於聚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諸家瑤瓊花圃是也地即春秋慶忌宅基　宋鄭覺齋揚州慢瓊花詞記曉剪春冰馳送金蓮露拆緹騎星流）

蕠葉西風翠翦栽新涼氣味蚤相催金錢買得秋多少秋傍玉人雲鬢來

（夢粱錄立秋日都城滿街叫賣楸葉婦女小兒剪如花樣插於鬢邊以應時序　竹屋癡語清平樂立秋詞綠楸翦翠蕠葉西風意歇正玉人雲鬢展無限新涼氣味蠟翦露葉烟柔絕憐不逐宮流寄語多情宋玉悲秋得似宜秋）

天街春暖酒如油爭上和豐豐樂樓銀甕紅呈祥都不解屏問瑞應待人搜

（齊東野語中和和豐豐樂銀杓銀甕錢唐酒樓名　野客叢書都下有銀甕酒瓶或問何謂余考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

夜來歸夢月橫西東閣重窺路更迷傳語郎君新得意酒醒無奈曉鴉啼

（能改齋漫錄汪彥章在蘭苑屢致言者作點絳脣詞或問曰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寓簡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問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家未有本朝屬對之工而熺父子怒以爲輕已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

德壽宮中撰冊新書尚廚尤氏最移人明朝上壽天顏喜

舞五花兒動酒鱗（貴耳錄德壽八十壽皇諧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册楊誠齋尤延之分撰一本進呈壽皇以楊之文聱牙不若用尤之文溫潤　坦齋筆衡尤延之貫穿今古士大夫目為尤書廚　癸辛雜識德壽宮舞譜有五花兒踢腿兒龜背兒）

雨過秋來禁苑西述懷詩格未曾低平生覽鏡雄心在
接骨時聞喚小嵇（庚溪詩話孝宗不忘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詞如新秋雨過述懷云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　兩浙名賢錄嵇清仁伯由汴扈蹕南渡世傳秘術壽皇躬御射時有誤損應期而瘳宮中諺曰小小嵇正能接骨耶）

西蕃名劒敵吳鉤賜出寒光凜素秋展事武臣要重賞
邊功漸近太平州（名劒記紹興六年二月右相都督張浚請降御前西蕃寶劒給賜有功將士　錢氏私誌隆興初賈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以公賞稱累立戰功自宣和以第一次燕山府至紹興年第九次太平州謂朝廷推賞一次輕於一次如其所言只以為邊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詞聞者稱服）

垂衣暇日沐恩波四角金龍押帕羅紅粉抹胸緋裹肚

賚從御退賜宮娥（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乾道既詔臨安府浙漕司所進成恭后御衣有粉紅紗抹胸真紅羅裹肚　癸辛雜識大臣家賜與帝后衣謂之御退衣服予婁舍有御退羅帕四角皆有金龍小印）

鴛鴦飛處兩船橫白玉芙蓉兩朵生請看雙投橋下水
有情無得似無情（古杭雜記宋杭西湖南入路曰長橋宋諺俗名雙投昨讀元馮士頤竹枝詞曰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朵玉芙蓉注云常有情人雙投橋下故長橋名雙投）

甘園地占社壇多大尹忻然不奈何留與花時許好景
水亭四望客經過（玉照新志乾道中趙渭磻老尹臨安時戶璫甘昇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圃磻忻然從命　靜佳集辛亥二月望祭齋宮因遊甘園詩朝罷作雨連天溼花氣熏人到骨香四望水亭無正面有花多處背湖光　案甘園在淨慈寺對）

禁中丹桂月如銀猶有張掄一曲新霜滑玉堦行不得
謫來蓮社作閒人（花菴絕妙詞選張材甫掄號蓮社居士多應制詞有臨江仙咏禁中丹桂　夷堅志紹興末知閤門事張掄赴後殿起居由殿門東廊道背趨下霜滑失足頓坐於地閤門職王朝觀彈奏臣僚失儀若本司官則自奏劾掄竟放罷）

楊監朝天乍卸帆一官一集換頭銜蒲橋暇日攜孫子
幼圃花窠手自芟（行都紀事楊誠齋名萬里為監司將遷歷至一郡郡守宴之官妓歌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之句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守大慚監繫此妓　瀛奎律髓注楊誠齋詩一官一集每一集必變　誠齋朝天集幼圃詩序蒲橋寓居有刳方石而實以土者小孫子沈花窠菜本其中戲名幼圃　夢粱錄蒲橋東一直不通水巷號名[illegible]按蒲橋為誠齋寓居此類甚多皆從來郡邑志所未備）

三橋旅舍寂無譁揭牓嚴宵燭影斜響卜已占婆惜得

試文莫是董公遮（夷堅志括蒼何湛叔存淳熙丁未赴省試館於三橋旅邸揭榜之夕遣僕探候久而不至有憂色因率同輩登橋聽響卜聞河畔婦人呼曰婆惜你得蓋吳人罵婢妾行打罵之詞俗謂之受記非吉兆也湛獨喜曰可賀我矣吾小名正為婆惜僕至果中[illegible]例　坦齋通編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公試卷中有用董公遮說漢王事以公遮為三老之名　夢粱錄衙前南曰軍將橋次曰三橋子）

曾到郊壇淨明御題易安齋類虎丘山劈開溪石尋微徑
窗外江光一抹間（二老堂雜志易安齋溪石如鑿開勢類虎丘之劍池但小耳上有數亭傍結小菴僧容齋自號巾望湖江際天如發雞籠也僧宗表年八十一上邑郊種竹齋往往游之至今該御扁而皇城司遣親事官為閽者　案易安齋在龍山郊壇側淨明院內近慈雲嶺）

記得明堂舊例無誤宣鎖院噪宮烏紫霞帔接紅霞帔
慶慶堪憐作受奴（玉堂雜記禁中以鎖院為重淳熙三年慶壽赦凡宮人合加恩者用辛巳明堂例免鎖院九月三日中書進熟狀嗣王恒恩平郡王璩永陽郡）

王居廣並加食邑以已降付院草制內夫人失於詳閱宣鎖陳直院明日內批付密院典字直筆吳慶慶降充紫霞帔不令供職主管大內公事慶劉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蓋懲其誤也　留青日札紅霞帔宋宮人品名紹興間如張瑱兒馬十一娘張正奴劉翠奴之類又有紫霞帔于愛奴

瑞石山隅帝式憑祧遷九室亦同升摩睺羅自平江進原廟花樓又試燈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復本室焉紹興中徽宗將祔廟以與哲宗同爲一世故無所祧及升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爲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一室及阜陵復土趙汝愚爲相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有司已集議時朱子方在講筵獨以九廟爲正　中興小歷紹興十三年景靈宮成祖宗神御自溫州來至是建於行在乃詔天章閣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入來詣奉安於景靈宮四孟躬行獻禮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　方輿勝覽平江府土人工於泥塑所造摩睺羅尤爲精巧

湖蟹年年出葑田吳閶八跪進尤鮮不須將相矜雄略

茅店青旗認鞠天

隨隱漫錄姑蘇守臣進蟹應制程奎草批答云新酒菊天維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擬開元旨援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之象也上乃悅　咸淳臨安志西湖葑田產蟹六十人謂之湖蟹

富景園開聚景同宸遊風物冠城東百花池上花多少直到升仙橋外紅

禁扁園有集芳愛樂聚景玉津玉壺富景翠芳並在杭　都城紀勝城東新開門外有東御園今名富景園　七修類藁東花園宋之富景園也內有百花池相傳舊矣今園前民家之後尚存大池孝宗嘗奉太后于此板兒巷名百花池乃百花池上巷也　咸淳臨安志富景園規制略仿湖山　又云升仙橋富景園前

面赤知卿酒户廉小春茶味亦清恬重華宮裏他年宴滿席無多汎綠籤

玉堂雜記淳熙丁酉十一月壬寅必大侍宴內直上曰卿想不甚飲比賜宴時見卿面赤賜小春茶二十銙葉世英墨五團以代賜酒　紹朝堂雜志壽皇坐側有一牙籤筒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斷止半杯出綠籤則備洗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一二三而已

青兕雄姿剩一錢晚年空看綠苔圓呂婆名徹楓宸聽弱女釵分劇可憐

宋史辛棄疾在耿京軍中僧義端竊印以逃辛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辛斬其首歸報京　稼軒長短句侍者阿錢將行賦錢字以贈之云杜陵正好事留得一錢看又云從今花影下只看綠苔圓　貴耳錄呂婆即呂正己之妻淳熙間名達天聽京鏜有一呂指一呂正己指家諸郎甚盛如約止己通宵飲呂婆一日大怒撒墻罵之指子一彈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即日罷呂婆有女事辛幼安以微事觸怒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按稼軒祝英臺近有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之句

天淨紗幮薄似雲冷泉堂下翠涼分君王欲識民間事金合朝封豹脚蚊

咸淳臨安志紗有天淨紗　齊東野語壽皇語崇王曰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金合貯豹脚蚊進之

東觀巍巍尺五天硯儲百九潑雲煙汴京公相無遺物

七庫青緗值幾錢

硯箋祕閣硯高宗御押鄭言孑仲詩石渠東觀天尺五右文儲硯一百九十五所見七十五耳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興館閣書目淳熙中所修也高宗渡江書籍散失紹興初有言賀方回子孫鬻故書於道者上命有司市之游王史爲少監建言蕪湖僧有蔡京所寄書籍因取之以實三館五年九月大理評事諸葛行仁獻書萬卷於朝詔官其一子十三年初建祕閣又命即紹興府借故祕閣陸賓家書繕藏之賓蓋陸師子也　夢粱錄祕書省經史諸子書籍凡七庫　按祕省藏書始末此段視揮麈錄較詳

菴酒店前楊柳風碧香酒煖十分空舞兒二八腰身小染就春衫不肯紅

都城紀勝菴酒店者謂有娼妓在內而於酒閣暗藏臥牀也　天下酒名記杭州有碧香咸淳志碧香庫在西橋東　老學菴筆記紹興末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之類也

垂髫妙女綠鬖鬖獨對經書四十三從此閨襜爲進士淳熙省榜作新談

（留青日札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時年十二歲賜為孺人或云林妙玉賜為進士　丹鉛總錄女進士者林妙玉也）

簪冠長笛最矜奇一曲惟將項下吹比似盧郎倚樓處
沙河塘上少年時

（游宦紀聞沙溪先生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挂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　夢窗甲乙稾桃源贈盧長笛詞沙河塘上舊游嬉盧郎年少時一聲長笛月中吹和雲和雁飛驚物換歎星移相看兩鬢絲斷腸吳苑草萋萋倚樓人未歸）

不因馴象外藩通誰識臨安假國忠齒冷虛無新拜號
太師竹倚一枝紅

（白獺髓寧宗恭淑后下仙向曹氏為婕妤平原特以為親屬偶值正里富國進馴象平原諂公謹曰不聞有正里富國公謹曰如今有假楊國忠　朝野遺紀婕妤曹氏姊妹通籍禁中皆為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暱　圖繪寶鑑韓平原自寫琅玕大葉號太師竹）

蕭閒日誦度人經管領南湖尚典型詩客何妨原將種
冰茹雪食鬚星星

（武林舊事張鎡桂隱自號云南湖則管領風月北園則燕賓娛親　又云都城別館誦度人經處　四朝聞見錄鎡預史彌遠議誅韓侂胄史以韓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處鎡曰殺之足矣史退謂錢象祖衞涇曰正將種也　楊誠齋贊張功父像云門有朱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現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

淺色衫裁艾虎紗鬢邊千葉試榴花催教馬遠圖宮扇
意思山前賞物華

（宋寧宗楊后宮詞一朶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時誇內家衫子新番出淺色新裁艾虎紗　夢粱錄榴花有千葉者　吳師道禮部集仙山秋月圖宮扇馬遠畫　武林舊事端午先期學士院供帖子禁中排當例用朔日謂之端一設天師艾虎意思山子數十座巧粽結為樓臺舫輅）

詩人正樂是姜夔私篆鷹揚與鳳儀一撰琴書留水磨
秋聲夜夜故鄉思

（白獺髓慶元間山人姜夔乞正奏樂希賜樂　雲煙過眼錄姜堯章有鷹揚周郎鳳儀虞廷印甚奇　吳夢窗詞序姜石帚館水磨方氏　武）

（林舊事水磨頭近石函橋　白石集湖上寓居詩荷葉披披一浦涼青蘆葉葉夜吟商平生最識江湖味聽得秋聲憶故鄉）

水仙廟下水連天佩玉峩冠像宛然喚取雪蓬煙艇子
任他豪貴占頭船

（咸淳臨安志袁韶水仙王廟記峩冠佩玉乘風載雲相羊於水月倒景之中仙有靈宜不宜耶　清波雜志頃年西湖所置船舫如沉星槎凌風舸雪蓬湖艇扁額不一　霞外集西湖春日壯遊詩豪家游賞占頭船趁得風輕放紙鳶）

平原省吏史梅溪侍從申呈勢莫齊不道清才工樂府
泉綃織就粉牋題

（四朝聞見錄蘇師旦既逐韓侂胄為平章事侍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擬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束札至用申呈　張功父史梅溪詞序史生之作情詞俱到織綃泉底去塵眼中）

白首修書局正開洞微能識我重來一囊粟抵千壺酒
自有蓮花博士才

（洞微志陸放翁之出也韓平原招致之一夕夢故人相語曰我為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我去矣君能暫為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也遂以詩紀之云白首歸修汗簡書每因囊粟歎侏儒不知月給千壺酒得似蓮花博士無　老學菴筆記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惟賣卜洞微山人無恙）

書學宮家筆勢騫楊家妹子最承恩偷從琴鶴圖中見
嫵媚清詩粉指痕

（書史會要楊妹子楊后之妹書似寧宗馬遠畫多其所題語關情思人或譏之　[illegible]頭日錄楊妹子題劉松年琴鶴圖詩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曲時向珠宮舞幻仙）

特祠太乙留瓊館小著危亭綠樹間佳氣葱葱誰與辨
武林山是虎林山

（學詩初集東太乙宮即事詩綠陰深處著危亭佳氣葱葱王武林一片紅塵飛不入杜鵑啼處白雲深自注宮後有亭乃武林山　七修類稿虎林即今祖山寺宋東太乙宮之山也不知者改虎為武宋[illegible]詩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舊乃是此山無復用此名細考止吳泉亭[illegible]以來有龍必有虎此雖培塿千山[illegible]　四朝聞見錄云虎林即靈隱山因避唐諱改名武林楊正賢又謂錢氏有國時此山為郡所異[illegible]出焉故名吳音訛虎）

（爲武耳據三說惟楊爲是若以避廟諱則漢志已名爲武林矣又晏元獻輿地志云武林山錢唐泉所自出此可見武林自是靈隱天方林之地又豈有泉之可出耶）

鷲綃開引玉津遊正值南郊祀事修丙夜宓妃先犯戒
却將聖像拜盤溝（朝野遺紀光廟郊祈青城李后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　韋居聽輿蘇州承天寺有神曰盤溝大聖光皇嘗宣像入內賜僧牒）

宜男圖子李家描蝶戲長春撲扇綃爲愛鞠花香五月
草蟲勾出雨珠跳（書畫彙考南宋畫院李從訓有宜男圖馬麟有美人撲蝶蝶戲長春合卷　石湖鞠譜五月鞠花心極大每枝只一花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

三朝御裏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指點賀家酥樣好
合將扁榜一時稱（老學菴筆記大駕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曰鈐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勅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溼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裏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婿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弟子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　都城紀勝都下買物競趨有名之家如望仙橋糕糜後市街賣酥賀家）

草菴舊住萬松嶺能畫惟將画出家月黑山深鬼吹火
筆頭力使可驅蛇（攻媿集釋智融俗姓邢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靈隱寺人不知其能畫山深多蛇然作二奇鬼於壁一吹火向空一踢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

七寶山頭一俊人侍郎橋識舊京臣誰知竹暗雲深處
更葺梅亭句絕塵（揮麈三錄明清厠迹蹕路假居於臨安之七寶山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於几案間　前錄云徐五丈敦立爲貳卿明清偶訪之坐間問曰度今此居侍郎橋何耶明清即應以仁宗朝郎簡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橋兩朝國史本傳字簡之王荊公有寄郎簡之詩敦立大喜曰博聞如此可謂後人矣　四朝聞見錄陳讜三茅觀梅亭詩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宗纔是無人和者　按三茅觀在七寶山　隨隱漫錄云紹興初以牛鳴賜三茅觀內有銘乃宋孝武孝建元年八月二日　今西湖志以爲漢建元鼎誤矣　敦立名度作却掃編）

西湖衣鉢幾人傳長繞梅花拜墓田爲問孤山林處士
可曾一世對花眠（雲谷嚴陵叢讀林可山西湖衣鉢詩梅花花下月黃昏獨自行歌掩竹門只道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　升菴詞品林君復宋史謂其不娶無子然林洪著家山清供言先人和靖先生云云蓋喪偶後遂不娶耳　按洪字可山）

荷花萬柄倒池心小水晶宮望更深詩思只宜生此處
雲山罨畫地銷金（四朝聞見錄白洋池在田家橋側芰荷渺然鷗鷺爲群集號小水晶宮　老學菴筆記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詩如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

江湖集列幾名家陳道人詩頗足誇誰向睦親坊畔賣
相公語禁累梅花（瀛奎律髓寶慶初史彌遠專國之際錢唐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劉潛夫南岳藁與焉宗之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敖器之作言者并潛夫梅詩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而宗之坐流配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始解潛夫爲病後訪梅絕句云夢得因桃卻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卻被梅花累十年　又云陳起睦親坊開書肆自稱陳道人　按睦親坊即今杭城弼教坊）

小隊宮妝候蚤朝石中靈鵲噪聲遙綰成不落新翻髻
裹就春跌上馬嬌（玉芝堂談薈宋穆陵宮中有靈璧石石中有鵲每天將旦咸聞噪聲　粧臺記理宗朝宮妃梳高髻號曰不走落　說略理宗朝宮妃束足纖直名快上馬）

兩湖勝槩得佳名飲綠亭前春水生好是上頭天氣近
燕簾柳戶作清明（范石湖集李肇知縣作亭西湖予用東坡語名曰飲綠遂爲勝槩　夢粱錄清明節凡官民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頭　王梅溪飲綠亭詞有）

柳戸清明燕麓寒食之句

和寧門內敞樓臺甲第初緣貴主開細草林花猶道遠

內人遊自兩宮來

柳待制集有開元宮圖一卷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而謝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鍾愛有司希旨為治第雖張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遠後庭更下和寧門內東穿壖垣為直道內宮宮娌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 句曲外史集題周漢國公主甲第圖詩宅家樓觀蔚參差紺碧當年全盛時宮草細分乘輦道林花深隱汎舟池瑤臺仙去塵生海甲帳神來風滿旗好在畫圖留勝蹟五雲長護鶴笙祠 咸淳臨安志崇恩寺惠順貴妃攢所周漢與端孝二公主祔焉公主妃所出按此與柳說不同

斫竹為棚翠動搖行都也學借元宵䰳燈珠網交垂處

傀儡先裝獨自喬

清波錄理宗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預借元宵十二月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為棚架之計 武林舊事燈品䰳燈則鏤犀珀玳瑁以飾之

珠子燈則以五色珠為網下垂流蘇 又云大小全棚傀儡有喬三教喬迎親喬師娘喬宅眷獨自喬之類 一業前此徽宗有預借元宵事

清齋亭前宴賞時盼兒歌韻裊游絲官家不解閒愁悶

休唱尋尋覓覓詞

李祉陳盼兒傳庚申八月太子請兩殿幸本宮清齋亭賞芙蓉木樨諸部頭陳盼兒捧牙板歌尋尋覓覓一句上曰愁悶之詞非所宜聽可令陳藏一撰一即景快活聲聲慢 藹隱漫錄度宗令製桂詩秋桂庭前賽影家萬重深翠擁黃叢黃蘂迎兩殿臨清賞壽域升平慶滿月薰香

水月仙人半面妝浴堂門外見徐孃郎君可是無金屋

畫取湖山近臥牀

蕙渡竹山詞傳嚴隱木如武林納浴堂徐氏女子於客樓其歸也以所貯之所居後上圖西湖景於壁詞有水月仙人院宇到處有西湖如鏡之句

捲地霜風葦蕊枯淺斟低唱應開爐羅幃小釘金泥密

紅入麒麟醉倩扶

夢粱錄十月朔貴家新裝煖閣低垂繡簾淺斟低唱以應開爐之序 歸愚詞西江月咏開爐云風送丹楓捲地霜飛枯葦吟溪獸爐重展向

深閨紅入麒麟方爐翠箔低垂銀蒜羅幃小釘金泥笙歌送我王東西誰管瑤華舞砌

何當不吠犬成群日稅漁船扇寇氛因有宵衣難晝錦

白麻紅燭赦摛文

古杭雜記寶祐二年丁大全除司諫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天下目為三不吠之犬 清波錄開慶元年丁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禦例每一漁船日稅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復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為榮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召

花様連枝放杏桃街頭青紙價爭高袖中自具南宮手

波撇紛紛落翦刀

志雅堂雜鈔向舊都天街有翦諸色花様者極精妙隨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翦諸家書字皆專門其後忽有少年能衣袖中翦字及花朵之類更精於二人於是獨擅一時 誠齋集翦字吳道人翦李義山錦年別遠公詩用青紙翦字作米元章體福止

清湖河水貫城流載酒船通屋後頭移得辦齋雞犬住

唫詩破却一生愁

咸淳臨安志高九萬喜杜仲高移居清湖詩笑移雞犬入城居無復游從數闊疎河水通船堪載酒門臨近市可修書飯香休憶辛田米羹美何嫌丙穴魚我亦買山湖上住翛然時擬賦閒居 按杜旃仲高金華人有辦齋詩集 夢粱錄清湖河自府治前淨因橋過閘轉北由渡子橋合湧金池水流至清湖橋衆安橋與市河合

喬相無兒晚秉鈞上梁文語亦酸辛見滄閣上聞簫鼓

溼雪明燈作好春

齊東野語喬行簡嘉熙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八衰矣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為卒歲之謀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 絕妙好詞翁元龍雪霽登吳山見滄閣聞城中簫鼓聲不能吟詞有街聲暮起塵侵燈下月來舞地之句 按吳山石龜巷內舊有寶奎寺宋相喬行簡故第後捨為寺有理宗書見滄二字勒之崖石以此參西湖志所載不知捨宅由於無子且曾有見滄閣也翁詞全首佳絕惜叔禾未寓目故不采入耳

西湖詩客習難除多挾中朝闊匾書笑殺壺山老居士

竟勞秋壑搆華居

（瀛奎律髓言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者干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千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為羣阮梅峯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季蕃高鞠𡺀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

簿錄平原故物空著庭竹石屬蘇公文山二十魁天下
獨重邦人學二忠

（鶴林玉露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置之閱古堂中既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之庭　偃曝談餘寶祐丙辰登科錄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　文山集道山堂贈御書詩著庭更有邦人筆稽首承休學二忠自注云著作之庭乃胡忠簡公書周文忠公立）

閤門贊拜盡宮嬪花外流鶯誤達晨春夏秋冬書月日
釀成別是一家春

（隨隱漫錄會字郡夫人昭儀王秋兒順安俞修容新興胡美人永陽朱梅兒貴陽宋春兒高安宋夏兒南平朱端兒東陽周冬兒順政石瀾兒高平周賽兒涌化閻潤兒濟陽陳宜兒胡安仇太咸淳甲戌新年皆上所幸也初東宮以春夏秋冬四夫人自書閤為最親子能屬文為尤觀王非以色事主度宗亦然視德壽也　通鑑輯略度宗既立耽於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閤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　武林舊事亭名別是一家春度宗初觀或謂非佳讖也未幾果驗）

六和寺塔俯江潯萬佛千燈出綠陰喜得神童能偶句
青衫嘗從翠華臨

（兩浙名賢錄柴蒙亨長臺人以神童聞端平二年初赴省從幸六和寺上指塔云一塔七層八面萬佛千燈蒙亨應聲云孤舟雙槳一帆五湖四海）

弈棋待詔總新僉方對文楸巧藝兼何似宮中玉棊子
似將漏水逐時添

（武林舊事棊待詔鄭日新等　徐文長別記度宗朝宮中有十二玉棊子上按十二時字置盆水中隨時浮出不差晷刻）

葯洲遺墨已無倫鑾相蘭亭更絕塵正是樊襄多事日
只留勇爵付斯人

（志雅堂雜鈔廖瑩中羣玉號藥洲刻陳簡齋姜堯章任希夷盧柳南四家遺墨十二卷賈師憲命王用和翻開定武蘭亭三年而成賜以勇爵）

（幾與定本相亂　書宮詞張榘作也中多壽賈相詞殆為塗抹）

畫扇宸書進壽筵珠衣玉笏禮難全須從福邸披紅處
記取銅華洗日年

（湖壖雜記宋度宗御書福王慶壽宮扇詩漢家諸侯奉大統會稽故邸王封重歲周甲子壽筵開賓客滿堂宮扇來搖庭燎御侍圖史賜筵巡寶鳳似清風外漾龍泉明月中涵鏡湖水南國為家日已徵禮官考禮是耶非前殿君臣朝玉笏後宮父子曳珠衣　夢窗甲稿宴清都壽榮王夫人詞云長虹夢入仙懷便洗日銅華翠渚　癸辛雜識福王次子黃氏所生即紹陵也黃氏封隆國黃聖夫人　按度宗父福王與芮為理宗之弟皆榮王子也理宗無子度宗入繼大統田志云度宗理宗同母弟也誤甚）

閫帥才長未足多稱心無賴轉橫波閏燈實錄風流筆
能殺漳南賈八哥

（三朝野史賈似道闡才有餘閫才不足又云以元老之尊肴與賤娼濡染心綦細　姑蘇志鄭虎臣殺賈似道者吳人也其家居第甚盛號鄭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元夕閏燈實錄一卷　西湖志張淑芳錢塘西山樵家女有才色理宗時選入宮賈相匿之為妾）

憶否琴邊奉至尊文君鬈影伴黃昏斧柯片石香痕溼
留與遺民一斷魂

（湖山類藁汪水雲留燕臺一紀束書告行一時同人賦詩為別陳正淑詩云天山雪子落紛紛醉擁貂裘坐夜分明日馬頭南地去琴邊應是有文君　改齋雜疏水雲宋末以善琴供奉國亡隨三宮入燕久之請為黃冠南歸藏有賜硯背刻天錫永寶四字八分書右側水雲二篆字左刻楷書絕句云斧柯片石伴幽棲堪與遺民共號硯試憶當年承賜字墨痕如淚灑成斑）

水南半隱傷花宮猶是承平處士風一卷十空經在否
有兒不愧鞠山翁

（心史鄭思肖父鞠山翁諱起淳祐間居西湖有水南半隱在長橋作水南半隱記　濟顛堂筆記鄭所南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為大宋遺語奇謚自書其後云當有巨眼識之）

問安兵已入宮時救日空教羽檄移麗景只今傳樂府
松風吹冷浴龍池

谿嬰集咏呂文煥詩只將六載無消息太后宮中一問安（注云大兵至臨安屯皐亭山文煥與范文虎九騎入城至大內謁宋太皇太后）三朝野史大兵渡江賈似道師出檄書布告中外有云毅日之弓彀月之矢便貢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疑於盟誓　思古堂集皐亭山崇先寺浴龍池宋高宗嘗洗手於此名　家西湖十景始自南宋劉宗古稱周草牕賦木蘭花慢張子成賦應天長皆南宋名作今草牕十景詞已軼不傳獨張子成陳君仲所作具存各存五首以見勝槩其外南渡詞人題咏行都者亦摘句附卷尾

日湖漁唱蘇堤春曉調探春云上苑烏啼中洲鷺起踈鐘纔度雲窈篆冷香篝燈微塵幌殘夢猶迷芳草搔首捲簾看認何處六橋烟柳翠橈纔艤西泠趁取過湖人少掠水風花線繞還暗憶年時旗亭歌酒隱約春聲鈿車寶勒次第鳳城開了惟有踏青心緒蚤起不嫌寒峭畫闌閒立東風舊紅誰掃　平湖秋月調秋霽云千頃玻璃淡浸日斜陽漸下林間鴉集人歸來畫舟散望中水天一色暝冰絲纖雲無迹有素鷗閒伴夜深呼棹過環碧　相思萬里頓隔嬋娟幾回瑤臺同駐鸞翼對西風憑誰問取人間那得有今夕應笑廣寒宮殿窄露冷煙淡還看數點殘星兩行斷雁倚樓橫笛　斷橋殘雪調百字令云凝雲沍曉正梨花纔積絮初殘華表翻蹤何處鶴愛吟人在孤山東解苔鋪冰隙芳鬢誰凭玉勾闌首彩幢帽冷香吹上吟鞭　將次柳際瓊消潤寒凝添做十分寒閒踏輕寓來萬鶴牢違斷漲欄漏水北峯樂城隱樓觀渺向月中看靄雲深處好風飛下晴湍　雷峯落照調掃花游云數峯蘸碧記載酒紺園柳塘花塢最堪遊暑愛蓮香送曉翠嬌紅嫵欸乃菱歌作起蘭橈數舉日斜

處望孤鶩斷霞初下芳杜　滿想山寺古看倒影金輪湖光朱戶臙煙冷樹有棲林鷺宿倦樓僧語可惜流年付與朝鐘暮鼓凝竚步長橋月明歸去　花港觀魚調驀山溪云春波浮淥小隱桃溪路煙雨正林塘翠不礙鱗鱗來去芳香共深賦偏愛鯈花肥絮影下御陂中漾吹茫絮　宮溝泉滑泊有題紅句釣餌已忘機都付與入閒兒女濠梁興在鷗鷺笑人癡三湘夢五湖心雲水蒼茫處　柳洲詞麴院風荷調應天長云換橋渡舫添柳護堤城仙舊分今續四面水窗如染香波釀春無四處成跳綠正萬羽背風斜矗亂鷗亦不信雙鴛作舊猶熟　還記湧金樓共撫雕闌低度浣紗曲自與故人輕別幾未結換涼煙亭亭影鬬白忽到手又成輕觸悄無語獨撚花鬚心事曾卜　南屏晚鐘前調云翠屏對晚烏榜占堤鐘聲又歛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歡妖地空涼逝漫記省五更聞得洞天曉夾柳橋蹤穠縱香勒　前度湧金樓爐傲東風鷗鷺半相識暗數院僧歸盡長虹臥深碧花間恨猶記遇正素手暗裁輕折夜深後不道人來燈細窗深簾　柳浪聞鶯前調云試迷隨舞紅駐老妝流鶯怕與春別過了禁烟寒食東風顫環纖遊人采帶結更喚醒洞房宮香嵩船漾不識綠螢曉棹空歸　爭似湧金樓燕燕歸來釣轉孤香簾揭對語西溪消息香深砌花屑昆明爭休更說夢繞建章宮闕曉啼處愁絕餘未合叔蝶燕離月　三潭印月前調云桂輪涵彩菱波漾金潛虹踏勁鮫室水路乍疑雲霽雲明時流春色年年時事還記憶對滿頃斜痕如鏡蕊遊處不認三潭山際曾識　今度湧金樓素練舞鳥滴頻照廊候席自與影娥人約移舟弄空碧宵風悄觀漏滴蟲來許時魔相覓有時恨月被雲妨天也揣得　兩峯插雲前調云暮

屏聳冷秋樹赭疎雙峯起南北好與齊天相接浮圖現出極目處雲共碧漫費盡少年遊屐故鄉遠一望空遙水斷烟隔　聞說湧金樓灧灧波心如洗夢淹筆嘆起睡龍蒼角盤空壯商邑西湖路成倦客待倩寫素縑千尺便歸去酒底花邊猶自有得　書舟雅詞臨安晚秋調滿庭芳云南月驚烏西風破雁又是秋滿平湖采蓮人盡寒色戰菰蒲　坦菴長短句中元柳洲作調醉江月云一葉扁舟數聲柔櫓隱隱見紅塵遠六橋烟渺惝恍然圖畫中見　嬾窟詞西湖調風入松云入扇柳風殘酒熟衣花雨斜陽　介菴詞西湖調湧金門云柳外曉來船集波底夕陽紅溼　月溪集錢塘記恨調水龍吟云晚來江闊潮平越船吳榜催人去　東澤綺語債錢塘北關舟中調月底修簫譜云小小船窗香雪照夢鉏　隨如自詠西湖餞春調江神子云柳外歸鴉點點是離愁　坐同詞湖上調喜遷鶯云駐馬綠楊陰酒樓三月春　碧山樂府次周公謹故京送別韻三姝媚云今役山高江淺又月落帆空渺關人遠彩袖烏絲解愁人惟有斷歌幽婉　梢月集漁浦有感調綺羅香云斜照帶一縷新愁盡分付暮潮歸去　江村遠景半闊堂賦春雪調玲瓏玉云風旋瀟灑遠寒香鋪春綵是處移來遞暖任尊前回舞紅儂柔腰　友古詞西湖調浣溪沙云畫橈玉釵驚鴛翡翠綠移闌棹趁鴛鴦　石屏詞寄西湖之調賀新郎云錢塘風月西湖柳渡江來百年機會從前未有　竹齋詩餘湖上調鵲橋仙云黃衣紉細芙容如面秋事淒然向晚　于湖詞元夕調憶秦娥云多情又見珠簾揭游人不放笙歌歇笙歌歇輕烟曉散帝城宮闕　和清正詞調西河云都會地東南王氣須記龍盤鳳舞到錢塘瑞烟回起畫圖彩筆寫西湖波光溶漾無際花艸鮮編羅志仁賦四聖觀調霓裳中序第一云記舊日曾遊翠輦青紅如寫便西帳下鶴池荒放鶴人遠

南宋襍事詩卷六

嘉善劉于潢手録

武林芹香齋摹鐫

南宋襍事詩

仁和趙信意林

帝都繡錯列山川　警蹕初聞鳳詔傳　從此六飛臨幸後　七朝都屬太平年（葛澧帝都賦序云錢唐據東南之都會號天下繁盛之邦水土山川之秀麗井邑之清淑人物之豐昌風氣之美考按圖籍見於前人之稱述備矣因摭其大略總而賦之　潤鑑類函宋高宗定都臨安詔曰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返見於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威靈遍行天討上繼隆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獎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內修政事鍊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西北之井邑而取東南之安也遂定之都故今以臨安府為行在所　朝野襍記高宗六飛幸錢唐觀至衣裏江湖之勝喟曰吾舍此何適呂頤浩上言曰金人專以聖躬為念今駐蹕錢唐足避其鋒矣帝意遂決人皆以偏安責秦檜不知實頤浩成之也）

艮山門外曉風尖　玉輦低遮錦軟簾　佳處但從東麓望　一方新綠畫春奩（宋史紹興十一年太輦成前有積翠後乘錦軟簾　歲寒堂景艮山東麓南渡袞游看新綠多處）

青燈如豆夜書開　蒸餅嘗教市得來　著就公餘詞一卷　落花繁草憶蕭臺（北窗炙輠云姚進道在太學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一日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耶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之學中夜間饑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為備某雖未嘗饑然不敢忘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　進道名述堯華亭人所著有蕭臺公餘詞　詞綜作錢唐人名見咸淳臨安志進士表）

雪窗窈窕燭花明　道遍傳籤已四更　輾卷不知雙目痛　親持玉管賜佳名（揮麈後錄高宗諭宰臣云王某所進兵制甚佳朕連夕觀為目痛賜其書名曰樞庭備檢）

玉輦當年幸翠岑　親書小字是泥金　紫駝尼裏樗蒲錦　貝葉傳來盡梵音（湖山勝槩高宗嘗幸薦福寺吳太后手書金剛經有楊太后跋及高宗御書心經並刻石藏下天竺靈山崦下　齊東野語思陵妙帖入法刻求法書名畫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和其裝標裁制各有紫駝尼裏樗蒲錦標）

清賞堂前按管絃　至尊偏喜杏花天　教坊嘌唱無由入　供奉空傳何總憐（南宋故都宮殿記鍾美堂後為綠華堂又清賞堂　齊東野語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杏花天遂補教坊都管　藝流供奉志嘌唱賺色何總憐施二娘）

兩回斤斧赦蒼官　淮海新詩動玉鑾　從此月波亭上望　綠陰仍作畫屏看（靈隱遺事靈隱寺僧元肇號淮海寺有古松大數十圍與月波亭相對史彌遠嘗入伐松淮海作詩云大廈元來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淮有鶴歸來　山房隨筆穆陵在御闈賈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於靈隱寺下伐松供屋材淮海又作詩曰不為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為移松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徹於上遂命勿伐）

佳讖昭然可不疑　歡聲父老望旌旗　仁和門外江東道　馬首聞呼趙不衰（揮麈後錄高宗自建康遵海入浙東至蕭山有列拜於道側者揭其前曰宗室趙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無憂矣　是時選御舟篙工有趙立畢勝之讖）

黃閣優閒塞責餘　千函日攬四方書　緘題併字如忘却　遠道空勞使者車（宋史紀事本末陳自強為相言路阨塞有從諭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譏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　又陳自強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

內使龍茶宣賜回　班荊館為使臣開　湖山景物家鄉地　幾度迎風喚筆來（武林舊事北使到闕賜御筵於班荊館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銀合三十兩　入蜀記班荊館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　桯史施宜

（一生閩人也有僧相之曰面有顴骨可公可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澉山僧介之北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時盟好方堅而謀者傳逆亮調兵之事無虛日參政賀其中以為使至天竺語館使張燾曰今日北風甚勁又敢兄關節和之曰筆來筆來敕日始大怒）

三顧頻煩運幄籌令公帳下領兜鍪笑他帶汁南奔日還憶軍中借木牛（龍洲詞贈郭帥郭某云細柳營開團虎仙官人稱汾陽郭令公案吳俒貴靈闕邊將統兵北伐者　米稗類鈔嘉泰閒韓侂胄位殿嚴自謂臥龍復生酒後輒詠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句吳小俊為山酒讌之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既而自度不復報對客泣時彭法傳飾在坐曰此帶汁諸葛也）

雲龕居士老詞人喚得官梅托興新不忿閙邊怨風笛酒邊記唱漢宮春（小學紺珠南渡三詞人李邴汪藻樓鑰也　樂齋漫錄李漢老建炎末自簽書樞密遷知院二三月而罷為梅詩献意云綿霜麻當忽聞遷風笛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尚苦不占碌李傍疎籬　玉照新志漢老少日作漢宮春詠梅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是也政和中王黼為相忽招至東閣開宴出其家姬十數人酒半唱此詞數日有館閣之命　案邴號雲龕居士任城人紹興初參知政事卒謚文敏）

小步宮門日影殘青青楊柳望中寒行朝臨遍蘭亭石得似先皇墨未乾（蘭亭考紹興初高宗臨蘭亭賜太子河南地界是時講好之初使人往來中都宮闕尚留蹤跡別與同事趙子澈臨蘭亭其間分一闕時之度上有小印藏思陵御筆題云止於武蘭亭序有十餘本裹其面補之以歸使回各藏其一餘皆上之九重　珍珠船紹興乙未六月思陵常臨禊序賜劉光世子堯仁進之孝宗覩洒泣緘於後）

敢矜紅旆笑儒酸綠鬢青衫豸聽宣擬得策題學士院內批左藏賜緡錢（玉堂雜記試入多從學士院內侍省差官一員充監門前一日學士宿院進策題候內批從之果乃引試又左藏庫錢三十萬充餐錢周必大以秘書少監寓直翰苑發策當賦詩寄程同年云憐年紅旆紅斜金鑾重到紫宸然九月寒學士策詢學士策程書省試秘書少監自憐綠鬢非前度尚喜青衫總一般寄語浙東程閣老莫矜紅旆笑儒酸）

一

牡丹秋影曉霏微自賞湖光近釣磯還與蘇隄漚鷺約不將五組易蓑衣（江湖長翁集詩春光陸續要東流看到湖邊安石榴更與蘇隄漚鷺約新秋來賞牡丹秋自注俗目芙蓉為秋牡丹　雲莊四六餘話周益公謝宮祠表曰最邇鳳闕縮五組之光華夕侶漁舟披一蓑之藍縷）

降封麻卷閤門通欵狀親承鎖院中傃直自來知制誥詞頭日日看屏風（玉堂雜紀內封名色不一傃直時或未詳其體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　又凡鎖院或親被旨或受欵狀即關閤門閤門即報御史赴文德殿聽麻麻卷自內出宣贊大聲摘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

莊嚴雕飾紙衣僧蓼葉芹花滿鉢稜一自翠華行幸後袈裟金縷伴禪燈（四朝聞見錄觀音高五丈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轉智不御煙火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紙衣號紙衣和尚高宗[illegible]金縷衣以賜之　孝宗臨至其寺遂再製衣以賜　案五丈觀音在龍山勝相寺）

紹興誰念舊封疆黃閣歸來錢滿囊愛殺當時髯吏部裝成千載墨猶香（宋稗類鈔渡江後呂元直作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蓋是始不會食　又胡忠簡作字勁健孝宗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正跡太上與朕玩久之太上曰留為後代式世後為檜批抹汙漬者多朕將太上今工匠裝去蓁裱之矣　二老堂詩話胡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髯吏部為戲）

長日空教掩竹扉雨泥融淨燕初飛劇憐春盡無憂館乙乙楊花欺客衣（朝天集都下無憂館小樓春盡旅懷二首病眼逢書不敢開春泥謝客亦無來更無短計消長日且遶闌干一百回不關老去願春遲只恨春歸我未歸最是楊花欺客子向人乙乙作西飛）

延風揖月鎮從容西掖揮毫不再逢贏得竹絲胎髮樣即今同受管城封

（玉楮集試盧陵賀發竹絲筆詩此君素以良節名延風拼月標韻清何人心匠出天巧縷析毫分勻且輕居然束縛復其始卯墨紆朱封管城世門官爵宜必計且幸一家同汗青　太平清話宋時有雞心筆棗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　咸淳臨安志張彥實掌制誥楊原仲並居西掖誥詔多張與之潤色間戲成筆一絕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已恕於秦檜罷爲宫祠）

慈官宣喚按新歌爭捲珠簾踏舞鞾春到十三門裏路
內宮齊著縷金羅

（楊太后宮詞新翻歌譜甚能奇宣索慈官入管吹又聞道慈官三十六美人爭爲捲珠簾　心史宋行在十三門　談薈宋時宮人多以麝香色縷金羅爲衣裙）

懶向橋邊問得仙一蓬秋雪晚漁天歸來迷却蒹葭里
暫就僧房借榻眠

（西溪梵隱志紹興間有老翁自言姓朱不火食能前知品度蒼然坐橋而化故曰得仙　又宋南隨湖俗呼河水亦名渦水又曰蒹葭深處沙岸蒙烟秋深荻花如雪故其地又名秋雪　蘋隱漫錄度宗御製曝書詩臨鶯鷺縣烟渚秋江淡碧看老漁閒艤艇坐待月華生）

新聲歌罷半含顰輿裏花枝別樣春一盞鵲飛消渴露
軟屏風底笑夫人

（南宋相眼周子充之侍妾曰芸香姓孫氏錢唐人淳靜謹畏精於女工頗能爲新聲事公於行在所時年十七　夢梁錄有一等貧家父母兄姊所倚者惟色可取而養其姿然議親者以首飾衣帛加以諸物送往謂之兜褁　説略周益公有鶴飛斝注酒則鶴飛乾則滅　韋居聽輿周益公夫人如有騰公路之夫人麋氏庭公渴之當暑騰以渴告公以漿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个相公爲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只管催歸歸計無杜鵑早已叫西湖如何月夜天街上
撥盡琵琶唱鷓鴣

（明詩綜昔宋南渡李御史粹伯菩薩蠻詞云杜鵑只管催歸去知渠教我歸何處　紫泉詩集三月十六日西湖聞杜鵑詩云辟穀未能那處食買山所欲尚無錢　咸淳臨安志乾道四年臣僚言今都人靜夜十百羣吹鷓鴣撥琵琶使一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道路聚觀不可不懲詔從之）

一枝芍藥倚東風讀得詩書正後宮縱有迎康天賜兆

都緣貴相産重瞳

（談薈高宗皇后吳氏父近常夢至一亭曰侍康旁植芍藥一枝獨放一花含下白羊一隻后以乙未生高宗爲康王時選入宮　新野稗記吳皇后京師人也年十四入宮少長封新興郡夫人上自海道還進才人又進婉儀時邢后在北庭後宮惟后與婉儀爲上所寵而后讀書善翰墨端人自是寵遇日至顯仁太后來歸明年遂正位宮壼　南宋相眼洪邁云顯仁本會稽人姓蘇丞相須致仕居丹陽有梁鄉貴出家爲尼常給事蘇丞相其妹即顯仁也初議登須榻滴夕溺不已顯曰此女當貴非此能住宜攜以入京會哲宗擇宮女二十人分賜諸王顯仁在選入端王宮暨即位才一幸而生太上宮籍錄韋太后閣封人崇寧中入宮爲侍御得幸夢神授胎遂生高宗）

沙岸波光積翠鋪風標公子下菰蒲不知春曉西湖上
染出南山黛色無

（清河書畫舫劉松年西湖春曉圖　高宗御題劉松年畫紈扇詩南山晴翠入波光流水聲中緑路長無限愛早春沙岸暖柔風輕浪拍鴛鴦荷葉如錢三月時船中蔡扶一諾隨兩來勝事知多少惟有風標公子知）

帝姬金屋自風流奩具封童孰與儔一種貧家深巷女
落花滿地不知愁

（靖康編政和間蔡京請改公主之稱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公主之號遂更　朝野雜記故事宗女適人皆內侍與有司主之以陪嫁姿薮乃給奩具然有司不時給宗女多不能行多自稱不願適者又凡宗室封女之制使相女封郡夫人節度使女封恭人觀察使令人等身已皆任子孫一人）

不見文章立墓門牧牛亭上泣奸魂東窗事犯須臾事
夜半猶然餽子孫

（鶴林玉露秦檜爲相怙權恃援阻復仇之議誅殺勳舊誣陷忠良死之日欲揭神道碑士大夫無肯執筆者　山堂肆考檜墓在建康牧牛亭舊碑碑亦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故不敢立碑　容齋叢書金陵牧牛亭秦檜墓存焉有移忠旌忠兩寺相去百四十步）相照燈虛過之題詩於壁（云滿壁淡墨岳侯之獄以檢妻王氏一言而死於神衛何言者檜矣行東南第一峰句許侯怨人引孕陰司見夫人備刑楚毒難堪熹言曰告相公東窗事發矣迴衛復命言其事檜憂日而死一枝氏竟斃劉方士伏章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檜屬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此說與此不同　渭慶居士集載秦會之山集後有云病起聞雞唱不寐書此以付遊堪）

松柏青青繞券臺烝羹彩段紙錢堆拜墳兒女悲霜露
莫向菩提拭淚來
（乾淳歲時記祀先例用時果彩段蒸羹　程氏遺書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　滄洲集菩提寺詩一畝方塘幾劫灰哭聲未了笑聲催六橋煙柳相送處半是菩提拭淚來自註菩提寺臨安人火葬之地　按寺在錢湖門外今廢）

紫花羅服稱風流花散東風暖氣浮莫使蚕梅欺晚杏
一般春色有清愁
（淵鑑類函宋高宗紹興二年賜吳益紫花羅公服　林下詞選梅嬌杏倩俱宋吳七郡王姬工詞翰嘗賦詞相謔梅嘲杏滿庭芳云杏花何太晚遲疑不發等待春深杏朝梅滿庭芳云梅花何太早蕭疎骨肉葉密花稀）

菱角香薰紫繡裾瑧津小艇採芙蕖花前坐賭長歌罷
贏得寒光水玉魚
（稗史彙編慶元吳監稅菱角香乃不假印手捏而成　乾淳起居注淳熙六年三月太上太后同乘步輦官裏乘馬遍游園中再至瑧溪西軒入御筵　談薈南宋宮人有寒光水玉魚係楊太正潤賜物）

湖上清遊佛子家粉雲酥雨壓楊花今朝妙出春風手
六一泉烹雙井茶
（清苑齋集孤山寒食詩二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趁隨緣晴舒燕翅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綿　朝天續集以六一泉煮雙井茶中有句云細參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

重門鐵葉鎖金環只戀鈎春柳幾彎如此江山亭在否
精能圖上看名山
（吳越備史杭城凡七十里門凡十皆令鋪鐵葉用以禦備諸門皆有星橋惟艮山門獨無　無諫小集湖上觀柳偶記瀧泉先生句春柳一絲之句感而有述云斷橋無葉又無枝得似勾春柳一絲不是畫船樓泊處白鷗飛下立多時　七修類藁杭城舊有如此江山亭在吳山天望觀此乃宋遺民有為而作也　清河書畫舫王維精能圖在紹興祕府前有思陵御題乾卦紹興小璽按精能有名山名目也）

宜雨亭邊趁晚陰春風流水海棠林酒闌睡醒園千葉

人在紅雲無處尋
（武林舊事張功甫衆妙峯山內有宜雨亭種千葉海棠二十株夾流水　誠齋集觀張功甫園中海棠有約齋妙出春風手人在中央花四旁）

驅蝗無法老農嗟穲稏風香稻試花賽社不須祠莽將
滿塍新水聽鳴蛙
（御氣集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　居易錄南宋劉漫塘宰為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為災俗呼莽將）

錦塢山中花滿川雲煙四壁畫前賢遊人不盡傷今昔
遙望孤山放鶴仙
（咸淳臨安志建炎初始建錦塢菴紹興二十一年額治平寺有閣三間面揖孤山扁曰煙雲四壁舊畫古賢像今尚存李鄴侯白文公趙清獻張忠定范文正蘇文忠諸公像）

芸籤玉牓落枯蟫祕省龍章品再三鈿匣金題誰拾得
盡隨花鳥散江南
（松隱集新建祕書省呈李祕監詩道山賢範久推藏聖德重興接秋光插隱稍來岡後造紬書行見漢天章桂籍玉牒昭新渥插架牙籤識舊香喜見諸儒在天祿嘉謨應欲贊時康　業叢宋淳熙中聚書至四萬四千八十六卷陳騤等四庫書目後屢增益至五萬九千餘卷　中興館閣續錄南渡後祕閣所藏徽宗御題畫三十一軸又圖畫一百八十七軸御府續行降付并舊藏九百十一軸嘉定三年并用都堂印仍於畫背用祕書省印又名賢墨蹟一百二十六軸一冊續行降付八十九軸）

竹廊風細裊茶煙御餅龍文宮女煎昨夜外臣貢新茗
金奩拜賜紫雲鮮
（瀛奎律髓梅聖俞建溪新茗詩有云粟粒玉甌起龍文御餅　嘉註南渡後宮[illegible]御日所飲則即此品　姚氏殘語紹興進茶自高文虎始　滄水集茶詞歲[illegible]天恩拜賜金奩春風一朶紫雲鮮明月輕浮盞面想見清都絳闕蓬萊多少神仙歸來滿袖玉爐煙韻待年年天宴）

莫把杭州作汴州山河牛角為誰謀西湖水石無情況
縱少藹花也是秋
（彝堅志金人南侵高宗奔杭有人題詩吳山子胥祠云逃杭不已思閩廣牛角山河日入尖　四朝聞見錄高宗六龍未幸所駐蹕錢唐表裏湖山之勝）

（歎曰吾舍是何適　宋稗類鈔黃妳四宮從邪雅朱希真字熹朝之累官大理寺簿憤時不樂閒行西湖慨然嘆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品題今無復情況何耶　楊萊樂湖亭之勝大似江上但無蘆葦二月二十日移植數千本詩云大年著色山無雨摩詰無聲句裏秋也是湖山無限好更栽蘆葦伴輕鷗）

晝長紅紫競含芳繡錦亭邊鬬草忙妃主一時齊掩口輸他內侍嚼生薑

（乾淳歲時記二月一日中和節排挑菜宴預備花斛已植生菜薺花諸品以金篦挑之賞則珠玉金銀罰則唸詩念佛飲冷水吃生薑以資戲笑　都宮殿考有繡錦亭）

七插高鬟末利花萵鷄鴨雁巧筵著樓中妝點嬌兒女荷葉新裁半臂紗

（乾淳歲時記茉利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戴多至七插所值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　又乞巧小兒女多衣荷葉半臂設萵鷄鴨印鳧雁水禽之類）

試罷尋春上翠樓雙鬟半嚲聽歌喉燭花紅篆揮毫處從此佳人喚狀頭

（夷堅志洪邁試詞科出院同試者五人至抱劍街媼孫小九家置酒於小樓而燭結花若連珠孫曰今夕燭花呈祥其爲登第可證願各賦一詞洪詞臨江仙有云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匆匆姮娥相並曲欄東也知不遠步蟾東風果奏名得第）

手把青芝說舊恩雪香亭畔掩啼痕宮花零落收銀鑰卸下歌妝出禁門

（談薈南宋宮人有王清惠號沖華如意是六朝宮人所遺　桂苑叢談有花光雪香亭雪泉詩集王清惠宮人從宮監門下以道詩云玉鉤簾外前朝柳鬬鴨闌邊小艷花莫道君王不曾問好收殘縷繡宮花　湖野雜記李王二才人俱明艷高宗愛之召小黃門擊鞠毬見之常盛飾孝宗聞之特許自便）

空王不管有情癡一晌貪歡醉酒巵搵盡深閨兒女淚玉釵何處寄相思

（玉照新志張安國春日諸友遊西湖至一處見小寺於窗戶間得玉釵半股青絲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詞以詠其事下明清詩云淒涼）

（寶釧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

紅燈綠幕近黃昏幾醉藍橋風月罇新揉杏花高髻子衣香綷縩進歡門

（武林舊事元夕諸妓夜會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又諸色酒名吳府藍橋風月　夢粱錄食店門首以枋木及花樣沓結縛如山棚竿縛皆朱綠五綵裝飾謂之歡門）

思陵八法果堪珍絹本親披草洛神閱古堂中十三帖笑他婢又學夫人

（清河書畫舫思陵洛神賦絹本大行艸書後署德壽宮書　玉照新志米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為冊如手簡宋書詩文各分類聞已盡歸於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　雲麓漫語婢之婢謂之重臺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為重臺婢　思陵八法事見前）

拘沒皆歸南庫藏須還御筆煥天章宮亭西畔悲家帝

（滕王蛺蝶圖偶張彩　今遺什藏西湖　唐畫五十四驪珠龍）

瓦屋江州是故鄉

（金陀續編本部據江州申見在岳飛田產屋宇等有人承佃田三頃一畝地九十一畝水磨二所廨宇艸瓦屋共六百六十一間地基屋宇共二百六十一間　又明後藏元御筆手詔無慮數百章不書名為權臣所誣悉被拘沒今聞見在左藏南庫乞蒙洛太常議謚而本家別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給付令家參考庶使子孫久遠珍藏奉聖旨令左藏南庫搜檢給還　玉楳集秘書故居詩元是廬山舊遊處宮亭西畔著衡茅退歸似坐經新家知伯叔果一池種蓮不可製萬竿翠竹輕敲不須添客作然笑乞與林堂樂耆均）

台星朗耀紫垣中賢牧堂前像已工衮冕師王生意在柳洲更與坐龍宮

（夢粱錄郡治有賢牧堂繪師畢師浙東使門吏陳詢乞增己像　西湖游覽志餘柳洲寺中祠師臣趙師睪重建元王蘀其中三像一翁韓侂胄一樣陳自強一橫師睪時韓陳猶在堂臣贊於中及師睪自說其像不敢附韓陳云　又聞臨時郡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謠謂之天上台星少人間宰相多）

孤峯西轉水東流風月臨平動客愁幾處桑麻邨舍外

漁姑多住藕花洲

（咸淳臨安志臨平山上有墖有龍洞細礀洞有天井下有東嶽廟宗陽觀峙立兩旁又有藕花洲即鼎湖也　沈金部汝諧詩有山勢分明飲水蹯孤峰西轉鬱嵯峩之句）

故宮忽見舊冬青一墖如山雪涕零欲訪影魚香骨案
更從何處叩英靈

（楪菴小乘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瘞置於故宮殿基上建石墖厭之以厭勝江南人心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置於其下高一十三丈　解醒語西僧楊璉正伽發掘宋帝諸陵寢徽宗陵得走馬烏玉筆箱銅凉撥繡管高宗陵得正珠戲馬鞍光宗陵得交加白齒梳香骨案理宗陵得伏虎枕穿雲琴金猫睛爲徽龍肝石爲軟蹄玉磬楊貴妃物度宗陵得五色藤絲盤影魚黃瓊扇柄按元史楊璉正伽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諸陵之在錢唐紹興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內殿傳來宣近臣酒酣歌罷笑宮嬪當前欲乞詞人筆
香霧輕飄解領巾

（齊東野語孝宗內宴酒酣內人以帕子從曾覿乞詞）

一團寒月白鱗鱗太史占來上瑞新後苑已圖耕織事
民間又見踏犂陳

（述異録慶元間丁巳冬二十夜月如初出時臨安嘉興人皆見其圓圈如望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年大稔　玉海景德二年内出踏犂式付河北轉運使令詢訪民間可用則官造給之　又紹興中樓璹畫耕織二圖四十五事爲五言詩門十五首高宗召對以進呈宣示後宮）

定帖初來彩盒呈筵前最喜寶釵橫含情一樣春閨女
多少羞容受壓驚

（夢粱録伐柯人兩家通報擇日過帖各以色綵襯盤安定帖然後相親　又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釵插於冠髻中名曰插釵又若不如意則送綵段二疋謂之壓驚則姻事不諧矣）

酒衣簇盞盡銷金綵幣紅羊報吉音鬚掠巾環相答外
一罇魚水用心深

（夢粱録婿氏往女家報定加以雙羊牽送以金缾酒裝以大花銀方勝紅綠銷金酒衣簇蓋酒上　又女氏即於當日回定禮以珠翠鬚掠皁羅巾段七寶巾環　又用金銀打造魚箸各以綵帛造像生葱雙株挂於魚水罇外）

妓樂迎來樓轎前催妝擎寶鏡照團圓兒童拾果攢花斗
爭乞攔門利市錢

（夢粱録至親迎日借官私妓女及樂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樓擔花藤轎前往女家迎取新人　又剋擇官執花斗盛五穀豆錢綵果望門而撒小兒爭拾之謂之撒穀豆以壓青陽煞耳　又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　又樂官妓女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

青花氈上步紅蓮佳兆乘龍跨錦鸞百子帳中看合髻
綵縧雙結兩心聯

（夢粱録新人下車左右女使扶持而行踏青氈花席上先跨馬鞍背平秤而過　又男左女右結髮名曰合髻　又禮官請兩新人出房參堂男執槐簡掛紅綠綵綰同心結倒行女挂於手面相對而行謂之牽巾）

塗金貼套蜜油缸還送花冠鵞蛋雙親串三朝餽女後
並肩絮語坐紗窗

（夢粱録三日女家送冠花緞鵞蛋以金銀缸兒盛油蜜頓於盤中四周撒帖套丁膠於上　又女家或於九朝內移廚往婿家致酒謂之餪女會）

歲晚西廬冷不禁風饕雪嚙惱詩人清寒儘境非人世
何處能回暘谷春

（澹齋集左藏南庫西廬下爲閣負暄扁題左帑大禁清寒非人間有也而庫官孔仲古汲季子東史伯藏心西天功勒一大閣不薪不炭煖然非人間有乎以小暘谷名之且賦絕句水衡仙客任水天霜嚙風饕更禁烟不是移來小暘谷老夫凍折兩詩肩　案左藏庫在清湖橋）

銀牓恭書字翠華玉壺私酒愧官家三千庫米都蠲卻
一任東風轉柳花

（老學菴筆記德壽宮德壽殿皆壽皇御書扁署臣某恭書四字　桯史右正言袁孚論北內有私酤光堯怒孝宗諭曰太上怒甚昨日方宴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於上　思陵録四月庚辰因忌行香運司令承受奏每糶米五千石內二千石御前酒庫三千石德壽酒庫內批德壽宮三千石更不供納送中書省照會　武林舊事壽皇承歡兩宮楊誠齋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

白練分馳滾畫毬毬門高築殿西頭芙蓉秋晚誰先得爭唱紅旗第一籌

（玉海淳熙四年命閤門稽太宗朝擊毬典故仍先習儀詔擊毬御朋是日三少使相執政已下各分朋侍立上擊毬毬門回馬御殿皇太子以下稱賀　續文獻通考淳熙四年九月閱蹴毬於選德殿　周必大年譜同宰執赴芙蓉閣觀擊毬內宴選德殿有御製詩吳芳亦作福寧殿宋德惟知監守成禾黍二登占叶氣簫韶九奏播歡聲未央秋晚林塘靜太液波閒殿閣明嘉與臣鄰同燕樂不忘修庶政答不平　宋史有司除地東西為毬門加以采繢承旨二人守門衛上二人持小紅旗為唱籌御龍官錦繡衣持歌舒棒周衛毬場東西建日月旗教坊設龜茲樂於兩廊鼓各五閤門預定分朋狀取親王近臣駙馬都尉以下悉預服異色繡衣左朋黃襴右朋紫襴烏皮靴冠以華插脚折上巾天廄院供馴習馬帝乘馬出教坊大合涼州曲馬皆結尾內侍發金合出朱漆毬擲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東門帝擊毬教坊作樂奏鼓毬既度颭旗鳴鉦止鼓帝回馬從臣奉觴上壽貢物以賀始命諸王大臣馳馬爭擊毬門兩旁置繡旗二十四而設虛架於東西階下每朋得籌即插一旗架上以識之帝得籌樂少止從官呼萬歲群臣得籌則唱好得籌者下馬稱謝又有步擊者乘驢騾擊者時令供奉者朋戲以為樂云　武林舊事築毬左軍一十六人毬頭張俊蹺毬王憐等）

特設山林高士寮常從講易問逍遙一朝杖履紅塵去琴韻松風久寂寥

（四朝聞見錄孝宗聖性超詣尤精內典時詔山林修養者入都寘之高士寮人因稱之曰某高士有謝高士以從臣薦講易於宮中孝宗問以老莊之學易如剛最後灑掃高士堂亦稱高士無甚異惟善於灑掃陸三山因齋宿外宮知其處有三蒼童對弈聞松風間有琴絲聲棊聲陸公心羨何異神仙扣童願見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藥處陸因歎曰高士亦見御藥耶笑而歸　高似孫止詣序云易如到太乙宮高士也號玉京外臣）

歌吹年年豐樂樓春晴三十六梯遊千官墻下題名姓風景依希似汴州

（湖山勝槩豐樂樓為朝紳同年會拜鄉會之地　絕妙好詞韓疁浪淘沙豐樂樓詞云裙色艸初青鴨綠波輕試花霏雨遲春晴三十六梯人不到獨喚瑤箏　艇子憶逢迎依舊多情朱門只合鎖娉婷却逐彩鸞歸去路香陌春城　江左十五子詩註煙霞洞口千官墻刻南渡諸臣姓名）

初開棘院立新科別取名流博學多底事分經誇蕊榜傳來謬種竟如何

（日知錄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除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為盛多至卿

相翰苑者　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　又理宗朝有司命苟簡發策用事疏舛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命之文時謂之謬種流傳）

天章燦爛半山霞白石清泉有道家誰到永和尋石鼓多從水甕看桃花

（咸淳臨安志皋亭山理宗御書三字為扁有崇善靈惠王祠名半山廟旁有水甕以桃花塢　又教陶孫詩樵路縈連入翠微清泉白石可忘機雲中犬吠劉安過樹杪春深望帝歸　又桐和山在臨平山之西晉武帝時岸壞出白鼓擊之無聲張華取蜀桐木刻作魚形扣之聲聞數里　[illegible]小叢書升庵條宋物非昔人猶號永和堤永和堤即臨平驛路）

燦錦亭前瀹茗香即看百戲列迴廊影花扇底招關撲分取金錢松子量

（乾淳起居注乾道三年三月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　夢粱錄大街關撲如漏塵扇柄異色影花扇　老學庵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九仙有夢順人情臚唱傳來互有名魚雀不同松柏貴自然公自不如卿

（湧幢小品陳僕射俊卿謁九仙祠問功名夢仙曰前程在黃公度口陳謁黃黃曰我狀元子榜眼陳曰何尊己而卑人黃曰然則狀元爾榜眼我廷試黃果元陳榜眼高宗問卿土何奇黃曰披錦黃雀美酒印子魚肥陳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高宗曰公不如卿改陳為元）

堂花看罷冶遊歸去逐西塍燕子飛衫紫紛紛裁御愛鬭將春色上春衣

（癸辛雜識有馬塍堂花　燕翼貽謀錄中興以後行都貴賤皆衣黝紫謂之紫為御愛紫無敢以為袍衫者獨婦人以為衫褙謂）

柳堤紅舫宣魚戶殘殿春燈點蟹脊聞道民間供況索菌丁昨夜又新除

（蟹譜宋時置監御廚一至院六御食經中亦有蟹法但不常御賜命則進　又錢塘四具魚戶蟹戶專掌捕魚蟹　下搭原鎦至正月重出謂之看燈蟹　夢粱錄街市點燈賣蟹謂之況索　菌譜合蕈產於台州當進呈標以台蕈上進見誤以讀合蕈因承誤既久菌遂以此冠於諸菌）

桃柳春工費主持，妄遭蕭縛笑無知。橫行介士風流甚，西子湖頭作判司。

（李臥雲志：步司將狄訓練五更，率錢湖門，覺有物觸其足，取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怪醜。狄卒執送於家，仲假寐，夢一人長髯，容貌可惡，淡綠袍，軟幘黑靴，烏犀帶，持手版揖曰：某乃西湖判官。）

月課曾遺政府羞，當時穢德有箕裘。斬新節帖開言路，湖上平章十六秋。

（宋史紀事本末：以陳自强爲右丞相，言路既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進倡優奉帝爲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去，謂之節帖。　忠肅公集賈平章故第詩：棨華泪沒幾星霜，燕寢於今水閣荒，鼠跡印塵苔故榻，燕巢經雨落空梁。紫雲影斷人千古，金谷花殘夢一場。世事興衰只如此，啼鵶不必怨斜陽。）

當平富貴付猴形，飲博場中幾醉醒。相法若應爲太守，可無萬里嘆伶仃。

（齊東野語：賈似道少日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既卧，因嘆惜再三。似道叩之，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陷，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之行。　又徐謂禮自誇閱人多矣，少時與賈似道爲姻婭，賈平章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叩徐公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

曾因神馬駐三軍，香火南來第一勳。廟貌忽爲丞相怒，居民空自殺王雲。

（南渡錄：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封康王。靖康之變，質於金，與金太子同射，康王三矢俱中，以爲此必揀選宗室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爲此，留之無益，遣還，换正太子來。高宗得逸，奔竄疲困，假寐於崔府君廟中，夢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之，已備馬於門首。康王驚覺，馬已在側，霜露鬣鬃，昂然翹足，躍馬南馳，既渡河而馬不復動，下視之，則泥馬也。　宋稗類鈔：高宗坐磁州，宗忠簡假神道以止之，曰：州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有馬吏斷應，遂入燒香，其馬御車擁守物哭，路遂止不往。一日北使來，帝悟出接，少趦，屬應上告以故，擔曰：余以功今都歸功於神，恐不便，即曰以之。　宋史紀事本末：王雲副康王使，至磁，宗澤迎曰：肅王一去不返，今又復來，何爲？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正賊也，因執雲殺之。　考湖州府志：崔府君廟在南潯鎮，年久。又金人陷揚州，高宗南幸，金人追之，至南潯，擱泥者見崔府君應神祠中，月下儀見泥馬，忽動，蹄之而行，遂入杭州，舊封康王寺，今僅能識寺，俗呼康王寺。按高宗從未至湖州，此載殊恐有誤。　宋顯應觀祀崔府君，在錢湖門外。）

乞將主簿玉雙瓶，瀹水風前上雪亭。飲取第三春貢好，解從官柳醉微醒。

（平園集：周必大胡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胯日鑄二瓶，曰：賀客稱觴滿冠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閩焙，主簿雙瓶揀越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勅使宣台饋，莫忘幽人賦葉嘉。　省齋藁：賦詩謝送賜茗，復以丙申小春四銙爲贈，詩云：淳熙又貢第三春，驛騎星馳渡劍津。七祖師泉名舊，八功德水且嘗新。雪真上處休嫌景，火閣煎時却可人。只恐吞從官柳動，連宗入還欲醉。精淳註：官柳，邦衡侍郎名。）

初聞響盞點葱茶，迎酒旋聞賣酒家。橫笛一聲吹入破，便從竹葉換梅花。

（夢粱錄：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又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饊子、葱茶。　至正直記：故宋爲府官及數貴倒賞賜酒，卻於官府支給，以鼓吹歸，謂之迎盃。　都城紀勝：暑天兼賣梅花酒，用鼓樂吹梅花引曲破。　曲洧舊聞：杭州酒名清露香白酒。　續松漠紀聞：燕京茶肆設雙陸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江左曾傳定武本，宣和殿裏幾回看。八千禊帖空留得，螢紙應無似牡丹。

（蘭亭考：定武者乃江左所傳晉人會稽石刻。　太平清話：唐太宗蘭亭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熙寧間薛紹彭聞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碑陰者，遂易之以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置宣和殿。或云是藏瑪瑙亭，靖康之亂，尚方珍寶悉歸金，獨此石金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未逾月，金南侵，大駕倉卒渡江失之，紹興中密旨尋訪，竟不獲。　芝園前集：賈似道當國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

朝來宮婢繡囊添，滿院飛花掩畫簾。手把輕羅還絮語，每逢三月病懨懨。

（神仙通鑑：皇甫坦先生善布氣，諸位有甄孃孃病躄足累年，躡而後能步。太后命先生療之，布氣即釋，踊而行。及將還山，留一扇於禁中，曰：有發寒熱者，以此扇當之。未幾，宮中多患瘧，用之皆驗。　萬歷杭州府志：陳沂，其先卜人，屯擇而南，遂爲錢唐人，嘗治康王妃危疾，自殁，賜御前羅扇，元宮中有疾欲不時召之者，聽持扇入禁中，金吾閽寺皆不得沮。仕至翰林金紫良醫。　考癸辛雜識：紫紗羅扇不得入宮。）

一叢東閣碧琅玕，花木陰陰晝影寒。但覓隔窗通小飲

嬾從秘省借書看（玉堂雜記學士院東閣廊下小池旁植金沙月桂之屬海棠[illegible]玉繡毬各一株 硯北襍志宋嘉定間著作郎曾從龍請嚴臣僚借書之禁[illegible]一三年三月詔秘書省書籍非備有官毋得借書許從監少貫簿存欲圖文籍為檢閱較正等用即先批簿以憑請取候還本庫隨與點收欲借出已久亦須從監以察隱遺從秘書監葉禾言也）

一奠神輿列祖筵焚香端為奉賓天公家楮券猶傳世

例得堯夫用紙錢（楓窗小牘思陵神輿就祖道祭百官奠哭紙錢差小官家不喜諫官以為俗用紙錢乃釋氏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今上抵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錢乎 鼠璞楮券[illegible]稱貴以傳別特民間私相稱貴以為符驗公家未嘗為之紹興間錢端禮議令榷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據關子三百萬）

芙容楊柳見梳妝燕子歸來覓錦梁滿目湖山仍似舊

長橋何處弔朱孃（湖山類稿宋氏後汪水雲答大內芙蓉閣宮人梳洗處詩有楊柳兮青青芙蓉兮冥冥美人不見兮夜雲錦梁雙燕來又去夜夜蟾蜍窺玉扉 水心詩鈔朱孃曲憶昔翁翁有長橋濱朱孃酒店相為鄰自言三世充柏戶官拋萬斛嗟長貧）

又畫簪花技最工涉兒趨奉亦匆匆滑稽把色尋常事

艷段爭如無過蟲（夢粱錄有一等手作小子入宅院趨奉郎君子弟為幹辦襍事插花挂畫帶涉妄作謂之涉兒 都城紀勝襍劇中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襍劇或添二人名曰裝孤其吹曲破斷送謂之把色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又隱於諫諍故隨便跣露謂之無過蟲）

乘輦何妨可祀神要將喜怒任權臣六宮歌管春風夜

蕭寺焚香拜美人（齊東野語度宗壬申歲有事明堂將登輅雨至賈似道欲少候行宮使胡顯祖請乘輦上從之似道怒欲去顯祖竟追削顯祖本太常禮官以女為美人故也此有旨美人胡氏追毀命婦告送妙淨寺削髮為尼）

圖畫新翻黃鶴箋幛歌山水潑雲煙欲從符印求正蹟

記取書題善雅傳（清河書畫舫思陵以行書子美題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幛歌黃鶴箋書正蹟 都穆鐵網珊瑚思陵宸翰下有行書一聯其印文曰善雅蓋宋景獻太子書而善雅其堂名也）

教駿人皆似九方邊臣重驛貢驪黃使船不用淩波襪

驥院新編第幾綱（玉海建炎四年詔騏驥院差教駿五十人赴御馬院養馬 又建炎元年招募習水善波操舟使到之人令擬到軍號樓船軍詔從之 又邕州置買馬司凡四尺一寸以上每[illegible]匹為一綱 金史粘罕曰南人使船如使馬[illegible]可敵也）

角繻包髻出彤庭任子當年只六齡若到軍中備反側

井泉不獨紀銀瓶（宋史本傳韓彥直世忠子六歲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跪書皇帝萬歲帝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丱角之繻傳其首 金佗續編初飛與張俊承詔視世忠軍往辭檜檜謂之曰且備反側檜為此語欲激其軍使為變因以罪世忠耳 飛答曰楚州之軍即朝廷之軍也檜色變惡

飛語直 湖壖襍記銀瓶小姊者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難女欲叩闕上書邏卒攔止之遂抱銀瓶墜井而死 按孝宗初追復武穆原官以禮殉葬訪求其後[illegible]子錄用孫以上皆官之女少者俟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孃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孃岳雷女三孃俟出嫁日夫官與補進武校尉俱載在金佗粹編中則銀瓶小姊殉孝而死寧不經御旨追贈且岳珂為武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紅頰香狹梳鵓角青鬟嬌女狹牙魚落花軟襯春趺小

為看風光九十餘（留青日札宋淳熙中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頂左右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鵓角 愧郯錄近世中都閨閤[illegible]飾者率為物象螳一角而兩足鳥翼而鵓尾通國服之謂之牙魚 藝林伐山南渡後婦女窄鞋弓鞋如良人故當時有蘇州頭杭州腳之諺）

童夫人尚有童心雲色獅猫愛護深堂上氍毹春不管

伺他風蝶臥花陰（老學菴筆記秦檜孫女崇國夫人小名童夫人愛一獅猫失之遍索不得 咸淳臨安志都人畜猫長毛白色者名獅猫蓋不捕之猫徒以觀美特見貴愛）

糖霜水飲涼生齒暖閣春回乍減寒昨夜宿酲猶未醒

又聞宰相罷堂餐（南宋相暇慶壽見蔣峴尚書家子弟言理宗內中四月作竣欽賜荊水過多頒甚江之道有興謀欲奉上為入上日賈似道聞之密以其姊貴妃轉聞亟奏之　宋季三朝政要紹定元年明年上飲宴過度史彌遠以為故時人譏之曰陰陽眠燮理天也醉經綸　經濟類編董宋臣逸上宴宮中進俗優混扇諸戲以奉帝為娛樂　糖霜譜遂寧叔作糖霜譜金閶之且久僞獲七篇書讀於大慈之方丈況紹興二十四年卧雲菴守元書）

龍檐歸寧鹵簿齊賜筵意思綳飣黎同時眷屬皆恩賚

生色文羅翡翠篦（武林舊事后出宮至祥曦殿上升龍檐出和寧門至皇后家賜筵皇后編高飣十楪果子意思十件又皇后散付本府親屬宅眷翠冠翠扇翠篦環剝繡領生色羅金銀錢金盆盞）

婕妤寺水注方塘高揭銀鉤寫鳳皇羞殺易書供斧劈

松門仍傍狀元郎（四朝聞見錄方家峪有劉婕妤寺泉自鳳山而下注為方池上揭鳳皇泉三字乃於湖張紫微孝祥所書自軌中為后兄呼為夏國舅寺中謂於湖書未足逸自書三字易之孝祥至寺中不復他語但語左右以斧劈為薪止用孝祥書）

三千玉貌各含愁羅帶相攜赴碧流明月夜寒彈怨語

琵琶聲咽故宮秋（宋元通鑑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水雲集一洞吳山在眼中樓臺疊疊間青紅錦帆後夜煙江上手抱琵琶憶故宮）

亂墳誰與一盃羹深羨花宮有世情至竟餘杭門外路

居人不識薤歌聲（成化杭州府志愍忠寺貞福寺向寺南渡初殿帥楊存中請建於北山鮑家田育芝塢專屯駐司諸軍瘞所置僧以守香火　文獻通考諸寺院之多死者類請求貴臣改為墳院冀免科敷詔戶部申嚴行下　成化杭州府志杭城舊有十三門惟餘杭門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櫬）

內教場開練虎賁雕戈千騎曉雲屯將臺金鼓黃旗動

敕賜將軍射鐵盆（玉海乾道二年十一月辛白石大閱　三年三月丁亥殿前司選鋒等軍馬軍九百騎入內教場射鐵盆箭銀盃　四年十月辛未[illegible]大閱前一日於教場東）

（到幕宿翌日皇帝登臺舉黃旗諸軍呼拜舉白旗變方陣為備敵之形舉皂旗變圓陣為自環內固之形舉赤旗變銳陣諸軍魚貫斜列為衝敵之形舉青旗變直陣上親御甲胄指授方略六師歡呼犒賞有加焉）

錦標爭過一清堂畫鼓敲殘亂夕陽更有戈船迎弄處

十分打扮是錢唐（武林舊事玉蓮堂原名一清堂競渡爭標於此　都城紀勝西湖春仲浙江秋仲皆有龍舟爭標輕捷可觀有金明之遺風　隨隱漫錄余少觀金明池水戰為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唐水軍戈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沒聚散如神以視金明池如兒戲耳　在軒集競渡櫂歌建雲府主風到處總相衙朝了霍山朝岳帝十分打扮是杭州）

上苑鶯花赴試春南宮佳兆遇魁神東風不解相思句

愁煞紅簾粉淚人（毘陵志錫山許宗美以壽皇登極恩赴省試詣太乙宮禱已周行廊廡間才舉足見一神位云河魁從魁宗美甚喜洎南宮揭榜何自然為省元而宗美以詩賦魁前場蓋符一魁之姓名云　林下詞選易祓彥章長沙人寧宗朝狀元以優校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長相思詞寄之云）

朝有時暮有時潮水猶知日兩回人生長別離來有時去有時燕子猶知社後歸君行無盡期

臨軒安用捉刀為對使偷輸聰慧時一闋清詞新譜出

杏花春雨有誰知（癸辛雜識寧宗不慧而訥於言每北使入見除以宦者代答　詞苑叢談宋寧宗浣溪沙詠杏花詞花似醲容上玉肌方論時事卻喻妃芳陰人醉漏聲遲珠簾半鉤風乍暖雕梁新語燕初飛斜陽猶送水精卮）

朝衫香褪獨徘徊睡思初濃水閣開怪得無人理紈扇

綠陰猶自摘青梅（昨非菴日纂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闌繞簇簇游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微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多在紅塵道　古今女史趙葵同知樞密院朝罷歸私第而諸姬不見葵往訪之乃群聚摘青梅有一婢能詩賦葵責令賦詩云祈聲黠報晝春回滿院春風繡戶關怪得無人理絲竹綠陰深處摘青梅）

倚翠偎紅作大帥畫船天外送歌兒含情無限闌干曲

惆悵參橫月落時

談藪樓叔韶鑰初入太學與同舍友皐善休日乃相率出城買小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皆然交蔭於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過何也便起推兩壁小戶入草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堅侍者進點心茶膳一品甘芳精好撒器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樹影翠色相映發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命以麈尾敲闌干數聲俄有小艇舫衝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質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姣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讙浪謔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惝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暫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起迨夜已盡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即僧榻試穴隙窺則僧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徬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又密懇之逾時側耳聽聲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曉僧送之門鄭重而別回視來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到非人間其後出處參商竟不克再詣

鴛鴦打散合蟬陳今古詞章集混成一段霓裳一歌曲

愛他三十六番新

癸辛雜識故都德壽宮舞譜其中皆新製衣曲多妃嬪諸閤所進內有左右垂手雙拂合蟬舞頭舞尾打鴛鴦等曲皆前所未聞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齊東野語混成集修內司所刊古今詞歌之譜靡不備具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

遺像猶思墜紫雲皋亭空見伯顏軍一從南北飄零後還有梅邊坐祭文

水東日記文山像上有太傅錢唐于公謙題云嗚乎文山遭宋之季狗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於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于公每懸此像於座側數十年如一日也　夢占類考文天祥大父夢一兒乘紫雲而下已而復上行生天祥名雲孫字天祥後以字行字履善及廷試第一理宗見其名曰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字之曰宋瑞　宋濂集文文山詩註伯顏至皐亭山除樞密使右丞相奉表詣北軍講解見伯顏陳大誼留營中不遣　文山全集空坑之敗夫人與佛生柳小娘環小孃顏孺人黃孺人皆爲俘至元帥所已而佛生亡有憐其像乃養爲已子矣　吳文正公集跋文丞相與妹書一代三百年有此臣一家數十口有此女臣不二君女不二夫臣盡節而死女全節自生不愧於天不怍於人可傳于萬世矣哉異卿出其門藏此帖甚珍之意誠可珍也觀此爲之流涕　書吾系天祥過南安從人生瑩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　宋遺民錄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與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錄數十本驛途所過貼之又義在後文丞相死國然丞相從容就死固不係鼎翁之文而鼎翁之志可悲矣鼎翁名炎午號梅邊所著有吾汶稿

桑海英風不可攀南朝叙歷舊江山惟餘幾輩才人在詩卷長留天地間

閩頌集吳萊桑海遺錄序云淮陰龔開聖予撰文宋瑞陸秀夫二傳叙其前後死節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今古者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以待太史之采擇焉　天地間集謝翱所編其詩爲家鉉翁文天祥文及翁謝枋得鄭協柴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謝鑰陸壑何天定王易簡范協吳子文韓□林景晤凡十七人明宋濂著謝先生傳云天地間集五卷蓋未完書也　月泉吟社吳渭清翁集謂以故宋義烏令入元不仕退居吳溪延致方韶父謝皐羽吳子善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以四時田園雜興命題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三子爲其評校選中二百八十名甲乙其名次出一榜各有賞給今列其詩者僅六十名題名多隱匿有重名因詩爲失第一羅公福杭清吟社三山連文鳳也第二司馬澄翁義烏馮澄也第三高宇杭州梁相也第四儂邨人註古杭白雲社第五山南隱逸義烏劉應龜也第六子進分水魏新之也第七栗里金華楊本然也第八倪楷義烏陳堯道也第九全泉翁孤山社全璧也第十呂溪翁東陽呂文老也第十一方賞桐江方德麟也第十二鄧草徑三山劉汝鈞也第十三魏子大註武林九友會日第十四喻似之分水何鳴鳳也第十五蹋雲建德梓州翁合老仲嘉也第十六王華吟容分水林子朗也第十七田起東崑山劉蒙工也第十八唐楚友孤山社白珽也第十九識字耕夫武林社泰州周暕也第二十學古翁桐江趙必拆也第廿一社翁劉釣豪姚潼翔也第廿二騎牛翁三山高鎔也第廿三天目山人義烏吳璘也第廿四安定書隱義烏胡南也第廿五樵窗居士浦陽黃景昌也第廿六栗伊仲澤金華黃霖也第廿七陳舜著武林社陳必復也第廿八方尚老桐江方子靜也第廿九朱孟翁東陽人也第卅安雲傑杭白雲社趙必拆也第卅一陳希郎義烏陳舜道也第卅二劉時可雙溪人也第卅三岳重武林九友會日僧□楚也第卅四雲東老吟義烏許元發也第卅五避世翁義烏洪貴叔也第卅六觀我金華楊舜舉也舜舉即本然之字第卅七滌湍甫義烏人也第卅八龜潭朱釋老金華人也第卅九樵逸山人洞江李孳也第四十柳圃月泉陳君用也第四十一臨泉僧志寧杭人蔡潭也第四十二吟隱俞自得金華人也第四十三東湖散人註古杭人第四十四仇近村古杭仇

遠也第四十五陸緯孫註即分水何鳴鳳第四十六陳鶴皋註即月泉
社陳君用第四十七葊清建德王進之也第四十八感興吟註桐江人第四
十九王進之建德人也即上冷清第五十元長卿註即馬陳希聲也第五
十一閩人伯仲即陳希聲第五十二識東老註月泉社人第五十三子
直註即魏新之第五十四龔慶發苕水陳又淵也第五十五九山人註渴
杭第五十六桑柘區金華人也第五十七柳州註月泉社人第五十八
草堂後人杭人也第五十九君瑞桐江人也第六十青山白雲人杭人
也已上詩皆全後又列摘句有無機老曲袁子問田叟大唐人機軸忘懷
老人五雲山人老農劉存存石姥寄多變淵雲水句雲人傳宣山自家
意思柳老俞如山踏犢者山野人盤隱宋子扶杖夫赽嘯翁自適郭
建德駱衙賓陳帝臣晚節竹窗燕翁俞梓盧處藍田道人林泉生傳九
萬才人其間或有名或無名大抵皆宋末遺老也舊有吳渭序明正
德中田汝耔重序刊行　谷音清江杜本伯原輯瑤東王澮洛陽程自
修鄒鄒齊珍河東元吉曲阜孟瀜廣漢安如山成都王翥襄陽師
嚴廣陵張琰漢陽汪涯建安詹本四明皇甫明子長沙丁開括蒼鮑
輗京口崔璆姑孰魚潛瑞陽柯芝柯茂謙郝海豫章熊與龢
宜春晏七大庾孫璉臨江楊應登楊慇盱江潤徽又无名氏番陽布衣
瀟湘漁父閩清野人羅浮狂客凡一十三人無名氏四人詩一百首蜀郡
張槃跋云皆宋亡元初之節士多嚮人青詠之辭題曰谷音者山谷之
音野史之類也　宋遺民錄程敏政編自序云宋末王鼎翁謝皐羽
唐玉潛三子其名不載於宋史因輯其遺文以備史事并附錄張毅甫
方韶卿吳子善龔聖予汪大有梁隆吉鄭所南林景曦諸人之作而係

庚申君事實於後凡十五卷　樂府補題集中倡和作者為王聖與周
公瑾王理得馮祥父唐英發呂和甫李商隱練行之唐玉潛趙正卿
李師呂張叔夏仇仁近凡十三人又無名氏二人共詞三十七首合為一
卷陳維崧四六序云嗟乎此皆趙宋遺民之作也粵自雲迷五國橋
識啼鵑潮歇三江營荒夾馬壽皇大去已無南內之笙簫賈相難歸不
見西湖之燈火文不備錄

南宋襍事詩卷七

嘉善劉于落手錄
武林芹香齋摹鐫

鍾嶸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詩品三卷、（內府藏本）

梁鍾嶸撰。嶸字仲偉、頴川長社人。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名。齊永明中爲國子生、王儉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入梁仕至晉安王記室、卒於官。嶸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士禎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爲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稱王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間避齊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鍾嶸詩品卷上

梁[illegible]參軍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illegible]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illegible]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

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

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顔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

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　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宮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

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録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古詩　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　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　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

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絶眞骨淩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顔延[redacted]註解法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黄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黄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鍾嶸詩品卷上

鍾嶸詩品卷上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録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徃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顔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顔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録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録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

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晉中散嵇康詩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艶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讚晉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 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子荊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

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繁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 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 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

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 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欲其質直至如歡言酔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 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

實録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録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照詩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駈邁疾於顔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朓詩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

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暎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輙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禄沈約詩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功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鍾嶸詩品卷中

鍾嶸詩品卷下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鋭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顔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淩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冲詠史顔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陽山顧氏文房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

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

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

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晉中書繆襲晉散騎常侍夏侯湛

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陽山顧氏文房

晉驃騎王濟　晉征南將軍杜預　晉廷尉孫綽　晉徵士許詢　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眞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曄詩　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矣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　孝武詩彫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redacted]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　宋中書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曇緒　宋越騎戴法興　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搢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　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脩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　齊釋寶月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切而有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

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　齊征北將軍張永　齊太尉王文憲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齊黃門謝超宗　齊潯陽太守丘靈鞠　齊給事中郎劉祥　齊司徒長史檀超　齊正員郎鍾憲　齊諸暨令顏則　齊秀才顧則心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

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　齊朝請吳邁遠　齊朝請許瑤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齊鮑令暉　齊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珪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彫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祏

祏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　齊綏遠太守卞彬　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

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保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促着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梁中書郎范縝

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　梁建陽令江洪

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　梁晉陵令孫察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鍾嶸詩品卷下終

正德丁丑長洲
埭川顧氏雕

本事詩一卷

（唐）孟棨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本事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孟棨撰。棨字初中、爵里未詳。王定保唐摭言稱棨出入場籍垂三十餘年、年稍長於小魏公。其放榜日、出行曲謝云云。則嘗於崔沆下登第。書中韓翃條內稱、開成中、余罷梧州。亦不知爲梧州何官。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題曰孟啟。毛晉津逮祕書因之。然諸家稱引、竝作棨字。疑唐志誤也。是書前有光啟二年自序云、大駕在褒中。蓋作於僖宗幸興元時。皆採歷代詞人緣情之作、敘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七類。所記惟樂昌公主宋武帝二條爲六朝事、餘皆唐人。其中士人代妻荅詩一首、韋穀才調集作葛鴉兒。二人相去不遠、蓋傳聞異詞。薔薇花落一詩乃賈島刺裴度作、棨所記不載緣起、疑傳寫脫誤。其李白飯顆山頭一詩、論者頗以爲失實。然唐代詩人軼事頗賴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也。晁公武讀書志載五代有處常子者、嘗續棨書爲二卷、仍依棨例、分爲七章、皆唐人之詩。今佚不傳、惟棨書僅存云。

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懐佳作諷刺雅言著於雖群書盈厨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恠錄疑非是實者則畧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時之光啓二年十一月大駕在褒中前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啓序

本事詩目錄

情感第一
事感第二
高逸第三
怨憤第四
徵異第五
徵咎第六
嘲戲第七

目錄畢

本事詩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絶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絶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名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閤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横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絶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

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名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寛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廻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

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内刺史（失州名）郡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名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名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黄鶯久住渾相識欲别頻啼四五聲

韓翊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静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蓽門圭竇室唯四壁隣有李將鈇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

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旣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父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况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况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

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翊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候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

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後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乆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翃後事罷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汴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夙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

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慼之中復懼李之讎一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沉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言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

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䯼鬌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

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䯼鬌亦作低墮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遺傳也）

大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

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窻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秖應偏照兩人心（前欠一）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庄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隟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

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示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應紅人面秖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筓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

失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秖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涕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眞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眞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囘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

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爲累柰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靜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

元相公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襃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爲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襃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

識問其前銜即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憫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偏問座隅山水則襄如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蹔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摘（一作別）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愴古今情邐迤七盤路陂陀數大城花疑襄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艶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雲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座上即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盡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柰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栖歸飛鴉鴉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　玄宗聞之名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杼思畧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絶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行名後又題詩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

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吳武陵有文筆才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部內刺史贓罪狼籍敕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秖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

斥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illegible]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illegible]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曰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毋忽於冢

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勑李氏决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岧嶤龍君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

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淛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

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趙曾遊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匿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爐中石鼎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

骨刳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脝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罌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

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遘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上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

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兮邁音信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殁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髆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秖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曾不爲皇后邪

內寫詩 王三一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蹁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趍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搆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菶字元一

立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而笑

本事 詩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沈佺期曾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群臣皆歌廻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廻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

身名已蒙齒録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内宴中宗命群臣撰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暗汚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郤猶兒相報上中宗亦以金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槃茶安有人不畏鳩槃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内宴唱廻波詞有優人詞曰廻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秪有裴談内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本事詩畢

詩品二十四則一卷

（唐）司空圖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詩品一卷、（內府藏本）

唐司空圖撰。圖有文集、已著錄。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卽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閒。惟此一編、眞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書、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故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爲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

詩品二十四則

目錄

雄渾　冲淡
纖穠　沉著
高古　典雅
洗煉　勁健
綺麗　自然
含蓄　豪放
精神　縝密
疎野　清奇
委曲　實境
悲慨　形容
超詣　飄逸
曠達　流動

詩品目錄終

詩品二十四則

唐司空圖表聖撰
明毛　晉子晉訂

雄渾

大用外腓眞體内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强來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苒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卽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沉著

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縱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洗煉

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眞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眞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淺者屢深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罇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予不奪强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已不堪憂是有眞宰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眞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池臺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眞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于綠明月雪時

疏野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尋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遶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晴磵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苦若死招憇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眞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機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臨之已非少有道契終與俗違亂山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画中令色絪縕御風蓬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過孰不有古南山峩峩

流動

若納水輨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此表聖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則也昔子瞻論黃子思之詩謂表聖之其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於乎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以得表聖之品矣湖南毛晉識

續詩話一卷

（宋）司馬光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續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編題曰續詩話者、據卷首光自作小引、蓋續歐陽修六一詩話而作也。光傳家集中具載雜著、乃不錄此書。惟左圭百川學海收之。然傳家集中亦不錄切韻指掌圖。或二書成於編集之後耶。光德行功業、冠絕一代、非斤斤於詞章之末者。而品第諸詩、乃極精密。如林逋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魏野之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韓琦之花去曉叢蝴蝶亂、雨餘春圃桔槔閒。耿仙芝之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吹暖賣餳天。寇準之江南春詩、陳堯佐之吳江詩、暢當王之渙之鸛雀樓詩、及其父行色詩、相沿傳誦、皆自光始表出之。其論魏野詩誤改藥字、及說杜甫國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詩話所及。惟梅堯臣病死一條、與詩無涉、乃載之此書、則不可解。考光別有涑水記聞一書、載當時雜事。豈二書竝修、偶以欲筆於彼冊者、誤筆於此冊歟。

續詩話

宋陝州司馬光君實撰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堦下梧

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閬常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遘俱爲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爲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動門賜立戟詩云凝峰畫旛轉交鈸

彩支繁范景仁云曾見眞本如此傳欽聖作迎風畫旛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蘇州進士丁偃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徧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外羣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

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雁詩云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雁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 頭而走

林逋處士錢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盡梅之體態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南文士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怪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寇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其詩效白樂天體眞宗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太尉相旦從車駕過陝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野又嘗上寇萊公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僊又有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又竹杯珓詩云吉凶終在我反覆謾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郎仍詔

子孫租稅外其餘科役皆無所預仲先詩有妻喜栽花活童誇鬭草贏眞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務也仲先詩有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大甚故改葉爲藥不唯壞此一字乃并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文雖如貌古道不似家貧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澹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處畫畫成應遣一生愁豈非狀難寫之景也

丁相謂善爲詩在珠崖猶有詩近百篇號知命集其警句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少時好蹴踘長韻其二聯云鷹鶻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蹺後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又嘗爲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爲人膾炙

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詩家零落景采石合如樵

龐潁公籍喜爲詩雖臨邊典藩文案委積日不廢三兩篇以此爲適及疾亟余時爲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嘗跨一白驢自有詩云山下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着寬袖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臥白驢號章獻太后上僊羣臣進挽歌數

百首唯晏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曰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機晏卿詩切合時宜又不畀長樂也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

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劉槩字孟節青州人喜爲詩慷慨有氣節舉進士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野原山去人境四十里好遊山常獨挈飯一甕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富丞相甚禮重之常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美暢諸（一云暢當）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胡蘆巴又詠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衰

楊朴字契玄鄭州人善爲詩不仕少時嘗與畢相同學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蓑衣詩云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晩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爲長水尉朴嘗爲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

人從捷徑過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鄙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復修故事羣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上爲之笑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匀春圃桔槔閒時人稱其微婉

元豐初宦者王紳効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意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皇太后宮名也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曰平明彩仗幸琳宮紫府僊

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闇地貌眞容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于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自謂得聖人微旨先儒所不能到貧無妻兒不應舉

常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猶苦遊人往來多徙居萬安山屛絕人事專以治經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衆非笑之交如不變益堅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憐也

范景仁鎭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荊門凡朞歲

乃還京師枉道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嘉祐中有劉諷都官簡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草焚來應見史槖金散盡只留書皆爲時人所傳誦

大名進士耿僊芝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猶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爲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

鞏縣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塚尚存耶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渥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時方鎭亦倣之因而名廳事也

文正公一生精力極于資治通鑑暨目錄錄

書古今語忽如列詩掌與春秋並垂不朽其
傳家集八十卷惜乎無傳今所傳者不過集
略三十一卷詩集十餘卷耳偶閱學海得續
詩話若干則每每借詩文托褒刺非僅如他
家參字句正綺靡已也湖南毛晉識

續詩話終

許彦周詩話一卷

（宋）許顗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彥周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許顗撰。顗、襄邑人、彥周其字也。始末無可考。書中有宣和癸卯子遊嵩山之語。下距建炎元年僅三年、當已入南宋矣。觀書中載與惠洪面論冷齋夜話評李商隱之誤、惠洪即改正。又極推其題李愬畫像詩、稱在長沙相從彌年。惠洪冷齋夜話亦記顗述李元膺悼亡長短句。蓋亦宗元祐之學者、所引述多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語、其宗旨可想見也。顗議論多有根柢、品題亦具有別裁。其、謂韓愈齋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語、不敢議、亦不敢從。又謂論道當嚴、取人當恕。俱卓然有識。惟譏杜牧赤壁詩爲不說社稷存亡、惟說二喬。不知大喬孫策婦。小喬周瑜婦。二人入魏、即吳亡可知。此詩人不欲質言、變其詞耳。顗遽詆爲秀才不知好惡、殊失牧意。又以適怨清和解李商隱錦瑟詩、亦穿鑿太甚。至漢武帝李夫人歌本以之時爲韻、乃讀立而望之偏爲句、則此歌竟不用韻、尤好奇而至於不可通。其他雜以神怪夢幻、更不免體近小說。然論其大致、瑕少瑜多、在宋人詩話之中、猶善本也。

許彥周詩話

襄邑許顗著　　徐仁中校閱

詩話者辯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僕少孤苦而嗜書家有魏晉文章及唐詩人集僅三百家又數得奉教聞前輩長者之餘論今書籍散落舊學廢忘其能記憶者因筆識之不忍棄也嗟乎僕豈足言哉人之於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強人使同己則不可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建

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許顗序

詩壯語易苦語難深思自知不可以口舌辯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如人遠上溪橋東坡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壟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李太白作草創大還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鍊丹法至明窗塵丹沙妙藥也

老杜北征詩曰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儻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荊公詩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箜篌狀如張箕搩手摘絃出聲盧玉川詩云捲却羅

袖彈箜篌此語亦未可譏誚司馬溫公嘗語程正叔云辯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也

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香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賦謝自然詩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詩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

能如狌狌毛筆詩云平生幾輛屐身後五車書又如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烱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季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昔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政和間御製宮詞三百首嘗和進今錄一絕於此染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滲滲透衾羅玉剪銅壺漏水多常是未明供御服夢回頻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睿思殿宣進甚急意謂得美官翌日臺章論列作詩害經旨遂報罷調南劍州順昌縣尉後卒于揚州云

先伯父治平四年舉進士第一少從丁寶臣以文字爲歐陽文忠公王岐公所稱重其試公生明賦曰依違牽制者既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此不刊之語也嘗作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宗泣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廢智術相維持哀哉功名士汲汲尚趨時推斯志也雖蹈滄海餓西山可也在熙寧間爲荊公薦竟不委曲得貴達然亦爲司馬溫公呂獻可呂微仲范堯夫諸公所知元豐七年自都官外郎奔祖父喪卒于黃州東坡解衣賻之

有李氏女者字少雲本士族嘗適人夫死無子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其詩有云幾多柳絮風翻雪無數桃花水浸霞殊無脂澤氣又喜煉丹砂僕亦得其方大抵類魏伯陽法而有銖兩加精詳者也嘗語僕曰我命薄政恐不能成此藥耳後二年再見之其瘦骨立益丹未成而少雲已病僕問曰子丹成欲仙乎惟甚瘦則鶴背能勝也笑曰恐相戲耶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艷明寒雪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尋卒後檢方書見丹法及此詩錄之

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

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

僧義了字廓然本士族鍾離氏事佛慈璣禪師爲侍者僕頃年迫見佛慈老人廓然與僕在嵩山游甚久頗能詩僕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不獨喜其語蓋取其學道體欲擺落自在如此

東坡作妙善詩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

云將軍下筆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後說畫玉花驄馬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此語微而顯春秋法也

李太白詩云玉窻青青下落花花已落又曰下增之不贅語益奇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亦爾請賦頃刻書滿紙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可喜也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寶殿聞簫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棄此篇嚴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中有武昌和數首又梅花詩云憑仗幽人收艾蒳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蒳香名正松

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頩頰固多姿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

杜詩飯抄雲子白雲之子雨也言如雨點爾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圓白雲子石也又杜詩云萬里名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幽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苜蓿也

齊梁間樂府詩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今日牛

羊上空隴當時近前面發紅

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鮑明遠松栢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僕竊恨之

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文忠所稱然不逮長吉之語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人浮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柳柳州詩東坡云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若晨詣超師院讀佛經詩即此語是公論也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鍛錬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東坡海南詩荊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

荊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花週遭俯視紅影移魚舡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晼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李邯鄲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至[illegible]成篇者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伯父娶邯鄲孫女嘗聞邯鄲公與小宋飲酒舉一物隸倅事以多者爲勝飲不勝者他人莫敢蓮席

梅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若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老杜詩云

不見古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柳子玉祭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歐陽文忠公重讀徂徠集詩莫辯超然能破萬古毀譽食仁民詩忠厚愛人可爲典訓

作詩壓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詩云蚌人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七夕詩押江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辭多迂弱趙昌畫黄蜀葵東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摸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

宣和之初何㮚文縝丞相爲中書舍人道君皇帝以

御畫雙鵲賜之諸公多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爲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鳷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舍人簪筆上蓬山華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鳥鵲爲傳喜色到人間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張籍王建樂府宮辭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

孟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嗜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

蘇大監文饒文敫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牢龍袞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閟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陳無已賦宗室畫詩云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辭云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莫及

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昊策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辭云被褐曾陳定羗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殘落夜雨溪堂宴豆疎前輩詩不獨語句精鍊且是着題

鄭周卿僕鄉人也公肅右丞之孫能詩一日鄭之他郡而愛妾死作詩云鶴歸空有恨雲散本無心於情念中猶稍自在也後娶熊氏晉如之女丙午丁未年知鄆州中都縣連年與盜賊鏖戰慣然獨存權朝美嘗錄其功上之後不報今不知消息可憐哉

曹景宗探韻得競病字詩云去時兒女啼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沈約詩人嗟賞之

李衛公作步虛辭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駢徃徃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環嗚呼皆人傑也哉

季父仲山在楊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云

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迺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人也

韓退之詩云顛倒馬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哀怨過於痛哭

阮步兵醉六停昏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武帝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遂令阮籍輩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

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此詩退之稱盧玉川也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爲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處傳者當知退之之不妄許人也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巳亥僕在洪州宿城北鄭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傍皆田苗丘隴一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如晝彌望皆蔚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塼臺一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閑花亂草春春有秋鴻社鷰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城上有聲驚

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

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黃團掛門衡是說乾棗與瓜蔞讀之猶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詫犛旄陰焰颭犀札盡彫鎸之功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句押水沙囊溜背不可及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後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差近之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亦差近之

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本朝王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傍山鬼謾悲歌大類樂天也

玉川子送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

栢舟仁人之詩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簡兮賢者之詩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能容

恐如此宜乎賢矣

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陁此王旁許直不爲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鳴笳三四發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眞人天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之厄僕至此蹙頞無語累再三窮法僕不得巳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删去今印本猶存之葢巳前傳出者

僕年十七歲時先大夫爲江東漕李端叔高秀實皆父執也適在金陵二公游蔣山僕雖年少數從杖屨之後在定林說元微之詩引事皆有出處屈曲隱奧高秀實皆能言之僕不覺自失因思古人讀書多出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讀書多能知之也

高秀實又云元氏艷詩麗而有骨韓渥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渥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李太白詩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白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誰人把盞慰深幽閑自無憀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南枝北枝春事休榆錢可穿柳帶柔定自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許愁此東坡魯直梅詩二章作詩名貌不出者當深攷二詩

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楹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頤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林和靖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大爲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

然和靖詩對屬清切如贈假藥秀才詩云鵾鵬撼擊三千水龍虎開封六一泥

小杜作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宋顏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於鮑照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此明遠對面褒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特出之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磨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唯嬾老功名高後傳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乃東坡所見也亦遂爲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僕在密縣與馬縉輔游甚久知之最詳縉輔在其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潁昌見之傳誤也

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體惟有韓碑詩一首古體有曰塗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躁辭耶

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

黃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陶彭澤集中

元撰作樹萱錄載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秋風有意吹蘆葉落葉無情下水濱嗟乎若數君子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耶殊不可曉也若以爲元撰自造此辭則數公之詩尚可庶幾而少陵四句非元所能道也

唐時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遺羅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兹雅麗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裴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深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撫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蓊欲歸青草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天棘夢青絲江覺範硬差天棘作柳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當以秀實之言爲正顛天聲相近又酷似

青絲又江南徐鉉家本云天棘蔓青絲若蔓生如青絲尤見是天門冬秦州詩云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無風雲動不夜而月當細思之句法至此古今一人而已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啾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强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冤

黃嗣徽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爲後母訴於官隸軍籍王岐公丞相宜借得之聞其識字使抄書一日

觀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嗣徽亦請賦公頷之頃刻成一絕句曰匣有瑤琴篋有書棲遲猶未卜吾廬主人况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畫圖岐公大嗟賞之及問知曲折以故八子奏於朝乞以門客恩澤承務郎特補之命下之日暴卒窮命如此哉

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謁揚州江都縣令題九曲池詩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祗沸聲凄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晏元憲閱詩賞歎薦爲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

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五年不出青門道邂逅壽春此一回忽憶泰州貴公子桃花落盡合歸來此高秀實城東寄王越州詩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

若有人兮坐山楹雲衣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獨惆悵而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詩雖使居宋復生不能過也

蜀陝路間有溪曰韓溪蕭又終追淮陰處也劉涇巨濟題詩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何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

李義山錦瑟詩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何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

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推官深爲說如此

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工見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眞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又經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古樂府云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王明之在

姑蘇　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岐公丞相强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晝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今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之巧可傳也

段成式與温廷筠雲藍紙詩賦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籃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荅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辭云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除却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

元稹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王筠爲沈約作草木十詠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注東坡作竹䶉鼠詩模寫肥

腯醜濁之態讀之亦是想見風彩漁陽參檛起於禰衡參字音七鑒反徐錯引古歌辭以證此字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

李義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祗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楊炎歌云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爲元載侍姬瑤英作也

五馬事無知者陳正敏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以謂州長建旟作太守事又漢官儀注駟馬加左驂右騑二千石有左驂以爲五馬然前輩楊劉李宋最號知僻事豈不知讀漢官儀注而疑之耶故俱存之不敢以爲是以俟後之知者

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詩云鶯能子夜歌云晉有子夜者善歌非時數也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牓曰清香館東偏有别院東壁有詩牌云題龔公功德院

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風起還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時斷只爲愛清香故號清香館伯父自作記夢一篇書之甚詳嘗記季父說少張元豐五年自房陵召還一日忽獨言曰清香館自後多不屑世間事或默坐終日人莫敢問其齒折

古詩云上山採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有采采芣苢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陸農師說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不知真有

此意否

季父仲山病中夢至一處泛舟環衣皆奇峯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叔父楚若先大父母弟甫壯而亡少時獨不爲時學愛穀梁春秋與柳柳州文作詩用事無一言蹈襲者其所著撰號阨奇集自序曰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麝藏之以藥器則馨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阨而後奇乎兵火間散落不可復得畧記其序數句以見其措意如此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强踏華筵到曉行煙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遶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犢車麗女下飲於庭邀書生同席既去作詩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皆鬼仙詩婉約可愛

司馬公諱池仁廟朝待制溫國文正公之父也作行色詩云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又黃公諱庶魯直之父作大孤山詩云銀山巨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

人傳溫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爲官奴所倅落尹怒令糾錄聽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于斯人又魯直作詩用事壓韻皆超妙出人意表蓋其傳襲文章種性如此

饒德操爲僧號倚松道人名曰如璧作詩有句法苦

學副其才情不愧前輩尤喜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雖於遣辭而曰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命移將東南介我佛會久聞我曹念佛三昧喑嗚叱吒化爲佛聲三令五申易爲佛名一佛一米爲米三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念之無窮太倉不足觀此雖栁子厚曲折不過是矣

栁子厚守栁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栁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

唐高宗御羣臣宴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聯璧友情若臭蘭人許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晉寘謫長沙事蓋自況也人作神廟挽詞云別馬空思攀枯英已泫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俞秀老紫芝詩有云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雖狷然中實人情也

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心悸不敢窺殆明方散隱隱絕水浮空一因入廟中見詩四句墨色猶未乾云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峯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神怪不足言但詩殊佳故錄之

錢昭度能詩嘗作呂申公夷簡生日詩曰磻溪重得呂維嶽再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着題也已

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承之長短句韻以子承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世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喜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韓退之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最難能知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

楊舜部友夔長僕十餘歲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

墓楊作詩云閭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部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于世也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蹋之聲甚凄斷柳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心幾千里囬看落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魏舊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落入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此辭亦自奇麗錄之以存古出樂府廣題云

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字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迺梁謝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歐陽文忠公文章雖優辭亦精緻如此

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

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腸偏觸病心情雖韓渥溫廷筠未嘗措意至此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我先伯父狀元實岐公客僕亦獲事待制公世所見者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脉貫串尚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柱杖詩云老境得爲丘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天下有公論僕不敢私豐父丈嘗與僕言班孟堅兩都賦華壯第一然只是文辭若叔皮北征賦云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強秦兮築怨此語不可及僕嘗三復玩味之知前輩觀書自有見處

李夫人賦序云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僕因曰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

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詞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畧緣實也

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于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從而波及蓮荷矣

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

樂府記大言小言詩錄昭明辭而不書始于宋玉何也豈誤耶有說耶

梁武帝作白紵舞辭四句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之歌帝辭云朱絃玉柱羅家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嗟乎麗矣古今當爲第一也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子細說馬相態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駔語所

謂花踏羊行是也兩驂如手此駔語所謂熟使喚是也思之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涉恍忽爲難騎耳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其深於詩者耶

裴休題泐潭云泐潭形勝地祖塔在雲湄浩渺有窮日真風無墜時歲華空自老消息竟誰知到此輕塵慮功名自可遺詩格律止此然裴參黃蘗其語不誇不慫不怒也

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大丞相萊國公寇忠愍之語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刻文似賦叙贊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鼎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冐上而臨下奔交虎中而見受氣應朔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飛黃酥凝而金飄轉制不已而霆見聚金歟玉歟天年永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後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真人所著鍊丹法後雜著于子玉碑僕恨不得其門戶聊復存之

東萊呂紫微詩話一卷

（宋）呂本中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紫微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本中歷官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故詩家稱曰呂紫微、而所作詩話亦以紫微爲名。其中如李鼎祚易解諸條、偶涉經義。秦觀黃樓賦諸條、頗及雜文。吳傳倒語諸條、亦閒雜諧謔。而大致以論詩爲主。其學出於黃庭堅。嘗作江西宗派圖、以庭堅爲祖、而以陳師道等二十四人序列於下。宋詩之分門別戶、實自是始。然本中雖得法於豫章、而是編稱述庭堅者惟范元實一條、從叔知止一條、晁叔用一條、潘邠老二條、晁無咎一條、皆因他人而及之。其專論庭堅詩者、惟歐陽季默一條而已。餘皆述其家世舊聞、及交朋新作。如橫渠張子、伊川程子之類、亦備載之、實不專於一家。又極稱李商隱重過聖女祠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一聯、及嫦娥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二句、亦不主於一格。蓋詩體始變之時、雖自出新意、未嘗不兼採衆長。自方回等一祖三宗之說興、而西崑江西二派乃判如冰炭、不可復合。元好問題中州集末、因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實末流相詬、有以激之。觀於是書、知其初之不盡然也。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曰、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三韭二十七、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辨證、何也。今考南齊書庾杲之傳、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則杲之但有食韭事、實不云薤。晉書庾亮傳載、亮噉薤、因留白。陶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則惜薤實庾亮事、與杲之無關。此士禎偶然誤記、安可反病本中失於辨證乎。

東萊呂紫微詩話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奕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之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嘗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途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

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木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飫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請（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若（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

宣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它年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踈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illegible]甫雖黃須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舊物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樹穰侯背蔡澤聞之又入秦不減王荊公得意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緣閣明等句精確可喜才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舉晁丈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爲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繫游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輿）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沖之）獨專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識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袞袞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鷃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録記夢中事子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鵶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苦厭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滎陽公自滁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明却報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如璧殆詩之讖也

呂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真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曲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朴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阮平生子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臧孫有後誠可喜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瑑）作守歐公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曰傳中

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跂）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真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士子方行觀嘆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巽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士子其驚嘆

東萊公嘗與羣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它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日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眞州船場晁以道起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别後以詩寄公云鳳老不竹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然日誰言得親疎人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爲筆墨娯捲卷長歎息曷不巖廊歟却斬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恨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挨拖龍書北客别去敢踟躕回首望丹穴涕泣日連如

曾元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止叔（沼）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余諸人凡十人也其稱子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滎陽公守曹州陳無巳以詩寄公云往時三呂共脩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奔電足今年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巖夜枉道難回刺史車秉興寬爲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滎陽公罷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巳與晁伯禹（載之）唐季賓（之問）皆來訪公每晨興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弟云

崇寧初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事也

楊念三丈道孚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有才思爲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其靜蛟蜃穴

元符初滎陽公謫居歷陽道孚爲州法曹掾嘗從公出游以職事遽歸遺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嗽呼歸亦可憐公

甚稱之

李方叔（廌）嘗作寒食詩千株蜜炬出嚴闉走馬天街賤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户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

滎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中一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更盍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頡）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對山公斯舉即陳無己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錄鈎灑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錐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爲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宫

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蓋元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挽詞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傳正（安詩）舍人

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爲恨也（挽詩乃蘇子由作）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悆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北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爲有過其婿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袞袞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踈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于授讀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宣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眞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眞庭會列聖之晬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旦布爓煌之冊書（啓辭乃宋子京作）

孫廣伯（衍）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大門蒙塵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滎陽公學也

朱巽子權荊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後赴舉滎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問朱子父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它日稍成毛義志再求師友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爲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兄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詩有父矣摳衣闕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金星晚雜出雨脚晨可數又嘗和予春日絶句云宴坐爨堂一事無居官蕭散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後疎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冒雨時見數花淒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春氣候也

頹夷仲（岐）舊嘗從滎陽公問學予爲濟陰主簿夷仲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謂滎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眞弟子須参達磨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專攻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儔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帥云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齏鹽窮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飡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爲此語矣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鎛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爲其甥楊道孚作眞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鶩以思用盍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嘗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嘗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邢和叔尚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猶加歆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寖劇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絶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

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矣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荆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涎文以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釋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禄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冀數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文道孚見寄數絶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絶云不知更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草草具盤飧并丹已猒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文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文顯道它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文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云以其集衆說楊文笑曰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絶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黄詩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无咎詩曰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无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似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髮辯博能文元符末　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政守訥以詩寄滎陽公云野夫生長　仁皇世再見　仁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　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嶷同學舍嶷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嶷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户作涼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爾來少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紹聖中　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府尹王震戸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　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　上曰名家

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譴遂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甲小謝公定贈詩云一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村童即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叔祖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人見夘求時夜更着閑言問藐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滎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駃騠方騰路蚊虻敢撲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蓋鞭紹聖間謫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東萊呂紫微詩話

王公四六話二卷

（宋）王銍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四六話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王銍撰。銍有侍兒小名錄補遺、已著錄。其書皆評論宋人表啟之文。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如羅隱代錢鏐賀昭宗更名表、所謂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者、當時以爲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彌競精切。故銍之所論、亦但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至周必大等、承其餘波、轉加細密。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爲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銍等之論導之也。然就其一時之法論之、則亦有推闡入微者。如詩家之有句圖、未可廢也。上卷之末、載其父素爲滕甫辨謗乞郡劄子、誤刻蘇軾集中。銍據素手迹、殆必不誣。今軾集仍載此文、蓋失於釐正。此亦足以資考訂焉。

王公四六話序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
忠公而授經於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甫既仕從滕元
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藴銍
每侍教誨常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
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
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吕
温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
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
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
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
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
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
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
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煇工緻纖悉備具發露天地
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隱括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
集大成者亦繇
仁宗之世太平閒暇天下安靜之久故文章與時高
下蓋自唐天寶遠訖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
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礲口傳心授至是始
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
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道學文淵源從來皆然也
世所謂箋題表啓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
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銍類次先子所謂詩
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銍所聞於交
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
見云老成雖遠典刑尚存此學者所當憑心而致力
也且以昔聞於先子者爲之序欲自知爲文之難不
敢苟且於學問而已匪敢誇諸人也宣和四年七月
庚申日汝陰王銍序

王公四六話上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　神宗讀表至此怜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翯翯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織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為筆説大以此為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為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為自開西京雜記載楊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賛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元厚之父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冦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今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毅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摟（摟止作摟山）一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没於行陣春初毋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註雖）下穹廬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侏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侏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録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為工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毋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王荆公雖高妙亦

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州通判表云内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盡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真罷相表也

沈存中緣永樂陷没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旣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穎川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畧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寔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畧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盛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

爲特美此又妙矣

譚昉曲江人荊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荊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王荊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荊公既相　神宗欲愼選翰林學士時厚之父在外老於從官荊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荊公曰陛下果不能用爾况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荊公其後荊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荊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袞繡之歸徒深引脰

下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雲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絶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荊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孫貢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與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孝之意也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邵龢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訏興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陝移鄧之啓也

廖友明略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眞可憎惡爾明略賀安厚卿啓曰遠離門墻遁迹江湖之外闕望塵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荅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宮

邑信塞馬之依風暐然晨光照此蔀屋許安世少張自蜀漕責房州倅謝執政啓云賤貧於有道之邦自知愧恥負犯於可封之日無足矜議者謂引咎歸己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義

閤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泝萬艘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游帝所驚晬色之回春來自日邊覽容光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獎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對恩不報而逾深髀消乘傳之餘心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釀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徑除宰屬忽除怨府升寘儒林未勉螢窺之癯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新救火欲速則如以菫療飢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傷已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閤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蕚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禄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説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禄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切也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啓投王荆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荆公荅以啓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謫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哀氣然亦可哀矣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卨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勑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宫祠表云

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
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嘆諷味之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
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
之後人因用此一聯枘承不已
鄧温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
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
承用此一聯
滕元發光禄受知　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
荆公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三
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
謫知筠州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
客是時在京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爲公草之盡
載於此曰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
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
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
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
於何人伏望　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
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文子見有禮於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行
謂人如己既恃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
其疎愚積成仇怨一日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攻臣之
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吏

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禄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年
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
在於臣身並無詿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
失察或誣臣以黨奸欲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
幸賴　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
移節鎮昨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又
已到任官爲近侍理合朝參實欲敘愚臣久蒙含垢
之恩謝陛下稍復善藩之賜況臣素無黨援唯祈一
望清光今者纔入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
君之日無期拜命傍徨不知所措尋觀誥意復領襄
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臣是以敢陳危懇上冒　天
聰輙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之眷竊緣筠州闕次尚
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貧累重四方無歸臣
非敢別有僥覬更求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
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　皇帝陛下愍餘生之無幾
究前日之異恩改授臣潁壽湖潤一郡稍便醫藥漸
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表然後
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鄰之
父老區區之願求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
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
不可得者也表入　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
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
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
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

宫主謫僊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先子爲滕作陳情表手簡尚在今乃誤耶在東坡市本文內）

王公四六話上

王公四六話下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　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顉起敦詩羆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焦中之鹿奚辨其眞探頷下珠適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撼其自南遷歸丹陽聞於觀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鴈飛銀漢雖閲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

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羅繒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遥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父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絶望於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虫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劉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子跂以啓謝執政略曰晩歲離騷難招寃於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綯乞歸葬精爽可畏故事也（一本晩歲離騷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

王荆公與吳沖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已爲相已爲相沖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事荆公兄弟不和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沖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晩由朴學士誤聖知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晢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逖所謂邇言易間乃謂沖卿也未幾沖卿薨於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攙鞍夔鑠須對攙纔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虫篆刻童子尚恥於壯夫血指汗顏斲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潁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啓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啓王异除館職作啓與同舍裴煜如晦而啓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荅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

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异啓曰盛文奉還且告留取頭

唐張巡之守睢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蛾眉之碧峰預遊西蜀追騄駬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鵠翔老堞龍攫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眞忠烈之士也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之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服其切當

令狐楚相自河南召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馬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南還以馬死畏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據公援筆判曰厩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鬬於郡境一死之羣雞夜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馹勞之即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曾魯公雖年八十筆勢尚雄曾子宣謫守鄱陽手寫一柬慰之云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楊經臣維嘗愛而誦之曰此非知其然而爲之神驅於氣使爲之也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絶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遥連

先子嘗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絶出古今之時鄧温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

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間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眞道荊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

鄧左轄溫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稱職其立 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离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豐中陞潁州爲順昌軍節鎭時元厚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曰壽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岳爵跡文云補仲山之衮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衮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闕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鎭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治平中 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父趙君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局遂成一代書成則進上 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祕書省正字爲賞典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劉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溫公門下士及館職校讎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

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　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　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敕講筵而進讀目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閒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帝恩均我校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芸西齋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秖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資治通鑑成温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鑑後者是也温公以簡謝淳父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温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金帛之奢兩下墊巾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蓋　仁宗聖性節儉方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於變俗而稱此聯爾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爲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鼇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後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慎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略云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即乞徐元楀元楀方在幼年於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鋹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楀其潘慎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衛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千户後連劄子云奉聖旨光禄寺丞徐元楀右贊善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處而楊大年作慎修誌文云喬木不勝空悲故國曳裾王府猶見故君者謂此也李後主手表僕嘗摸得之愛其筆札清妙不凡兵火亡失已久因記其梗槩焉後見大年所作慎修墓誌乃云俾事故君是爲上介思喬木於故國尚見世臣曳長裾於王門兼掌記室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

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

司馬温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須輿情共悦恭性其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捨而行藏自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謡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温公手東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敘致悃愊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即時封還使處厚既赧且惕逃罪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摭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敘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悦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耶非耶今既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悦乎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穫故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用捨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著龜之先見今日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謡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竢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温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温公之謙德每如是也

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攽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爲言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虚船觸舟忮心不怨强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屨是匪難能懲於羹而吹虀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爾

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爲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父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云元厚之謝表云墳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章子厚啓報國丹心可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户開蓋可傳載諷味者尤難也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　英宗即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也

乃潸出看篤旣而衆退以潸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昱初出莫不咸觀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當

王公四六話下

珊瑚鈎詩話三卷

（宋）張表臣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珊瑚鉤詩話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張表臣撰。表臣字正民、里貫未詳。官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紹興中、終於司農丞。是編名曰珊瑚鉤者、取杜甫詩文采珊瑚鉤句也。其書雖以詩話爲名、而多及他文、閒涉雜事、不盡論詩之語。又好自載其詩、務表所長、器量亦殊淺狹。其論杜甫遊龍門奉先寺詩、改天闕爲天閱、引據支離、已爲前人所駁。又如論杜牧擬把一麾江海去句、以爲誤用顏延年語、以麾斥之麾爲麾旄。然考崔豹古今注曰、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據其所說、則刺史二千石乃得建麾。牧將乞郡、故有擬把一麾之語、未可云誤。表臣所論亦非也。然表臣生當北宋之末、猶及與陳師道遊、與晁說之尤相善、故其論詩往往得元祐諸人之餘緒。在宋人詩話之中、固與惠洪冷齋夜話在伯仲之閒矣。

珊瑚鉤詩話卷第一

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主管學事賜緋魚袋張　表臣　編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羲易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沖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王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其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効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當先量力然后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唶嚄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中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謂之春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嘗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下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爲古文古文者
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是謂籀文
秦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
箸獄吏程邈刱作新書法務徑促是名隷書後漢
王次仲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
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
篆法又有繆篆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
糾纆之象有倒韰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泠
之陂植韰而食清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爲此書以
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所寫赤雀丹鳥之祥
以書旂旛取飛翔之狀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篆
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
有垂露者亦喜所刱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
新意有飛白者生於隷法漢靈帝旂理鴻都門蔡
邕見役人以堊成字心有悅焉歸而作之用以題
宮殿門榜有散隷者小變隷體晉黃門郎衛巨山
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即蟲鳥之書予
疑鳥書自謂雀烏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有蟲
篆如孫臏斬龐涓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
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儲郎中安丘人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書
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
叔書云比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
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

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常常者而人或不知識別今
之世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
獎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
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歎美如恐
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
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
驟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
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
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
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
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
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
邊迷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
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
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
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衮千官列
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
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
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飡
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

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姐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怨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春祀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享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无咎効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藹藹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予謂雜之韓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愼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此其蜀宋子京唐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晁以道以道命予題詩於後中有云已乘雲氣翳鳳麟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當親虎頭摩詰俱泯淪誰其畫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道歎曰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曹仁熙畫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詠高不可及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生大淵浤波濤不合來翻屋鮫鰐何須欲噬人湯湯此水勢方劇陽侯鬱怒馮夷搏囂鄰鯨呿海岳驚霧塞雲昏光景薄開元將軍愛驊騮去年奇戚沒隘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寫此尚可銷人憂未有乃孫畫乃水適容見之心欲死雷奔電擊走中原魚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眼高崑崙聊將妙語破迷津中流險絕待舟楫四海浩蕩須經綸我衰甘作淮海客身脫垂涎頭雪白驚心未定畏湍湍欲否覓平波泛家宅此身端的老江湖雨笠煙蓑是所圖它年但飽揚州米今日寧論覓杜珠以道覽之云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舉昔人云斯文可愛可畏亦可妬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

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瑌砆玉瑺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王楊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斂陰解日光穿漏又云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槩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即事又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怳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又云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心胷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語合意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王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兕无咎爲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事但嗟其不遇而云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曰永懷而善怨鬱然類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曰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尚爾而況乃雄輩虎炳不玩以遂沒身雜蓀茝以爲辭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以聞尚遺此後昆予曰斯文中之鳳耶不然何魁雄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詠惟謫仙爲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間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鯨仙伯已凌波李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脉鳳凰臺上獨來過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荊公黃豫章爲警策

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黄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男兒子官宋祁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輩無瑕雙白璧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零向來丹鳳闕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絶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戰孤城挫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從自以爲無媿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當時號爲絶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爲浙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子於微之亦云吾詩人豪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攜猨鶴到京華從今鄭壑堪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而叔愈過澗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驅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愼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易作詩求之云松已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既是松間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黄帝手小劚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自氤氳子亦和之云暫隱嵩高六六峰未乘雲氣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黄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緑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數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曰説公應使簡要道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大抵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疏晁以道書楊大年館宿詩示予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直朱門對掩關夜半不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書閑且云嘗宿閣下矣乃在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太平之風也予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禁掖明明侍紫微自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

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

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鶚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珊瑚鉤詩話卷第一

珊瑚鉤詩話卷第二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碩不亂晉劉伶一欲一碩五斗解酲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誌去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旟太守視之法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云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邸之會謂人曰食中無饅饠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虞比竟以此語招覆鼎之禍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羊豕之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也曰未有刀机時以手托之既用刀机則不托矣出李濟翁資暇集

飲酒痛醻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於漢擒白波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警絕謂之掃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命龜曰蔡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持書

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邑洞曉音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蓋絲竹在上鐘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來如是非古所謂合止柷敔也

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其本也端五之號同於重九　角黍之事肇於風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粽数而弔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

弈棊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者戎也生於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庚元規曰蹙戎者今之蹙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

樗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綉飾以珠玉和鑾金勒星粲霧駭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榻杜詩云鬭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方小兒分曹鬭雞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榻耳祿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樂作而馬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顏太初曰引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兖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其命取鏡燭之非是遣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因徒甚衆既而復出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於街東民居若茶肆者覩胥吏十輩内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慎微亟下馬揖之渠已蔽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姑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叩之主何事曰户案還知某之壽命有官禄否乎曰非某所司然嘗切見之公有年在它日當來作監河侯乃相别上馬復遵舊塗歸焉至城北墮一池颯然悟汗出徧躰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於世而將官於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爲監河侯而死乃爲之可發一笑

新官併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之象非爆迸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爲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秔稻桑麻連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竄藉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也避差役爲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鬭毆爭訟公然爲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歎息於此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

髮病叅軍旋糶黃粱置酒鐏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時韓駒待制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無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祕書寵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辭近古陳義甚高横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之深敷涤奚既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曰出次於郊不三四日遇敵於杞力戰敗績予傷之以詩曰還將它年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爲清獻趙公所知踰八十乃死死翌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人念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涤一川紅朱氏皆豚犬唐家盡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劒向西風題畢乃逝味其言豆豆葛從周王彥章之徒歟英雄之氣毅然猶在也

陳無己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切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敘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麗語脉新奇句清而躰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曾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蘂上蜂鬚功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學者躰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予詩云雲移鳥滅沒風露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羣往白鳥孤沒作語何異兹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予挈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曰不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答信乎柳子厚云作之難知之又難雖覔之賞爲少也晁元升作田直孺墓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既葬八年其連姻宣德郎晁端智來治兹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

阡陌蕭然謂其里人曰君有德於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尚接人耳目而封域遽至此况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有知者奈何乃屬其裔兄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於金石未刻也无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换連姻二字爲娅可否蓋姊妹之夫曰娅也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曰水之屬也邯疑瞿唐之險必有恠使水精入之久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有頷下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爪拏而入焉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劒磨洗適市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旦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劒指之立碎詰旦胡人載鏹至則歎咤曰劒光已盡不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劒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農夫悵恨旬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玉應求破山劒探珠仍遣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蓋劒詩也世傳虎丘常有劒氣狀如虎延津劒躍化爲龍也晉元康三年武庫火咸見漢髙祖斬白蛇劒穿屋壁飛去許眞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劒斬之至唐傍出漁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蹤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劒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劒云予作劒詩曰蛇蛟已盡定飛去雷電欲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暴戾之西戎犯邊每戰運劒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師問曰衣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爲神助將軍也乃知劒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守之困着弩邊忽寤驚起擊而發之遂中虜酋軍退予曾戲作詩曰床弩天誅韓闥臨見劒鋒神助宋將軍

韓嫣以佞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曰家飢寒逐彈丸荆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鵲符載畜寶劒水斷蛟龍它日截飯啖而食劒乃頑頓西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嘗藏之予曾戲題曰射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吾寧剌豕斷蛟干越豈刲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沿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樓横北固盡日厭厭雨欵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覔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頑俗且贖愀然謂同

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勸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饑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賦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古義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予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齒矣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而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予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温恐未許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厚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謂簡而當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不得出門策駑駕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耶

珊瑚鉤詩話卷第二

珊瑚鉤詩話卷第三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丈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嘗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終南清渭且徘徊而不忍別況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予曰星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予曰鐘磬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云味道集虛仙真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予解曰周滿瑤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解曰黃鵠譬高舉遠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鴈譬志在隨人枸千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作吾人懷祿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噂沓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噂沓沓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莫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

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解曰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萎傷而不芘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歟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舡自稱臣是酒家仙解曰范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舡舡襟紉何穿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即事非今亦非古子曰在今古間長歌激越梢林莽子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子曰按先生進雕賦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獨臣衣不蓋躰常寄食於人夫衆豪華而已貧賤所謂士賢能而不用國之耻也吾己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涕淚也耶又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子曰猶足以消英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辞多不載

曹王皐封於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

沈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肆業有士人題詩曰莫遣中有蠹書魚蓋恐其業而不能世也

並巖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兼衆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持其家舉室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巖手刃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巖力戰賊駭汗伺其困益奮俄仆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近迫賊曰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巖不知其計也却顧追遥遂遠莫及巖齧臂指自恨無人主其才而僕已盡滅賊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巖於邑邑白大府賞以法聞巖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偶然奮不顧死耳子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巖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難矣嗚呼巖僕隸也今之爲僕者或聚千指緩急鮮有爲用況以寡敵衆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隸而其爲凜然適於義彼有居朝廷尸禄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持於患害反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於己況能死忠以自見乎然則巖非特異於童僕也因傳其事以爲世有責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子讀元升書盖巖事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惜乎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顧巖之忠勇終不聞王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也哉

天寶末禄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不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於凝碧池樂作梨

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露刃脅之而悲不已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於庭聞之者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它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於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不同也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

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効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今終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李抱真鎭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潜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鐘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别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處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必不忍即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切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靳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譖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實

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譖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感動勑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挩楚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圭則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槽自然其文成白鴿子嘗語晁次膺曰公綠頭鴨琵琶詞誠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舡出

塞之曲然其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鴿潛來入紫槽朱鸞飛去喚青霄江邊塞上情何限瀛府霓裳曲再調謾道靈妃鼓瑶瑟虛傳仙子弄雲璈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醖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蕭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劒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尽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鄉

氣清洌名曰碧筩酒予詩曰釀憶青田核觴宜碧藕筩宜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誡酒禍也深矣在書爲沉湎在詩爲童羖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藥余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頽然无思以天地大順爲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爲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全予也多矣獨以麴糵全之於是徵其具悉爲之詠以繼東皐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篘酒床酒壚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陸魯望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之者覩盎甕間而卧者將實舟中而浮者徐景山有酒鎗嵇叔夜有酒杯皆傳於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慨然歎曰予亦嗜酒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中古之時未知麴糵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以來人徒酣酗李白一斗爲詩百篇自名酒仙酈

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逃難宜城爲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正則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鸕鷀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槃也載酒而實之座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陶令挂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興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絲衣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觥爲爵罰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既醉以五斗解酲快飲痛醻則用之蓋觚角之出類者

耳注云觚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觥七升又兕角爲之形器特異於是更作酒后酒仙酒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壺酒觥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之出漢唐以來鐃歌鼓吹拂舞予俞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踈杉低通灘冷鸞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疎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子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着子意何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甽捉詹卸呼田欸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予近作示客云剌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illegible]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蕭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勑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封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

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車駕止建康一日謁内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清貴偵在座顧不肖而謂諸人曰兹人文學該贍尤長於詩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奮然答曰内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陽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爲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泂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詩能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時歐陽公王荆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座客爲之憮然

珊瑚鈎詩話卷之三終

葉先生詩話三卷

（宋）葉夢得撰

元陳仁子刻本

石林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石林春秋傳、已著錄。是編論詩、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於歐陽修詩、一則摘其評河豚詩之誤、一則摘其語有不倫、亦不復改、一則摭其疑夜半鐘聲之誤、於蘇軾詩、一則譏其繫懣割愁之句爲險諢、一則譏其捐三尺字及亂蛙兩部句爲歇後、一則譏其失李廌、一則譏其不能聽文同、一則譏其石建牏廁之誤。皆有所抑揚於其間。蓋夢得出蔡京之門、而其壻章沖則章惇之孫、本爲紹述餘黨、故於公論大明之後、尚陰抑元祐諸人。然夢得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窾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爲是非者比。略其門戶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論、分別觀之、瑕瑜固兩不相掩矣。

葉先生詩話卷上

石林葉（夢得　少蘊）述

古迂陳（上孚）同備校正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臨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曰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

晏元獻公留守南都王君玉時已為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之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為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

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牢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

閒容與之態爾而字字細考之皆經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甞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復數四其末句有云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荊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也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滅杜句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甞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甞成章也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予甞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潩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為横隄初但有其東之半爾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為守時因起黄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

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醸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眞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

杜正獻公自少淸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驩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陽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當時以爲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

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韉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爲侍郎進挽詩有曰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奉世以爲在於所作）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淸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至洛中嘗有詩詠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淸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爲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温厚静深如其爲人者也黄魯直甞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羸馬齕殘蒭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此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閤傍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

殆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甞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時相王珪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説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爾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著力大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黄魯直在黔中時從游最久甞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

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畫圖出水作夜窻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黄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句好處正在添陰陰漠漠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

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爾人皆可到要之當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乃為超絶近世王荆公新秋浦漵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摇春皆可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詩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黄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閒繁閙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初拙也然繁閙羅帶割愁劍鋩之語大是險諢亦何可屢打也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終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絶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此乃揣骨聽聲爾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元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刋去僅各取其半方為盡善然此語不可與不知者言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絶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為杜君章家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輙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為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絶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初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著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為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槩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

人力溫庭筠詩亦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邂逅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而就爲之題者此亦於用事之弊也東軒筆錄載梅聖俞作劉丞相挽詩秋逢庚子日慶異戊丁時

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强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子瞻所閲者時有改定字末有手題兩聯云

人言盧杞似奸邪我覺魏公自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邪或將以爲用邪然子瞻詩後不見有此語則固無意於用必矣王荆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缾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達官高年皆稱小字濤性疎達不羈善諧謔與士言亦多以社公自名聞者無不爲笑然直亮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馬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終篇本末攷之亦或然也

杜子美病柏病橘病棕枯柟四詩皆興當時事病柏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棕比民之殘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柟云猶含棟梁具无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語言之工也

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喏爲嗟非

也孫棨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諾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若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嗟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棨亦云爾

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園橘柚秋色老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皆自以爲莫能及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宦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冀無累論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時德輿已嘗爲此體矣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餘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雖主意在别立體亦不自失爲佳製

萊先生詩話卷上

士禮居藏

葉先生詩話卷中

石林葉（夢得）少藴述

古迂陳（仁子）同俌校正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黄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祖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盗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劒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遊道魯直語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劒字此理甚易知也

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隷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不之思此題程筠先墓歸眞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也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廌己子瞻稍薄之終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眞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情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

爲向人寫心肺四海知我霜鬢蒼顏蓋謂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熈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切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眞宗眷之不衰間疾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秘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瓊闈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流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諳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才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贊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可以無愧矣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簽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黃門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語當時以爲盛事文三年莘老既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胷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其幼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然

魯直自戎州歸荆以五十韻見魯直甚愛賞之嘗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雪浪齋日記云高子勉上山谷詩云點檢金閨彥飄零玉筍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關大爲谷所喜又子勉詩云沙軟綠頭相並鴨水深紅尾自跳魚怪麗之甚

杜牧之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場屋能作賦略與鄭毅夫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謫官累年遇赦量復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而誤者雖名輩有不

免蘇子瞻有云石建方欣洗牏被廁姜龐不解嘆蚍蜉撼漢書牏廁本作廁牏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黃魯直嘲姜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嘗留一絕於驛亭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主名也胡秘監旦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爲巴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

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諷誦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為已語緑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為警句而荆公詩乃有緑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閲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横役使不知彼我為辨爾

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真定高陽為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備韓魏公自鄆州徙鎮武定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題養真亭云所期清禁處不是愛精神又曰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飢涉春未嘗一游陳薦為在暮府常以詩請公曰水底魚龍恐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答之曰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為相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圉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座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爾即起捉其鬃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

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才許天啓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為帥會丁内艱不果是猶用荆公之遺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二尊略彷彿即迎入内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

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孚宿望神僧吐霧賤精求元厚之參政云仙驥簇雲穿杖下佛光吹雨帀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盗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空堵坡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干數之也舊中書南廳壁閒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褭褭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

固以有謂文潞公在樞密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强公機械枉天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甫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杖舍秩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悵者乃舉文忠公詩以自戲曰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

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後篇由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見棐聞之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一詩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之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大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亦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亦漫不省其爲人已而數爲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詩名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己學乃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惜不得多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

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沄天璧水逶迤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閧然觀爲人喜傲謔然此句實迫於趁韻未必有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近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自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者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笑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

論之最詳其畧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顔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虚語語無虚字牽攣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爾自唐以後既變以律格固不能

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能道次道以爲然

張安道文定公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邁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無不推誦功德安道題高祖廟曰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

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　裕陵幸尚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黄閣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

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相初再入因不復還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余王丞相將明皆賜第遂接魯公側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矣

俞紫芝字秀老楊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脩然而工於詩王荊公居鍾山秀老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蕖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荊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荊公亦喜之晩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耳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大笑黃魯直贈澹詩有云有客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前事也叢話云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欲爲僧此云祠部送酒家非也

士禮居藏

葉先生詩話卷下

石林葉（夢得）少藴述

古迂陳（仁子）同俌校正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澀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有云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煇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鬨然以爲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二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屬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此爲恨云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二人者聯書名傍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因書表列名

三人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造物以是爲戲邪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文皆從絞絲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宦升沈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皆指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皎然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私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道本姓關從支兼學故爲支道安安以佛學者皆本釋迦爲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

道安者亦其姓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

於此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物會中州語遠而大體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亦非其所長故不多作爾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拾得葉孔顏意若識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翺見於遠遊聯句唯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習外朝班星辰影落三堦上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劉季孫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屛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疾敬業與賓王首唱義則世衰

之而爲隱藏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續而錄之賓王集邪或本集因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而取之爾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

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爲然論陶潛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唯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謹厥初者與陶靖節詩了不相類五臣註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譏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詞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爾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乃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然籍雖不臧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疾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爲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蝨處乎

裩中籍委節於司馬氏裩中乎余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爲嵇阮吾每爲之大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眞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豈是眞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淸淨以酒杜人亦是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眞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邪

古人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

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然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是亦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爾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議論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荊公遊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荊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但非能

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雖殆無以過之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為任御事不勤勞暇作閱古堂賓為八詠其疊石藥圃溝泉三章十章云主人未有餘功處日知造冤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長得憂民病不消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熟豈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

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敕按前人到少築沙隄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坐主門生之禮尤厚也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為最勝處王翰林元之為長洲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有詩曰他年我若成功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以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初為州民所有文潞公為守賈得之公自許徙鎮北門而文元為代一日挈家往遊題詩壁間云壹於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潩水濱虎節麾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歸京後

亦不復再至閣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十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為山因以為池瀦水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為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孤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為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土地各有所歸也

江干初雪圖眞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世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謫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云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遊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艱從此江湖無限景不如紙向畫圖看而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為圖中之游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為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眞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玉汝自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降步軍司遣兵為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

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甫王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以戲之云票姚不復顧家爲誰爲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王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高麗自太祖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陵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備見[illegible]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曰惡[illegible]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伴麗人嘗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

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爲絶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佗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其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絶冠纓諸有徐晉滑稽全姓名師儒坐稷下衡岳南荊贅壻不爲辱孫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驛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睿武公蓋記前事以自解云

巣先生詩話卷下終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二卷

（宋）朱弁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風月堂詩話二卷（內府藏本）

宋朱弁撰。弁有曲洧舊聞、已著錄。是編多記元祐中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梅堯臣及諸晁遺事。首尾兩條、皆發明鍾嶸思君如流水旣是卽目、明月照積雪羌無故實之義。蓋其宗旨所在。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尤爲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前有自序、題庚申閏月。考庚申爲紹興十年、當金熙宗天眷三年。弁以建炎元年使金、羈留十七年乃還、則在金時所作也。末有咸淳壬申月觀道人跋、稱得於永城人朱伯玉家、蓋北方所傳之本。意弁使金時遺其槀於燕京、度宗時始傳至江左、故晁陳二家皆不著錄。觀元好問中州集收錄弁詩、知其著作散落北方者多、固不得以晚出疑之矣。其序但題甲子、不著紹興紀年。殆亦金人傳寫、不用敵國之號、爲之削去歟。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卷之上

宋　朱　弁少章　撰

明　陳繼儒仲醇　仝校

沈道明于陞

魏曹植詩出於國風阮籍詩出於小雅其餘遞相祖襲雖各有師承而去風雅猶未遠也自魏晉至宋雅奧清麗尤盛於江左齊梁已下不足道矣唐初尚矜徐庾風氣逮陳子昂始變若

老杜則凛然欲方駕屈宋而能允蹈之者其餘以詩名家尚多有江左體制至五季則掃地無可言者唐人尚不能及況晉宋乎晉宋尚不能及況風雅乎

詩人勝語咸得於自然非資博古若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清晨登隴首明月照積雪之類皆一時所見發于言辭不必出於經史故鍾嶸評之云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顏謝推輪雖表學問而太始化之寖以成俗當時所以有書鈔之譏者蓋爲是也大抵句無虛辭必假故實語無空字必究所從拘攣補綴而露斧鑿痕迹者不可與論自然之妙也詩之重用韻音同義異者古人用之無嫌如民勞詩一章用二休字韻是也後人狃於科舉之習遂不敢用唐韓退之答張徹詩用二庭字石鼓詩用二科字老杜夔府書懷詩用二旋字即其例也

詩人體物之語多矣而未有指一物爲題而作詩者晉宋以來始命操觚而賦詠興焉皆做詩人體物之語不務以故實相夸也梁庾肩吾應教詠胡牀云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是也至唐杜甫詠蒹葭云體弱春苗早藂長夜露多則亦未始求故實也如其他詠薤云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筯頭黃梁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則於體物外又有影

爲之功矣予與晁叔用論此叔用曰陳無已嘗舉老杜詠子規云渺渺春風見蕭蕭夜色棲客懷那見此故作傍人低如此等語蓋不從古人筆墨蹊徑中來其所鎔裁殆別有造化也又惡用故實爲哉

詩之句法自三言至七言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三言如麟之趾夜未央從夏南思無邪之類是也五言如誰謂鼠無牙胡（平）爲株林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之類是也七言如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學有緝熙于光明之類是也而世之論五言則指蘇李論七言則指栢梁爲始是不求其源也然世多作七言五言而三言四言類施於銘頌之中與間有用七言者獨於韓吏部蘇端明集見之前輩云按栢梁之體句句用韻其數以奇韓蘇亦皆如此然歐公作孫明復墓誌乃與此說不同又未知如何也豈

歐公特變前人法度欲自我作古乎當更討論之耳

道林嶽麓寺老杜詩云宋公放逐曾題此物色分留遺老夫監察御史唐扶詩云兩祠物色採拾遍壁間杜甫真少恩宋考功以詩在天台時與沈詹事齊名唐扶詩亦有聞于世今觀甫所自述及扶詩之辭則是宋之問猶有未道盡處扶雖寘畏不能出其右

韓昌黎謁衡岳廟詩云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絶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即正直能感通須臾淨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東坡作退之廟記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即取此詩也其議論雄偉讀者皆竦或謂坡取此似傷於太易予曰三百篇詩中有帰

人女子自言志者仲尼不刪去以垂訓後世乃獨疑坡之于退之乎況坡所閱文字過眼無遺者他人縱時有所採不過著以爲詩材耳必有未作大碑版而能取之以爲議論者此便是坡不可及處君又何病哉

長安太一湫林木陰森水色湛然魚游水面不怖人人莫敢取者林間葉落鳥輒銜去遠棄之終年無一葉能墮波上者韓退之詩云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鷇蓋實載其事自唐以來已如此今人所傳非過論也鷇音寇鳥子生哺者

韓退之云餘事作詩人未可以爲篤論也東坡以詞曲爲詩之苗裔其言良是然今之長短句比之古樂府歌詞雖云同出于詩而祖風已掃地矣晁無咎晩年因評小晏幷黃魯直秦少游詞曲嘗曰吾欲託興於此時作一首以自遣政使流行亦復何害譬如雞子中元無骨頭也

歐公評聖俞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以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詞非一體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又爲人樂易未嘗忤於物至於窮愁感憤有所譏罵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懽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

歐公居潁上申公呂晦叔作太守聚星堂燕集賦詩分韻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劉原父得風字魏廣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無逸得寒字又賦室中物公得鸚鵡螺盃申公得癭壺劉原父得張越琴魏廣得澄心堂紙焦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無逸得月硯屛風又賦席間果公得橄欖申公得紅蕉子劉

原父得温柑魏廣得鳳棲焦千之得金橘王回得荔枝徐無逸得楊梅又賦壁間畫像公得杜甫韓公得李文饒劉原父得韓退之魏廣得謝安石焦千之得諸葛孔明王回得李白徐無逸得魏鄭公詩編成一集流行于世當時四方能文之士及館閣諸公皆以不與此會爲恨

歐早嘗詠雪約云玉月梨花練絮白舞鵝鶴等事皆請勿用杜祁公覽之嗟賞作詩贈歐公云

嘗聞作者善評議詠雪言白匪精思及覩古人今人詩未能一一去其類不將柳絮比輕楊卽把梅花作影似或令傳樹閣玲瓏或取瑤臺造嘉設散爾舞鶴寬有徒吮墨含毫不能既深悼無人可踐言一旦見君何卓異又云萬狀驅從物外來終篇不涉題中意宜乎衆目詩之豪便合登壇推作帥回頭且報郢中人從此陽春不寡賞祁公耆德碩望歐公爲文章宗師祁公禮所宜厚然前輩此風類多有之所可歎息者後來無繼耳

蘇子美竹軒之集皆當時名士王勝之賦詩人皆屬和子美詩其略云君與我同好數過我不窮對之酌緑酒又爲鳴絲桐作詩寫此意韻如霜間鐘清篇與翠餘歲久日益穠惜哉嵇阮放當世已不容吾儕有雅尚千載挹高蹤後月餘一網打盡之語既喧物論而梅聖俞爲賦覆鼎

傷衆賓之詩乃悟子美當世已不容之句遂成詩讖亦可怪也

晁美叔秘監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乃作此等生活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重客既無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餖飣盡心盡力意欲强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若有不速排闥而入則倉皇敗績

矣非如貴公子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可辦也美叔深味其言歸告其子曰吾初爲戲不知貢父愛我一至於此也東坡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是伯倫他文字不見於世矣予嘗閱唐史藝文志劉伶有文集三卷則伯倫非無他文章也但酒德頌幸而傳耳坡之論豈偶然得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乎

唐張司業籍得裴晉公馬謝詩云乍離華廐蹄猶濇初到貧家眼尚驚王介甫曰觀詩意乃是一匹不善行眼生驚馬耳我若作晉公見此詩當須大慚也或曰籍爲晉公所厚以詩謝馬必不敢爾況詩人用意不以此爲工自是介甫所以期籍者淺也

白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知蘇州劉夢得外集有戲酬白舍人曹長寄詩言游宴之盛一篇破題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左司謂韋應物也

晁伯宇少與其弟冲之叔用俱從陳無已學無已建中靖國間到京師見叔用詩曰子詩造此地必須得一悟門叔用初不言無已再三詰之叔用云別無所得頃因看韓退之雜文自有入處無已首允之曰東坡言杜甫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論此矣

沈造嘗言湖陰有遺鞭驛蓋識晉明帝微行視王敦營事也溫飛卿所賦湖陰辭刻石在驛中前後過客作詩甚多唯一篇最佳而不著姓名其詩云鷁船犀甲下荊州蜂目將軍擁碧油虎帳覺來驚日墮龍媒嘶去劇星流姦萌問鼎身何在計中遺鞭事可羞幽艸野花埋石徑無人爲作晉陽秋造爲新鄭令以差車運糧事不均力爭能去已而朝廷知其愛民不屈俾還本任有識者稱其慈惠出於至誠以比古循吏造字

會道蔡之西平人霍榜擢第官止於奉議郎良可惜也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蒿師理闇楫歌嘯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險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游令人疲衰疾慚加餐此水會渡詩也

東坡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

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獨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而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惟此可比耳

老杜劍閣詩云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宋子京知成都過之誦此詩謂人曰此四句蓋劍閣實錄也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此黃魯直詩也魯直作此詩時無已作正字尚無恙建中靖國間擢异試可知襄邑縣夢無已來相別且云東坡少游在杏園相待久矣明日無已之訃至乃大驚異作書與參寥言其事杏園見道家書乃海上神仙所居之地也仙龕虛室以待白樂天之說豈不信然耶

東坡知貢舉李豸方叔久為東坡所知其年到

省諸路舉子人人欲識其面考試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拆號十名前不見方叔衆已失色逮寫盡榜無不駭歎方叔歸陽翟黃魯直以詩叙其事送之東坡和焉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眞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雖老杜白樂天集中未嘗見也

參寥自餘杭謁坡於彭城一日燕郡寮謂客曰

參寥不與此集然不可不惱也遣官妓馬盼盼持紙筆就求詩馬參寥詩立成有禪心已似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之句坡大喜曰吾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遂爲此人所先可惜也

坡在餘杭日因會客以彩牋作墨竹贈官妓且令索詩於參寥參寥援筆立就其詩曰小鳳團牋已自奇謫仙重掃歲寒枝梢頭餘墨猶含潤恰似梳風洗雨時

辯才大師梵學精深戒行圓潔爲二浙歸重嘗時無一語文章一日忽和參寥寄秦少游詩其末句云臺閣山林本無異想應文墨未離禪東坡見之題其後云辯才生來未嘗作詩今年八十一歲矣其落筆如風吹水自成文理我輩與參寥如巧人織繡耳

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子固曰二人所得不同當各自成一家然晁文必以著書名於世無己晚得詩法於魯直他日二人相與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又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

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楡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吾盧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所作

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甚奇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人物者也

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爲不幸乃魯直之太不

幸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公處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其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韻

趙明誠妻李格非女也善屬文於詩尤工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如詩情如夜鵲三遶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憐人更待來年試春草之句頗膾炙人口格非山東人元祐間作館職

參寥在詩僧中獨無蔬筍氣又善議論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邪座客無不以爲然

草木之葉大者莫大于芭蕉晁文元詠芭蕉詩云葉外更無葉非獨善狀芭蕉而對之曰心中別有心其體物亦無遺矣

聖俞少時專學韋蘇州世人咀嚼不入唯歐公獨受翫之然歐公之論不及者蓋有深旨後有知聖俞者當自知之耳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卷之下

宋　朱　弁少章　撰

明　陳繼儒仲醇

沈孜先牖生　仝校

東坡南遷參寥居西湖智果院交游無復曩時之盛者嘗作湖上十絕句其間一首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又一首曰城根野水綠透沱

颭颭輕帆掠岸過日暮蕙蘭無處採渚花汀艸占春多此詩既出遂有反初之禍建中靖國間曾子開爲明其非辜乃始還其故服

范德孺崇寧之貶與山谷唱和甚多德孺有一聯云慣處賤貧知世態飽諳遷謫見家風議者謂此語可以識范氏之名節矣當國者能無愧乎

王介甫在館閣時僦居春明坊與宋次道宅相不聽順也前後集似此類者甚多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

崇寧間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同遣妻兒歸省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婣舊其落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只有劉安不得仙此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政和戊戌三月雪昭德諸晁皆賦詩以晉書五

行志著爲大異頗艱於落筆獨晁冲之叔用用王維雪圖事云從此斷疑摩詰畫雪中自合有芭蕉人稱其工陳文惠以使相守鄭日嘗有後園十絕句其間一聯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議者謂風枝鳥夢搖之語極工惜所對不相稱耳吾鄉人汪愷伯強易雨網蛛絲斷爲露葉螢光濕工詩者往往多愛之伯強畢榜及第力學不倦仕宦所至皆有聲

韓師朴元符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徧滿臺閣然不能勝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黨紹述之論難矣未幾果罷去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題長句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悲智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緣幷也應笑我勞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撑讀者莫不憐之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築室嵩山下每登

高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予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而心猶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宣義郎字元脩名[illegible]共游嵩至中院作一絕句示宣義君云綱紀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僧窗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游伯壽既結菴玉華峰下號玉華菴主有妾名萱艸芳艸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艸以蘄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前人以爲地仙云

張天覺庚寅年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內前行所紀皆當時實事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旋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朝化作甘雨來官家新（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

宋也不惡我聞二公作相年人間斗米三四錢蔡嶷見其詩惡之遂中以事貶嶺外天覺相繼亦出子西又賦益昌道中三月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郎今已自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此詩亦爲新進所忌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有詩四

韻其第三聯云再拜新儀瞻魯聖一篇古訓監周王謂是日謁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稷講無逸也然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誠肅退禮如親弟子則唐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耶不然安得謂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再拜遂著之禮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李義山題馬嵬一聯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

七夕笑牽牛溫庭筠題蘇武廟云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蓋是丁年嘗見前輩論詩云用事屬對如此者罕有

李義山文帝廟詩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用事如此可謂有功矣本朝趙周翰亦有詩云露臺枉惜千金費却把銅山賜幸臣可與義山並驅爭先矣

唐秦系和韋蘇州詩其銜云東海釣客試秘書省校書郎本朝陳恬叔易隱居穎川陽翟澗上號澗上丈人大觀間宋喬年諷監司薦于朝起爲館閣書疏間猶不去丈人之號晁以道作詩譏之曰東海一生垂釣客石渠萬卷校書郎丈人風味今如此鶴到揚州興更長其後以道謁叔易於京師有婢應門嚴妝麗服熟視之乃故時澗上赤腳也以道又作一絕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可憐岩壑空惆悵六六

峰前少一家王平甫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云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館職劉彥祖寄友人詩一聯云別後頻芳草愁邊吏落花爭與似晁以道云此語酷似劉夢得殊可喜也唐張繼宿平望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永叔云句誠佳其奈夜半非撞鐘時予覽南史載齊宗室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前代自有半夜鐘豈永叔偶忘之也

江浙間至今有之

蘇黃門評參寥詩云酷似唐儲光曦參寥曰某平生未嘗聞光曦名況其詩乎或曰公暗合孫吳有何不可

劉夢得嘉話云九日作詩欲用餻字顧若無故實予觀隋五行志載謡言曰八月刈禾傷早九月食餻正好則不爲無故實矣豈夢得偶未見之耳

曹聧字彥逵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之再世孫也氣直不苟合善屬文爲曾子開所知張芸叟嘗與其父侍讀使北聧後見芸叟於長安芸叟贈詩云故人有子早遺孤三十陞朝短丈夫但取聲名似祖德不曾辛苦謁當塗其爲名流所器重如此

太學生雖以治經答義爲能其間甚有可與言詩者一日同舍生誦介甫明妃曲至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詠其語稱工有木抱一者艴然不悅曰詩可以興可以怨雖以諷刺爲主然不失其正者乃可貴也若如此詩用意則李陵偷生異域不爲犯名教漢武誅其家爲濫刑矣當介甫賦詩時溫國文正公見而惡之爲別賦二篇其詞嚴其義正蓋矯其失也諸君曷不取而讀之乎衆雖心服其論而莫敢有和之者

崇寧中羅竦叔恭嘗爲予言頃赴太學秋試時自廣陵取道隋隄見官驛中木槿花過客題詩甚多其間一絕句云朝炊不及黔墓卑不生角故庭下花無人見開落人亦有題字於其側而賞嘆之者但恨不見賦詩者姓名耳竦與兄靖仲謀俱登科亦有能詩聲

杜牧之九日齊山登高詩落句云牛山何必淚

布衣蓋用齊景公游於牛山臨其國流涕事泛言古今共盡登臨之際不必感嘆耳非九日故實也後人因此乃於詩或詞遂以牛山作九日事用之亦猶牧之用顏延年一麾出守爲旌麾之麾皆失於不精審之故也

王立之夏均父俱以宗女夫入仕立之讀書喜賓客黃魯直諸晁皆與之善著歸叟詩話行於世均父名倪饒財亦好學立之晚年中風以左手作字均父寄詩云猶喜平生蟹螯手尚能半幅寫行書晁以道見其詩遂與之往還立之名直方爲人正稱其名然罕有知者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廣甚疑其唱和詩亦多坡還嶺北聞行中到廣士大夫頗以廉潔少之至毗陵夢中得詩一首寄行中云舜不作六器誰能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其末章云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至今不

貪寶凛然照塵寰紙尾又題云夢中得此詩自不曉其意今寫以奉寄夢中分明用此色紙也或言東坡絕筆於此詩其褒行中也甚矣不欲正言其事聊假夢以諷之耳其後行中果以此免坡真知言哉

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直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艸人間重晚晴之類置杜集中亦無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

鄭谷都官在唐號號句者嘗有詩云衰遲自喜添詩學時取前題改數聯是也然氣格不高初以鷓鴣詩得名人謂之鄭鷓鴣近世士人有贈

一貫宫詩云賦令處士慚鸚鵡詩遣都官讓鶺鴒捷亦多誦之而莫有能道其姓名者

東坡言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勇屢立戰功雖龐悍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僞命而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東坡中秋詩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紹聖元年自錄此詩仍題其後云予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後遇此夜宿於贛上方南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日之悲但懸知爲它日之喜也

晁察院季一名貫之清修善吐論客言東坡嘗自詠海棠詩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之句謂人曰此兩句乃吾向造化窟中奪將來也客曰坡此語蓋戲客耳世豈有然造化之句季一曰韓退之云妙語斡元造如老杜落絮游奪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雖當隆冬沍寒時誦之便覺融怡之氣生于衣裾而韶光美景宛然在目動盪人思豈不是斡元造而奪造化乎

賈俶爲予言文潞公出鎮長安日吾祖文元公知許昌游公曲水園留詩云夭桃穠李豔芳辰丞相園林潩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佳景付游人公得詩甚喜乃作書并封園券與文元曰可便作園中主人也俶字仲思文元五世孫也

鄭廣文唐諸儒多稱其善者書而不及其詩杜甫八哀詩云昔獻書画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宮鶴悞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則與史官所載亦略相似是能画之外所能亦不少然甫於虔詩則其相推服之語不及許十四高三十五元道州輩遠甚豈其詩之工比其画不爲愧也邪不然甫於虔情分如彼論其詩不應如此略也

僧惠崇善画人多寶其画而不知其能詩宋子京以書託梵才大師編集其詩則當有可傳者而人亦未之見恐雖編集而未大行於世耳（予）

晁季一檢詩嘗編予言歸田錄所記聖俞賦河豚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則是食河豚時正在二月而吾妻家毗陵人爭新相問遺會賓客惟恐後時價雖高無吝色多在臘月過上元則不復貴重所食時節與歐公稱賞聖俞絕不相同豈聖俞賦詩之地與毗陵異邪風氣所產隨地有早晚亦未可一槩論也故爲記之

有論詩者曰老杜以稷契自許而有志於斯人者故於茅屋爲秋風所拔歌其詞云安得廣廈數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又云嗚呼眼前何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意在是也予曰孟子論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又言得志事雖不兩立而窮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能不忘澤民乃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白樂天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溫暖被四垠亦其側也然韓（退之）作謝鄭群簟詩則曰側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長炎曦其意與子美樂天絕不相似然退之豈是無意於斯人者但於援毫之際偶輸二老一着耳客大笑曰退之文章不喜蹈襲前人其用意豈出於此邪抑爲人

亦强於吟詠猶然耳如歐梅所論也
客或謂予曰篇章以故實相夸起於何時予曰
江左自顔謝以來乃始有之可以表學問而非
詩之至也觀古今勝語皆自肺腑中流出初無
綴緝工夫故鍾嶸云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
駁奏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
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
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

所論爲有淵源矣客又曰僕見世之愛老杜者
嘗謂人曰此老出語絕人無一字無來處審如
此言則詞必有據字必援古所由來遠有不可
已者予曰論事當考源流今言詩不究其源而
踵其末流以爲標準不如國風雅頌祖述何人
此老句法妙處渾然天成如蟲蝕木不待刻彫
自成文理其鼓鑄鎔瀉殆不用世間槖籥近古以
還無出其右眞詩人之冠冕也如近體格俯同
作則詞不遺奇雜以事實擬英擷華妥帖平
穩鮮以文爲滑稽特詩中之一事耳豈見其大
全者邪予每竊有所恨故樂以嶸之言告人吾
子誠嗜詩試以嶸言於愛杜者求之則得矣

跋

右風月堂詩話二卷得之於永城人朱伯玉
家斷爛脫誤蓋北方所傳本也予嘗見北客
元遺山詞謂劉几伯壽騎牛吹笛使二草和

之意其得之山中故老本無所出也今其事
乃具於此信乎讀書之不可以不博也故爲
鈔之楮中而識於篇末如此

咸淳壬申嘉平月文年節月觀道人誌

庚溪詩話二卷

（宋）陳巖肖撰

明弘治無錫華氏刻百川學海本

庚溪詩話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陳巖肖撰。巖肖字子象、金華人。父德固、死靖康之難。紹興八年、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此編記其於靖康閒遊京師天清寺事、猶及北宋之末。而書中稱高宗爲太上皇帝、孝宗爲今上皇帝、光宗爲當今皇太子、則當成於淳熙中。上溯靖康已六十年、蓋其晚年之筆也。卷首先載宋累朝御製、附以漢高帝唐文皇宣宗三條。次卽歷敘唐宋詩家、各爲評騭、而於元祐諸人、徵引尤多。蓋時代相接、頗能得其緒餘、故所論皆具有矩矱。其中如趙與旹賓退錄所稱虞中琳送林季仲詩、殊嫌陳腐。又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蔡肇睦州詩纔巧合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句、實爲杜牧之詩。亦閒舛誤。然大旨不詭於正。其論山谷詩派一條、深斥當時學者未得其妙、而但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以爲江西格、尤爲切中後來之病。至遺篇佚句、綴述見聞、亦閒有宋人詩集所未及者。宋末左圭嘗輯入百川學海中、但題西郊野叟述、而佚其名氏。明胡應麟筆叢據中閒論皇太子作詩一條、自題其名、始考定爲巖肖所作。然吳師道敬鄉錄已云巖肖著庚溪詩話、具有明文、不待應麟始知矣。

庚溪詩話卷上

西郊野叟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竊聞 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 上所不喜其人請 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 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既輔 藝祖皇帝創業垂統繼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 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眞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詠命近臣賡和故有御製觀尚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孝經詩各三章 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談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眞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頃嘗夷人有持錦臂鞲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 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狄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屛几硯間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illegible]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 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欲後 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爲記以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 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 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 眞宗 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 郊丘 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 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晩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柂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

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
外贅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
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氣多春歸時節
自清和衝又一章曰春入渭陽花曉霧弄滄波載與
俱歸　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材之意關　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
邸時從　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
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
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
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
一日暫忘　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
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
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
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
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　辛祕閣宴群臣賜詩曰稽
古右文慙斐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
更罄嘉猷爲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
明自得股肱喜又曰虛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
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
心切矣至如詠　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
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
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
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常不老又曰日
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

長將挹向杯中醁觀此則篤於奉　親盡天下之養
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浹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
農碧草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衆芳超遙兮
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
苞艷葩榮於春者冬必悴枏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
於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
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
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
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
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眞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　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
其處恭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爲最多每爲
詩篇辭語高妙巖肖時備員講讀官每講退則與同
僚詠歎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詩製作深造灝
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觀屢　主上新秋
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飾
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眞英主也至
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槩之語故其末年
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
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
無足言也
唐文皇旣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
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駐萬乘來辭氣壯偉

固人所膽爲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眞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内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之皆爲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兮岐

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端逶迤兮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也歐永叔集古録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没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寳此豈不賢於訛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砅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下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詩詳諦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又曰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爲尚書婦者迺爲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迺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鬟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迺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

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已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仲紳祉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幷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

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眞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故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眞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四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粤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闚王介甫改爲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闚引莊子用管闚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適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

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舉直）嘗云少陵今夕行楷意不苟其語云今夕何夕歲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聊也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無聊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用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爲廬陵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

匀温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温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

而　累朝聖主寵遇皆厚　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　英宗朝自鳳翔簽判滿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祕閣　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　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蘖寖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　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　上曰軾有不臣意　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　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又　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材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　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　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　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　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　徽宗皇帝寶籙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　上詰其故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

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　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迺本朝之臣蘇軾也　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　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illegible]未之見　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　上遂爲軾御製文集敘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謚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呼昔楊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醬瓿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

子雲嘗好之今東坡詩文迺蒙當代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譖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注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宁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父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柰半夜非鳴鍾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鍾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遥聽維山半夜鍾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鍾聲後温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鍾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元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鍾陳羽梓州與温商夜別亦曰隔水悠悠午夜鍾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鍾耶

庚溪詩話卷上

庚溪詩話卷下

西郊野叟述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明老）作雙頭白蓮圖及寒食詩頗奇余靖康間在京師寓景德寺偶見一士大夫文編中載明老數詩皆妙其詠浮萍詩曰小靨浮青水柏隄隄邊草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晚晴後萬點楊花春盡時解與曲池藏寶鑑不教新月妬娥眉恠來別岸波光闊知是漁郎艇子移又作邊帥上元遊宴口號一聯曰後車鶯燕春聲早前騎熊羆夜氣遒又詠鴈曰暮天斜去空成字遠地頻來不寄書此皆佳句也餘詩不復可記然其人不遇而没他詩文想有[illegible]散者亦不多見惜哉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此亦可爲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

[illegible]任載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窺陶

謝之藩籬無錫錢伸仲（紳）退居漆塘有園亭之勝一時知名士大夫如陳去非葛勝仲汪彥章孫仲益諸人皆爲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雲亭詩曰白雲何時來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通惠泉詩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芳美亭詩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却汙世間塵遂初亭詩曰著亭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諸公服其韻勝也鄭毅夫（獬）詩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俱是花語意清絕頃在澄江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帙中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其下注云司馬才

叔作近閱曾端伯（慥）所編詩選乃載於可正平詩中一首孰是然能狀霽後景物語不凡也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甫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璧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璧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夢錫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開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

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蔡嶷勝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

蔡攸既與王甫童貫興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之命鄧珙索之京即錄以進呈　上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不捷故有是語觀京此語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而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毘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俱）嘗有詩其畧曰春風如醇酒著物物不知居然比

枝後追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劒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劒字唯注曰三尺謂劒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爲不可又曰丁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已遺亂蛙成兩部更邀明

月作三人則兩部不知爲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爲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晉宋間沃洲山白道猷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號參寥有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寄處數行征鴈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爲臨安秋賦考試官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鴈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荅曰嘗見江總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園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恐出於此耳

昔人臨岐執别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别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别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王摩詰漢江臨汎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曰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專以爲六一語也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且爲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雄長而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道者其詩曰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别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獬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嚴子陵釣臺屹立於桐江之濱往來題詠者極多前賢所作人皆膾炙久矣不可盡載頃見一絕不知名氏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樊先生政爾無多事聊把漁竿坐水村又見閩人陳政一貫道題一絕云足加帝腹似癡頑詎肯折腰求好官明主莫將臣子待故人只作交朋看又皆自出新意也

魏野仲先在

章聖朝隱居陜府東郊召之不至王文正公旦冦忠愍公準皆與之相好其詩句傳於人多矣其詠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司馬温公頗稱之然又有一聯云莫因饑不足齧爱蠹偏多其言有規戒矣至斷句云勤勤詠還屬無損好枝柯蓋仁人之言也世之貪進因媒蘖他人以售己而傷及善類者聞之亦少媿矣仲先又有竹杯校詩云吉凶終在我翻覆謾勞君尤有所箴也又秋夕懷人詩云空看新鴈字不得故人書亦爲佳句

潘子賤待制（良貴）以清德直節退居鄉閭近二十年所居弊屋數間畧無生事然自得其樂平昔無所好談禪之外亦喜爲詩（巖肖）之　先君光禄靖康間爲

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而議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遂以身徇國及歸葬日公爲挽詩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祕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巖肖）每一讀之痛貫心膂時爲挽詩者數十人唯公詩事核而言簡也又一日從容侍公坐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今唯記其詠梅詩一聯云九畹蕙蘭爲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句意清高多類此其他不能盡記也

唐儲光羲詩曰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蹤足空夷猶又陶翰詩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

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此二詩一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將任邊瑣有功而不得伸觀此則上之人不可不屬通臣下之情也

唐明皇初好賢樂士殊有帝王之志遂致開元之治及其晚節信讒好佞遂改初志遂致天寶之亂初李適之用爲左相一日遂以李林甫之譖罷其政事適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誰復來林甫益譖之遂累貶宜春太守後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仰藥自殺則明皇之信讒一至於此又如薛令之爲東宮侍讀別無吏職而俸廪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盤中無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箸易寛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然尚可諉曰言有觖望也又如孟浩然因王維私邀至内直俄而上至浩然匿之上詢知其實因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使出問其近所作詩浩然再拜自誦歲暮歸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怒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柰何誣我遂放還不復見録則明皇之褊而不容本無人君之量然則開元之初亦矯情強勉而爲之者也

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

人事如唐許渾題崔處士幽居云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盧少府郊居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罇虛室值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至坡荅以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

宋景文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主釣鼇豈在牛蹄灣以小物與大爲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而東坡一聯曰聞說騎鯨游汗漫亦嘗捫虱話悲辛則律切而語益奇矣

前人詠落花世傳二宋兄弟元憲公（庠）景文公（祁）詩爲公元憲詩云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

香景文詩云將飛更作廻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固佳矣而余襄公（靖）道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不減二宋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花詩一聯云香歸蜜房盡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自是佳句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　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畧曰鼎湖弓劍僊游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皴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蓋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嶮韻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擣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理也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辯

六一居士詩話載梅聖俞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此魚常出於春暮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牙爲羮最美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然余嘗寓居江陰及毘陵見江陰每臘盡春初已食之毘陵則二月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間方有之蓋此魚由

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已暮矣江陰毘陵無荻芽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芼之然則聖俞所詠廼江左河豚魚也聖俞詩多古淡而此詩特雄贍故尤爲人稱美如曰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烹炰苟失所入喉爲鏌鋣又曰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眞佳作也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趠風（趠音救敎切）云海外舶船禱于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

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其畧曰度華夏而旣爽入窮閻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蒸又曰彼蠻檣與海檝得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於此曹則亦豈天壤之至理蓋欲脫吾民於焦灼竊意造物其專在是也卽其後往來吳中不常至丙子歲余罷尚書郎寓居無錫至六月晦前三日此風作凡七日而止按坡詩謂梅雨已過此風初來則當在五月或六月初而余兩見之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晦前或曰節氣有早晚也然庚午歲梅雨過兩旬而風來丙子歲梅雨過一月始來得非此風早晚本無定東坡亦據當時所見而言耶

元祐間有　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旣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爲一家此其妙也至古禮詩不拘聲律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澁曰江西格也此何爲哉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山谷爲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陳亞少卿有惜竹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年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則此詩深可尚也余比因洗竹戲用其韻曰直幹解新籜低枝蔽舊叢芟繁留嫩緑引月更添風其去冗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余詩亦自有味也

錢塘吳山有美堂洒

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　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

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　上詩語名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默定詩之高下遂以賈收耘老詩爲冠其詩曰自刋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意畧無蹤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耘老游從王荆公介甫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鍾山脫去世故平生不以勢利爲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旣以丘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之可也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胷中尚蔕芥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

爾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亦不能喧之心有帶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皆嘗見於六經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易與詩嘗取之矣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秪及羽毛飛鳴之間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此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畫鶴贊云長唳風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

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似雪飛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雍陶詩亦格卑無遠韻也至於杜牧之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芰如婦如女墮蘂黦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爲佳句後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若敷衍退之語然句意清快亦自可喜也

蔡天啓肇嘗從王介甫游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辭語奇險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群鳧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牧畜者其數不差可謂機警也天啓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坐嘗與元祐諸公游遂遭斥不復用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闃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廻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也

唐以前僧寺中或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臥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牀下屨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者經從過寺中見其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邀歸墳庵療

治之其後部使者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專安養病僧也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名曰常語時有一士人頗滑稽而饕餮聞有饋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録所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廪捐階事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言雖鄙俚然頗合李之意李喜甚留飲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復爲論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諭之曰前此酒本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遽盡旬餘殊索然也[illegible]論固佳然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遂觖望逡巡而去傳者以爲笑

京師景德寺東廊三學院壁間題曰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先生洞賓所題也

閩中一士人姓楊家貧而事親孝忽七月七日一道人自稱姓回至其家久之因取囊中藥點化一小石爲金贈之曰助爾甘旨之費楊力辭曰不願得此秖欲求一詩爲陋室之光道人因用朱題於壁間曰楊君眞慤士孝行動穹壤上帝憐其勤七夕遣回神須臾藥頑石助子爲孝養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强風塵難久留願子志勿爽行看首鼠紀青雲如返掌後不知其所終

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餘綠綺琴慵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盧贊元襄宣和末靖康間爲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嘗得其數十篇皆清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尚記其贈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氷炭腸恨久其全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郵亭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期要覓如瓜棗不知膏粱珍惡食詩自好田園苦無多生理但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汩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昔年過邵伯埭登斗野亭見梁間題曰地勢如彼掌天形似覆盤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芙蕖靜秋香穲稏寒更無山礙眼剩覺水雲寬此劉燾無言詩此詩蓋盡得斗野之景物也

王梵志詩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却穿破此言近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爲寄也

何晉之（大圭）廣德人早年有俊聲宣政間爲館職但其人拓弛不羈不能自重仕宦晚亦不偶其詠殊有可喜者常記其一詩曰茅屋松牕小隱家茶煙漠漠水斜斜簷間乳燕未成語庭下石榴爭放花賴有詩書銷白日倦隨車馬走黃沙林泉舊約好徑去風雨滿江垂釣車又嘗記其一聯云蜂垂倒世界蚊聚小雷霆又嘗爲姓韓貴人作樂語乃以唐吏部漢將軍

爲對亦有巧思

昔過陽羨艤舟溪寺臨溪一亭壁間題曰碧雲亭上碧雲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蕚破香知臘盡柳梢含綠認春歸風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群峯玉一圍遥想上人清太甚水精宮裏說禪機碧雲亭未知在何地詩亦未知何人作見其詞意清絕因筆之

濠梁許伯楊庭爲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清新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穉撚輕柔東君昨夜到皇州玉階金井無處不風流悵望翠華春欲暮六宮都鎖春愁暖風吹動繡簾鉤飛花委地時轉玉香毬其二曰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龍舟東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

錦帆不見西歸故拋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說與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遥通閑門終日掩清風感君高節緑蔭向人濃籬落蕭踈雞犬靜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卧不到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緑盡長條柳邊行色馬蕭蕭一枝折贈相見又何朝酒盡曲終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秪應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付與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輪朝離南楚暮西秦不成名利贏得鬢毛新莫恠枝條憔悴損一生唯苦征塵兩三煙樹倚孤村夕陽影裏愁殺宦游人以樂府臨江僊按之可歌也

宣政間修西京洛陽大内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闋名後庭宴其詞曰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緑低迷一庭紅撲蔌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姪椿處也

吳興陸蒙老（元光）嘗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君既能詩可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爲之曰緑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

周少隱（紫芝）蚤年嘗學爲詩於一士大夫姓劉者嘗傳劉君路中遇雪詩曰四野同雲漫不收停驂一望思悠悠乍踈還密如人事易聚難消似客愁信費[illegible]金歸酒醆苦添風色上征裘驛亭今夕定無寐淅瀝寒聲未肯休

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因作一絶云祈雨精誠尚未通浮雲閑闔有無中潭龍恐我羞歸去略灑些些表不空因寫投此詩潭中繼即大雨隨足

兵部侍郎劉朝美（儀鳳）蜀之普州人性酷嗜書喜傳録初以禮部郎兼攝祕書少監後即眞[illegible]祕府書籍傳寫殆遍如國史之類又置副本親自校讎至杜門絶交遷兵侍猶傳寫不已張持國（之綱）[illegible]副端言其書癖至曠廢職事以是罷歸蜀蜀人關壽卿（耆孫）爲

著作佐郎以詩餞行曰公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秪因黐故紙不覺蹈危機東壁夢初斷西山蕨正肥十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

林懿成（季仲）嘗爲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爲詩嘗與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爲婺守題赤松山黄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要迴牧民如牧羊又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綱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嘗見蘭溪范茂安詩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好爲大言而間有可取者如詠林影曰日月明方見乾坤暗即收又詠扇曰大柄如歸手蚊䖟莫浪飛言皆類此不能盡記也

陳倚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竊據當時文人勝士陷於彼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之地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絶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粧點春光似昔年又云渭

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蓑衣

方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堂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栢無人敢伐召公棠魏公勲德之重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也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往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嘗細憶遊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檝嫩漪向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墻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惹紫遊韁曲水古今禁煙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illegible]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沙淅瀝寄書[illegible]鴈煙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然不著名氏必中原士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illegible]流子按之可歌

陳簡齋去非詩名夙著而其弟[illegible]詩亦可喜見張林甫舉其夏日晚望一聯云前山猶細雨高樹已斜陽恨不見其全篇

夢筆驛邇江淹舊居姚宏令聲一絶可警後學者詩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里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意癡眠不讀一行書

所至驛舍旅邸留題壁間亦多有可取者見李仲南丙言臨安旅邸壁間一絶云太一峯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又言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絶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勒花天

又呂叔潛（大虬）言鎮江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絶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柰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氏也

康待制（執權）奉祠寓居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頗慧麗康時命之侑樽俎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罪倡泣涕歷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爲一絶云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明日倡詣縣投狀乞代父罪且連此詩於狀前邑宰一見遂笑而釋之